

北京圖書館

編

文淵閣

四庫全書補遺

——據文津閣四庫全書補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7

楊訥 李曉明 編

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

集部·第七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二十五明別集四

(續)

石隱園藏稿卷四

中憲大夫巡撫遼東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冲陽畢公行狀

太史公有言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余
嘗三復斯言不禁扼腕士君子戮力風雲之會獲保首
領以沒勲勒景鐘名垂竹帛此其上也即不得當身棄
原野馬革裹屍以報君父亦其次也乃若位不配才施
未酬志挫修翮於妒媚費幽恨以入冥生類漚浮沒同

電逝可不謂大哀耶則吾弟冲陽是已弟諱自肅字範
九冲陽其號國初始祖諱敬賢者自益都石塘塢徙淄
世為淄人曾祖為志儼公諱恪曾祖妣王氏祖為廷佐
公諱忠臣祖妣王氏考為儒官舜石公諱木妣劉氏曾
祖暨祖及考俱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曾
祖妣暨祖妣及妣俱累贈一品夫人弟則庶母王氏所
生也以弟貴累贈恭人恭人於萬厯己卯庚辰連舉兩
丈夫子長者名自寅登乙卯鄉薦今為直隸吳橋令弟

其次也以六月三日申時生豐質偉幹性沈毅凝重先
大夫甚器之余亦私喜謂是必當大就甫總角即善屬
文天才橫放不能自休對壘操觚者咸三舍避焉邑侯
韞所沈公擅人倫鑑裁騰其文有氣貫長虹筆掃千軍
之語擢冠童子科遊泮宮稱高才生矣辛丑先大夫卒
癸卯服闋以胡氏春秋舉於鄉又明年王恭人卒再踰
年嫡母劉夫人亦卒皆樂棘如喪先大夫時丙辰始釋
褐授直隸定興令壬戌以治行高等內徵會余以天津

巡撫晉少司農例當引避於是僅擢弟禮部主客司主
事提督會同館甲子持節封肅藩明年還朝將有裴王
之擬當路要人意陰有所屬遂以少參銜出弟備兵寧
前弟即日叱馭無幾微見於言色人以為難值大霖潦
關外五城一時俱圯人心惶惶弟謂戰車可城也而趨
勤版築不兩月雉堞屹然矣最上得晉憲副再越歲加
銜太僕寺少卿先是熹廟遣閣劉應坤陶文紀用等出
鎮關寧勢甚張弟與分庭抗禮不少讓閣銜之丁卯夏

錦州告急紀用等議悉寧遠兵赴之弟謂此欲致我師也師出與遇野戰不利必大潰寧不可復守此安危之關也力阻之翼日果悉衆而來我軍以逸待勞寧遠獲全越二日錦圍亦解弟之力也而紀用言於魏瑞瑞自叙功進爵五等具黨皆得優擢獨以虛銜絀弟云戊辰今天子改元俞廷臣言陞弟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關寧制下人人稱慶弟亦勇於自任每上封事輒稱旨隱然萬里長城待弟矣不謂禍起缺餉竟以六閱月

死於飢兵之手也嗚呼痛哉弟初令定興修城障河凡
可為邑永賴者不遺餘力近畿孔道所經輪蹄如織弟
按令甲一切無所假借過者肅然俗多盜舊設墩夫坐
舖以備非常而標掠時聞弟謂非盜備也易以壯士往
來巡警盡地踐更盜相戒不入境知徵解錢糧之役為
民患苦更為設法以傭徵以官解百姓便之時際軍興
亟算民間契齒又履畝加派買硝運豆製器造車騷然
煩費弟先諸屬邑抗言多所裁節而獨清宮勲莊田得

所隱租額一千有奇民困以魁徵兵絡繹所至縱恣閭
門多晝閉兵至無所得食益肆掠弟勅市具糗餌以平
受直兵至如歸尤憚弟威稜率目攝不敢動百姓不知
有兵也一日奉上檄派車牛出關輓輸弟有難色方躊
躕未即應百姓聞之爭出其有立得樓車五輛騾五十
頭牛一百四十隻與之值不受強之皆委地而去弟乃
捐俸為建義坊於通衢一錢必名以示獎勸壬戌內徵
士民徬徨攀轅車輶不得發者累日相率肖像尸祝有

捐居第以為祠者比第敝厯危邊而棄鄉井別妻孥以從戎者踵相接也其得民心如此初至較士即識拔一鹿二范於稠人中厥後鹿領畿解一范捷南宮一范亦登賢書則皆弟飭治餘緒也其提督會同館也時三衛及朝鮮琉球貢使咸在弟見賞幣窳劣殊甚抗疏言遠人稽顙賜之賞賚蓋以我捐遜化彼剛勅以我撫綏懷彼疑貳也今計戶工二部賞賚之費不下萬餘金取其衣段視之多朽壞不可觸此輩名為納貢實懷要挾萬

一藉口喧嘩有傷國體誰尸其咎哉又酌議規制七款
曰貢使宜擇也貢約宜明也貢道宜清也貢伴宜選也
貢限宜定也貢賞宜豫也貢備宜周也又曰與其驟抑
之館貢之後不如預申之款塞之初與其角舌於禮樂
之司不如定約於祭戟之下呈部代奏上皆嘉納自是
弟以馭遠膽畧特聞而弟始至寧遠其時督師者王公
之臣撫遼者袁公崇煥一居關一居寧積漸成隙兩姑
一婦弟雖不敢分左右袒而以遠近跡分疎暱則猜忌

乘之矣未幾袁公罷朝議革遼撫不設耑聽王公調度
王公移駐寧遠而北鄙諸部五千餘人來附弟謂此屬
非德慕而來乃就食於我飽則思颺耳宜置之邊鄙使
自為部落以藩我而量給衣糧則知恩不予亦無所賈
怨督師弗是也布散諸卒伍中卒伍咸怨謂吾輩枵腹
行月糧常逾期不得一飽而為他人食乎蓋脫巾之禍
胎於此矣弟為擇其精銳者寘之大興堡以其長桑阿
爾齋統之其餘老稚婦女則聽督師請命於朝或散內

地或處避荒事具第奏疏中而攻錦之師旅至大興距
錦近攻之不克招之不去則第推誠用人之明效也其
初拜命也條上方畧九事一曰絕求款之議一曰却用
附之說虎墩諸部密通喜峰或控弦相向或頻首求和
要皆乘我邊帥愚懦故相籠絡豈真有可憑之詛呪足
仗之信義哉向來警至則聞風引去以避其鋒而奪我
人畜退復佯言曰我為朝廷內牆再欲用之彼乃轉換
其辭終莫得要領所為誤我多矣尚可牽持不斷而冀

得其一臂之用哉一曰合關遼之勢關遼相倚督撫並建督臣位較尊而權較重撫臣身較危而責較專往往兩不相下以至相尤頃遂以內外為限名為分之而卒成其水火之形臣謂分者不必強合合者自不能分如各用其人各行其事此必不可不分者也無事各守其瑕以成堅有事各悉其銳以相犄功可同賞罪亦同罰此必不得不合者也久則有相忘無相猜又何督撫不可並設之有一曰審布置之實自三方並建毛鎮居東

寧鎮居西登鎮居中其為聲援以圖共濟然去歲高麗
被創來去自如毛帥一旅豈聲勢不相及乎登鎮前遣
張盤築旅順口被襲嗣未見一與之角則不至登登亦
無從與角耳旅順去南四衛甚近險阻可憑若令登鎮
以全力移守相地據險收集遼民屯牧為進取之基乃
東責毛鎮守高麗界與之擇便規進金復海蓋有可圖
矣後責寧鎮進趨廣寧協力并舉庶三方俱實有着手
處不徒托空言耳一曰明戰陣之法彼長在騎射我長

在火攻是固然矣然向止憑城而發一營平原便失所恃欲使用之者有所避無所畏非車不可而偏廂重大難旋溝塹不通求其輕而易運高低前後無不如意者唯田車為便若募足千餘輛以騾引之無事以便轉輸有事以載火炮并載糗糧遇敵則用為營外列拒馬環亘橫木以防衝突布置鎗砲遠近交擊無不中者內藏精騎以備馳驟然後我之火攻可以無所不至而得用所長矣一曰清營求之源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而武途

為甚然誰實懸之的以為之招宋將之言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故必有不愛錢之文臣而後有不惜死之武臣是不可不深長思也一曰嚴賞罰之令一曰儲軍需之資一曰慎沿邊之防語多不能悉載而末復惓惓以降丁之操縱為言天子偉弟言至縷析報可而深致獎於愛錢惜死之二語庶幾魚水相得者矣無奈督師王公猜嫌未釋兼以身處去留之間視疆場事如秦越之不相聞弟孤立寡援請馬價不應請

器械不應請撫賞不應請月餉亦不應先是寧遠無外
城弟為兵備時始砌建更濬濠深廣各丈餘歸附日衆
城中室廬市廛櫛比鱗次宛然都會迨戊辰四五月間
又有警報弟一意堅壁清野不為動野無所掠不至寧
遠而退乃毀我錦杏兩城先經兵燹皆空城也此其鎮
定自持保全實多猶乘間亟修錦杏咄嗟立辦而當修
錦時忽於城外東南隅得熟磚九十窯為數以二十餘
萬計益若有神助云當是時署計事者少司農王家禎

見雲中告急遂緩東而急西移遼餉以餉宣雲積欠四月至五十餘萬軍中聞之閤然謂彼餉舊餉也我餉新餉也奈何移新作舊已聞外供屢有至者皆新餉也而部又封貯不肯發則相與偶語沙中謂中朝真忘我矣弟抗疏催請凡八九上而軍中不信也則謂安用巡撫為并巡撫亦忘我矣中有廣武一營者川湖兵也曠而喜亂參將彭簪古中軍吳國琦復憇憑之至七月二十五日而難作弟與總鎮朱梅皆被僇辱惟兵憲郭君廣

以新至得免因搜括庫藏遍貸富商大姓副以折鏹印
票僅可充二月餉耳與之要盟四日始解而弟素剛果
憤冠履倒置輒不食上疏自劾汲汲請餉疾革移鎮中
右竟不起時崇禎戊辰八月八日也方難作時諸譟卒
或意弟臥內藏當不貲比往索枵如也于是大悔恨奈
何辱我良撫然已無及矣嗚呼痛哉夫兵至闔營大譟
窘辱撫鎮重臣及得餉則弭耳就伍如狴狴之犬投骨
即止則其情可知也事聞天子震動而是時王公已罷

起舊撫袁公為督師錄舊古輩盡伏法臺省餉司交章
攻家顧余方入為大司農亦訟弟寃天子曰其付廷臣
論於是有為調停之說者曰激變之因雖繇於缺餉亦
不盡繇於缺餉且計部歲入原不足以供歲出九邊方
在在呼庚癸而茲且以缺餉斃一巡撫豈可使聞于鄰
國乎不如繩以大義責備死者猶可弭亂萌於將來也
天子采其言欲杜邊臣口實絕驕戍效尤特伸激變律
奪弟爵而終以違制稽餉致亂辱國聲家顧罪免為庶

人削其恩蔭嗟嗟彼罪既昭則此寃亦削矣雖歿何憾
弟歿後士民皆太息嗟悼之信公論之在人也會督師
及巡關御史先後上弟功不蒙收錄會家禎以叙甘肅
捷復冠帶余感時事盡傷厥心昧死拜疏畧曰家禎前
為甘撫後為計都者也司計召亂則褫之撫甘著庸則
復之仰見聖明恩威原自轉圜臣弟撫遼者也死於餉
而有可原之情勞於遼而有難泯之功同為王臣寧慙
一視臣願以臣慶典應晉之階及削去考滿加授官銜

贖臣弟罪而復其官上弗許嗚呼聖天子之意淵矣君
猶天也風霆雨露孰非恩者余將執是語酌酒以告弟
於九原而歸若骨不知弟其瞑目否也弟深湛果決能
斷大事多洞中理解不為洶忍依阿之態具備遼也大
率知國家軍食多匱乏精斥屯繕以待可勝不貪小利
為功其告上者有曰與其力未及而戰徒戕我士馬而
無益成敗之數曷若全吾力以待急實我簡練而徐為
進取之謀於未至而蚤為保聚無罅可乘於既至而效

死致守無瑕可攻又曰彼或虛聲以撓我耕築或突發以截我鐵騎或駐兵近郊以慢衆心或陽為攻城別圖間道惟宜申明哨探堅壁清野以待之要期我無所損彼無所得而已識者以為本論今諸疏具在雖隔越數載而彼已情形猶如燭照數計比歲我軍皆以浪戰失之三復第疏真對症之藥石也使弟得究其用不苦於掣肘以及於禍諸所樹立豈可量哉然則弟之無祿卽世匪直家門之不幸亦封疆之不幸也弟自總角受先

大夫命從余講鉛槧業雖舉孝廉後余常以正言相規
勉懼其荒於嬉也越十年而後舉於南宮每下第輒以
為有負教督倍為慚赧既筮仕為吏弟固天性廉直余
又諄諄以道義名節相砥弟兢業服官信心信理任怨
任勞惟恐一朝墮落無以稱征邁而見先大夫於地下
此尤兩人所心相期許而他人未必深知者也逮余遊
宦秦晉門戶瑣屑弟經紀不憚身肩又余中年無子滿
腔愁緒弟尤倍相憐念慰藉勤惓比余連舉二子而後

解頤此又手足真愛余所五夜銜感不置者也余辛酉
自里中赴同鄉任曾視弟於定興公署及弟為秩部郎
甲子冊封肅藩乙丑報命長安俱過津門連牀夜語嗣
是余有陪京之行而弟亦有遼左之役邈焉河漢滿意
功成名遂聚首故園山水以樂餘年詎意乙丑津門之
晤遂為生平永訣之辰嗚呼痛哉惟是一二遺蹟不列
諸竈石則余罪也是用撫拾吳橋弟所撰行實附以胃
臆次序如右以乞銘於鉅公鴻筆庶憫其遭逢而有採

焉感且不朽弟享年四十有九在遼三載頭鬚盡白生平著作多軼余哀其撫遼諸疏命曰茶語吳橋弟別亂楮中又得襟文十餘篇刻為遺稿行於世元配王氏贈恭人自弟為孝廉時已卒繼配王氏封恭人男三長際竑庠生側室李氏出次際竑王恭人出次際端遺腹側室張氏出女二皆王恭人出將以崇禎四年閏十一月二十有八日葬於陽丘東陵山之南是為狀

願學集卷五

吳興郡學重繪三禮圖記

吳興為郡山水明麗風土清遠為東南之冠其民皆力於耕桑種藝漁樵之業鬪訟簡少巖居川觀吏或似隱故仕於斯者樂焉而好古之儒或于是訪輯舊聞搜考古禮此三禮圖之所由重繪也予考宋建隆中天下初定詔儒臣參裁古禮命國子司業聶崇義以唐相張鎰等六家所撰稽其詳略是非總為一書是曰三禮圖書

成奏之特命國學圖於宣聖殿之北軒其後懼其圯剝復易壁以板蓋已有意於禮樂之教規模宏遠矣然當是時狃於故學士鮮知經且師道之興實自前世未有傑然興起之者至明道景祐間海陵胡先生與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皆以所學教授弟子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吳興往來郡學常數百輩自是天下之人始知尊德而隆師士皆知仁義禮樂之說為足以誠身而格物其問學之成為時顯用翊贊治道見於嘉祐治平之

間不可槩舉于是郡學之成乃以三禮儀物黜其於古
無考者而益其未見者圖之講堂國朝以來世世遵守
故事黨庠術序之間禮樂具陳所謂三禮圖者人人得
窺三代文物之懿朝夕對之皆若素習閱歲既久有司
不知故事致加朽蠹學者痛心焉太守汝南公以左史
出奉祠事尋領是郡於其始至也見諸生於堂上而勞
勉之又增飾黌宇被以丹雘而掌學闕君與歸安丞胡
君挾剔故壁得所謂三禮儀物繪事故存公命易而新

之恍如神明頓還舊觀郡之士子周覽太息咸謂公之
賜大矣學者將因是加習焉異時鳴佩執玉于朝廷之
上討論故實裨補教化苟不愧於前人所賜豈不大哉
公以闕君之請貽書屬某為之記且曰前太守秦公初
有意於是會召去不果今余幸成之某于禮儀知之實
久所不應辭若先生之行誼世次歷官見於國史與
墓隧之文其與學精識見於著書著書固多藏於其家
及士大夫手抄皆秘不出蒐索編次固有遺逸鏤板以

行於時則闕君之力也闕嗜學若飢渴行已誨人以先
哲為師不徇時好嘗曰吾固學於先生者敢有二事故
于此兢兢致志云

學古緒言卷二十二

答姚孟長太史

某老矣少時獲聞長者之教略知古文詞不當以時代
論高下顧才駑氣弱又久困諸生侵尋頽廢非獨無成
徒深空虛妄誕之媿自於交游中得仁兄其才力其趨
向實可與古之作者並馳進而不止寧獨推虛憍迷謬
之鋒而已故敢輒效其所聞竊比于抔土勺水寧有不
自量而輒薄宋文憲者乎若論該博詳瞻自南宋至今

實無其儷顧追尋淵源所自似猶為正叔元晦所縛未能無滯礙于理學而直追西漢洎唐貞元元和宋慶厯嘉祐之超卓也黃柳之集嘗一寓目焉僕向者所聞于經學推金仁山吳臨川兩先生特為諦當者歸太僕之緒論也然歸之文詞豈便是仁兄準的哉特其學問必尊經其述撰必推西漢及韓歐蘇曾之自得雖以俟百世之君子要為不可易也僕才不能為時又不暇以為得一人焉可以追蹤古人正如時方多事而幸有一傑

出世人之才則人之所仰望而責成者宜何如也立功
立言等耳一以濟時一以維世雖非其人并無其責區
區之企慕賢于流俗人遠矣其亦可以語此否乎輒又
覩縷再及其必為仁兄之所許又可知也當仁兄之受
誣或有言宜亟歸以俟其自定此事外不解事人之淺
見也彼分校者取卷以呈猶不之覺况主司之忽遽受
成者乎以彼分校猶得從容進退况為他人所牽累者
乎至于今始歸侍太夫人即先後兩無可訾議矣顧僕

之及此言實贅也而猶為一言及者無他聞之道路皆云出于中傷雖衆口一詞尤望高明泊然勿以撓其寧則釋氏所云願檀越安隱在彼亦復無他者也頃者孟陽長郎以昏暮告彼而曰已具舟清晨即發忽遽奉牋固非昏眊之所及矣顧使仁兄先之又辱法施鄭重慚感實無已漸及炎蒸瞻對或在秋中雖恩遽函封似亦可當一夕晤言也

文忠集卷五

史斷序

楚中友人曾儀公訪余白門談文論事口如懸河尤精
禪理寓選佛場一榻疏水供晨夕不足晏如也其於禪
家宗指斬釘截鐵妙有悟入非臨濟膺孫口頭野狐也
一日出史斷一編示余余謂論史猶如論禪要有實見
得處有收拾得處卓吾老人著眼最上一乘快口直喉
不顧百世之下是是非非其言曰百世而下有能非是

予之是非者庶幾旦暮遇之矣儀公之著斯編固卓吾之所欣然遇者也彼其謂漢文帝宋仁宗為恭儉守文之令主當矣而以武帝為大有為神宗為真求治則過焉謂叔孫通王導謝安為因時大臣似矣而以事四姓十君者為吏隱則乖焉謂王陵溫嶠為殺母固一得之見矣而以李陵附名將之後許敬宗丁謂韓侂冑附儒臣之後則舛焉凡如此類不一而足儀公皆有以正之至於謂七國之齊趙韓魏為大夫之篡弑以項籍之弑

義帝為滅楚畧三國五代而詳漢唐宋則儀公特見更
得春秋不傳之旨矣此書一出必有倡明正學馭史遷
班固之訛者儒家筆削與禪家喝棒傳衣大畧相似一
切附會影響無與真實公供讀儀公之史知儀公之禪
矣

孫白谷集

別集類五明

白谷集序

嘗反覆明朝末季之事令人拊膺太息而不能已已也
當流寇初起祇以關左潰卒未敢歸伍嘯聚山谷饑民
附之盜弄兵柄於潢池蚤事撲勦直易易爾諱疾養癰
使之滋蔓至烽火匝於秦晉漸燎原矣然猶與官兵巧
相避也是時封疆大吏能毅然以殲渠散黨為已任猶
不難奏廓清之功而制府三邊者下令流賊本吾赤子

戕寇一命者法予抵於是單議撫而獸賊魚爛不可收拾矣浸假而荼毒數省建節粵閩之貴人高牙大纛每每望寇壘而却步廷議始用孫白谷先生鎮撫西秦一入軍中旌旗壁壘皆為改觀俘最驍之渠高迎祥於黑水峪降拓養坤於鳳翔其他標名著姓者亡慮數十部落遍布延慶鞏鳳內逼涇渭西連汧隴一敗之於職田莊再敗之於連雲棧復屢敗之於關山道及同華商雒之間望風投降者踵相接此平定一大機括也而中樞

以合勦豫寇分其成迨師出嶠函捷功累著賊已窮蹙
乞命摧枯拉朽勢如疾風之掃敗擇此又平定一大機
括也而總理以撫局掣其肘奉命督師壯猷未展旋下
司敗英雄為之短氣至邲之戰將猛兵強亡不人人思
奮一以當十兵威震疊風雲變色假息遊魂旦夕滅亡
此又不止尋常平定一大機括而七日雷雨饋餉中絕
竟壞全功致公鬱鬱以死悲乎嗚呼間翻閱宋史竊歎
崇禎末年流寇之禍前後如出一轍宋之亡始終受病

一和字而流冠發難之初即有殺賊予抵之令白谷先生累戰克捷勝籌在幄而中樞總理撓之以撫與宋宗汝霖直趨澶淵而阻於汪伯彥虞彬甫經畧兩淮及進取鳳翔而沮於史浩甫任督師方規戰守而褫職下理與岳鵬舉捷偃城捷朱僊鎮誓將會飲黃龍府而秦丞相以金牌召而殺之同郊之役功成目前而連旬大雨與崖山之颶風同何覆車相尋不遠殷監如是耶雖然此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真主將興大命攸歸特借巨

寇發難速成

興朝大一統之業耳始之怙賊如子而殺之者抵繼之
勝勢已成而中隳于撫以至幽白谷先生於請室絕饋
餉於霖雨皆天也譬之有宋汪伯彥史浩秦檜輩皆天
假手以墟趙氏之社稷者也雖有宗澤岳飛虞允文諸
君子亦何能濟豈俟颶風覆舟乃見天心之亡宋哉故
白谷先生忠貫天日而終不能違天以存必亡之國讀
是錄也乃喟然於存亡天人之際矣中州薛所蘊序

白谷集卷六

附錄

行狀

隆慮牛應徵

孫公諱傳庭字伯雅別號白谷代之振武人也遠祖成
明初以從戎徙雁門遂隸籍振武代之有孫氏自此始
四世而生岐岐生宗派宗派生汾秀是為公之曾祖考
汾秀生觀城公嗣約配任淑人生孝廉公元震配吳太
淑人遂生公是為公之祖若考妣皆以公貴贈兵部侍

郎配皆贈封淑人孫氏世有隱德自岐至贈君元震凡五世四世登鄉薦人以為德門之慶也公夙慧天挺甫六歲就里塾鄉人占其舉止輒嘖嘖驚異十二三下筆成章初應童子試即列首選自是學日益博才日益肆識日益精凡子史百家無不淹通而撮其要尤喜談兵法每盱衡時事輒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嘗曰士貴有關治亂耳安能與草木同腐乎為諸生時屢試輒冠軍每一藝出人爭傳誦所刻有問心齋稿萬厯戊午舉於鄉

已未聯捷南宮初任河南永城令再調商丘令所在著
聲人歌慈母天啟乙丑擢銓部主事歷稽勲郎以覃恩
被誥命時逆璫魏忠賢初用事衣冠之禍方亟公念子
身將母未可遽撓逆鋒且徒死無益介石之貞不俟終日
吾以待見親之消也遂托疾歸田構別園樹奇花異木
四時掩映旦夕與鄉里知契飲酒賦詩脩然自適絕口
不談時事惟切切以造就後學為務里中從公受業者
咸得睹經術大旨是時公雖退位閒居已隱繫蒼生之

望若司馬君實之居洛也愍皇御極大憝伏誅乙亥歲
即家起公司封郎時朝宁雖清潢池之盜漸爾蔓延數
省而東來羽檄又急如星火在朝之臣方持重養安文
法相羈縻兩端鼠首彼此觀望議事有口任事無力而
修郤報怨者種種皆是公獨正色立朝有古大臣風侃
侃論畧不阿不徇一二宵人輒已心銜之公不問也先
是公居里時曾繕治城隍賞勵軍士保境定亂人誦其
功當事者遂以邊才薦起拜順天府丞備督撫之選會

秦撫告闕即急推公有旨報可愛公者咸為公危蓋時
事孔艱昔日之樞要今日之陷阱也公毅然曰食君之
祿而辭其憂其謂朝廷何我欲為其易誰當任其難者
盤根錯節思得一當此素志也愍皇召見公便殿中勉
慰再三公慷慨受命即以滅賊為已任是時秦寇如高
迎祥拓養坤皆渠魁所在焚掠官民望風逃竄公至彼
簡募標旅三千人撫之以恩信勤之以訓練摩厲而需
適迎祥自漢中取黑水峪出犯西安會天大雨公曰吾

知所以取賊矣急督兵逆戰遂大敗之次日遂生擒迎
祥報功闕下天子喜悅告廟行賞養坤聞風震懾欲就
撫而持疑未決公問其副賊張光耀來歸賊勢益衰乃
叩轅乞降尋復畔去公設計即其親黨追斬之是役也
公謀定而後戰故動中機宜無不如其所料會秦兵鼓
噪據藍田以叛省會戒嚴公檄閫司括衛兵為備禦計
倉卒求滿三百人數不可得公嘆曰法久而弊至此乎
按四衛屯軍額二萬四千人膳軍腴地二萬六千頃緣

地歸豪右軍成虛籍乃下令清屯不避權勢不徇情面
一一括剔凡得守兵共九千餘人歲得餉銀一十四萬
兩有奇米麥二萬餘石訖上天子嘉悅褒獎備至且勅
諸撫臣俱以公為法是時武陵初入為大司馬條上方
畧將以十撫分汎守合勦羣寇且勒限百日為期公知
其迂而無當移書力爭之詞甚剴切不從反以為怒謂
公阻撓軍法也武陵之怨公自此始矣公固不較惟以
朝廷大事為重殫心經畫事無遺算綜核各郡縣帑積

及盡發撫屬贖鍰得銀四萬八千兩餘屬副將鄭嘉棟王根子市馬於番募兵於番復調邊鎮各道將親兵自練自將得勝兵六千人騎四而步二自募購以至月糧俱不煩縣官一錢也時寇之在秦者聞將李自成而外更有過天星混天星輩動稱數十萬往來涇陽三原間公將兵擊之於楊家嶺黃龍山大破之餘賊引而北犯延安公復扼險設伏無一人得出其穀中者羣賊無不噬指伏公用兵之神遂盡解甲投降自成失援勢孤

亦為總督洪公戲幾盡僅以殘騎二十餘奔豫秦寇遂
平奏聞天子大嘉悅加公部銜示寵崇焉豫寇曹操混
十萬老獬等共三十部屯聚剽掠本屬總理汛守地
公曰此莫非王事何得生分別見也即提部兵出潼關
合擊之屢戰屢捷期將刻日削平賊大震懼弭耳請降
公察其詐不許益總理惟事撫不事戰賊亦屢以撫愚
之而實懷反覆聞公追賊已過謂將攘其功也飛檄止
公公不得已快快反旆賊由是得遁去餘孽之再熾實

基此適京師戒嚴中外皇懼武陵于他撫無所召獨亟
召公公即以千騎勤王次獲鹿復進次保定有旨命
公以樞貳協勦毋入都武陵方日夜逼督師盧公決一
戰公拊心曰果爾國家大事去矣密疏不可狀奏方入
而盧公潰沒之報已至武陵計以中盧公者中公謂督
師非公不可於是公遂受督師之命時億兵憤帥望風
奔潰又事事中制於武陵東西倏忽迄無成命公收合
餘燼勉強支柱乘墉拒守閤門晏然即恇怯者多倚公

為重而武陵謀殺公愈急會首輔綿竹以誤糾總兵劉
光祚獲罪且不測莫知所自理武陵韓城授之意旨惟
速叅督師可解公遂奉旨勘議候于通州忠憤所激抑
鬱無語于是耳症作矣武陵聞公病廢狀意稍解但趣
公之保督任公至保定念事多掣肘終難行乃引前疾
乞骸骨武陵即以欺罔議革職仍命巡按御史查真偽
比御史楊一雋以真疾奏遂與公並逮問是時已有殺
公之議賴天子聖明憐公才不忍但長繫請室且二載

許時流寇復猖獗全豫淪沒鞠為茂草武陵坐視憂懼
成疾尋亦死韓城亦以他事受贓伏法宜興再入相欲
副人望奏上以為欲平流寇非公不可上亦素知公才
且急於用人遂以樞命召公於園扉親御文華殿問公
所以安天下之策公指陳籌畧井井有條深當上意上
嘉歎良久賞賜燕勞優渥以禁旅屬公援汴禁旅素不
習戰脆弱不堪用適降賊賀人龍為秦帥而屢懷叛心
桀驁難制上慮久將生變乃改公更督秦中且密諭急

誅人龍公至彼計呼人龍入數其罪而斬之所部萬餘人皆精銳懾公威名股慄聽命無敢譁者公撫而用之自是兵威再振時賊方盛于豫朝議督公趨援公曰兵未練習未可用也弗聽公不得已率之出戰於邾縣前軍已捷而後軍忽潰公還長安按誅倡潰者曰若欲為人龍之續耶且上疏言潰敗之由散弛之故指天誓日寄畫方畧詞旨悲壯愍皇為之感動賜公上方劍復詔進公督師兵部尚書鑄督師七省印即軍中畀公公是

時居秦訓練稍就緒朝廷亦日夜望公出師公遂以八月出潼關旌旗劍戟焜煌照耀連數十里軍容之盛二十年所未有公銳意滅賊神魂夢想惟在于是直抵洛陽與賊戰即大敗之賊素聞公名至此望見麾纛即披靡奔竄恐後追至邠縣逼近賊巢賊連夜築七堡以拒我師明旦悉索精銳出戰復大敗之計窮膽落聚族謀降公謂窮寇已入網中大捷刻日可奏掃蕩餘氛肅清海宇直將痛飲黃龍耳時我師皆露宿忽淫雨大降七

日夜不止糧運不至已三日軍中枵腹馬足盡陷泥淖
中公猶按行軍中獎率士卒激以忠義然還視諸軍已
無人色憊不堪策矣會雨稍霽餉車微至復又為賊劫
去公喟然歎曰天殆不欲滅此賊耶久困我師與死寇
相持非計也不若暫退就糧養銳再舉時白廣恩與高
傑同隸公麾下意不相能軍中無敢為公言公命廣恩
先退四十里而營以高傑為斷後防追襲前後相應足
保無虞詎意廣恩懷異心不用公命兼程退九十里傑

兵且戰且走已過信地寂無應兵遂大潰廣恩兵亦大潰公知事已去期一死謝朝廷引刃自裁左右持之不得死乃曰吾其趨潼關乎收潰兵而守僥倖萬一不然死未晚乃馳入關收兵列陣城外而躬自登陴料理守具賊兵大至盡力攻城城外兵復戰敗廣恩率其衆保妻孥奪門出關遂陷公仰天嘆曰臣力竭矣無以報陛下義不辱賊手乃躍馬揮刀入賊羣遂遇害嗚呼天下事有可為不可為有可知不可知戰勝攻取逼及賊巢

此事之可為者也淫雨泥濘人馬俱疲此事之不可為者也前後相應措置有方此事之可知者也貌合中離含詐誤國此事之不可知者也其可為可知者與人其不可為不可知者與天與人者是為公難與天者不足為公病嗚呼公亡之次年而明亦亡借使一日在秦則賊不敢一日向黃河而窺渡也則公之一身所關于明豈淺鮮哉公生於萬厯癸巳夏四月二十一日卒於崇禎癸未冬十月六日年五十有一公性至孝篤愛宗族

居鄉恂恂不以勢加人然識度英偉才思敏練歷任中朝每建一議出人意表而公忠端亮剛腸嫉惡見忌於於小人宜也公元配馮淑人庚子孝康熙宇公女先公卒繼配張淑人南京通政使和節先生孫女隨公率二女三妾死難子二長世瑞郡庠生娶太學生劉之睿女側室石氏出次世寧幼未娶側室陸氏出女一適兵科都給事中盧公時泰次子鍊馮淑人出公所著有撫秦疏草督師奏議謀國集風雅堂詩稿藏於家其不佞風

景先哲情不能已謹狀其立身大節足裨風教者以為
天下後世所憑弔云

墓誌銘

周漢傑

崇禎十有六年十月丙寅逆賊李自成陷潼關督師孫
公死之越五日辛未遂陷西安公配張淑人率其妾若
女盡室殉又二年公冢嗣世瑞歸張淑人之蛻于秦而
復公以衣冠卜于十有一月癸酉襄電安介馮憲副如
京以牛明府應徵狀乞銘於余余曩令繁峙距公里二

舍許知公頗稔又痛公之不幸而遇害益天下之存亡
繫焉俛仰流連曷能已已論而次之用志公千秋藏以
備太史之采公諱傳庭字伯雅別號白谷代之振武衛
人也明初始祖諱成者以從戎徙雁門隸振武尺籍四
傳而生岐舉於鄉仕莒州守岐生宗派嘉靖十三年復
舉於鄉宗派生汾秀是為公之曾祖考生觀城公嗣約
配任淑人生太公元震配吳太淑人生公是為公之祖
若考妣皆以公貴贈兵部侍郎配皆贈封淑人孫氏自

莒守至太公凡四世登賢書觀城公太公父子每計偕
之歲聯鑣而北鄉黨榮之然竟困南宮不第公六歲就
里塾穎異絕倫十有三歲出應童子試輒第一自是與
郡諸生大小數十試無弗冠軍者以萬厯之四十六年
舉於鄉明年登莊際昌榜進士初授河南永城令再調
商丘令所至著赫赫名臺使薦牘上必以公為循卓首
天啟五年朝正於王留擢吏部主事旋擢稽勲郎以覃
恩予誥命時逆璫魏忠賢初用事將起搢紳之禍公心

念獨子奉孀母一兒僅周歲此身未敢履虎尾蹈不測也于是請假歸歸而治亭榭闢園圃穿溪疊石種松栽荷朱樓畫舫花晨月夕公偕張淑人奉太淑人板輿遊宴次則觴賓客其中選奕賦詩談笑歌詠之聲無虛日間或閉戶危坐焚香讀書里中問奇之士從公受學者踵相接公時進而與之談性命經濟暨舉子業公於斯時怡然自得若將終身焉愍皇御極大憝伏誅官方清矣然東鄙用兵迄無勝算而流寇之禍漸蔓數省公懷

慨談兵有澄清天下志公之門人馮生容乘間進曰先生豈有意天下事乎願先生無以天下事為也天下事殆不可為公喟然曰是何言也孰為為之而遽曰不可不可乎為之自我濟不濟命也八年秋即家起公司封郎時中外咸棘求人孔殷官華要者率避邊才如阱罟公談論風生毅然不少遜忌銓樞叙公里居時繕垣犒士定亂全城諸功不待歷首曹掌選事以邊才超拜順天府丞備督撫選是時德州掌吏部貴倨甚公抗不為下

意甚銜之屬秦撫闕遂亟用公辰啓事而申報可然公
私意亦願一當也愍皇御便殿召見公期勉慰藉如家
人公面奏往時秦兵宿邊鎮而秦撫臣治其腹誠不煩
置兵今賊反在內臣恐不能以徒手撲賊上頻頗曰措
兵難措餉尤難不復以乏兵為言朕始措罔寺六萬金
給而今歲餉後則聽若自行設處不中制公受命而西
以滅賊為己任簡募標旅得勝兵三千人自將之是時
寇渠之最强者無如高迎祥其最衆者無如拓養坤所

謂闖王蠲子塊者是也公標營甫成軍而迎祥自漢中取黑水峪出犯西安公心策賊來遠矣路險阻而雨滂沱人馬必俱憊迎戰於山扼之俾無得出賊可擒也率孤標渡渭先進逆擊大破之總督洪公聞公遂破賊率大兵以是夜馳至明日復進戰生擒迎祥於陣俘而獻之闕下上大悅為之告廟行賞如舊典是時養坤在鳳翔聞迎祥已就縛震懼乞撫而中遲回未即決公馳至鳳翔問其副賊張文耀棄拓來奔待之厚養坤遂解散

羣賊以親黨百餘人如西安叩轅就撫後逾年復叛去
公遣一騎持片檄追討之其親黨即斬養坤以獻弗敢
貳也秦兵驕而善剽督撫久吞聲不敢問公至裁以法
標營之驍渠許忠劉世傑輩刼其衆據藍田以叛會省
戒嚴公轅下遂無一兵檄某閭括衛兵備守望至求三
百人不可得公奮然曰四衛屯軍額二萬四千贍軍腴
地二萬六千餘頃地歸豪右而軍遂虛籍至此吾欲轉
貧寡為富強端必繇是遂下令清屯凡健丁一授田百

畝免其租課否則區地三等量徵濟軍需視民田正賦
猶從儉有惡其害已者百計撓阻之公持益堅迄就理
焉凡得守兵九千餘人歲得餉銀一十四萬兩有奇米
麥二萬餘石疏上愍皇大嘉悅褒獎備至且命諸撫以
秦為法時武陵初入為司馬條上方畧洪公以秦督兼
剿務如故而用粵撫某為總理腹心倚之以十撫分為
四正六隅而刻期合剿計兵十二萬十分為率馬三之
步七之剿餉之加派民間者至二百八十萬兵合之後

期以百日殲賊無遺否則按信守行軍法且令各撫不必更調兵即將郡邑民兵往從事公移書力爭之謂用多而不用精非徒無益步兵屢經潰蹶且民力竭矣恐不堪重困今但選閩寧精銳馬兵八千人屬僕及督理分將之同心殫力惟賊是求不數月賊可盡烏用爾爾且爾爾必不盡也書凡數千言頗切直武陵得之大忿恚初部議秦撫當一正面議兵萬人給餉二十萬有奇以商維一帶為信守公知剿功必不成辭於上曰臣自有

屯課足贍兵無需餉也武陵益銜之而公復於屯課外綜核各郡帑積餘及盡發撫屬贖鍰得銀四萬八千兩餘屬副將鄭加棟王根子市馬于番募兵于邊復調選邊鎮各道將親兵自辦減賊具不用部議會各撫咸疏報募兵已及額公疏獨不至武陵憲益甚上章自劾謂軍法獨不行於公請褫其職以激上怒公疏曰使臣如各撫束郡邑民兵籍而上之遂謂及額則前報屯軍九千餘已及額矣今臣募兵購馬期為國家効實用尚

未就緒故弗報然商雒之信百日之限臣俱不敢諉有
如賊入臣信而不能追討則治臣罪以伸部法如剿功
以限成臣不敢貪萬一逾限而賊不滅誤剿事者必非
臣請存臣疏為驗已而剿限既逾賊勢不少衰然亦無
一賊至公信地者具如公言而公所募之兵與馬先後
至自練自將得勝兵六千人騎四而步二自募購以至
月餉俱不煩戶部一緡也兵既成會大寇之在秦者獨
闖將與洪公相持西極餘如過天星混天星輩數十部

合股犯涇陽三原諸內地衆數十萬人公將兵擊之於楊家嶺黃龍山大破之俘斬二千餘降散近萬人賊引而北犯延安公心念延地貧而荒賊衆矣必不能作旬餘留而澄郃之西三水之東中間三四百里無人烟水草可以斃賊僅留親兵五百人自衛餘兵發三四百里外奪賊所必走之途而輕重布之不數日偵賊果南返公大張旗幟鳴鼓角往迎賊聞風引避疾趨而西一日夜行三百餘里至職田莊遇伏敗之復走寶雞取棧道

再中伏大敗之折而走隴州關山道又為公伏兵所敗
賊計無復之且心服公用兵如神遂盡解甲降無一股
遁去者闖將亦以勢孤失援為洪公殲幾盡以二十餘
騎繇秦嶺之南遁入豫秦賊遂平捷聞愍皇大嘉悅詔
加公部銜公先以擒闖清屯功再奉旨加級今凡三晉
秩而一僉都御史三年如舊武陵故也時總理某所剿
之豫寇曹操混十萬老獍輩凡十三股聚而屯殺函
之間聯營數十里總理尾其後招之使降賊亦佯與之

應要挾過當公投袂而起曰天下之寇盡在此矣我出而擊其西總理擊其東賊不降則滅矣此賊滅則天下遂無一賊獻賊雖狙伏穀城下不敢獨肆也提兵出潼關擊賊于河南之閿鄉山大敗之貫其營而東復自東殺而西莫敢當者賊大震懼以總理手諭馳上公且曰旦暮即就降公曰爾曹姑就總理講撫而日攻屠村堡不已殆偽也降即解甲來不煩辭說說即非降吾兵且復進矣明日公躬擐甲胄督兵往擊之行不數里得

總理傳檄若為飭諭有司者謂吾撫功已就毋妬吾功而害其成縱部下相戕殺公不得已快快返旆賊迄不就撫移窺商維公從關內發兵往禦賊至擊走之南入於楚是役也寇幾告平惟是總理信賊過且欲徼倖以就撫功而獨居之故為賊所紿旋遁去馴致後難云時公威名著中外休兵長安洪公亦以秦寇平議將出關與總理從事豫楚間是日公聞督師命遂具密疏糾舉自是總監與公亦水火公受事謝恩又言年來疆事決

裂總繇制之失策臣面請聖明決定大計辨此非難武陵得揭大詔恨謂公將傾之而奪其位日夜謀殺公矣公受事敗軍之際收拾餘燼再移書武陵曰事勢異宜兵形有變宜用火器用步兵用土著精器械訓士卒憑險自保餉既省而軍法易行反覆數千言辯甚悉武陵大恚懼公說聞於上則無以解前罪而結後眷謀殺公益亟適綿竹以首輔出督察諸軍誤糾總兵劉光祚而旋救之上大怒梏其職需後命皇懼不知所為武陵韓

城咸授意曰速叅督師可以自解公遂奉部院勘議之
旨時武陵已用洪公為薊督欲盡留秦兵之入援者宿
薊遼公以聽勘不得與議公具公移私揭再一力爭曰
是兵必不可留留則寇勢漸張而究無益於邊是代寇
除兵也且兵之妻孥蓄積皆在秦日以殺賊為利必不
能久在邊非譁即逃則不復為吾用而為賊用後欲制
賊何所取材是驅兵從賊也天下安危其機如此武陵
弗省也公候議通州不勝其鬱憤而耳症作矣武陵謀

所以文致公而不得其端聞公且病廢意稍解趣公之
保督任公復具疏請陞見武陵大驚怒斥公役齎疏返
通改而上之公至保定念武陵方在事已必不能有為
引前疾乞骸骨而武陵即以欺罔議革職仍屬巡按御
史查其真偽比楊御史真病之疏上公遂與御史並逮
問是時武陵且密揭引唐太宗斬盧祖尚事勸上急殺
公愍皇雖為武陵所動而心實惜公才僅長繫云適韓
城德州黃縣滑臺相次居政府皆修葺於公而扼其出

賴愍皇聖明不至有他然公在請室且二年餘兵散而
寇橫一一如公議武陵出剿經年寇勢愈熾福襄二藩
相繼告陷武陵憂怖死韓城亦以受賊伏法宜興再入
相初政多引用東林正人居卿佐因言公於愍皇以佐
樞命名公於園扉然而晚矣上親御文華殿問公所以
安天下者公為抵掌指陳上嘉與歎息者再四燕勞賞
賚甚渥遣公將禁旅往援汴公至汴而禁旅脆弱不可
用撫膺嘆曰我思用秦人秦帥賀人龍降賊也兵最強

而心不為國家用秦督傅公宗龍汪公喬年先後將入
豫皆陷二公於陣而自行剽掠反長安於是改公督秦
軍愍皇密諭樞部屬公急誅人龍公令總兵鄭嘉棟牛
成虎呼人龍入見數其罪而斬之所部萬餘人無敢譁
者公撫而用之自是兵威遂振朝議督公急入豫公曰
兵未訓練弗可用也弗聽公不得已將之出戰於邠縣前
隊已大破賊逐北三十餘里而後軍復用人龍故智無
端潰公還至長安赫然曰此輩獨不懼為人龍續乎取

倡潰將領某某輩悉斬之上疏於朝曰兵無鬪志久矣
且賊大勢已成今欲再舉非數萬人不可是宜大行調
募而訓練之恩信既孚鼓行而出天若祚國賊尚可滅
也愍皇一聽公言且賜劍以重其權十六年夏公練兵
長安馬步凡五六萬人秦紳之官京師者意不能無厭
苦倡議於朝謂公兵已成宜速出上意雖不中制然亦
日夜望公出詔進公督師兵部尚書為鑄督師七省印
界公於秦公以八月出潼關旌旗戈甲聯絡數十里精

強衆盛為二十年餘所未有公銳意滅賊調軍書籌機
要此外一切不暇問是時豫按監公軍豫撫為公轉餉
公與之坐而談神忽忽常在賊揖讓高卑不無踈畧監軍
退而駭然曰是不難莊賈我公又以豫撫不勝任恐緩
急難恃疏於上上命褫撫職轉餉急自贖否則即用鉞
於是豫撫深恨公公至洛陽與賊戰大敗之自是連戰
俱大捷賊望見旌旗即引去追至郊縣逼其巢賊畏公
迫襲連夜築七堡中貫以墻而悉索精銳與公戰復大

敗之賊遁入牆內施火器以拒公師時寶豐為賊城守
公下令環攻一鼓而克賊逡巡不敢救賊婦女輜重之
屯唐縣者公以千人走間道擣其虛獲牛馬金帛以萬
計紛紛潰入邾賊大震懼聚族謀降自成曰吾屠王焚
陵罪誠大矣姑支數日決一戰不勝則殺吾以降時公
師露宿與賊持淫雨大降至一月不肯止糧糗露積河
北而三日不至軍中馬足陷泥淖中幾及尺將士相顧
無人色雨稍霽餉車微至又為賊所劫公念賊以今日

出則兵必不支下令姑退師河畔就糧養銳命白廣恩
先退四十里而營以高傑斷後防追襲時廣恩方與傑
不相能軍中無敢為公言者兵既動賊選驍渠數千人
犯之高兵且戰且走望白為援而廣恩不用公命已兼
程退九十里至汝州矣高兵失望遂大潰白兵聞之亦
大潰公引劍欲自我左右立持之公徐曰天下事去矣
吾疾趨潼關收潰兵而守萬一賊不入秦則事猶可為
東身司敗以聽斧鉞未晚也於是監軍急上章以委糧

於敵歸罪公為豫撫解矣公甫馳至關賊亦大至公收
潰兵之未西者陣於城外而自起登埤堦督守禦時白
兵之妻孥俱在關賊以數十萬盡力攻竟日城外兵復
戰敗廣恩率其衆保妻孥奪門出潼關遂陷公恐為賊
所執辱揮刀躍馬入賊羣遂遇害嗚呼慟哉李賊既入
城下令懸重賞亟募生致公害公者不敢自明相與夜
匿公屍遂不知其處而秦晉之忠義士屬望無已欲藉
公餘威懾強寇揚言曰孫公出走矣旦夕起大兵圖恢

復李賊亦以破公喝郡邑每至城下即宣言曰尚有能用兵如孫督師者乎無則何所恃而不降於是闔以西無堅城比西安淪陷內聞赴義則盡室以殉矣嗚呼慟哉公肝膽智計迴絕於人一意急圖弭難無論毀譽禍福即軀命亦不復顧以愍皇之聖明公之忠公之才可哉禍亂定太平竟不幸而致此嗚呼痛哉海內搢紳之不知公者或謂公疎或謂公傲故及於敗余雖未見公然馮生為余言生常從公行陣間述公每剿賊至某地必

召問土人圖畫山川謀定而後戰猶諄諄諭將領寧失
全功無中賊伏兵既出則坐止無恒處食不下咽鬚髯
欲白嗚呼公豈疏者哉公折節一書生又門墻士也而
嚴重如上賓且其人才僅踰中人耳公自里居以至督
師細則詩歌疏牘大則用人決機近則造膝籌謀遠則
函書辨論生意所不可或有所規畫公無不欣然從且
改也甚至鄉人之無足比數者偶發一善言公終身稱
之不能忘然則搢紳之議公者或值公心有所屬簡於

周旋又或其人庸庸無能取重于公而自以名位體統責公如常式則不得耳嗚呼公豈傲而愎自用而不肯用人者哉武陵之數數扼公及韓城德州總理豫撫之齟齬掣肘皆天意也使公得蚤行其志或得二三同心之人共功名天下事何遽至此如以成敗操短長則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曾何救於宋哉夫亦知所取已公貌甚魁偉性至孝而睦宗族每處事必出人意表敬歷中外摘姦伏若神為德於鄉如定亂全城犒軍賑饑諸

事甚多以其非關於宗社存亡之故故不書公元配馮
淑人鄉舉熙字公女憲副姊也溫恭勤苦佐公下帷以
成名蚤逝繼配張淑人南通政使和節先生孫女善持
內東而德能逮下姻黨推為禮宗從公西安聞潼關陷
即仰天呼曰夫子死矣吾義不獨生冠且至降將張文
耀感公恩願以死保夫人間道歸晉左右勸從之淑人
持不可曰吾知死而已不知其他也比城陷率三妾二
女赴井死獨撫次兒世寧屬乳媪曰長兒素善病若幸

保此為之副然後躍入井嗚呼烈矣逾一年世瑞以李賊執入秦因得出淑人於井衣履面色咸若生公生於萬曆二十一年四月乙巳距卒崇禎十六年十月丙寅得年五十有一馮淑人生於萬曆二十二年三月丁未卒於萬曆三十九年五月丙午張淑人以萬曆二十九年五月戊申生後公五日辛未卒年四十有三丈夫子二長世瑞郡庠生娶太學生劉思睿女即歸張淑人於秦而大招公以合窆者石氏出次世寧陸氏出遇變匿

西安楊氏家世瑞求之以歸聘河南布政使邱公茂華
長孫女幼未娶女一適兵科給事中盧公時泰次子鍊
馮淑人出公所著有撫秦疏草督師奏議謀國集風雅
堂詩稿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蕭蕭者雁門之風兮吹大漠而撼長空兮我公之惘宗
國之惘余曷宣于哀業業者臺之巔兮松磊砢而蘭幽
妍兮我公之賢厥配之賢天胡為而俾然淵淵者沱之
源兮泉泌泓而流潺湲兮松楸在原春令在原行餘慶

于德園

原傳

閩中

李因篤

天生

孫傳庭字伯雅代州振武衛人萬厯四十七年進士初授河南永城縣知縣再遷商丘天啟五年擢吏部主事歷陞稽勲司郎中時逆奄魏忠賢方起搢紳之禍傳庭念子身孤子母老子幼請假歸奉孀母版輿游晏居恒則危坐讀書若將終身焉莊烈帝御極魏奄伏誅官方清矣中外用兵迄無勝算傳庭憂心世故慷慨談兵慨

然有澄清天下志崇禎八年起驗封司郎中已叙里居
時繕垣犒士定亂全城功起拜順天府丞時求人孔亟
官華要者率捫舌避邊才如阱罟傳庭談論風生不少
遜忌時謝陞掌吏部貴倨甚傳庭常抗不為下銜之屬
陝西巡撫闕遂推傳庭然傳庭意亦願一當也帝召見
便殿期勉慰藉如家人傳庭面奏往者秦兵宿邊鎮而
秦撫治其腹誠不煩置兵今賊反在內臣恐不能以徒
手撲強賊帝頻頷曰措兵難措餉更難朕給而今歲餉

六萬金後則聽若自行設處不中制傳庭受命而西以
滅賊為已任簡募標旅得勝兵三千人自將之當是時
寇渠之最强者無如高迎祥其最衆者無如拓養坤所
謂闖王蝎子塊也傳庭標營甫成軍而迎祥自漢中取
黑水峪出犯西安傳庭心策賊來遠矣路險阻雨滂沱
人馬必憊扼之於山可擒也渡渭迎擊大敗之總督洪
承疇聞捷報馳至合兵明日復進戰陣獲迎祥俘獻闕
下帝大悅為之告廟行賞養坤在鳳翔震懼求撫而中

懷猶豫傳庭至鳳翔以計招來其黨張文耀養坤亦就
降秦兵久驕而習剽督撫率姑息吞聲傳庭一裁以法
許忠劉世傑等遂颺據藍田檄括衛軍備城守不滿三
百傳庭曰四衛屯軍額二萬四千贍軍腴地二萬六千
餘頃地歸豪右而軍籍遂虛至此欲不貧寡得乎遂下
令清屯凡健丁一授田百畝區地三等免其租課量徵
軍需得守兵九千餘人歲得餉銀一十四萬兩米麥二
萬餘石疏上帝褒獎備至命諸撫以秦為法時楊嗣昌

為司馬條上方畧分十撫為四正六隅計兵十二萬刻期合剿剿餉之加派民間者至二百八十萬兵合之後期以百日殲賊否則按信守行軍法以粵撫熊文燦為總理承疇兼剿務如故傳庭移書力爭謂用多而不用精非徒無益且民竭矣不堪重困今但選閩寧精騎八千人屬督理及僕分將之同心殫力不數月賊可盡也嗣昌得書大忿恚初部議秦撫當一正面議兵萬人給餉二十萬以商維一帶為信守傳庭知剿功必不成疏

辭曰臣有屯課贍兵無需餉也嗣昌益銜之傳庭又綜核各郡帑積撫屬贖鍰使鄭嘉棟王根子市馬於番募兵於邊復調選邊鎮各道將親兵自辦滅賊具不用部議各撫咸疏報募兵已及額傳庭獨不報嗣昌恚益甚上章自劾謂軍法獨不行於秦撫臣請白衣領職以激帝怒傳庭疏辯謂使臣僅如各撫束郡邑民兵籍而上之遂謂及額則前報屯兵九十餘已及額矣今臣募兵購馬期為國家効實用尚未就緒故未即報然商維之信

百日之限俱不敢諉有如賊入臣信而不能追討則治臣罪以伸部法如剿功以限成臣不敢貪萬一逾限而賊不滅誤剿事者必非臣請存臣疏為驗已而剿限既逾賊勢不少殺而傳庭所市之兵與馬先後至自練自將得精銳六千人賊震其威名卒莫有至其信地者具如疏言傳庭兵既成會大寇之在秦者獨闖將與洪督相持餘如過天星混天星輩數十股合犯涇陽三原諸內地衆數十萬傳庭親擊之於楊家嶺黃龍山大破之

俘斬二千餘散降且萬人賊引而北犯延安傅庭計延地貧而荒賊衆必不能留而澄郃之西三水之東中間三數百里無人烟水草可以斃賊於是悉發兵預布險要扼賊必走之途不數日賊果南返因大張旗幟鳴鼓角往迎賊聞風西避一日夜趨三百餘里至職田莊遇伏敗之轉走寶鷄取棧道再中伏大敗之折而走隴州關山道又為伏所敗賊計窮蹙且心服用兵如神盡解甲降闖將亦以勢失援為承疇殲幾盡僅以二十餘騎

逸入豫秦賊遂平捷聞帝大嘉悅詔議加傳庭銜秩而
以嗣昌隙故格不行秦賊既平惟總理所剿之豫寇混
十萬老獍曹操輩凡十三股屯於殺函之間聯營七
十里總理尾其後招之賊要挾過當傳庭曰天下之寇
盡在是我出而擊其西總理擊其東不降則滅矣提兵
出潼關邀擊於河南閿鄉山中貫其營者再賊大震懼
以總理手諭曰上言旦暮即降傳庭曰爾曹日就總理講撫
而攻屠村堡不已殆偽也降即解甲不且我復進兵明

日躬擐甲胄督兵而前見總理傳檄謂吾撫功已就毋
妬功而害成不得已返旆卒之為賊所紿迄不就撫馴
致後難云時賊俱入楚傳庭休兵長安威名著中外帝
亦嘉其功遂有督師之命傳庭具密疏有所糾舉又言
年來疆事決裂總由制之失策臣請面奏聖明決定大
計嗣昌聞之謂將傾已而奪其位也益大詫恨於是日
夜謀殺傳庭矣傳庭既受事移書嗣昌曰事勢異宜兵
形有變宜用火器用步兵用土著精器械訓士卒憑險

自保餉既省而軍法易行反覆數千言嗣昌懼其說上聞無以解前罪而結後眷謀殺之益急會首輔劉宇亮自出督察諸軍誤糾總兵官劉光祚而復救之帝大怒削職需後命宇亮皇懼不知所出嗣昌謀諸閣臣薛國觀令授意曰惟速叅督師可以自解傳庭遂奉部院勘議之旨時嗣昌已調洪承疇為薊遼總督欲盡留秦兵之人援者宿薊遼傳庭以聽勘不得與議移書力爭曰是兵必不可留留則徒張寇勢而究無益於邊且兵之

妻孥蓄積皆在秦強之在邊非諱則逃是驅兵從賊也
天下安危之機在此嗣昌置弗省傳庭候議通州不勝
鬱憤患耳症劇嗣昌日夜偵伺思所以文致之而不得
其端見其且病廢意稍解乃移傳庭總督保定軍務趣
之任傳庭具疏請陛見嗣昌大驚怒斥齎疏者返通改
而上之傳庭至保定念嗣昌方在事已必不能有為引
前疾乞骸骨而嗣昌即以欺罔議革職且引唐太宗斬
盧祖尚事勸帝急殺之帝雖為嗣昌所動而心惜傳庭

才因繫獄二年寇盜大橫嗣昌出剽經年襄福二藩相繼陷憂怖死國觀亦以受賊伏法周延儒再相悉反前所為因言於帝以兵部侍郎起傳庭帝親御文華殿問安天下計傳庭每抵掌指陳帝輒嘉與嘆息燕賚甚優遣將禁旅往援汴傳庭至汴禁旅脆弱不可用喟然曰我思用秦人秦將賀人龍降賊也兵最强而心不為國家用秦督傅宗龍汪喬年先後將入豫人龍皆陷之於陣而自行剽掠返長安帝惡之於是改傳庭總督陝西

三邊軍務密勅誅人龍傳庭命總兵鄭嘉棟牛成虎呼人龍入見數其罪而斬之得其所部萬餘人兵威稍振朝議亟入豫傳庭曰兵未訓練弗可用也弗聽不得已將之出戰於邾縣前隊已大破賊逐北三十里而後軍無端潰傳庭還長安赫然曰此輩復用人龍故智獨不懼為人龍續乎取倡潰將領悉斬之上疏曰兵無關志久矣且賊大勢已成今欲再舉非數萬人不可是宜大行調募大行訓練恩信既孚賊尚可滅也帝一聽傳庭

言且賜劍以重其權十六年夏練兵長安馬步凡五六萬人秦紳之官京師者意不能無厭苦倡議於朝謂兵已成宜速出帝雖不中制亦日夜望傳庭出師詔進銜兵部尚書鑄督師七省印畀之傳庭遂以八月出潼關旌旗戈甲聯絡數十里精強衆盛為二十年餘所未有傳庭銳意滅賊自調軍書籌機要外一切不遑問是時豫按監軍豫撫轉餉傳庭神意忽忽常在賊揖讓高卑不無疎畧監軍退而駭然曰是不難莊賈我傳庭又曾

疏豫撫不勝任恐緩急難恃帝命禡撫職急轉餉自贖豫撫亦深恨之傳庭至洛陽大破賊衆已連戰俱大捷賊望見旌旗即引去追至邾縣逼其巢賊畏迫襲連夜築七堡中貫以墻而悉索精銳出戰復大敗之賊遁入墻施火器自保時寶豐為賊城守一鼓而克不敢出救賊婦女輜重之屯唐縣者傳庭以千人走間道擣其虛所獲牛馬金帛以萬計紛紛潰入邾城賊大震懼聚族謀降李自成曰吾屠王焚陵罪大矣姑支數日決一戰不

勝可殺吾以降時官兵露宿與賊相持淫雨大降至一月不少止糧糗露積河北而三日不至軍中馬足沒泥淖中尺餘將士相顧無人色雨稍霽餉車微至又為賊所劫傳庭念賊以今日出則兵必不支下令姑退師河畔就糧養銳命白廣恩先退四十里而營高傑斷後防追襲時廣恩方與傑不相能兵既動賊選驍渠數千人犯之高兵且戰且走望白為援而廣恩違令已退九十里至汝州矣高兵失望遂大潰白兵聞之亦大潰傳庭

引劍欲自殺既思曰吾死天下事益壞吾疾趨潼關收潰兵而守萬一賊不入秦則事猶可為此時束身司敗聽斧鑕未晚也傳庭馳至關賊亦大至乃收潰兵陣城外而自起登陴督守禦自成率數十萬衆悉力來攻城外兵復戰敗是時白兵之妻孥俱在關廣恩率其衆保妻孥奪門出潼關遂陷傳庭揮刀躍馬陷陣死其配張夫人在西安降將張文耀願保歸晉夫人持不可預以幼子世寧屬乳媪匿楊氏家比城陷而身率三妾二女

赴井死逾年長子世瑞出夫人於井衣履顏面猶如生
傳庭肝膽智計穎異絕倫年十三應童子試輒第一及
筮仕值國家多難一意以撥亂為己任毀譽禍福勿顧
也然而內掣肘於樞輔外齟齬於總理當其撫秦時秦
寇平矣豫寇亦旦夕可盡而總理以貪功受欺致賊復
蔓樞輔以妬功脩郅代賊除仇功臣長繫賊焰彌天始
出之於園扉晚矣然其再舉逼集連戰連捷賊勢亦岌
岌天若祐國太平猶可望也乃淫霖助虐餉斷兵疲以

致退師就食一軍瓦解豈非天哉而監軍以私嫌上疏
委糧於敵歸罪傳庭枉也自十六年十月丙寅賊破潼
關傳庭死越五日遂陷西安明年三月陷京師傳庭一
身實繫天下存亡云

靖節傳

陝西通志

華山

王

弘

孫傳庭字伯雅號白谷山西代州人萬厯己未進士初
授河南永城令歷遷吏部稽勲司以逆璫用事請假歸
乙亥起司封郎尋以邊才超擢順天府丞時秦寇方熾

廷議以傳庭巡撫秦中上召見便殿庭面陳方略毅然自
任至秦簡募標旅得勝兵二千人自將之戰屢捷擒閭
王高迎祥獻俘闕下上大悅告廟行賞復殲拓養坤乃
奮然清屯軍凡得守兵九千餘人歲得餉銀一十四萬
兩有奇米麥二萬餘石上益大悅褒獎備至且命諸撫
以秦為法武陵為司馬限期合剿計用兵十二萬加餉
至二百八十萬庭移書力爭謂兵貴精不貴多恐致潰
蹶且民力已竭不堪重困武陵銜之剿事卒不就具如

庭言庭於是復自簡募得勝兵六千人自將之擊賊於楊家嶺黃龍山大破之嗣復擊之於職田莊賊走寶鷄取棧道中伏折而走隴州關山又中伏皆大敗之闖將僅以二十餘騎由秦嶺南遁入豫秦賊遂平上晉庭階尋以失執政意下請室幾二年餘上悟庭冤以左樞召庭於文華殿問所以安天下者庭為指陳甚悉上嘉予燕勞賞賚甚渥遣庭將禁旅往援汴時秦帥賀人龍兵最强而肆秦人苦之上改庭督秦軍屬誅人龍庭竟誅

人龍所部萬餘人無敢譁者兵威大振朝議令庭堅入
豫庭言兵未訓練未可用弗聽庭乃出師戰於邲大破
賊後軍潰庭收兵入關斬倡潰者上疏曰兵無鬪志久
矣賊大勢已成今欲再舉宜大行調募訓練恩信既孚
鼓行而東賊尚可滅也上聽庭言命督七省師賜尚方
劍癸未庭簡募得馬步兵凡六萬人方訓練朝議復謂
庭兵已成宜速出潼關上意雖不中制亦日夜望庭出
庭以八月出師至洛陽與賊戰數捷賊引去庭追至邲

復大捷時三軍露宿久值大雨以致軍糧不繼馬足陷泥淖中幾及尺將士相顧無人色庭令移師河畔就糧兵既動賊以驍騎數人犯之乃遽潰庭退守潼關潼關陷庭遂遇害庭妻張夫人在西安聞之率三妾二女俱投入井死庭貌魁梧膽智絕人忠義憤發具大有為之畧而功卒不就則天也

鴈門尚書行

序有

太倉

吳偉業

梅村

鴈門尚書行為大司馬白谷孫公作也公代州人地

故鴈門郡長身伉爽才武絕人其用秦兵也將憑巖
闢為持久且固將吏心秦士大夫弗善也累檄趣之
戰不得已始出天靈雨糧糗不繼師大潰潼關陷獨
身橫刀衝賊陣以沒從騎俱散不能得其屍公之出
也自念必死顧語張夫人夫人曰丈夫報國耳無憂
我西安破率二女三妾沈于井揮其八歲兒以去兒
踰垣避賊墜民舍中有老翁者善衣食之二年公長
子世瑞重趼入秦得夫人屍貌如生老翁歸以弟相

扶還見者泣下蓋公素有德秦人云余門人馮君訥
生公同里人作潼關行紀其事余曾識公於朝因感
賦此什公死而天下事以去然其敗由趣戰且大雨
糧絕此固天意抑本廟謨未可專以責公也公之叅
佐惟監軍道喬公以明經奏用能不負公潼關之破
同日死名元柱定襄人

鴈門尚書受專征登壇顧盼三軍驚身長八尺左右射
坐上咄叱風雲生家居絕塞愛死士一日費盡千黃金

讀書致身取將相關西鼠子方縱橫長安城頭揮羽扇
卧甲韜弓不忘戰持重能收壯士心沈幾好待亮徒變
忽傳使者上都來夜半星馳馬流汗覆轍寧堪似往年
催軍還用松山箭尚書得詔初沈吟蹶起橫刀忽長嘆
我今不死非英雄古來得失由誰算椎牛誓衆出潼關
墟落蕭條轉餉難六月炎蒸驅萬馬二嶠風雨斷千山
雄心慷慨宵飛檄殺氣憑陵老據鞍掃擇謀成頻撫劍
量沙力盡為傳餐尚書戰敗追兵急退守巖關收潰卒

此地乘高足萬全只今天險嗟何及蟻聚蜂屯已入城
持矛嗔目呼狂賊戰馬嘶鳴失主歸橫尸撐拒無能識
烏鳶啄肉北風寒寡鵠孤鸞不忍看願逐相公忠義死
一門血淚土花斑故園有子音書絕勾注烽烟路百盤
欲走雲中穿紫塞別尋奇道訪長安長安到日添悲哽
繭足荆榛見督井轆轤繩斷野苔生幾尺枯泉浸形影
永夜曾歸風露清經秋不化水霜冷二女何年駕碧鸞
三姬無塚埋紅粉複壁藏兒定有無破巢窮鳥問將雛

時來作使千兵勢運去流離六尺孤
旁人指點牽衣袂
相省一慟真吾弟
訣絕難為老母心
護持始識遺民意
回首潼關廢壘高
知公於此葬蓬蒿
沙沉白骨魂應在
雨洗金瘡恨未消
渭水無情自東去
殘鴉落日藍田樹
青史誰人哭薜碑
赤眉銅馬知何處
嗚呼材官鐵騎省
如雲不降即走徒
紛紛尚書養士三十載
一時同死何無人
至今惟說喬參軍

潼關行

序有

三首
馮雲驤
訥生

有明末造逆寇鴻張大司馬孫公傳庭危時授鉞泣
血誓師遠道秋霖援絕糧盡潼關抗節偉哉烈士之
概也至夫人張氏從容就義聞長安之將陷淪寒井
以明心數姬連袂相從弱女吞聲就死孤兒流落民
間越二載餘長公子世瑞千里裹糧蒼茫西向問之
潼關父老皆知大司馬盡節之地而遺體不可復識
矣爰求母骸攜其幼弟間道歸里益張夫人出之井
中他人率不可復識夫人獨容色未消衣裳不毀其

苦心孤節足以動天地而感鬼神故特呵護其身誠則形理固然也嗚呼其於臣道妻道可謂交盡無遺憾矣夫人潔已捐軀能以大義自處孫公刑于之化亦可知矣且夫人之死率閨房衆輩以從不留遺一人以辱司馬其節苦其志密矣獨怪其小星妾媵皆視死無難色顛沛造次之頃非有法令之可繩也其內政之肅何如哉孤嬰數齡閭里哀而食之不加毒戾孫公之於秦民厚哉公子艱難道路奔走饑寒求

其弟而得之其孝友哉而今世或猶有不得其詳者
謂孫公逃遁不知死所夫何不問之當時諸將士余
同里人也知之悉至若張夫人尤著矣時又有監軍
道喬公元柱定襄人潼關罵賊伏劍死後寧武有周
將軍遇吉力戰死皆殺身成仁之選也故作歌以紀
孫公張夫人而并及之

潼關城下月如水潼關城上鼓聲死司馬北望拜神京
臣報國恩畢於此萬羣寇馬踏沙黃長戈大戟飛寒鉉

彎弧舊將嬰城闕斷甲材官泣戰場孫公灑血潼關道
鬼馬不歸嘶碧草花袍玉劍委紅泥渭水飛鴉破浩浩
冰心中慟何嶙峋就義從容不顧身雛鳳玉顏同日死
千年石砌閉青春幾隊蛾眉愁耿耿飛鳥輕身墮碧井
綠髻吹為夜雨苔紅衫化作流霞影有子蒼茫西向秦
荒園遺跡訪蒿萊昔時夾道紅旗陣今日空衙動野燐
愁雲覆井寒烟古秋風蕭蕭黃葉雨玉骨曾傳葬此中
鬼神常護理香土牽來素綆古龍驚莊容衣佩宛如生

觀者萬人皆嘆息方知天地鑒幽貞重向戰圍淚沾臆
青山一帶愁何極元戎戰骨碎刀痕冤魄茫茫招不得
更有遺孤已二年父老指點私相憐破巢漫說無完卵
趙氏嬰兒自瓦全同時引劍有喬公呼天拊膺氣何雄
腰橫寶帶眠顏堞手擲頭顱向晚風眼見山飛滄海立
銅駝霜冷荆榛濕寧武孤城再合圍餘者降旗拜寇入
吁嗟乎悲哉國家之亂誰為基英雄數盡際艱危翼虎
已分鶉首策趙卒長平大聚時一門仗節古來少日月

飛光同皎皎青楓夢斷麒麟圖香閨血化鴛鴦鳥有臣
死國婦死夫高風大義厲頑愚嗚呼其形往矣神未徂
嗚呼其形往矣神未徂

乞言小引

附詩

晉陽
武全文

石灘

逆闖播亂明大司馬孫白谷先生拒守潼關全師俱沒
或曰公死之或曰未知死所或曰公間免變姓名入山
中同里馮予訥生曰是何言是何言方公受命顛沛泣
血誓師義不與賊共生會賊勢鴟張公以孤軍不能支

潼關淪陷猶率餘卒冒白刃逆戰不屈當時將士有親
見其被箭墮馬死亂軍手者賊鼓行而西長安瓦解夫
人張氏暨其子女妾媵盡在圍城僮僕驚告當出避民
舍夫人曰賊既入知司馬必死司馬死我安避為呼女
妾輩至後習井旁曰若能從我入此無怨乎皆曰願如
夫人命二女三妾相繼隕井中夫人曰我可以下見司
馬矣始赴井死僮僕號泣攜公弱子世寧匿他所孤獲
全居無何天厭逆蠹命我

大清殲寇定秦公長子名世瑞者入關求司馬遺骸無
所得啓井視衆尸則腐且盡惟張夫人肌膚衣履宛如
生詢諸居人則遺孤依然在也遂與扶櫬歸此司馬全
家死賊本末秦晉父老迄今尚能言之耳而目之不如
馮子為最稔余驚聞嘉歎曰馮子一言司馬公九原為
不死矣不知司馬視張夫人不知夫人視其子女妾媵
司馬公九原為不死矣一日訥生復出其長歌一章相
示讀之慷慨悲壯使人淚下數十行又如英雄卮酒縱

談古忠臣烈女已事擊節拊膺四座動色司馬公九原信
乎不死讀罷長歌率四律仰祈仁人君子垂鑒雙節
慨賜表揚則千百年忠烈幽貞式共賴之

寒雲萬里壓秦關一片孤城落照間秋去凋戈拋碧草
春深古井閉紅顏貔貅帳冷星猶隕風雨香銷夢不還
獨有長河依故壘東流日夜水潺湲

又

潼關城上角弓鳴城下關門殺氣橫東去黃河臨晉坂

西來華嶽俯咸京英雄戰苦雲垂幕環珮聲淒月照營

寧武將軍同抗節重圍伏劍一身輕

寧武周將軍戰死故及之

又

古城烽火接荒臺寇騎紛紛擊鼓催浩氣沙塲吞虎豹

貞魂月夜吼風雷吹殘隴樹笳猶怨夢斷并門雁不回

帝子閣中今在否百年金殿墮青苔

又

故國銅駝自古今秦川西望氣蕭森乾坤血濺孤臣淚

日月晶懸烈女心
白草秋原燒野火
黃沙遠渡覆城陰
河山不盡興亡恨
夜夜烏啼楓樹林

弔孫大司馬詩

并序

楚澤沈會霖元雪

明愍帝朝角三案無虛日
秦冠之變亦泄泄視之顧
時事尚可為也大司馬孫公先是開府秦中慷慨談
兵畧視賊直如樊鵲腐鼠數數出奇兵勝之賊望風
輒宵遁張獻忠以三百騎駐穀城李自成僅十七騎
伏襄鄧山中此時利用戰公更毅然主力戰會督師

熊文燦誤給撫局韜弓裏許約公勿得戰廟堂左熊
議者尋以他事下公于理閱數年賊復猖甚朱仙鎮
之敗禁旅雲集左寧南提十萬師忽夜半拔營去一
軍皆驚互相蹂踐賊乘虛剗刃無片甲還者中原之
氣盡矣愍皇悔前事之非始出公廷尉特晉大司馬
仍駐節秦中時倭壯零落人無鬪志豫南一帶復一
望白骨反者蜂起無更輓芻芡以佐頓飽者此時不
利即戰公亦請練兵蓄銳少需半年姑勿戰而聚訟

盈庭督公必速戰公不得已出潼關而陣飲血誓師
甘以一劍當背水凡數戰皆大挫賊會狂雨浹星
馳露立高白兩大帥皆先後潰賊已從間道襲潼
關後矣公亟退守關中白帥復保妻孥午夜奪門
出賊乘間闌入關公知勢不可為抗節死之夫前
此之應戰而必不得戰與後此之不應戰而必戰
說者謂庸人誤國致敗乃公事然天心已去殆非
人力讀往代史未嘗不撫膺三歎也公固死且不

朽惟是歌生寶鼎茸母烟寒血濺沙場何補國是
以一人之生死繫宗社安危孝陵有知將無恫乎
公歿之後西安陷夫人張氏得公狀區分二女三
妾深井中匿藐孤于比舍始從容自投井死公無
負于國若夫人洵無負于公矣余諸生時謬廁叅
軍之役天下事皆耳而目之每怪信史未確擬自作
一實錄入史補適公之丈夫子世瑞來屬余為傳顧
公生平已詳墓誌不復贅附記殉難始末于此而

繫以詩

勞臣一劍繫滄桑鼓角悲風繞戰場大地自更秦日月
夜臺猶是漢封疆豈能抔土埋孤憤祇許殘霞照夕陽
欲賦招魂招未得乾坤荒莽足蒸嘗

其二

慘淡幽魂不受旌大河南岸野雲橫天心未肯憐庚癸
廟算何曾數甲兵七尺沙場躋節鉞一家皆并畢平生
千秋惟有華陰月偏繞銅駝夜夜明

其三

沙場日冷覆層陰
贏得山河付陸沈
豎子從來撓國是
先生何事傲天心
不妨殉節身如寄
說到成仁恨轉深
極目潼關烟水濶
依然靈雨暗衰林

其四

二嶠風雨暗旌旗
坐見昭陽日景移
世事海田歸目睫
君家閨閣盡鬚眉
精誠獨戀山陵側
功罪才應地下知
不為睢陽褒一死
傷心雲散夜潮時

忠節序

許作梅

明愍皇帝癸未督師者孫白谷先生與流寇李自成戰于潼關死之其忠可傳其節可志也或曰先生當敗北之餘棄劍披髮效赤松遊之智避秦入桃源耳許子曰惡是何以余軀保妻子之事誣先生也余登仕籍晚不及交先生亦嘗聞其立朝之大概矣大凡以利鈍為行止勝則貪祿取榮負則入山辟穀此庸碌保身者之所為而非先生之志也竭股肱之力而濟以忠貞勝則社

稷之靈不勝則以死繼之此先生之志而亦先生之力
所能為也明之季也一人宵旰羣工泄沓其間秉天地
清剛之氣上虞吉水杞縣諸名臣文章品行皆與楊左
諸君子後先伯仲而文武為憲備提戈草檄之才者宜
與盧九台與先生而外指數不可多屈焉當愍皇庚辰
而後欖槍夜燬潢池弄兵難發雍秦毒流楚豫長河之
南大江之北無一日安枕而卧也追遡養癰始失於督
理之誤撫終裂於閣臣之逗留遂至野火燎原喪師殺

將桐封播遷而不可撲滅愍皇赫然斯怒召先生於圉
圉而賜以尚方閫外之權惟先生制之當治兵長安時
招募期年訓練暮年隱然有箕箒赤眉風鶴泚水之勢
不止為背水圖決勝負于一戰也無何而秦人厭苦駐
牧逼請出關及龍山數戰數捷賊人之膽已寒矣乃天
雨滂沱潰師逍遙故癸未之敗較壬午為慘焉於戲天
不祚明如先生者何可以成敗論英雄也改革之際封
疆大僚殉節無幾明朝養士三百年先生其有以報之

矣外此監軍喬元柱伏劍而死鎮臣周遇吉力戰而亡
與先生遺事皆當付諸史館以為後人法越十八年順
治辛丑中州撫軍膠侯賈公遣使問序余據所聞而述
之併服撫軍之不忘所知不阿所好也

殉節哀辭

東揚 徐咸清

太華千仞高高颺衝其顛大河萬里長長鯨吸之乾
叢秦關立函谷猶聞野老吞聲哭血漬原花滿地斑
淚滋野草隨汀綠我向秦關弔汨羅蘭皋腸斷招魂
些浮

圖還著南雲箭行潦多沈東魯戈此地尚書力戰死科
名不媿真奇士故國科名恥論兵誰肯師中任長子天
柱將傾不可當尚書哭兀扶頽綱羞與蟬魚蝕故紙誓
同精衛填東滄手握陰符伏而讀雄師十萬藏胸腹喉
舌臺中具爪牙淵雲禁內生頗牧崇禎晚季歲苦饑天
狼奮角鳴狐狸芸夫佩犢乘銅馬織婦蓬頭畫赤眉三
方蛾賊如麻沸千里提封盡魚潰愍皇仰瞻枕戈鋌空
使焦僥飼梟獍拊髀常思禦侮材孫吳在側囚均臺妒

相但知仇國士明君還識重邊才赤囊奔命檄如羽事
急方知求燭武脫却羅鉗賜錦袍頓收槃劍持繡斧設
壇拜命鑿凶門白徒市衆徒紛紛孤豚咋虎至則靡特
起蒼頭成異軍鈴閣中權坐光弼一朝盡變旌旗色宿
將先馳紫髯威勝兵早奪黃巾魄投石拔距氣何雄捲
除枯穢如飄風河山沸沙鳴擊鼓闕前伏石動彎弓鵠
入鴉羣快擊奮狼孫虎子爭逃遁此事臣力真可為此
日天心不可問昊天不弔淫雨零昊天堅意亡朱明商

羊奮翼撓鵞陣屏翳乘權落將星龍旂不展雕弓解軍
竈生鼃戰士餒縱使玄冥為洗兵無如河伯能漂鎧吾
鞭所指馬未班一呼朱序如崩山孤臣仗節困猶鬪降
將揚旛去不還三精無光天欲墮揮兵巷戰投燹火祇
留一劍答君恩不願遺尸馬革裹長城已壞賊長驅長
蛇儵忽遊天衢僉曰天亡非戰罪誰人不痛孫尚書尚
書死忠妻死節從容就義偕羣妾督井水堅鳳女魂顏
牆碧化蠶叢血一門死義汗史留天存令子如孫謀孝

廉船載朱雲劍單父琴歌羊祜裘滄浪比清漢比潔三
戶神君頌不歇共歎忠臣有後人懷香遙向函關歎青
雲望重黃綬影卧龍山下槐松高秦民只望孫公子重
見尚書渡渭橋

弔白谷先生序

關中

趙廷錫

秦之安危闢天下故歷代將相重得人明末盜賊蜂起
由饑民挺而走險始于秦蔓延于晉蜀楚豫間幾成燎
原勢至後盤踞中州以窺關門督撫屢蹶愍皇特簡白

谷先生而授鉞焉越三年練兵措餉已有成緒忽中忌
被逮去賊益猖獗上拊髀思之乃釋繫累而再授鉞焉
督師三出關以當其鋒知人善任簡帥勵兵將養銳以
動何廟謨促之羣議妬之以致秋雨出師淫霖匝月糗
糧不接一潰而直入函關破省城以危社稷嗟嗟豈非
天哉先生胸富甲兵躬探冑鎧真文武將相才倘得便
宜行志何難滅此朝食一旦敗裂以至不可再振無論
知與不知無不慟悼咸謂公以身殉國矣傳聞不一疑

信叢生予彼時年雖舞象已遊泮因仲兄大允以副帥
被誣從公於患難園扉中提攜之立功又堂叔完瑛以
諸生從戎撫叛帥公拔置前幕朝夕相依自賊衆奪關
時公猶巷戰手刃數賊被創墜馬雜之敗伍中為亂卒
鎗刺而僵加數刃目不瞑予叔即卧尸處推墻垣覆之
同時祇三人倉皇各被刺散去歸里為予言之甚確此
實錄也仲兄奔省救詢公眷屬知張夫人率女媵俱躍
入井中貌孤為山叟匿去不可得拊膺大慟被偽帥劫

去強之仕終以不肯易初志被戮於商州尸亦為部下
所藏與先生同終不能得余叔匿深山不出偽帥搜之
從戎亦棄尸沙磧中嗚呼公不負國余叔與兄亦不負
公相見泉臺不無餘憾而或共含笑九原也俱以隔代
未獲旌卹惜哉慟哉今先生之忠節海內諸公尤能表
之記之歌之以傳軼事今值

聖朝纂修明史簪筆碩彥自能表章公道為之立傳余
家之湮沒益可慟也

孫大司馬闔門靖節斷

古閑
徐鳳來
初霞

異哉有明之亡國也國虛無人則國亡國有人而不能
用則國亡有人如公能用公如愍皇而有明之社稷竟
以不守亦甚異矣或謂七日淫雨天也武陵厄之總理
撓之亦天也以是無成功余獨謂不然明之亡譬如人
受病諱之及于沈疴而不復起也今夫人之初受病也
五官四支悉皆無恙似不能即殺人即有盧扁從而指
之曰病在腸胃酒醪可治緩則無及而舉家之人多竊

笑之無從施其肘後之秘也明之末朝士大夫壯其規模麗其丰采儼然飾盛世之容誰敢信其天下之將亡也即有忠義之士亦多溺于見聞以為三百年來未嘗有故究無能出而任事者養成流寇之患猶曰赤子弄兵潢池耳尚未知其為禍如此之烈此武陵所以惡公之異已下之請室而總理所以受賊之紿以為撫功之可成也及蜂屯于楚魏福襄二藩相繼告陷已入膏肓必不可治于是始悔而用公授之以節鉞重之以尚方

主人有求醫之誠孝子有割股之志亦已晚矣嗚呼公
益以參苓治必死已成之症豈有獲效之理何得即潼
關一戰之敗卜天心之去就哉公固念勢不可為力可
竭力之既竭繼以死夫人暨二女三妾悉能殉之可謂
不負愍皇之顧託者矣是又豈區區以一死報國者比
乎乃為之歌以弔之歌曰

風蕭蕭雨霏霏孤忠指盡不復歸闔閭知公不相見相
率黃泉覓公面只今墓碑苔且青松柏遠植容亭亭啼

烏啼烏母得巢其顛月白霜寒不可聽

清屯疏跋

江東

顧炎武

國家當危亂之日未嘗無能任事之人而常患於不用
用矣患不專用之而專且效矣患於輕徙其官而不竟
其事使之有才不得其所用以至於敗而國隨之若兵
部尚書代州孫公之事可悲已方崇禎朝流賊之為秦
患且六七年天子一旦用公巡撫陝西於是兵且增而
餉誦公以為國家之所以足兵實者屯田也乃為權豪

有力者所佔據以至欺隱侵沒弊孔百出而軍實虧軍
實虧而國家且不得一軍之用是以國家之患不在賊
而在占據侵沒之人也於是重立法繩之先之於西安
三衛而軍果大譁斬李進成等七人而後定公持之不
變期月之間所清釐而歸之天子者計兵得九千餘餉
銀得十四萬有奇米麥二萬餘石天子為降詔褒賞進
秩而關中之賊或斬或擒或撫三年關中幾無賊矣而
北方告急天子以武陵楊公之策召公入援遂用之督

師山東薊州又移之保定而公屢請陞見不許因以病辭且得罪下獄及賊陷襄雒復出公督師陝西而事已不可為矣使當日不用武陵之策自陝以西委之公十年而奏其效則他方雖積敗而公必能為國家保有關中賊尚不得闖中必不敢長驅而向關也一詔移公而國之存亡乃別于此余讀公清屯疏及文移而深有感焉欲為公立傳而功狀闕佚不得其詳特舉其大者書之於此以見公之一身而繫國家之重然則天下未嘗

無人而患於不用又患於用之而不能竟三四年之間而大事已去忠臣義士所以追論而流涕者也

遺事

鄭廉

石廊

崇禎戊辰代州孫傳庭初仕永城性簡傲不畏上官而能廉察非常事時有孝子方娶妻未成婚而廬於墓者老母新婦各居一室昏夜一盜著衰衣假為孝子服闌入其室而調之既而其母覺問婦婦以其子告母疑之立至墓所責孝子孝子大駭則潛歸深匿他室而伺之

夜將半盜復果來方解衣就寢孝子突出盜急棄衰衣而逃孝子忿忿還墓所婦大慚愧自縊孝子聞婦死亦自縊母乃抱賊之衰衣而訟於縣傳度佯受其服不問也一日忽拘境內縫工皆赴縣至則閉諸內庭乃出衰服而示之使其自認誰所作內一人反覆視之進而曰此某宅公子命僕呼某於祕室中所作傳度親領役至某宦家擒公子以歸一鞠而服斃諸獄盜父六卿嘗餽魏忠賢黃金溺器者其勢熏天不顧也後卒為名臣死

國難

跋

古訓曰食人之祿者忠人之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危此不易之經也忠人之事而必期其事之濟載人之危而必欲轉危為安此又人所同具之心也顧明明於事有濟而抑之使不得竭其忠幾幾乎可以轉危為安而迫之使竟至於敗此則當局者常抱恨九泉而後世子孫尤不禁撫膺扼腕而

猶有餘痛者也若我先高王父之事可鑒也先高
王父之受命撫陝也二年之間羣醜畢殲規畫戰
守洞中機宜若摧枯拉朽之所向必克也若燭照
數計之曾無一失也乃以弗協於樞輔致百計沮
抑必欲得而甘心焉幽繫三年寇患蔓延遍天下
迨事急而始出諸獄隨責之以進剿中旨嚴切蜚
語交訐萬不得已而率新募之兵當久橫之賊驅
饑疲之衆櫻殊死之鋒遂致全軍覆沒陷陣身亡

嗚呼既以身殉乃莊烈皇帝猶疑之以為未死則
人言之可畏也嗟嗟門第中落不克表揚先烈幸
蒙

聖朝考信徵實編輯明史忝有列傳備書顛末俾我高
王父一生精忠才畧屈抑苦衷並一門節孝昭然
若揭由此可大白於天下後世而我世世子孫亦
得本信史為家乘豈非不幸中之大幸歟爾桂忝
祖宗餘澤戊午己未聯捷成進士備員宿衛因得

就史館敬錄本傳謹藏諸篋歲丁卯總戎粵東之
廉陽越六年辛未太守周君碩勲來莅茲土周之
高祖大司農公諱堪賡與高王父為前朝同官太
守熟習掌故且篤念先人世好因出高王父遺集
拜請校正公餘揮汗挑燈無間晨夕閱兩月而竣
事計奏疏清屯錄詩篇若干卷而以

勅修明史本傳為內傳行狀志銘及今昔諸前輩之所
紀述為外傳並撰序授之爾桂嗚呼拜領之下覽

編次之秩如撫手澤之猶在其慶幸為何如同懷
兄爾棟率爾桂敬謹展讀肅然如睹其儀愜乎如
聞其歎息又不禁泣然淚下矣至周太守簿書旁
手不停披表章前賢出自至性為人所難及而
吾孫氏子孫尤當永矢勿諼矣元孫爾桂謹跋

集玉山房稿卷十

先大夫正志童蒙邵修視履衾綸青天緋金韋布侃
侃大節羌無媿於古人藹藹休聲蚤有孚於即世不
孝輩收血編年忍哀襄事狀得犁丘之筆誌徼濟上
之裁當代元公敦素交而贊像東朝僖輔悵夙好以
題丘繫闔邑人士之同哀薦莊毅先生之里謚人生
有涯榮名匪既於赫德功庶幾不朽者矣惟是立言
之業竊深手澤之悲方其伏首窮經夙嚴秋實春華

之辨及乎蒞官行法無取清談競藻之風望老懸車
盡思收族其於雕蟲小技故未精神赴焉林林度架
慘慘龍蛇惟是起曹題奏之章曾躬彙集以昭掌故
交遊問答之牘多存記室以備忘而已豈無揚先訓
後被之篇章亦有弔死慶生命諸筆札遊覽舒息時
發天籟之鳴上下古今間挾人文之秘要皆景逼而
行期諸意達而止語既不驚驚人稿遂何必具在葢
或散寄之讀書之中或曾手勒於梓錄之內或畸零

楮敝而繡錦偶藏或埋沒蠹殘而蝌蚪未盡幸不全
委於秦灰尚可苟存於孔壁耳不孝等竊聞之國史
家乘遞住心精於奕世片言隻字可覩命脉於先人
矧先人豐功碩德時考證議論之間若異世代遠人
非孰記聞言行之緒安得遂邀靈於梨棗萬一同不
老之金石乎因忘鄙陋恭效編摩疏據全集刪諸文
移語請冠篇首而覆題諸大臣恩卹贊語次之詩序
誌狀題跋等文又次之啟牘又次之次之以祭文終

馬釐為十卷謹藏集玉山房之左耳室集玉山房者
先大夫廿年蒐裘歿而因俎豆其中者也故以名編
嗚呼羹牆凜見矧維家法之森然几杖興思重此心
聲之儼若凡我宗昆僉其識諸萬厯歲次戊申七夕
日不孝孤如龍如麟如彪如夔泣血稽顙識

忠肅集

別集類五明

忠肅集卷三

附錄

年譜

公諱象昇姓盧氏字建斗號九台一字斗瞻又字

介瞻常州宜興人

今分隸
荆溪

始祖諱湛行二七系出唐玉川先生其初浙江鄞

人舉賢才授義學興戶因著焉居永豐之茗嶺

稱茗嶺盧氏始遷祖

七世祖諱端智字惟睿號茗峰行率一登元泰定
四年李黻進士授宜興學正

高祖諱元亮字道宗號竹岡性孝友勤義方志尚
高遠

曾祖諱誠字勉之號懋岡邑諸生文章行誼為鄉
里祭酒以子贈文林郎儀封縣知縣

祖諱立志字仁甫一字商衡號荆玉始遷之於張

渚鎮舉萬歷乙酉應天鄉試為常熟教諭歷官
 儀封南康兩縣令所居皆有政蹟可紀崇禎名
 宦本邑鄉賢

父諱國霽字公嶼號崑石邑諸生生四子長即公

次象恒字恒斗次象晉字錫侯一字晉侯號魯

邑諸生傳乾隆丙寅字初哲號九錫崇癸癸未

崇祀鄉賢進士乙酉殉福王之難乾

隆丙寅崇自荆玉公而下俱以公貴贈資政大

祀鄉賢

夫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乾隆丙寅崇祀鄉賢

萬歷二十八年庚子三月四日時加人定

行實云
年庚子

月庚辰日丁未時辛亥陽次妻
陰次畢成里居周分繫於柳

公生于張渚鎮

之嶺前橋母李太夫人

三十三年乙巳公年六歲始入小學事師族父茗

我

謹按完子公墓誌銘云長子國緒予諸父
行而習年執經以事者也國緒字茗我冬

荆王公遷儀封令

三十四年丙子年七歲崑石公及李太夫人隨侍

儀封官舍有池一日公聚童子十數輩環池為

背水陳翦憫幌幟

憫音赫幌音醜玉篇憫幌赤紙也出張揖埤蒼漢書作赫

號執以進退不如約輒縛而扑之童子負痛呼

號荆玉公見而釋之怒公曰何榜童子為然亦

以此奇公秋崑石公以試歸里李太夫人嘗因

事恚怒不食幾成疾矣公跪牀下力為解釋流

涕被面太夫人異之為公壹餐

三十七年己酉年十歲荆玉公左遷江西按察司

知事

四十年壬子年十三歲荆王公以兩臺薦擢知南
康縣事崑石公隨任

四十一年癸丑年十四歲荆王公自南康歸里遷
居新橋之涓隱園初公讀孟子至生於憂患死
於安樂之言輒低回三復讀史至張睢陽岳武
穆傳則奮曰吾得焉是人足矣

四十三年乙卯年十六歲讀書里之北門門外有

顯者車馬過曹輩縱觀公吟聲不輟比還皆誇
示其狀公曰人不患不貴患曠貴耳聞者默然
慚已而皆心憚公時承平日久同學工習舉業
公獨日究經史于古將相名臣之畧軍國經制
之規尤悉心焉

四十五年丁巳年十八歲與同邑吳公貞啓讀書
邑東中隱禪林距家七十里一日聞崑石公病
日已昏矣力疾歸家雞鳴抵舍所歷巉巖深谷

篁竹間出入虎穴毫無顧畏

四十六年戊午年十九歲與湯公啟娘吳公貞啟

同補校官弟子娶汪夫人

晉陵學生
汪公遷女

天啟元年辛酉年二十二歲中應天鄉試二十九

名主考詹事府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順德王公儒炳

按萬曆十六科進士履歷王作
黃又是年南京主考有左諭德

元城黃立極

冬赴公車初南都報捷親朋畢賀

俱甲辰進士

荆王公悚然曰家世寒貧一子幸捷何德以堪

之督課並力及公北上親送之江干公見大父

容貌癯瘠

見唐書李百華傳

牽衣不忍別荆玉公曰行

矣若成名展吾未竟便不愧家學何戀戀為公不得已乃愴然就道

二年壬戌年二十三歲中會試三百八名主考禮

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隨州何公宗彥禮部

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秀水朱公國祚同考吏

科給事中濱州薛公鳳翔三月廷試登文震孟

榜二甲二十五名荆王公於二月十九日捐館
公釋褐後聞訃號泣奔喪又以崑石公李太夫
人毀瘠過甚率諸弟間請節哀

三年癸亥二十四歲娶選室陳氏十二月汪夫人
卒初汪夫人久病以視膳弗親勸公置妾自副
以大父喪弗許於是病益危篤遂力請於孀姑
傾囊娶之公猶不御但令襄婦職而已公過維
揚一治姿願委身事公公正色曰吾豈以精神

銷粉黛耶却之

四年甲子二十五歲二月授戶部貴州司主事八月督臨清倉時魏閣用事公卿大夫皆出其門公獨絕請謁外補臨清臨清當京之南北孔道使者旁午應接不暇公以其餘閒就賢士大夫商確時政并釐剔主藏官吏之積弊凡清出侵蝕本色若干石銀若干兩以佐軍興而尤加意於吏收初各省本色解至胥吏苛難權概不平

或至缺供徵備

備音裴
倍作賠

而吏獲侵牟公更立程

法至即收兌權概甚平吏不敢私輿情便之時

河南久旱米價騰躍逋負甚多而臨清積粟百

萬公請令中州納米一石改折銀一兩輸之臨

清以倉粟相抵得旨允行豫逋一清官民稱快

五年乙丑二十六歲在臨清三月覃恩封父崑石

公承德郎戶部主事封母李氏贈妻汪氏皆安

人

六年丙寅二十七歲在臨清娶王夫人

金壇貢生
王公道洽

女

七年丁卯二十八歲三月陞山西司員外郎仍管

臨清倉是月奉旨加山東按察司副使管大名

府事公督理倉務奏課連最稱上意故增秩守

大名時東撫潁川李精白建魏闡生祠邀公進

謁且請署名公辭曰非關吏所敢知也不赴祠

亦不列名六月與接任主事何意交代抵大名

大名獄訟繁多又值軍興徵發如雨公私交困
公晝治公事夜讞疑獄朞月之間刑清政簡吏
民親愛公嘗語人曰吾筮仕時自見年少官薄
請益於諸老先生曾示我以清慎勤三字初聽
之亦平平耳及身親之乃知其難自古良二千
石舉此三字盡之矣蓋公生平事事身體力行
故初任事即有成效如此是歲覃恩累封崑石
公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封母妻及贈元

配皆恭人

崇禎元年戊辰二十九歲在大名正月擒巨盜馬
翩翩初遼事急飢民所在為寇而開滑壤接晉
豫羣盜分布窟匿聚則焚劫散則竄伏官兵不
能討公以耳目發起盜主名區處陰部士四百
人詞盜元夕置酒高會趨擊之遂獲其酋長黨
衆奔燭自是畿南偃息枹鼓希鳴冬以遼餉功
進一級是歲奉計入都卹冤獄十七事全活甚

衆作景韓堂漫筆五首

二年己巳三十歲在大名八月京師戒嚴公募壯
士應詔勤王民裹糧而從者三千人事定還郡
作夜坐寄懷詩一首

三年庚午三十一歲遷山東布政司右叅政整飭
大名兵備道大名廣平順德三郡屬焉時大名
恒山之盜往往嘯聚所過殺掠公憂其蔓延乃
抽集民壯練鄉勇講什伍豫籌扞禦洺川高士

賈蔭芳字濟堂修行績學巖居谷飲遠官貴人望塵不及公獨造廬請謁賈草書數帙為贈時人以公履危亂而折節下士比之皇甫義真焉

公又嘗識廣平申涵光於童子時

涵光字鳧盟時年十二

薦之督學使者袁公鯨補邑諸生涵光敦行力

學北方名儒也五月十九日長子以載生

字禹陟邑

生是歲作冠帶善士予完公墓誌銘

四年辛未三十二歲在大名公在大名一切治理

咸受流聞天下以公才任文武會舉卓異有詔

不次擢用尋加山東按察使備兵如故三月初

二日次子以謙生

字友谷邑庠生陳出也

七月十一日三

子以行生

字天馭太學生

五年壬申三十三歲在大名時寇氛日甚公馳行

屬部繕城郭修守具又以村落民人被掠且貽

蓄聚于賊賊並橫計使民自為守度可相距十

日則援兵四出矣乃徧相形勢高立堡窪為池

資以守具邑聚賴以安全先是庚午前公已舉

三子至是同月喪公時巡省郡縣過門不入雖

至歲終臘日亦次郊外經理焉公癸亥前生一子一女名文煒

煒女許字溧陽陳朴若見荆王公墓誌又錫侯

公請卹疏云月喪三兒不還公署蓋皆在庚午

前也九月公祖母張太夫人卒于家

六年癸酉三十四歲在大名正月賊騎闌入西山

山距順德百里公禦之賊別入大名南境民皆

守堡賊無所得規欲攻滑公偵知之選騎出賊

前伏榛莽中賊至猝發大破之三月臨洺告急
公馳赴之擊賊于摩天嶺賊遂解散公親歷鄉
寨撫視創痍士民感奮有過黃梁祠絕句一首
四月賊數萬入屯小西山中公駐內丘西東
黃寺真定遊擊董維坤來援與公合營連戰皆
捷賊走臨城西公與維坤分兵突賊陳公戰山
南維坤戰山北追至冷村維坤為賊所困公分
兵救之而先設伏石城南自勒兵三百乘利逐

賊至危崖賊乘高矢石亂下從者斃馬下公額

中一矢弗為却旋失馬短兵接

時魏縣高九岩隨軍見公騎中

流矢以已馬與公赴賊格鬪死內丘諸生轉戰生王允亦率鄉兵戰死焉事具見本縣志

至石城南伏兵起遂大破之翼日又破之青龍

岡而維坤被重創死公為文哭祭之秋賊復犯

沙河之丹井及邢臺西公騎兵擊之多所斬獲

已而賊屯武安武安非公所轄地公移師連戰

前後斬其豪十一人及其支黨甚衆收回男女

二萬人

七年甲戌三十五歲舉卓異三月進兗都御史撫
治鄖陽畿南三郡士民相向慟哭謀伏闕上書
留公而公已單騎就道數萬人遮道啼呼騎不
得前公慰諭良久士民伏地哭不能起公為之
動容衆乃具肩輿請公坐乘羣牽挽之左右執
香爐送至五百里外臨河迺返

今南和沙河等縣各有房祠載

于通志臨沁南碑紀功北平孫公承澤四朝人物考曰公兩官畿南惠施三郡生之日家設一

壇歲時瞻禮死合謀叩闕除地為祠歲時伏臘
奉祀不分少長男女皆為流涕甚有痛其亡發
狂疾死者四月公至鄖鄖無專轄以湖廣之鄖陽荆

州襄陽河南之南陽陝西之漢中及商維二州
屬焉時鄖陽屬邑皆陷從賊四月矣援兵雖集
而缺餉公至即鎔所服銀盃帶市具椎牛犒
衆告以餉不時至使者寬以撫衆嚴以剿賊若
有懷二心者殺無赦衆皆惕息受命于是以十
議咨羣吏議生聚設主兵策偵防議修築立鄉

保速郵傳籌積貯策互援勵鄉勇製武備令道

府州縣各盡所言以裨實用以八則撫民一曰

酌緩徵之宜以延民命二曰勤修葺之役以奠

民居

自經兵燹民居不存飭官吏程作起額垣敗木益以茅土使逃亡得復故業

三

曰通山澤之利以濟民窮

鄖屬萬山之中銅鈔鉛鐵石青石綠所產

雖微聽民採

四曰懲告訐之風以除民害

民有通賊

取無有苛禁

者聽鄉約保長首實至馬羸戒物賊

五曰禁差

遺之民得之置不問告訐者坐之

繇之擾以安民生六曰廣招墾之術以裕民計

七曰恤行戶之苦以資民用八曰嚴驛遞之規

以蘇民困又疏請借楚省倉穀分貯鄖屬

疏上廷議

以二分抽荆襄軍餘分屯鄖疆

畧曰鄖遭寇患人烟斷絕千里

借鄖不毛審勢揆時莫若抽餘軍以實順土臣案荆

襄等衛有正軍有餘軍正軍有田餘軍無田每

衛不下萬人抽其壯者卽統以本衛指揮千百

戶等官計軍校田給種計種課成若使增一民

得一民之用闢寸土茹寸土之毛生又請借楚

餉修氏鑄畧曰部議繕城隍以資防禦一款令

煖爐斗糧尺布無存何問金錢也臣刻意節省

因鎮城太平增高三尺并築四大炮臺臺蓋以

大器等事計直二千餘兩至六城修建直萬金
以上而募軍屯田召商鼓鑄計又倍之請飭楚
撫借三萬金以資用許至一年始設兵船巡漢
內先償萬金兩年則盡贍矣
江漢與鄖襄自遭寇患人民困苦驛遞凋殘而
其地襟帶漢江涉冬水淺至可褰裳乃設兵
船六十艘上自洵陽竹山白河下至襄陽以杜
賊人窺視之漸巡緝之暇加以操練而警報驛
使凡遇順水俱附查賑被難地方村落之被劫
兵船省驛遞之費
難者地畝之荒蕪者令各處清查議蠲惜錄死
議賑凡有招徠安集之法隨地施施
事文武
命戍軀已膏白刃妻子尚困窮途旅觀
無依首立誰望令
公前後奏請朝廷下其章半
蜀官分別卹錄

用半不用凡公以便宜設施方畧具有成效五

月命總理陳奇瑜

保德人時以延撫總理五省專剿流寇

統兵至

公與之分道入山擊賊時諸路兵集而鄭屬無

餉且自鄭至竹皆燒嚴絕磴轉運甚艱公百計

籌畫供億無缺而所將士卒連戰皆捷斬馘五

千六百有奇賊遂竄漢中有詠梅歸山絕句一

首七月初一日公至上津搽剿鄭津山賊川營

總兵官鄧玘調防洵陽將士擅繇民船鄧以法

繩之兵其趨謹初鄖餉乏公屢疏奏請部議久
不決徐飭於楚中留餉通融支給川兵五千月
支坐餉一萬三千餘兩及鄧玘軍譁借支餉不
及奔回鄖陽公聞急還撫安之仍以萬金給餉
移書鄧君取首惡伏辜餘釋不誅一軍振肅九
月總理陳奇瑜失利于車箱峽秦賊潰叛公令
各道戒嚴初奇瑜追賊鳳隴剿撫並用事垂定
矣公弟象晉從容而言曰公竟辦賊公曰是何

言之易也住者總理過鄖吾觴之北城樓見其
部曲紛紛沓沓如亂絲之布地行將自困吾坐
守孤鄖兵單餉竭為憂方大耳乃總理軍敗如
公言公聞警趨令州郡繕守備具戰器布鐵蒺
藜於江水淺處凡賊必經之路審量地形埋伏
火器山谷之民設法立寨就千巖萬壑中因高
設險令附近居民聚其中授以火具給以穀食
統以團保練長其平原曠野立並村之法擇民

居稠密之村將十里內零星村落編入其中無
事各歸其居遇警合力共守更令掘深壕築堤
塹一切火具穀食如山寨給與責成團練長督
率巡防初公以鄖鎮兵止五百而客兵守鄖月
餉三倍于主兵疏請就土著召募吏議止增五
百合毛兵六百共一千六百人及殘寇日深公
請再增一千四百合三千人以資守禦十月商
雄告急令中軍李玉華督兵馳援鎮竄營副將

楊正芳奉督臣調自上津趨雒南與部下張上
選俱歿于陣王華赴之亦敗焉十二月賊二十
萬犯鄖陽公以數百人居守賊薄城行觸機雷
火發殲其精銳無算賊乃遠西北角盡力攻之
夜半公勒兵馳赴其營老弱乘城呼聲震山谷
賊驚駭弃輜重走渡江江布鐵蒺藜不得渡鄉
勇乘便邀擊之鄖兵隨其後賊大恐三日夜走
宛葉公趨南陽以阨其還

八年乙亥三十六歲正月公自南陽還先是賊出宛葉潰許穎陷靈壁焚皇陵復折而西與河南賊合聲勢益盛公遍歷鄖津練習火攻分布要害復巡視襄宛光均諸地鼓練鄉勇檢閱村寨申嚴守備五月天子以公守鄖功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駐兵襄樊以防秦寇六月賊連勝秦兵分部出關官吏望風逃奔郡縣皆沒遂長驅入中州三楚震動八月命加公總理直隸河

南山東川湖等處軍以關寧總兵祖大樂援剿
總兵祖寬東協副總兵李重鎮隸戲下督兵入
豫公聞命即疏上平寇十要一辦餉二籌兵三
用人四任將五設險六定功罪七分明合八專
責成九以民攻賊十以賊攻賊又奏三大機宜
皆切中事要朝廷頗採用之一剿蕩大局賊橫
逞八年狂奔七省
臣與督臣有戰無守有剿無堵各省撫臣仍宜
且戰且守且剿且堵主客馬步奇正之兵缺一
不可今宜調咸寧甘固之兵屬總督調薊遼關
寧之兵屬總理旗鼓相當各分五路不論豫楚

秦晉直島橫挑或迎賊之頭或襲賊之尾或邀賊之中賊分而我亦分賊合而我亦合若于深山密箐峻巔層崖羣寇易于奔竄騎兵不習攀援再調川軍黔滇之便于登山涉隘者一二萬以佐騎兵之不及中外勿惜經費有司勿憚苦難公卿勿事橫議齊心合力效順除克安插百餘斬紀千萬待賊亡降歸命悔禍投誠然後散遣安插潢池既靖薄賦輕徭弔死恤生保固元氣此剝蕩之大局也一兵餉全籌殺賊需用兵需餉理之常也若賊橫而始調兵賊多而始增兵是為後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是為危形況請餉不足兵將從賊為寇是八年來所請之兵皆賊黨所用之餉皆盜糧也均之餉也早則見德遲則賈怨均之蜀米也有款項者省十三無款項者費十五甚者辟名書空又甚者重款橫征往者蜀米之價日高司農平價

三分額一率令主者吏常缺于供臣前解餉疏酌議因糧輸助并內庫折色及廣開事例三事歲可登金錢一二十萬此外再議題留則餉已有餘增兵調將何難殺賊耶此兵餉之全籌也一督理專力臣與督臣受命討賊維賊是求故督臣向日曾辭三邊微臣近辭楚撫夫督理而謂之總取其責任事權相配也是以督理必有專餉有專兵而後可盡專力臣與督臣各得馬步戰兵三萬馬三步七每月餉銀十萬以上請委督餉部司二員分管督臣與臣剿兵之餉隨臣兵往來庶督臣與臣得畢力十月到總理任于兵戎此督理宜盡之專力也

有過太平驛絕句一首過穆陵關見壁間律詩

次韻一首十一月公以南陽賊奔犯郢陵即馳

赴援時豫賊南營八大王招引西來大賊高迎
祥李自成等所稱闖王闖將闖塌天順天王掃
地王一字王者共一十三營大者二三萬小者
六七千屯據汝城西南公既定郢警遂倍道兼
行至汝州部兵五千命副將李重鎮雷時聲周
元儒等合營進剿賊分三面而來重鎮等亦分
三面迎之食時接戰至半夜勝負未決公遣都
司朱文進陳其美等齎乾糒分賚將士令努力

衆聞咸憤踊比及禺中遂大破之斬首數百級
生禽自來虎湧虎扒山虎張新兒等奪賊大砲
二俘獲馬羸弓矢器械無算賊奔魯山東南十
二月高迎祥李自成陷光州之南城公追至信
陽又敗之確山斬首五百餘級當是時秦督洪
承疇同安人剽西北公剽東南上以二人有安攘
大畧故委之焉而公尤精白任事撫循將士能
得其死力故所向有功及連破巨寇威震海內

天子於是益知公可屬大事進兵部左侍郎加
督山陝賜尚方劍便宜行事十二月始解湖撫
事以左通政王夢尹寧晉人為巡撫孝廉侯弘文
江川人師龍子字司性倜儻多智畧為高平令
萬厯乙卯舉于鄉以憂去官屬滇南道阻僑寓襄陽聞公撫治鄖
陽散私財募死士投袂從公為軍鋒冠公欲上
其功弘文力辭及公為總理弘文以大義相勗
有烈士之風又言中原步兵追賊不利阻隘思

得滇黔之人用之願奉檄走萬里往募公壯其
言疏薦於朝授南陽推官軍前監紀弘文乃辭
赴滇上以冠未平齋居武英殿素服減膳徹樂
九年丙子三十七歲元旦公與川湖總督朱燮元

山陰人三秦總督洪承疇漕運總督朱大典金華人

應天總督張國維東陽人河南巡撫陳必謙常熟人

山東巡撫李懋芳上虞人陝西巡撫甘學濶隣水人

山西巡撫吳甦興化人四川巡撫王維章凌州人鄖

陽撫治宋祖舜

東平州人

上表請駕還宮御常服常

法膳上優詔答焉高迎祥李自成陷含山和州

進圍滁州公自西沙河聞警遣總兵官祖寬游

擊羅岱祖克勇連夜赴援自引楊世恩之兵分

道進擊大戰於城東五里橋斬賊首搖天動賊

連營俱潰逐北五十里朱龍橋至關山積屍填

溝委壑水為之不流賊自滁走毫毫折入歸德

二月公檄總兵官祖大樂邀之龍山穀熟集破

之賊乃畧密縣走登封副將王進忠又敗之郛
城隨與伊嵩賊合分趨裕州南陽公合寬大樂
岱兵縱擊之大破之七頂山殲自成精騎殆盡
公至南陽令大樂備汝寧寬備鄧州而躬率諸
軍蹙賊使告湖廣巡撫王夢尹鄖陽撫治宋祖
舜曰賊憊矣東西闌截前阻漢江可一戰禽也
兩人竟弗能禦賊自光化度羊皮灘入襄陽或
突郎均公檄總兵秦翼明副將雷時聲由南漳

穀城尅期入山擊賊翼明失道後期賊偵視無
援遂環山斷路從後逆擊雷時聲戰死公單騎
由絕澗度亡其關防既而與大兵合公既督諸
軍合疏捕山間虜值淫雨決旬邊兵習騎射不
便登涉山氣熏蒸多染疾疫公知楚賊阻山石
木難以制勝四月乃分諸將阮鄖襄自統關寧
兵入豫命祖大樂赴永寧祖寬李重鎮赴靈寶
時豫中諸賊亦遁入秦豫蜀之交萬山中河南

大幾餽餉不至邊兵勾勾公方憂之會得秦督
洪承疇書曰楚賊竄伏公折箠笞之有餘力矣
秦寇橫不如移重兵西向吾與公合力使秦賊
毋出豫賊毋入滅賊必矣公喜因與洪會議於
關門即遣祖寬李重鎮入秦六月楚賊破竹西
竹溪鄭西諸縣阮鄖襄諸將不能制賊遂焚武
當太和宮至襄陽楚撫王夢尹告急七月公回
軍入楚過南陽奏唐王不法事

事具疏中遂剿賊於

襄陽賊復遁入山是月京師戒嚴詔公統兵入
衛初公與秦督相約滅賊既謀而行而公剛正
特立不樹黨援公卿大夫持庸庸計率無意大
志見公功名日盛皆害其能及公北將入援旋
調之邊於是豫楚諸賊遂大逞不可復制矣九
月公至都進左侍郎再賜尚方劍總督京營戰
士及各鎮援兵督師行邊會

王師已退公遂出塞外收被畧男女七千餘口給資

還本土乃登木葉山周視邊地道中賜御廐五十匹作十驥咏還及灤陽有詔以公代梁廷棟鄆陵人總督宣大宣督治陽和其屬宣府大同山西故代北大同古雲中地素稱難守宣府於漢時為上谷其地坦平南逼陵京尤為要害頻年敵騎蹂躪迄無寧日及廷棟坐法徵上以命公十月於居庸關視事由各邊至陽和歷全道懷來極次衝邊四十餘所故事大督行塞分

馬燾左右翼傳呼飛旂蔽空十里外行人屏匿
裨帥以下親屬縶韉伏謁道旁公至盡撤之控
騎行六百里日呼堡上老兵詢人民疾苦官吏
賢否及邊塞失事狀老兵意公為偏裨也狎公
言甚悉自是公得備知宣東情勢出為條教頒
示將吏簡易可守期以三月親行視課殿最及
明年二月遂覆閱邊備奏罷副將張韜守備王
國棟閫師周等褒賞副參以下稱職者貶退稱

進白黑分明軍容振肅更定京民運法宣雲述

百餘萬公思民運因州縣解至司府聽司府類

解而兵興耶用藥累滋多更令州縣之近邊地

者徑解邊地餉司其遠者仍由司府類解各以

解期詳報邊督年立二限違者罪坐所由京運

則每季解餉司督撫於季終即將各鎮

收過京運奏聞行之期年述餉始清

之弊督臣年例石買銀二十餘萬估價畫一而

二派令民買短價浮收獎三公令各路糧官隨

地估價各餉依期發銀有違限及科派者者各

治以開山澤之利宣雲山澤或間生銅鐵鉛硝

罪開山澤之利舊例禁採公令諸兵團練之

暇採取以充軍實即量買酌鼓鑄之宜部議以

運之費以給之邊因始蘇

鑄妨戶工二部錢法公謂宣雲所鑄錢不足供本地軍民之用初無妨於錢法若便宜經理稍佐軍需此亦有益無損者也又以邊地逼近畿輔園陵單外

思募民留屯因田致穀以為傳世折衝之具於是上屯田便宜釐屯政十二條率屬舉行請以崇禎十年為始責成功課實效上報可公先具田器率所部開屯萬畝撥三鎮馬市銀八萬餘兩給宣雲諸屬親履畝勸農至十一年軍屯三十萬畝息穀四萬三千石邊用益饒公以狀條

奏列上上嘉公屯政功效令九邊皆以宣大為式是歲作家訓三首及湄隱園記

十年丁丑三十八歲在陽和正月請定邊政畫一之法并陳出兵要務上皆從之大畧言宣雲緣邊二千餘里皆為要路令嚴法一以戰為守方可從事督鎮主戰撫道主守宣雲有警臣與兩鎮首尾繼進勢若輔車至出境應援師行糧從尤宜預計各兵雲集臣請統所屬獨當一面勿

與列鎮連營使號令不一若擄掠殺傷莫可識
別請鐫寸鐵於帽書尺布於衣別其營隊按省
不應者罪之并坐營隊初公蒞政請增標兵五
千餉十四萬部議取三鎮缺額兵餉公疏言宣
雲兵馬所以缺額者皆因額餉歷年壓欠兵亡
馬斃以至於此若以新募之兵食壓欠之餉是
以虛名而釀實禍也疏再上於是始定戶部給
發公既募兵乃立五營以中左右三營為馬兵

專習騎射前後兩營為步兵專習火攻練兵之法分為五等由淺入深定以規則程以日期既成依古追胥法兼行出哨偵探哨選精銳宜多宜馬採用幹卒宜少宜步往者兵士不得出口樵采公謂樵采則出口人多可助探兵之不及且木植供公用薪芻給民食塞外無長林豐草敵來難以駐牧此中國之利也於是奏請聽民樵采故事督臣操賞銀四千餘兩皆度大同宣

府兩鎮地租後充軍餉以其餘改歸總監由是
督標遂無操賞公謂兵不可不操即不可不賞
賞不行即罰不信賞罰不明又焉能戰乃奏復
賞功地租三月與薊遼總督張福臻高密人會議
邊功前督梁廷棟建議於陵後縱橫三百里內
修築邊牆計直一百六十萬以上公謂宣東至
大同山西延袤二千三百里隨處可達皇陵若
止於三百里議築猶無邊也如併築之其費不

貲夫士卒用命衆心成城道在守禦不在邊牆
事遂寢四月巡視大同五月赴宣東發標下前
後兩營分兵防懷永十五日至懷來十七日至
柳溝閱視南山諸兵指示戰守方畧時宣府巡
撫劉永祚韓城人主築烽臺公以其地平行水草
少其勢不屯乃濬壕鑿井增築土臺數十所使
相委屬二十七日赴宣府鎮城乃西城等處閱
視撫鎮標兵推官侯弘文徵下獄始弘文奉公

檄赴滇募兵與滇南土司龍在田許成名等

明案

本傳二人皆石屏州人官八年應詔詔擊賊湖廣河南頻有功十年二月禽大盜郭三海十一年九月大破賀一龍李萬慶於雙溝進都督同知明年三月大破賊于固始斬首三千五百有奇諸將多忌在散私財募精甲八千有奇甫就田諒之乃罷歸道而公已調邊任既至楚歷戰有功為後事者所陷弘文坐繫公上疏爭之曰弘文等離親戚奔墳墓萬里從征捐軀殺賊可謂義形於色有司不念國家顧惜升斗以八千烏集之衆乃坐

餉不開行糧不給譬如委赤子於曠野絕其哺
乳立視饑殺既不方幅隨以法繩之方今別寇
方張廓清無日而使遠征之旅物故流離倡義
之臣終填牢戶臣不知其可也且當日具題委
用檄調兵將皆出自臣弘文有臯臣當坐之如
其無臯猶當顯示激揚不宜輕弃國士重傷天
下忠義之心也書三上不省弘文竟遣戍天下
聞之皆多公而惜弘文之遣也也卜哈二部求開

馬市公上言曰敵之強也東自鴨綠西至賀蘭
塞外山河皆其版籍今日所存唯哈與卜耳哈
足抗敵又利中國之市故未與敵合卜之先俺
答歸順四十年近又聞刀說誓字典聞隱入也
音未詳俗音鎖
聞刀者以刀為門
身從刀下過也遵守邊約若羈縻二部無事
資其耳目有警藉其聲援伐謀伐交用奇用間
同一機括我既以價易馬彼即以價易貨價未
出邊而獲多馬利孰大馬因卜連哈固出時宜

因哈備邊且觀後效由是興屯練兵標營兼治
數年之間兵農合局元氣從此昭蘓安攘因而
可望矣奏下報可七月公行邊令中左右騎分
駐龍門城滴水崖延慶州以衛陵京八月公從
延慶州越永寧之龍安山至靖胡堡河東口時
把總費自強與所部三十三人擅離部署斬自
強以徇三十三人皆予杖靖胡守備張燮坐失
察免九月秋防竣督兵還鎮道中次先賢范希

文漁家傲詞二首十一月內大同巡山西各邊
奏戍兵缺餉情形奉旨譴責撫臣先貸內庫十
六萬給發從公請也公立檄各道分給宣布皇
仁士卒鳧藻是月以軍興勞兩賜銀幣是歲作
鹿忠節公傳忠節諱善繼公故人也崇禎九年
殉定興之難因為之傳

十一年戊寅三十九歲在陽和二月大司寇鄭公

三俊建德人以會勘鑄局不稱旨徵下獄公以鄭

四世老臣在朝廷著清直節不宜坐微文得罪
上疏理之事得白三月以興屯政功進秩二品
乞灰入邊兵部檄雲晉兵來援公言用客不如
用主用少勝于用多因令雲晉兵無動親勒騎
赴天城分兵駐右衛葛峪乞灰列九營於馬肺
山數遣赤石等往來牆下求撫賞公諭邊吏曰
輕言賞斷爾舌令牆以內嚴兵待戰牆以外設
哨張疑復遣裨將皆張黃蓋豎旌旗列犄角勢

乞灰望見驚曰各路兵至耶何總戎之多也乃
脫歸異日乞灰復擁衆求市要賞公不許但令
先通市次議賞乞灰實不挾一貨因引去五月
丁艱崑石公於十年秋扁舟視公於陽和二月
自陽和歸里公遣王夫人隨侍遂終于旅次時
四月十八日也訃聞公辟踊投地幾不欲生乞
大同撫臣時商丘葉廷桂巡撫大同題報丁憂初東閣大學
士楊嗣昌武陵人字文弱見鹿忠節公傳注居內憂服緋至政

府不為正論所容關寧總監高起潛亦衰經從戎及公聞訃奔喪而共事撫監諸臣俱以奪情

為請公疏凡七上陳請哀切始起故宣撫陳新

甲長壽人

于制中令公席喪候代

紀實云自蜀至宣里八千秋防

仍責公

皆武陵事也七月進公兵部尚書袁墨兼

防秋贈公祖父尚書官贈祖母元配封母妻皆

夫人于崑石公祭一壇九月

王師從牆子嶺入殺陝督吳阿衡

裕州人

毀正關至營

城石匣駐於牛欄公時初與陳新甲交代及聞
警廷臣交章薦公於是上使使賜公劍印命督
天下援師公伏地痛哭請曰臣才非軍旅愚贛
任事誼不辭難但自臣父奄逝長途哀亂回惑
五官非復昔時兼以苦幽之身臨三軍上金鼓
不靈觀瞻不聳恐非國家之利書奏天子不許
十月三日公統兵屯昌平時漏下二十刻美黎
明召見平臺平臺賜公酒食慰勞良久次及方

畧公奏曰臣意主戰不主和上色動徐曰外廷

有是言朕未之許也初遼撫方一藻歎曰誤聽

卜者周元忠講和之說密疏以聞大學士楊嗣

昌總監高起潛力主其說謀輦金幣講和上雖

知之而未宣示也及公入對發之是日也黃氣

抱日識者以為輔臣納忠之象公當之矣既出

嗣昌要之東廂仍以講和為言公慨然曰城下

之盟春秋恥之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明日上

命公與嗣昌起潛會議安定門兩人仍持前說
公昌言曰敵兵方強每戰無不勝使竟得志以
去恐後益輕我可慮也愚意唯以一戰決之既
罷上知三人異議雖頗依違而心是公言初六
日上以內府金犒師公至軍嗣昌送公屏左右
欲有言良久乃曰無浪戰夜半上復遣內臣昇
金數萬銀花三千幣五百犒師初八日又賜御
馬百太僕馬千銀鐵鞭五百公歎曰君聖神武

紛紛言和者何為也庸臣誤國一至此乎遂決
策議戰十四日公誓師鞏華十五日率師至順
義襲牛欄十七日嗣昌至軍公責以阻師養既
之辜嗣昌頰赤曰公直以尚方劍加我矣公曰
既不奔喪又不力戰身當齒劍何暇加人嗣昌
以公言為激發已連恨公奏令督監復議十九
日再議安定門嗣昌於是劾奏公不先計而後
戰遇大敵無持重非廟勝之冊不可從上由是

不施公議而督師之權分矣公之初與議也起
潛欲分兵保郡縣公曰彼若留兵綴我而分衆
南下則我反在其後不救不可救之不及奈何
嗣昌曰京師重兵所在彼必不可越而南公曰
彼既南下乘勝長驅為憂方大京師雖有重兵
不能邀截使不下也至是

王師果於廿五日從順義開營南下廿六日發精騎
由壩上大馬房直指東直門公日夜督兵力戰

十一月三日又戰於土城關是夜

王師移兵土城北初四日又戰於西直門獲巨礮十

數

王師拔營而退公請乘機追襲公卿首鼠兩端或言

追或言守日中奏上至初五日晡時始報從公

議

王師遂分三道而下一由涑水畧易州一由新城畧

雄縣一由定興俱會於保定初九日公進據

保定命諸將分道出禦大戰於慶都自朝
至暮當是時公自將馬步卒奮力轉鬪軍
氣頗振而嗣昌以政府兼兵部事數撓公權
有司又希指絕公餉使不前編修楊廷麟

雲間王鴻緒類稿廷麟字伯祥清江人崇禎
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寧都魏禧集廷
麟謚文正乙酉過贛見虔督萬公元吉獨支
巖城遂留贛辦軍事丙戌十月城破公死清
水塘泚中時遼東賈將軍熊為右軍親往視
屍石畫工寫其像趨近以四門扇為棺瘞之
西門外河上庚戌公子來求屍將軍為改墓
立碑公子感賈將軍德以崇禎皇帝賜公御

書酬之禧在將軍子重儀所作御書記上言
因叙文正顛末今墓在南門外菱角塘

曰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政宗澤殞

命臣願陛下赫然一怒專命督臣盧象昇

集諸路援兵不從中制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奏

上忤嗣昌謫兵部主事贊畫公營十七日進兵

完縣糧乏清苑令左其人饋餉不前轉戰至真

定直督張其平

偃師人十二年四月以罪伏法

閉關遏餉公亦

不食士卒以公素有恩紀至飢餓不能起終無

叛志總監方某密疏公縻餉逗留撫安守臣爭

誣公按兵不救於是奉詔切責公十二月初六

日大學士劉宇亮視師

明史本傳宇亮蘇州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崇

禎十年八月擢禮部尚書與傅冠薛觀國同入閣宇亮性不嗜書座主錢士升為之援免獲大用明年六月孔貞運罷歸遂代為首輔其冬都城戒嚴命閱視京營戰士及內外諸門皆苟且卒事

王師深入宇亮自講督察軍情甫至保定聞象昇戰

沒偵者報

王師將至相顧無人色急趨晉州避之知州陳弘緒

閉門不納且傳語曰督師以禦敵也今敵且至奈何避之蜀糧不絕責有司欲入城不敢聞命

宇亮馳疏劾之有旨逮治州民詣闕訟亮帝自
是疑宇亮不任事徒擾民矣明年正月宇亮恭
總兵劉光祚逗遛狀復具疏乞宥九卿科道
會議宇亮玩弄國憲大不敬削籍卒於家復
擠公遂奪尚書以侍郎視事始公督天下兵總
分其屬隸陳新甲駐昌平又以其半分隸高起
潛駐雞澤及雲晉告警公所部雲鎮總兵王樸
十五年五月徑引兵去公獨與宣鎮楊國柱晉
以之興奔市鎮虎大威統殘卒五千次宿三宮野外畿南三
郡父老遮說公曰天下勾勾且十年明公出萬

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先乃奸臣在內孤忠
見嫉棲遯絕野一飽無時脫巾狂噪雲帥其見
告矣明公誠能移軍廣順召集義師三郡子弟
喜公之來顧為公死戮力同心一呼而裹糧從
者可十萬孰與執臂無援立而就死哉公泣然
曰父老意甚厚雖然自余與賊衆相抗大小數
十百戰未嘗挫衄今者分疲卒五千大敵西衝
援師東隔敗亡立見若委而去之貽君父憂吾

弗為耳食竭力盡有死而已毋徒累父老為也

衆號泣雷動各攜牀頭斗粟餉軍或遺棗一升

曰公煮為糧初十日遣楊廷麟乞糧於陝撫孫

傳庭

振武衛人時入援駐兵真定

進軍鉅鹿賈莊鉅鹿生員

姚東照助糧七百斛士氣稍振公聞高起潛得

檄東走臨清

王鴻緒類稿本傳十一年冬京師被兵宣大總督盧象昇入援與兵

部尚書楊嗣昌議事不合起潛比嗣昌亦與象

昇左致象昇孤軍戰沒起潛又匿不言狀朝士

疾之十七年闖賊日急帝仍令督寧前諸軍中

道奔關走福王立江南召為京營提督後降于

王師長洲汪琬先峰文鈔總監高起潛督兵臨清濟
寧間我兵攻濟南巡撫御史宋學朱悉力拒守
我兵築長圍困之十二年正月二日城陷御史
宋學朱率巡道周之訓死之起潛既不援濟南
又以失德王故恐受誅謀却罪于朱其黨遂誣
宋不死于是宋次子德宥伏闕請卹廷臣徐石
麟沈為炳等皆為宋請于朝終不報師儉按宋
公與先忠烈事相類高楊誤國其事亦同故并
之錄

王師乃得專向賈莊明日公獨進與

王師戰賈莊南公居中楊國柱帥左虎大威帥右搏

戰一日殺傷畧當夜半公還營十二日庚子

王師益兵圍賈莊環三匝時公兵少援絕吏士殊無
人色而公氣彌勵周視整兵察夷傷治戰具易
麾幟為圍陳外向二鎮當東西別二將南北中
布巨礮挾以弩矢隅中開壁迎敵士皆殊死戰
至日昃礮盡矢窮公命去礮以短兵薄戰
王師縱精兵夾攻之士卒多死大威挽公馬出圍公
按劍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遂躍馬馳入陳中
四矢三刀乃仆掌收楊陸凱懼衆之殘其尸也

伏公背而死

陸凱永年諸生公為大名道拔置幕下從軍捍賊積功至游擊將軍

裨將張巖與公僕顧顯者殉焉戲下死者過半
初公與國柱易旗而戰及公死而國柱大威與
副將劉欽皆潰圍出

王師乃蕪賈莊東畧威縣攻山左十五日劉欽躡積
尸尸殘缺血汚不可辨獨兩尸重累上負二十
四矢就而視之則楊陸凱也伏地一尸麻衣衷
甲衣有督兵硃篆欽大慟舁之新樂縣楊廷麟

聞之迎入真定東關為公盥面刮髮猶怒目瞋
視凜凜如生其地守城素識公佯不辨廷麟怒
集兵民視之皆號泣曰此我盧公也順德知府
于頴以狀聞時大學士楊嗣昌納讒者之言誣
公已降及遣使旗尉俞振龍等三輩偵之楊廷
麟再疏申辨坐謫官振龍等還白公死事狀且
言公忠精宜加褒卹嗣昌聞之不憚以振龍契
勘不實下於理窮治死獄中振龍臨死無一言

但呼天可欺盧公不可欺而絕聞者皆為湏涕
嘉興高承珽自靖錄公之陣亡也黨人忌之議
論藉藉甚有言其實未死者嗣昌為流言所惑
千總張國棟報至兵部嗣昌詰公逗遛狀國棟
不肯承嗣昌加之刑國棟曰刑則願刑死亦願
死忠臣而以為逗遛力戰而以為退怯上天難
欺也乃釋之遂執隨營旗尉俞希龍下東廠師
僉案大興王世德崇禎遺錄亦作俞希龍於時公幽閔經五旬猶未
開也方事之殷也公幕客周邑許德士以病留
保定聞公出問力疾趨赴墮馬折指不前明年
己春德士扶病至真定攀公棺而哭之至不能

起方為公議歛守臣素憚嗣昌弗為許德士慨
然曰畢我之由國家倘有譴訶請以我說迺以
二月八日大歛公弟象晉伏闕上書請卹不報
是年秋扶柩歸里又二年己辛辛嗣昌死廷臣始為
公訟冤左都御史劉宗周山陰疏尤切至且謂
公死由嗣昌嗣昌誤國畢不容誅宜戮尸都市
以為人臣不忠者戒朝廷乃復公官贈太子少
師又三年為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福王在金陵卹錄愍帝時死節諸

臣謚公忠烈十有七年庚子葬公于溧邑惠德區

芥字號西窠芥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奉

旨建祠于邑東以特牢祀

申忠愍詩集卷二

昌黎令左六語同年以守城功擢憲副詩以寄懷
科目自來縣甲乙乙者那復與甲匹三鎮循資選重臣
邊郵謂已斷威策忽報敵兵逼薊門聞者瞠目失精魂
督師觀望籌莫展開府投繯染血痕敵兵東走盧龍獵
薦紳崔白開門接銃歌鼓吹詣穹廬鐵面貂裘擁伎妾
君不見昌黎左邑公死守斗大一孤城四圍三匝喧鼙
鼓矢石交下戰場腥烽火叢中飛露布廊廟諸公相愕

顧有人從此重書生喜動天顏拔憲副昌黎資格問如
何熹宗朝薦孝廉科叛賊崔白不足數督撫相看孰與
多策勲砥柱綸音灑莫拘甲乙分高下須知風塵草澤
中英雄多少昌黎者

家傳

申忠愍公名佳允字孔嘉其先晉中人徙永平九世矣
考曰贈考功員外郎阜岩公化有隱德公生六歲而孤
家貧特立無所仰給母軒太安人織紵持門戶日或不

再食而公自童稚時以節操剛正自厲向人無饑寒之
色人莫測也十九補博士弟子員二十舉於鄉又十年
始成進士拜儀封令儀封小邑民謹樸易治公減省條
教一意休息之大河界邑中河以北多劇盜公修閭黨
之政令民自約束使奸無所容又廣置耳目明設購賞
盜皆出奔梟鼓罕鳴民以安堵邑有大豪張甲為姦猾
亂治民家訟獄慮無不為軒輊即令有所興草必先與
參伍否則格不行反持令短長令遜謝乃已前後經數

令莫敢問公至立案之罪至死境內震慄居一載大霖
雨河決公艤舟欲渡雷雨大作晦冥不辨吏民數千人
爭叩頭請公登岸公不聽親操圭璧沉白馬負薪柴實
土石為捷若夏屋者以十數塞決口水為之却堤以立
成滿三載舉治劇徙杞令杞壤大而俗侈公清嚴自持
造謁不行厨傳蕭然無魚脯之饋會是時雍豫盜大起
有號掃地王者率精賊萬人環攻杞數晝夜公戎服登
陴禦之手劍斬賊渠傷指不退夜出奇兵奮擊賊賊敗

去公聚父老謀曰賊雖退爾城短垣耳不足以任樓櫓
鳩工庀材易以埏埴三月告成民不知役以治行尤異
擢吏部文選司主事方崇禎時懲貪法嚴而士大夫營
殖不少袁銓司為尤甚雖扃戶深居而外相通關廣開
阡陌公廉直介立非其人不與交退食燕坐精誦竟日
人莫敢請間衡量人物剖別邪正斷斷如也會邊事急
公條上便宜數端上皆優詔答之久之轉考功員外郎
當大計吏公為協理貶黜無所回避罔不審當仕路為

清而權貴弗善也韓城方柄國排斥善類不遺餘力公
之師文先生與韓城有郤中以微法并及公公上書太
宰言文先生清端蜚語無左驗願身獨為帥受嚴譴不
聽降南京國子博士研洞經學於毛詩論語多所發明
韓城敗諸正士稍稍召還公遷大理評事又一年遷太
僕寺丞甲申以牧事出巡近畿聞敵薄居庸分兵自常
山入畿南郡縣望風奔潰或勸公京師危在旦暮公幸
在外可徐圖進止勿與其難公奮袂流涕曰我固知京

師必不守我君在焉安危共之何所逃避遂策馬至都城時三月十二日也門扃者一旬矣既入遍謁諸大臣畫戰守之策甚悉俱不省公貽其子涵光書曰行已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吾受國重恩誓以死報時儕輩或問公有變去官可免公曰是倖活也不可曰庶幾得當以報漢可乎公曰此藉口耳能則任為之十八日聚賓客為仲子行冠禮曰昔人所謂冠帶見先人於地下也十九日城破左右請易服匿他所公笑曰

我此來何為者苟避也無寧不入我以孤童隨老母起
微賤主上不以為不肖食祿十有三年國家事至此何
所復顧獨念太安人年老逢難長背罔極然辱身以辱
親不孝滋大我志決矣顧視兩僕固守不去給之曰我
自擇善地至王公殿有灌畦巨井焉兩僕知公意急挽
公公裂袖躍入兩僕呼號垂綆救之公大聲叱曰汝等
歸慰太安人君亡與亡有子作忠臣毋過戚也時井水
淺及腹遂坐而沒年四十有三公性儉素雖歷華要不

營生產居處甚薄與人交平易無崖岸而中實耿介嗜
讀書非公事手不離綰素於詩好稱李崆峒何大復云
子涵光涵煜涵盼皆世其業

外史日記曰儒有見死不更其守者平時蒙撫仕享鼎
食見國將危擇地而蹈越境乃免君臣之義何其薄哉
古之志士可以不死而必死耻微倖也是故申薊返齊
斷左臂弘演還衛肝用剖越甲一鳴雍門死莒穆遇難
厲附殉彼如不死固無繩焉申公出次在郊入國赴難

可謂忠矣詩云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其公之謂與

茅簷集

別集類五

明

茅簷集原序

嗚呼此孝子魏子敬遺集也子敬尊人為吾友孔時當
孔時被逮日天大雷電風吼水立邑中聚而送者千人
子敬徒跣攀號欲隨侍以北孔時曰覆巢有完卵耶父
子俱碎無為也子敬乃微服間行尾緹騎剽掠起居比
抵國門邏卒四布則變姓名匿旅邸中晝伏夜出與二
三道義商萬死一生計而獄益急榜掠益毒子敬度無

生理欲搢登聞鼓上書自刎闕下已念徒死無益且萬
里孤魂邈邈誰托於是匍匐飲血扶櫬而歸歸而朝夕
號咷未嘗入寢室哭而病病復哭每至丙夜淚盡而舌
為枯家人以漿進卻之曰詔獄中誰夜半而進之漿者
竟號咷至於死歿三年今天子改元剪除大逆昭雪孤
忠孔時得贈太常子廕賜諡而吾鄉同志又以子敬殉
父事具疏上聞於是孔時父子忠孝大節皎然揭日月
而行天壤嗟乎人患無死所是父是子死可矣子敬有

詩文若干卷余猶子榮誼同斷金痛深絕鐫嘗為銓次
刻之其弟子一今再較以行而謂余不可無序余正襟
讀之涕洟感嘆而不能已也語云志士仁人有殺身以
成仁古來忠臣孝子舍生取義未有不定志而能引決
一時者也志定則氣不耗氣不耗則骨堅彼其焦腑中
先已植確乎不拔之根一遇事變本念剗然生死貪怖
舉不足入其舍而後初心快足而無憾子敬少稟異資
沉研理學漁獵千古該洽淹通凡義利貞邪之辨斬然

若別黔皙每遇古人奇節輒掀髯起舞觸羞恥事則裂
背唾罵斷斷不休觀其叙浙忠跋短歌胸中之所存可
知矣故當其蒙難問關以孱軀出入千鋒萬鎗中人疑
不瘁死即恃死顧反不死比其歸也交知且悲且慰欲
畱其身以待事定而至性所迫必即從地下以為快父
存則不獨死父死則不獨生斯子敬之志也子敬生平
不可一世獨父子切劘同堂商榷以為笑樂而子敬淵
識沉幾輒有以濟孔時所不及甲子秋諸賢柄用榮豔

極矣子敬心憂之曰無根之華其能久乎寄書孔時極稱間居樂志以為諷已孔時罷還向余舉臧曰豈不懷歸顧勢不能獨潔耳嗟乎啞人吞藥此苦誰知然而子敬之識深遠矣古來一門忠孝惟卞氏珍肝隨父赴難而文采不表見顏忠節之死常山也泉明從幽州轉徙流轉至河北購父屍見刑者言死時先斷一足與袁長史同瘞一坎指其域得之護柩歸塋長安時稱其孝然不聞以身殉也子敬荼苦似泉明捐生似珍肝而其議

論文章踔絕奇瑋足以副之求之古人邈焉鮮匹嗟乎
寅卯之際名教獨披謁者有兒須眉無父亂賊相接踵
矣惟是詔獄諸公凜凜生氣孤行於清虛寥廓間而又
得死孝之子敬為綱常維一綫詎非忠貞之羽翼春秋
之功臣哉先是有里人夢孔時藁葬地忠孝坊額金書
煌煌覺而異之時子敬尚未死也浩氣塞宇宙至行通
神明益不待聖明褒恤而機兆先露矣豈非天哉豈非
天哉集成余為著其志如此同里錢士升撰

廓園之血既碧子敬之骨亦枯天子優詔並祠忠孝光
於日月顧海內人士習知忠節立朝大端事上行已兼
有應山吳門諸君子之風獨子敬死孝為諸君子所無
于是聞風者愈益惋歎恨不得起子敬而人親見之夫
不見子敬誠不能以盡子敬第見其少不見其老即子
敬亦自恨其未盡也無已則有遺文在終童早逝文傳
其人令伯陳情人傳其文讀子敬集而不為歎噓憑弔
者必其未嘗為人子者也方忠節初就逮慎慮覆巢戒

子敬母從子敬不出一語亦不墮一淚第越夕相見兩
頤頓削緹騎嚴促則變姓名毀衣服策杖負篋尾於數
十里之外匍匐燕市晝伏夜出百計圖所以寬忠節者
而不得而竟以忠節之樞歸一苦喪側號踊無時非親
朋弔唁家人罕得見其面骨立數月至滴水不能下咽
而絕嗟乎子敬平生所自期待與我輩相策邁征孰料
其遂至此乎雖然徐元直處事不惑初交孔明極相推
重徒以失老母故方寸既亂決辭先主卒至泯嘿終身

無尺寸穎豎於孟德之世今觀其決去後屢勤孔明事
後之思則元直之生平略可想矣故天下之大有為人
必天下之至性人也求仁得仁直可浮雲呂散汎尋常
竹帛而姑托隱忍以就功名是志士之所羞而仁人之
所深痛矣則一死已足盡子敬何憾焉子敬幼負雛鳳
之譽一目數行下未總非下筆千萬言立就而十餘年
間為制義功令所浮沉故未暇盡肆其力於千秋業且
禍出非常一往遂絕即子敬亦不自料其遽止此德操

千古藻鑑早辨伏龍功在帝室如券取質而士元竟中
道殞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同里曹勲撰

章其師之罪人也夫讀師集涕以永歎方師之侍檻車
北也廓園先生神色閒整無分毫匆遽狀而師奔走惟
悴結想如狂心哀而慕之退而自揣未嘗不媿我為非
人也已而廓園先生卒斃園土計江以南諸同人延頸
揮涕愁看極北雲白山青意師或上書死於關或入邏
卒手死於獄或衝暑孤征死於哀死於病或招湘纍與

之語而死於江也或過燕趙之墟覓屠狗擊筑諸子埋
骨處而死於荒州也若此者皆志士所樂為也而師勿
為斃斃然茹菜醎粥奉遺骨越烟波三千里也以歸歸
而襄窳事事竟入門屏家室勿之見晝夜孺子泣以
病病而不起傷哉師居恒好為出世入世之學也好與
昔聖賢琴尊晤對也好與良友聚首披襟歡笑也夕陽
澹月旅碧蘆黃未嘗不恹然往也橫而出之快然者文
通然者詩也好與幼弟抵掌論古今也好與老母晨夕

居也比其死則盡屏衆嗜而迫出於父子重泉相聚之一途不亦可以徵志歟乃無識者且謂師不死於北蜀不少緩須臾無死以需聖明之出生啖仇首沒報成事庸死牖下為嗟乎嗟乎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波濤而不疑士生平談名理不啻懸河闢閭濫浴若出諸懷一當變故鮮不屈折或蹶焉以起力不勝而斃百載下浸淫與草木腐者同盡而已夫孰能於千鋒萬刃中諦審其死之所在而赴之也哉今

師死天而不死雷霆死地而不死波濤則死之最正者也師著述綜博才致浩瀚足以驅折千古而素心獨往每取為詞章之士故其歿也黃壚白骨長笑甘之亦絕非世所云名教所扶血氣所激者蓋素日所以砥吾黨無一不距稟道義其至性然矣憶癸亥歲章方嫖嫖在疚師寓書相勉教章發大勇猛作大功課或了性命之學或裕經綸之資三年內便可作一生底蘊而章積習愚蒙庸悞無立師存不能艱貞以相隨師已勿克走長

安表師志節歸以盃酒澆墓土也章負師何如哉言念
及茲汗淫淫下矣讀師集涕以永歎章其師之罪人也
夫門人錢繼章撰

昔咸和之世卞氏父子同日赴難其母撫屍哭曰父為
忠臣子為孝子我復奚恨讀史至此每歎忠孝易得而
萃自一門者甚難且鮮屈指我鄉如王忠文死于使孫
忠烈死于賊于忠肅死于讒沈青霞死于諫其後人皆
振振有聲海內稱孝子焉然卒未聞有號慟而死如我

子敬者子敬才極高邃于理學性至孝英氣蘊發辟易
千夫八歲時墮橋足斷瀕死終不作呻吟聲惟卧讀陶
詩以為樂當其舞象之年便解脫生死如此弱冠與余
同研席風雨短檠朝昏相對我兩人蓋歷十年所也始
稱文字交既而相與訂性命之學已復以名節相敦勉
其言曰天下漸多故矣死忠死孝便是了生死故余錄
浙忠子敬序之余歌死事子敬跋之凡於貪怖之根歸
全之義宣闡婁至聲淚俱惻粥粥乎若惟恐七尺為已

有而子敬果以孝死矣先是甲子春邁羽盈朝先師直
聲震闕下海內皆仰望澄清子敬獨私憂曰物不可以
終通天其或者蘊崇正人之毒而連之感與未期閭禍
大作子敬括髮徒跣侍先師以北欲上緹紫之書而登
聞不可擊欲圖李嵩之報而肘腋不可問晝伏夜號百
荼備茹七日之淚空碧聊城之誼邈然嗟乎子敬安得
不死比其負骨歸也屏妻子而不見撫遺鬢以烏烏旦
暮哀吟丙夜不絕童子捧水漿以進則覆而泣曰我父

獄中安所得盃水乎病且革進以藥餌則又覆而泣曰
吾父獄中更安所得藥乎如是數十日而子敬死矣假
令子敬不即死忍死以俟今日泣血叫閭嗚父冤暢遺
緒購取讐人頭馳祭先君墓道前豈不稱孝然子敬終
不能頃刻待者此子敬之至性為之也經有之至德為
道本至孝為行本五品之屬各有其至芭馬然貪怖根
深則君讐不報父難不殉甚且舉世天閭衣錦食稻甘
作無父之賊子嗚呼百年鼎鼎同訖于盡與其病死羞

死唾罵死孰若忠死孝死之為不死也雖然才如子敬
使之挾策人主之前稱先王而道古昔三公四輔茲實
其選即不然秉其灑摯之性出而經營四方把捥鼓桿
大敵亦必能為張睢陽之嚙齒露顰顏平原之握拳透
爪惜乎其竟以幽痛死也今子敬雖死而其孝烈之狀
與先師之剛風千仞靡不表著朝野炳于丹青且其弟
子一氏又復讀書好道克肖父兄千秋之業豈卞氏父
子所能彷彿萬一哉子敬原有自訂集余為刪其應酬

一二並以所未備及被難後諸牘收拾遺文期于可父
此固後死者之責也亦忠于子敬之道宜然也同里錢

蔡撰

陶菴全集卷一

答王研存書 乙酉

南訊已不必言吾輩唯有去城而鄉雖埋名不能而潛身必可得也果有新縣正必無見理冠婚喪祭以深衣幅巾行禮終身稱前進士而已一事不應與州縣相關絕跡忍餓焉耳也弟之愚見如此前世龔君賓謝疊山及國朝龔安節先生而在其商略亦不過如此弟與年兄每事相聞今至大關係處不敢不以真語就正幾日

內弟必出城相見也

陶菴全集卷十二

野人歎五首

野人歎息中原亂戰馬憑陵歲將半燕齊杳杳無信來
但聞官吏多逃竄東南財賦如山丘漕河一帶真咽喉
無計滅之仗天力春深溼熱留不得

野人歎息王師勞秦賊楚賊如蝟毛攻城掠野官吏死
大江以北民嗷嗷昨聞死賊刳財貨分與官軍作賄賂

亂斫民頭挂高樹黎明視賊賊已去

時章疏皆誑賊為死賊

野人歎息年歲惡池中掘井井底涸飛蝗引子來蔽天
辛苦將身事田作朝廷加派時時有哭訴官司但搖手
歸逢吏胥狹路遑軟裘快馬行索錢

野人歎息朝無人朝中朋黨如魚鱗十官名對九官默
篋中腰下皆黃銀不知何人理陰陽頻年日食四海荒
我欲上書詆朝士又恐人呼妄男子

野人歎息江南苦游手姦民勇虓虎跳向湖心作羣盜

公然持兵劫官府四海已有微風搖鼎魚幕燕防焚燒
城中富兒不憂恤材童名倡留上客

虎園歌

西苑有虎園昔神廟憑園而觀誤墮園中虎皆
驚伏左右入園掖上出虎乃起今園中無虎數
年矣

虎園滿園外此時平坦坦虎鬚可料尾可履玉輅飛龍
虎如豕奇獸珍禽來九州朝朝西苑望宸遊玉林瑤雪

粧臺跡

苑有故遼蕭后梳粧臺

菡萏靈波太液舟自

闕

之反豺狼

偏奔鯨鑿齒來畿縣今皇旰食在深宮
園中虎去嗇夫空虎來何偏側虎去還
生翼我願虎歸此園食猪羊不願虎銜
人肉食

御製文初集卷五

端凝殿恭戲

列祖御用朝珠記

我國家鄙金元之易漢服仍遵舊制

衣冠加之黼黻絺繡貴以朝珠朝珠非古制後世必有
議以為用佛禮者然

歷代所用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承

祀臨朝堂皇煒赫百餘年世德永昌鴻聖

天庥此萬禩子孫所宜欽守弗失者也至於朝珠實我黑龍江所產自古帝王所不能致者

五代至朕朝珠之數積至六百四十有八珠產於盛京東之黑龍江

故名曰東珠每歲採進者甚夥是即王氣所鍾地不愛實之驗我朝禮服所御數珠擇其尤佳者用之自

太祖太宗世祖聖祖世宗五代至

朕珠凡積至六百四十有八因於乾清宮東廡之端毀恭貯並定為二十五層斯亦三皇以來所未聞者矣

茲以二十五層之數匝而衍之冀奕葉慎守

家法永承

天祐予祝在茲予懼更在茲矣

梅村集卷十四

贈張以韜來鶴詩

草聖傳家久著聞
斗看孤鶴下層雲
路從蓬島三山遠
影落琴川七水分
自是昂藏矜鳳侶
休教嫉妬報雞羣
春風一樹梅花發
耐守寒香孰似君

梅村集卷二十三

德藻稿序

吾弟德藻以今年舉於鄉
去志衍與余同薦之日則已

二十年矣余深喜吾宗之有人而德藻嘒焉不自以為足挾其行卷是正於余余將何以為吾弟告哉無已舉平日讀書之道為吾弟言之可乎初吾與志衍少而同學於經術無所師授特厭苦俗儒之所為而輒取古人之書攬撫其近似者槩括之為時文年壯志得不規規於進取乃益騁為無涯之詞以極其意之所至初謂遲之十年析理匠心刊華就實庶底於有成不意遽為主司所收而世人遂謬許而過採之以其言為該實夫學

力深淺內自驗之吾心余兩人之於文實未有所得也
自入仕以後得宿儒大人為之講論約其指要而分其
條流退而視吾之文則膠葛漫衍無當於古之立言者
於是慚憤竊歎盡發篋中之書而讀之將上以酬知遇
而下以厭觀聽者之心比年以來稍有證入雖不敢妄
謂有得而視吾始舉之歲其相去固已遠矣雖然吾之
致力於應舉一二年耳至今山陬窮邑知吾名字尚以
制科之時文吾為詩古文詞二十年矣而閭巷之小生

以氣排之而詆吾空言為無用蓋天下之士止知制義之可貴而不思古學之當復其為日也久矣今德藻之才其雄深似志衍其雅健似余又能取法先民蚤自納於繩墨蓋兼乎兩人之長而無其病此其取一第有餘而吾獨有見於科名之易而讀書之難不敢以一日之遇為吾弟喜而進之以終身之所學且君子之為學所以扶氣類明志節體道而教俗者也每念吾志衍獎許同人以文章意氣相砥礪賓客滿坐吐屬如流圖史滿

前議論鋒起單門寒進被其容接者噓枯吹生寡聞鮮
識之徒旁行側視不敢出氣今吾黨日落而悠悠者相
趨成風世衰俗薄非當世之賢人君子莫得而措拄舍
吾德藻更誰屬耶德藻之為人才氣宏放志度凝遠自
其少時便有穎異之目與兄聖符俱有聲於藝苑而德
藻先鳴此其崇獎風流長於氣誼必復如志衍時余窮
且老矣浮湛俗間無復有以自振夫不能見之於身者
猶庶幾見之於兄弟朋友凡吾所謂讀書之道以此而

已德藻其勉乎哉

王茂京稿序

吾里以春秋舉者是科得二人其一則通家王子茂京也初余早歲忝太常公執友而端士從余問道以此交於王氏者最深今端士成進士十餘年又見其子貴方與太常少子藻儒同計偕而太常期頤克壯自如也蓋世家之不振者江南比比相望王氏父子兄弟獨且日顯重而余頽然衰以老矣茂京稿行端士取首簡屬余

余將何以長茂京哉端士之意不在乎叙門第之盛交
游之雅謂余老於文學庶幾讀書行誼有以相黽勉也
夫文有文有質質以原本經術根極理要文以發皇當
世之人才是道也孰有大於春秋者乎自易之精微詩
之溫厚書之渾噩禮之廣博至春秋一變為記事之書
其為言也簡矣而不詳直矣而不肆可以謂之質矣然
而董仲舒賈誼劉向皆以閎覽博物之才從而推演其
說各自名家務折中於孔子不徒規規焉守章句而已

豈春秋之質者即其所為文歟今天下之文日趨於質
矣其為教總不離乎傳註吾以為宋人傳註之學其稱
詞也約其取義也遠非夫篤學深思確乎有得者不足
以求之迺觀今之論文者若是乎悉其才智運機軸於
毫芒而六藝博洽之言先儒平實之論概而絕之弗使
得入吾不知其冲虛淡漠果有得於中抑猥隨流俗為
風尚也然則學者將安從亦求其不謬於聖人不悖於
先正如是足矣王氏自文肅公以經術至宰相緱山先

生相繼拔上第負重名其於春秋父子各有所講貫凡以推崇醇正抑退浮華風厲一世之人文而表章絕學上者施於訃謨政事之間次者見諸館閣之論著誠所謂經世大儒彬彬質有其文者哉余向從故老竊聞相公謝政里居好以制舉藝為人論說諸生以文字贅者鑒別其窮達十不與一而課孫諸作盛為海內所傳誦蓋大臣心事嘉惠後學尤思以經術世其子孫王氏淵源弗替高曾規矩寤寐在前不待取諸外而足也太常

好藏其先公之手蹟經史鈎貫度置如新而百年闡墨
得諸兵火散佚之餘人皆以為王氏之祥其後當有興
者不數年而藻儒茂京後先鵲起噫嘻詎偶然哉藻儒
秀外惠中標舉偶異茂京雄駿閭達二者望而識其遠
器余老矣無以長茂京盍舉舊聞於王氏者還以告之
夫以茂京之才出其餘技詩歌翰墨早絕出乎流輩它
年讀書行誼定有過於所期是編也揣摩匠心卒根本
乎家學其以度越當世之君子則已遠矣此余所以重

茂京而序之之意也

來鶴集序

新安張君以韜僑居虞山有鶴來集其庭一時文士多
投贈之作而乞余為之序記曰鳥獸之巢可俯而窺君
子且用為瑞况鶴之飲啄必於山水之間不與凡鳥伍
張君居城邑之聚乃灑然而至止豈非祥與衛懿公好
鶴鶴有乘軒者蘇子瞻以為南面之君所不得好然是
鶴也以清遠開放之物舍山林而縻榮寵又其德之衰

也宋隱士林和靖屏居西湖有鶴甚馴朝飛暮還至今
孤山之鶴猶為美談誠能擇地而處也雖然物之幸不
幸有不可知彼游乎江海淹乎大沼安知不為嵒盧繒
繳之所加即和靖之西湖曾幾何時而南園之莊葛嶺
之第所致文禽異獸必多矣其物之蒙辱迺更甚於衛
之鶴安在托跡山林者遂為得善地歟莊子曰至人入
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然則物雖無知亦能擇人以為
歸歟苟得其人固無問其山林城市之跡歟新安俗多

素封君獨孝友溫睦工詩善書多長者游又不驚走聲
利有退讓君子之風其能冥機事而葆天真者耶夫人
能脫乎塵垢雖近市之居猶之隱士之山也苟湛於混
濁雖無人之境猶之衛君之庭也斯鶴之來固其所矣
遂不辭而序之

郁靜巖家譜序

家之貴譜其來尚矣周禮小史叙世繫辨昭穆譜之所
由昉也而與譜相表裏者莫重於宗法自漢以前戶必

立宗其祖禰適庶之序較若列眉故家可以不譜非無譜也譜寓於宗法之中也魏以降宗法墮矣譜學盛行沿流六朝尤貴士族賈弼劉湛之徒並精譜事徐勉王儉王僧孺諸家各以姓系之書為世推服朝廷置官開局以定之譜之為道何其重乎楊隋以後閥閥彫亡士不敦本而譜始廢間有垂情姓牒若柳沖韋述其人者戛戛乎其難哉綜而論之南北重門第凡仕宦之家必有譜達其簿狀于銓曹以為選舉之格九品中正之登

下皆于譜是問故其權在上而常合李唐以還官方混
淆譜之廢興不一有能修明其門緒者藏之寢室以備
遺忘故其權在下而常散此大較已余外家郁氏為吳
中右姓向有家乘一編簪纓奕葉勲名累累其後人靜
巖名滋篤行君子也孝友修飭為士林模楷屬其猶子
計登編葺其舊而廣之圖高曾之像件系其行事展而
視焉肅乎其可敬穆然其可風也請余一言弁其首余
竊慨凡為譜者有三失蓋在于擇人而祖之又假其人

而子孫之且有譜書而無譜法以維之也如曹孟德遠
宗振鐸郭崇韜上紹汾陽非誣其祖乎李義甫欲合于
趙郡杜正倫求齒於城南不令子孫之皆僞乎淳安汪
氏追譜七十世而徒詳其諱字之出入卒葬之日月至
禴祠烝嘗之典闕焉不講將何法以善厥後乎三失之
中有一於斯皆不足語于譜者也今觀郁氏有野雲公
新之制禮作樂勲在社稷有見菴公容華容公勲之官
績卓然詩文茂著而近代完吾公啟明采臣公藻並有

隱德則無俟乎擇其人而祖之可知矣黎陽子弟其以
學行名者豈謂無才又何待假其人而子孫之耶至于
禮法之足師若顏氏之家訓方氏之宗儀其書具在以
靜巖計登之敦睦詎難一舉而行之使推古人重宗之
意以復大宗小宗之法喪祭有典族食有章上治下治
秩然可紀吾將於郁氏乎觀禮

梅村集卷二十六

郁靜巖六十壽序

吾友郁靜巖氏世胄簪纓家風孝謹垂條布葉隱耀含
華僕為同里知交姻家肺腑徐孝穆於簡子視此媿親
郝嘉賓於右軍同其中外以其班余忝丈人之行使之
年君寔肩隨以長家傳江左宅枕城南朱陳合為一村
韋杜平分二曲塍陌而陂渠互注門庭則桑柘連陰接
跡忘形撫塵夙好約平生之衷懷量彼我之遭逢余媿
弗如其端有四請得而言焉余蓮勺之田瀉鹵漢陂之
畝污萊二頃榛蕪三時鹵莽况扶風掾史競笑錢刀京

兆諸生高譚鹽鐵闔境之苛求已甚老夫之悉索奚堪
曾無擔石之儲日舉倍稱之息君則先疇素稱沃野樂
郊獨裕淳風安農圃之遺足供常稅守高曾之舊可救
災年雖徐道覆船到蔡洲孤城無恙幸袁山松功存滬
瀆滄海依然烟火不改乎區中蠲恤偏邀於亂後此余
之不如者一也余白頭憔悴黃頰提攜袞師雖乍識之
無通子尚未知梨栗敢門戶遠希於後日只琴書免付
於它人竹筭木屐愁營少女之裝粧糗糧啼索孤甥

之餌每觀衆雖之爛漫倍添一老之衰殘君則伯子將
車小同攜杖鯉庭一鶴兼八龍五鳳之奇蘭畹雙蓀儲
九棘三槐之勢汝其有後吾可無憂但看左右曾元豈
非厚幸最喜晨昏詩禮已足相傳矧羣從之琳琅更門
楣之照耀謝家仁祖擅才地於名流荀氏中郎負聲華
於少俊情款則金春玉應人材皆鵠峙鸞停此余之不
如者二也余鑿坏何遁投効非還疲曳趨長樂之鐘風
雪從蘭池之獵洗沐歸休俄驚會逮徵翰解網再遇刊

章蔡中郎專攻汗簡隱矣焉文顏延之追詠竹林狂哉
莫學後竟誰聞徒是妨人作樂言之即罪知者謂我心
憂君則過燕市之三條縱觀宮闕涉嚴灘之七里遍訪
山川偕故老以壯遊獲異書為談助文會分甘陵二部
付彼諸郎講堂溯濂雒真傳歸諸愛弟長日逐雞豚之
社閒窓抄晴雨之占話世溪翁尋幽野服習伏勝之遺
經藏書足守師維摩之妙偈學道非難此余之不如者
三也余受性尪羸攝生懈慢沈侯引指約臂旬減半分

何郎量腹為餐日惟一溢腰脚比劇齒髮先衰猶然宗
玉之賦未免閒情已矣盧敖之遊苦無勝具服食疑丹
砂多誤讀書嗟膏火空煎清虛日來壯盛不再君則中
年遂斷房室晚歲頓絕逢迎短髮簪巾寄閒心於白社
分花種竹遣逸興於青門狂歌而五字催詩傾耳而三
絃度曲藏鈎夜半驚眸閃旁睨何人解帶庭前捫腹笑
可容卿輩此余之不如者四也若夫生平不見喜愠天
性能安異同雖沈昭略舉止嶄嶄接之自若邱明士語

言通脫處以疑然撮衣雅步修輔嗣不怒之風隱几凝
神得應元稀言之益趙李交傾任俠弗與為通程鄭術
擅奇羸亦非其好頻追故友漸避新知性不矜夫崖異
道無取乎深中龍伯高擇言無闕庶幾近之王處冲晦
德難知斯其亞矣屬者節屆恢台之夏鄉推矍鑠之翁
親串盈門賓朋命駕複閣迴廊嘉樹擁雲根之石湘簾
髹几文楸鬪玉子之枰花藥成行松篁答響鶴飛緌嶺
雲飄子晉之笙鹿御蓉城盤剝安期之棗擊歌鐘于二

肆綵獻瑤林躡珠履之三千觴傳玉案長筵方列昔酒
初開則有糝和蘭椒羹調芍藥饗已踰於貳膳宰敢先
嘗飲莫重乎佐尊主其下拜日之夕矣促綺席於明燈
月出皎兮間豪絲於急管黃門之效其庭實乘馬路車
太常之報以瓊瑤丹青彝鼎鄙夫固陋不揣陳辭美哉
壽也維飲酒其孔偕何以贈之庶歌詩之必類在君子
以為知禮詎吾儕不識紀年自笑亦皤皤之老尚不如
人為君誦抑抑之章無多酌我

崇川邑侯王孝伯壽序

河汾王公以解元登進士擢知吾吳之崇川崇壯縣也東連閩粵南達江淮鎮兵萬騎星羅碁布儼然有塞上之風邑長於斯者欲使兵民兩安文武輯睦實難其人吾王公父母是邦百姓之顛危悉起什伍之風鶴無驚治行遂爲江左冠督撫臺省交列薦剡輒署上考朝廷嘉其廉善例得

誥封褒贈將出殊典猗歟休哉可謂榮矣嘗觀漢之寵

循吏者多以璽書獎勸增秩賜金而使之久其任今法亦猶行古之道也公門下士有郁子青南名崇以學行受知雅為武城所禮重於是邑之薦紳先生及諸父老諗之於郁子曰甘棠之蔭於今三年考功如是其已最也

恩綸如其將渥也今九日令辰龍山高會值岳降之期朋酒之享實在於茲其能忘兕觥之獻盍乞言於大君子以侑一觴乎郁子領之以為非偉業言不足當吉

甫之誦清風天保之歌南山也介邦人之書造門伏謁
余亟應之曰某之食德隣封舊矣居恒熟其治譜章章
在人耳目蓋可得而言焉東沙瀉鹵以漲海為城郭養
兵秣馬取足賦稅稍不如期則庚癸輒聞不可以常法
治者公為之垂簾勸課以深仁厚澤相固結士民服其
教化孝弟力田無復向時出沒波濤之習牛車襁負不
煩桁楊之議其後而至誠所感鯉鯨遠徙昔之地接蓬
萊與海市蜃樓相隱見者今則廬落如林烟火相望此

漢唐循良之書所未有也公性狷潔澹泊明志鳴琴退
食酌水自甘澣衣濯冠行止率如寒士其耿介大節超
出倫等春秋循行郊野輒引老農問其佳麥良繭察民
疾苦而補助之簿書期會之暇數接賢士大夫談經講
藝上下古今而扶風掾史京兆功曹則屏息重足不敢
少望顏色其興會所寄獨嗜圖籍當河陽花煖青箱萬
卷如置身石渠天祿中而北苑南宮之筆右軍太傅之
書靡不割清俸以佐琴鶴紛紛俗好都不入其胸次墨

莊之外蕭然無辨其赤文綠字即公之鬱林片石也雖
昌黎之在潮東坡之在杭流風遺韻如同一轍蓋公之
廉能得諸天授而家學實有淵源自文中子紹法孔孟
代出真儒公之府君諱萬基由明經司訓西河虔奉太
上一編甲申間避難石州城將陷府君夢白衣人自稱
太上垂救甚力卒免於難為善之報此其一驗積厚流
光篤生吾公掇巍科作廉吏而文中之積學府君之砥
行亦藉以宏閎閱而祚民社則公之由司牧而登卿貳

由彊壯而躋期頤也宜哉行見玉堂紫誥金馬朱綸累
累若若將與彭咸甲子並進無疆也已某之祝公異日
者寧有涯量哉海濱僻壤薦更湯火自公來蒞茲土工
虞禮樂漸以修明夫里征徭漸以休息既富方穀物無
天札絳縣有復陶之老人康衢多鼓腹之野叟琴堂大
年有不與百姓共之者乎請為之歌豳風曰九月肅霜
十月淅場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公可以進一觴矣謹拜
手而為之序

梅村集卷二十七

錢母譚太君六十壽序

吾郡與浙之禾中為比境其世家舊族燕饗慶勞之禮相接也庚戌之春正月禾有又鶴亦駿兩錢君為其母夫人譚太君六十壽太君者登萊道監軍贈太僕凡同先生之女孫而明經閭仲之長女閭仲太僕之仲子也其歸于錢為松溪令孚于公之冢婦而孝廉雍仲之元配錢與譚既邑之望姓而夫人以貞慎專一之操婉孌

莊靜之德辛勤黽勉者三十年用能持其家教其子而
又鶴亦駿方以文行有聲於時自其邑之人無大小莫
不賢之於是兩錢君謀於父榜之執友曰平湖倪公伯
屏母黨之懿戚曰同里黃公觀只以祝嘏之辭為請伯
屏之言曰予之舉於鄉也同年生雍仲為少予濫叨一
第雍仲齊志以歿天下間而惜之予之坎壈末路深以
弗從雍仲為不幸而錢氏獲保其家以趾美於後人則
嫂夫人力也雍仲為不亡矣夫女子而節也難女子之

節經滄桑兵火為尤難此有事於史者所當紀也其節可書也觀只之言曰我宗與錢氏譚氏世通婚姻先給諫之女乃某之姑歸於松溪公而生雍仲雍仲又與余同娶於譚為中表為僚壻其悉夫人之內行加詳先姑性嚴顧嘗語余雍仲雖亡賴孤嫠以扶持將順吾以此知夫人之為婦也閨仲公於余為外父行今夫婦八十無恙而洗腆甘旨兩甥實分其勞吾以此知夫人之為女也此其孝可書也余曰是則然矣抑太君之為孝若

節者有本焉蓋嘗反覆於明懷宗端皇帝之初紀方大憝
始拔群邪黨據莫肯正言其辜有從草莽中伏闕上書
歷數璫十大罪且顯詆在位嬖阿為失職則浙西太學
錢生即松溪公也踵松溪而起者逡巡數百奏獨松溪
言于主上孤立宮府危疑之日自宰執臺諫左右近侍
諸司皆奄私人所布置思剗刃一二言者以拄天下之
口松溪一疏實首中其陰伏其不為陳東續者塵耳至
今言之心悻然則錢氏之保門戶長子孫希鞬鞠膺上

壽於此堂者微明主神聖不及此又鶴兄弟可不思其故乎或曰艱難時布衣上封事往往授中朝官松溪沿嘗調得一令以去有子而貴又中道奪之謂天道何哉余曰是不然夫松溪之正直其得官不得官非所計也以彼父子天性忠孝使雍仲而在目擊淪胥板蕩有不搯擊流涕棄妻孥而弗顧者乎天之奪雍仲者正所以全之俾太君得以提攜孤稚於家門零落之中兩錢君終能光啓宗祧於身名發聞之後傳曰天道遠未可以

目睫測也且夫消息盈虛古今常理吾不暇遠論請即
譚氏觀之太僕之在登萊焦心極力拄島帥定譚兵卒
以勤其官而身殞有子六人虞衡早貴禮部用五經得
舉則已遭逢末造崎嶇奔走沒於兵間閭仲在兄弟之
中可謂不遇矣而優游晚福顧乃過之然則雍仲留其
不盡以俟諸子孫正未有艾也太君之所得不既多乎
夫太僕起家賢書第一而伯屏觀只先後首冠浙闈以
科名相亞者也宿老者德其見聞言詞皆可信浙西之

文獻徵焉今以故舊姻婭為太君壽而固以屬余余忝
聲氣於雍仲而早歲曾一識松溪於譚氏則太僕諸子
仕路所定交也故不辭而壽太君屏棄尋常祝釐之詞
而標舉其大節庶幾太君聞之曰是人也熟於近代之
史必能紀吾家之事而圖其傳則錢氏譚氏之子姓足
以告成茲讌而余亦可無負於兩公之請也已

梅村集卷二十九

雲起樓記

無錫吳侯為治之三年政成化決始用事於惠泉之山
亭導壅去堙城平甃潔因舊亭之制而易檐改塗焉未
也斗折而上築樓三楹崇階廣阿有嚴有翼既成侯親
題其額曰雲起而張具以落之其明年余以宗人來謁
脩都人士之萃止者登焉客有諗於余曰子可得其說
乎是樓也為惠泉而作也易曰井冽寒泉食詩曰感涕
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匪自今矣夫泉者始而汎觴
繼而澎湃其蓄也有本其行也有漸類夫幽人君子憂

愁抑塞蟬蛻乎泥滓之中或乍伏乍鳴或一見一否滴
滴然涵涵然鬱撓潏冽而不能以遠出豈獨其性然哉
此亦水之勢也若夫應龍蚺鰐天際而雲從之綢繆乎
無垠布護乎無外其為觀也大矣傳曰泰山之雲膚寸
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斯侯之謂乎而吾何足以窺之
余曰是則然矣抑余更有進焉夫天地之道其猶鼓籥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自其有形者觀之雲有變化起滅
焉泉有流行坎止焉自其無形者觀之洪纖高下混茫

乎一氣而已今夫無錫望縣也地大氣浮鍾水豐物而
侯以人事節宣其間政教之盛風俗之淳文章賓從之
雅凡蒸動而不變者皆雲也滋液而滲漉者皆泉也又
烏得而分之乎吾聞諸侯之為臺榭也大可以容宴豆
高可以占嘉祥今以侯之晝考夕省劬勞庶政於不遑
乃得高明爽塏之地以遂其優游俾矣雖以吾徒之顛
賴而暫寄乎此樂其水泉之甘雲物之美若似乎其不
忍去而況錫之人乎侯之所以嘉惠斯土者亦足以見

矣是可書也侯諱興祚字伯成紹興之山陰人余則梅村居士偉業也康熙七年九月十七日記

梅村集卷三十二

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泰掖徐公暨李恭人合葬

墓誌銘

故太僕寺少卿徐公諱憲卿字九亮別號泰掖婁之沙溪里人也曾祖諱文炯祖諱經父為敬思公諱可久嗣父為少恒公諱可大同累贈中憲大夫如公官敬思生

三子長諱榮次即公也公少受書於伯兄榮經義文旨
皆出指授其訓公也如子公事之也如父榮材高有聲
諸生間已困躓不遇而公宦達為名卿經紀其兄家有
無必共視其子如已出故里中稱孝謹者推徐氏公以
已酉舉於鄉癸丑成進士丁嗣父憂丙辰起家授行人
司行人冊封秦益二藩奉光宗登極詔往山右凡三使
皆稱職庚申選授南京工科給事中掌計典尋管京營
軍務丁卯添註南京光祿寺少卿三載考績始遷南京

太僕寺少卿駐滁州視江南北馬政又五年致仕歸久之以病卒年八十有二公為人醇正忠厚推少文所居官好推薦天下賢者其持論能依名節仕宦二十年常居不競之地同列皆尊用過之在人情不無少望公處之泊如也以是履險而不嬰其難處鈍而不屈其名富厚寵榮而傳述於士君子之口以吾耳目所見如公者蓋未一二數焉其以工給事在南也逆璫初用事而三案議起公疏論紅丸以李可灼侍疾不謹無論其叵測

有不軌心方士冀幸富貴擅進金石藥嘗試至尊按祖宗朝法論死無赦再奏內批詔獄二款非所以示天下公宜還內閣下廷尉語甚切而朝議僉同一疏則直斥忠賢且罪狀客氏及所用要人是時朝右尚未敢頌言攻奄者公首先擿發遏其機牙姦黨皆側目焉主紅九者宗伯毘陵孫公為用事者所齟齬乃據撫同議合三案為成書公疏在要典中排擊且日至又為蜚語造黨錄詭託裨官小說者家首福唐葉公高邑趙公有二十

餘人公與焉其先後公上封事及名在籍中者率檻車
膠致都船之獄滿剝剔榜笞數千旁引株連遍天下或
為恫喝林公者曰收至矣盍一聽我為諛疏頌德者禍
且解公曰我可始直而終佞邪不為動嗟乎公疏璫罪
時時以為當官而諍職耳其後赤車奔馳深竟黨與即
素號婞直者惴惴無人色公長者疑恇撓廼坐曹廊中
治文書自如惟遣妻子歸曰行矣無同禍留一童子守
邸舍日飲酒襜被待急徵人以是服公大度能慎所守

也璫既敗公廼得累遷官於滁有城守功又久不調引
告得請論者惜之以公老成遺直未嘗位交戟之內備
顧問為近臣當白發奄姦忠憤激切其不與楊左諸公
同填牢戶者特毫髮間耳及召用推抑諸賢即徙中致
位兩府至貴重矣而公猶沿舊牒常調予散署一卿復
以空文佐問政滁州大好山水用優名賢誠有餘顧視曹
輩咸拜公孤而白首仕宦不獲一入長安城又輒罷去
然公亦浸病不復關世事矣公患風痺數年治良已乃

甲申乙酉間疾遂甚不起嘗對子弟道主恩泣然流涕
曰吾南中時自分死逆奄手廼得歸骨鄉里復上先人
丘壠者纖毫皆明懷宗力也行年八十旦暮入地顧不
先驅螻蟻重見此等事哉噫亦可哀矣公配李恭人事
姑以孝御下以仁公廢居轉物累積纖微恭人佐之所
羸得過當而教諸子醇謹無與比損車騎減服飾謝遣
交游馴行孝友聞乎郡國惟公生平用功名始終而世
其篤行垂示子孫故遠近皆傳其家法公有三子長二

階繇明經除永福縣知縣娶於呂再娶於吳次三智增
例生娶於黃恭人出次舒邑庠生娶於周側室孫氏出
孫八二階出者五長景耀次昇耀次晨耀俱庠生次星
耀次勗耀三智出者三長耀璉庠生次耀珂耀璉舒出
者一震耀恭人以崇禎甲申五月二十五日卒後四年
為順治戊子閏四月一日而公沒公之子以某年月日
奉公與恭人喪合葬於左字圩之新阡為之銘曰
貴勿極官九卿譽勿溢稱黨人拙近道介近情非矯訐

非浮沉佚以病勞以生壽不辱富不盈昭令德永永存

梅村集卷三十三

席處士允來墓誌銘

余間往洞庭東山則必訪席君允來氏自其父震湖君
世居莫釐峰下有茶癖以善種花得養性術年九十五
而終席氏系出唐禮部尚書豫由安定遷吳子孫用廢
著為業君以心泉君濡之子出後於叔南濱南濱年亦
九十東山稱兩席翁皆長者君為人孝友廉讓中歲棄

所學計然術灌花瀾茗以終其身吾郡及雲間士大夫
多稱之允來其仲子也孝友似其父養花尤擅家風所
居繚垣三楹牀茵几杖位置皆得其處蘭蕙數盆怒芽
競茁牆頭有木瓜朱綠一二株垂實纍纍向人窓前置
拳石面勢膚理似長與人同卧起者其下嫩草雜卉疏
密可數嚴淨瑩潔殆非扱箕縛帚所能及而牡丹數十
本尤絕出於吳中余嘗以花時過之其花之妍媚靚艷
如笑如迎即葉之向背俯仰有自矜之色觀者神移目

奪恍然若與之遇也客訝而問曰養花有術乎曰無術也吾父性愛花見花之榮也則忻然喜其瘁也則悄然憂自壯迨老寢興食息語默醒醉皆以神入於花之中得其陰晴開落而與之俱化吾父亡不敢以改庶幾見之如吾父之存也聞者為之捧手歎息後余每過湖君開門煮茗清談促坐別則落其簷果餉余余彳亍徬徨不忍去蓋洞庭最稱翁氏朱氏有兩樓君之尊彛圖卷不及翁湖山歌舞不及朱而獨以潔勝即君家太僕用

萬金起一國廼游者過之而後訪君皆歎曰若此亦奚用壯麗為也君以其不相當輒笑而不答噫嘻亦異矣哉君年六十有一而沒無子其病也鬱鬱不得志牀頭有一杖生平之所愛弄顧視惻愴折而投之曰吾不忍以貽他人既篤友人吳亦昭撫之曰君死其如花何君張目直視歔歔不能語夫亦可悲也已自古高人達士流連寄托其於花各因其性之相近以名所好深山道流簪落英飲溼露者往往可以不死震湖之年近百歲

殆似之矣而君僅得中壽何歟震湖君諱榮君諱元泰
戊申之八月某日以君末命同時寔於祖塋馬塢石塢
之二阡余既與君游又聞震湖之高風父子以種花終
隱故因誌君而并及其先德嗚呼此亦君之志也夫為
之銘曰

昔之傳牡丹者首姚黃次魏紫五侯貴千金市莫釐峰
具區水有一人慕黃綺階幽蘭籬芳枳抗烟霞絕塵滓
花寒愁花開喜識花性得花理胡弗祀沒猶視其魂魄

遊於此我作銘告閭史孝隱士元真子若席君者斯可
以死矣

姚允華墓誌銘

憶乙巳歲余所親王子惟夏語余云有新安姚君允華
僑寓吾婁為某比鄰能傾財以舒人之急昏夜叩亦輒
應其它仁心質行足以聳善扶誼雖鄒魯士君子有弗
逮非更僕不能盡也余聞其言而疑之以為王子所與
造還其亦博矣內而宗黨姻連外而當世豪傑賢公卿

大夫見其窮阨折挫號鳴大吒夫豈無助而張之者耶
而為余稱說不離口乃僅姚君一人以余所覩今世之
擁厚貲埒封君者大約善積居之術精舉廢之方其於
利也目營而足赴仰取而俯拾每視貲業益穰則益緘
滕而固守之設有毛髮緩急坐視不一授手者比比然
耳而姚君所為乃若是是烏足信哉已而念王子名知
人能自植立恥隨俗浮湛其言又似可信蓋余之意中
久矣有一姚君矣今年秋姚君沒已五載君之仲子震

介王子來謁余接之容蹙而辭哀詢其所欲言則已歷
繫君生平善行再拜而請曰先子之蚤廢舉子業不獲
沾一命思用詩書亢厥宗也唯寐始忘之而震兄弟不
敏尚未克以儒成名今先子體魄將入土儻微惠於大
人君子實畀於之錫以片言鐫諸窆石則先子猶不死
也余感其意之甚誠而言之有禮因懣然深有動於中
焉古云為善者譬若藝禾能令嘉種世世不絕其姚君
之謂乎以君之躬備純德謂宜優游自適享有五福廼

身既隱約於布衣而復畱其李俾志業弗得盡展是豈
天意果難臆測哉夫亦篤於姚氏欲其必久積而後大
發俾嘉種之堅好穎粟迄再世而是任是負也余蓋即
震之撫行焯能急於不泯其親益知為善者自必有後
方以俛識其子先失其父為憾又何能以不文牢讓也
耶按狀君諱葉允華其字系出饒州至明膺宣公始遷
孫溪又傳十一世為文學孫谷公君即孫谷公第五子
幼警敏不肯躡庸人後孫谷公器之令庀閭宗事事胥

就理其治生不年纖細而先業日充拓值鼎革劇盜相
挺而起君身率羣從子姪保聚捍衛鈴柝之聲徹晝夜
罔息寇烽不敢近孫谷公捐舍館躋踊歟不欲生兄遭非
意災多耗費君慨然共任之曰兄若弟同氣也何較為
里閭間或以曲直來質關爭斷斷然君出片言輒中肯
綮與人交有本末其遘疾將殆婚友爭醵錢為禱神歿
之日無貴賤少長莫不悼惜或潛然出涕嗚呼觀君之
所得於人如是則君之立心制行可知已君少而好學

長彌篤嗜能通經史大義時談論古今人物治道政術
語纚纚如貫珠嘗謂諸子曰讀書以明聖賢理道為先
徒呻吟佔畢汨沒章句間非所貴也尤喜蓄古書購求
不下數千卷擬構一樓貯藏之而未果今仲子震偕其
兄升收摺益富方將成其先志而惜乎君已不得見矣
吾友金陵九煙黃公官戶部遭世變後隱於講授震兄
弟特延諸家塾同敬事之相與發篋中書取所疑而質
問焉凡狀中所述暨余所聞於王子者亦徵諸黃公之

言而益信嗟夫宿儒遺老其見重於當代也罕矣而二
子獨為之不少阻謂非得於家庭淑艾者深而能遽然
耶夫亦愈可以知君已君生於明天啓甲子九月二十
三日卒於康熙丁未二月二十一日享年四十有四元
配孫孺人繼配吳孺人丈夫子三長升太學生娶汪氏
孫孺人出次即震太學生初娶戴氏繼娶吳氏又次霽
幼業儒未聘俱吳孺人出女一適邑庠生戴雋孫孺人
出孫女一幼未字震出君葬地在蓀溪之某待卜吉某

年某月歸寔今以某年月日擢攢於首山之陽而余為之銘銘曰

重華苗裔宗姓為姚支派蟬嫣鍾祥於饒教諭諸孫宋室參政源鴻流長門閤茲盛疇以貲羸懋遷化居擇人任時深藏若虛曰惟府君最賢且智不競錐刀而競仁義雖畚爾年實崇爾基貽乃經史為裘為箕爰啓象賢以膺福祚胄監蜚英天衢高步嗣後億禩善宏慶綿追遯自始首山新阡有崔者罔勒斯貞石過者式焉君子之

澤

梅村集卷三十四

鄭孝子青山墓誌銘

孝子鄭姓諱之洪字青山吳郡人卒四十有六再娶於
顧繼室孝婦顧氏後君一年以沒同葬於長洲縣之武
邱鄉其為孝子與孝婦以何徵曰孝子之父保御三山
君諱欽論實名之而信也傳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
禮祭之以禮孝子有此三者故全也今鄭仲子之喪保

御年七十餘矣惇惇然為其子承衾焉下綈焉既封而命其孫櫛以反虞來哭若死者有知拊心蹕踊將無以即安地下矣於孝乎何有曰孝子之不克終其養天也緣孝子之心知其無所不盡緣孝子之父之心知其子之無所不盡也從而名之以孝所以慰其父而通乎孝子之窮通乎孝子之窮奈何保御之言曰吾仲子之事我也屏氣而愉色視下而應唯寢處則扶以侍非吾遠出未嘗宿於內也夙興燭湯實卮敬進飲已視沃盥吾

飯亦飯齋亦齋吾止飲亦止飲其視吾疾藥必嘗衣不
解帶毋沒執喪致毀事後母如所生死亡以其子子之
過寡嫂惟謹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仲子有焉顧著
姓也孝婦婉孌莊敬既饋而中外交賀通詩書工歲管
無違色無諍言無私蓄酒漿必潔溫清以時妯娌稱其
睦也僕御稱其仁也詩曰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孝婦有
焉嗚呼保御之稱其子者盡於此乎余於鄭中表也悉
其內行知仲子之孝在乎保御之為善而先意承志之

為大也保御為善奈何曰鄭氏之以術療人不收其直
數十年矣里中食無康者喪無穡者禍患之橐籥流離
之匄資精廬塔廟之營齋利生老人傾囊倒庋設法勸
分捐捐然盡氣極力唯日不足而秉家之成外則仲子
內則孝婦有無匱乏唯恐傷於心而逆於耳黽勉拮据
以助之施故保御無百畝之產而常具十人之饌雖幅
輳旁午苦身為物而客過輒從容一笑為樂仲子則終
日蹙然懼其親之勞而欲以身分之也吾吳徐宮詹勿

齊楊孝廉維斗致命之後子孫朝夕不給保御以已女
女維斗次子以仲子之女女勿齋孫傾身收卹勿吝保
御開敏習於名義而仲子則真淳惻惻體親之心急人
之難當饑忘食泣下沾膺傍觀或以為迂且怪而不知
其天性至誠為不可及也已鄭氏自唐宋來世有清德
吾同年士敬為保御再從弟相與立祠堂置講舍脩復
其祖所南先生之家法余每過其地羨兩君各有壯子
持門戶得以餘年偕隱太息久之未幾士敬之少子之

鑑卒其年秋仲子又卒嗚呼今天下為善者懼矣彼夫
恣睢鏃薄者之富貴長子孫而行德於鄉死喪之間狎
至即天道將何勸焉豈仲子平生弔災恤患徬徨隱惻
其夙命實近而不覺逡巡感損歟抑其夫婦間道有得
臨終正定喻世人之恒化而遽反其真歟若夫所南之
心史堙沒於重淵絕地之中三百年而後出其高風灝
氣旁礴太虛不屑其子孫以塵滓乎混濁君乃蟬蛻而
從之游也然則仲子之死賢於生也多已又復奚憾乎銘曰

君家三杏與君同壽君生亦生君死亦死人之云亡
木猶如此山之崖水之湫墳三尺巋然峙刻日月自今
始為義門為孝子其留以俟後之良史矣

邵山人僧彌墓誌銘

嗚呼此吾故友長洲邵山人僧彌之墓僧彌之卒以某
年月其葬也以某年月即某年以狀來乞銘則其長子
豫也余諾其請且十年遭亂奔竄失其所為狀聞僧彌
亡後家益貧流離轉徙訪求之弗得有僧道開者從僧

彌受書畫者也今年春遇於嘉禾問之曰豫客授步歸
渡所過河遇風船覆溺死矣僧彌有幼子曰觀一足不
甚良於行今出家於玄墓余聞之哭失聲無何道開亦
死余以仲冬鍵戶讀書有跛僧者蹶蹇而來曰吾邵山
人僧彌之幼子觀也視其貌良是坐與語口嚅呿噎不
能詳十猶得二三云君諱彌僧彌其字清羸頎秀好學
多才藝於詩宗陶韋於畫仿宋元於草書出入大小米
而楷法逼虞褚稱絕工平生揮灑小幀尺幅人皆藏弄

以為重或購之累數十金而君用以搜金石訪雉彛及
圖章玩好諸物此外蕭然無辨題所居曰頤堂置一榻
其中以藥爐茗具自娛性舒緩有潔癖整拂巾屐經營
几硯皆人世所不急而君為之煩數纖悉僮僕患苦妻
子竊罵終其身不為改賓客到門謦欬雅步移時始出
與人飲不半升頽然就睡雖坐有重客弗顧中年得下
消疾覽方書多拘忌和揉燥濕飲啖多寡不能適其中
以此益困殆其迂僻如此然望之如霜林白鶴也同里

若文文肅姚文毅雅所推許居恒於人材消長之故搯
緊抵掌慷慨極論及與余遇既憊且哀矣嘗共登雞籠
山東望皖楚憂生傷亂泣下沾襟余迺知君非迂僻者
也於戲道開死無有識君之遺事者矣君之相知莫過
於余乃君既死且葬遲之十年之久其詩文書畫已零
落殆盡而孤雛赤腳盤跚藍縷余傷心盡痛追憶其生
平之一二以誌之者蓋不忍負君并不忍負君之子豫
也銘曰

文字禪書畫史其死也不死其有子也無子嗚呼僧彌而止於此

穆苑先墓誌銘

嗚呼余尚忍銘我友苑先哉自余生十一始識君居同巷學同師出必偕宴必共如是者五十年君今舍我以去余之行事將誰咨衷懷將誰訴憂愁疾苦將誰與慰解異同闕失將誰與彌縫乎君為先大夫執經弟子余兄第三人君所以為之者無有不盡余雖交滿天下其

相知莫如君君之愛我念我嘗恐其顛連磨耗一旦不能久存而不虞君之先我亡也君亡之一日猶徒步訪余余適有百里行欲拉君與俱不果比聞君病亟歸而已不復見矣余尚忍執筆銘君墓哉君姓穆氏諱雲桂苑先其字也自其大父雲谷先生善醫好修鍊吐納術年八十餘乃終里中稱為長者子三人君之父山谷其仲子也山谷與兄子少谷傳其祖父業而君習制舉義為諸生有名君初娶陸氏生一男殤繼室以徐氏能勤

苦佐君君貧士庭戶灑掃治壺飧觴客終其身自奉甚
適者則內助力也然君竟無子少谷諸孫濟濟而君僅
同產一庶弟濟若弟事兄猶父君撫弟之子如己出居
嘗與余語初不以無子為憂其內行可記者若此余之
初就君齋讀書也有同時游處者四人志行純祐為兄
弟魯岡與之共事其輩行差少皆吳氏余宗也鄰舍生
孫令修亦與焉自午未後十餘年余與四人者先後成
進士而君吾師張西銘先生方以復社傾東南君進而

從之游先生之幼第曰牧菴其遇君特厚同社中推朱
子昭芑周子子儼皆與君交極深此吾黨友朋聚會之
大畧也君自少能文章有大志吾兩人以兒童時並驅
齊名既同補諸生而媿先一第君之負氣倔强未肯讓
余余亦事必推君刻意用科目相期過於諸同人遠甚
及余還自京師君進取之意落然等輩皆貴耻復與後
生相角逐摧挫息機一以寓之於酒余時見君引滿輒
用友道相規君之自傷連蹇不得已而寄此者未嘗不

感余厚意余亦為咨嗟惋惜不復言然君雖不遇吾等
已仕六七人者處於社局黨論之中日紛糾於不可解
惟君性質識度以和平安雅為長察機宜中肯綮諸公
往往從而決策與人交好推揚其能掩覆所短其或兩
家齟齬則緩頰排解之是以西銘數老成士必首范先
志衍用意氣結客昭芑子俶多在坐方辨論蠡湧得范
先一言折衷則人人自失也今修官閤中君過建溪以
送之因留暇蒞枝商所以為治甌寧之政遂為八閩最

余叨貳陪雍君來訪雞籠講舍流連浹旬恣探冶城諸
名勝與其賢者相結而後歸無何亂離大作吾等諸人
皆引去謀與君偕隱海濱已而救菴驟顯救菴由睦之
桐廬令入為給諫君為之上嚴灘者三過京師者再得
以盡交浙東河北諸長者救菴慙直好言事君引禍福
與之爭即逆耳無少避諸公聞之皆曰穆君黃門之益
友也晚而從純祐於汝南之確山純祐仕宦失志所守
又山城殘破本不足以屈知己君特徇窮交之請雖至

顛踣道塗無所恨然亦自此東歸不復出矣君平生篤
於師友忠於故舊周旋於患難死生屈指三四十年來
為弟子則哭西銘為故人則哭志衍已又哭我昭芑志
衍宦西川百口屠滅昭芑坎壈一生既高隱而遺書零
落故尤為之加慟當令修之流離國難也塗炭南還親
朋幾絕跡君握手迎勞流涕而問所苦所以具洗沐餽
衣糧者殷勤甚備救菴從右司諫改官甫還家而急徵
遽至君於倉卒中策蹇先期北發傾身營護幾為宵人

所禍既免口不欲自言其勞知交以此重之君為人豐
頤彊飯腰腹甚寬寡思慮節嗜欲無室家塵俗之累安
居養生法不止於中壽惟其歸自京師與汝南也一以
禪誦參學為事燕樂歡笑屢不與與亦對酒不飲有彊
之者過數醖頽然就睡親舊或以為憂其沒也從所善
學佛慈公浴於福城精舍引襪失衣輿歸遂不復言無
子而貧敕菴經記其喪始克殮少谷扶弟之子信炷委
哀就位赴者皆長慟失聲嗟乎君早歲不得志於身名

實藉二三友朋以自振既垂老而所知益落魯罔失明
余與純祐令修日窮因而子俶屢上不第君每追溯往
事相與閤默者久之然則君之讀書不效而逃於酒飲
酒不樂而又逃於禪惘惘失意以至於此者則吾等之
故也豈不痛哉嗚呼余又何忍弗銘為之銘曰

山也不可無雲士也不可無名我思伊人東海儒生或
游燕而去甌越或適蔡而過汝墳從容談笑急難解紛
為魯仲連為樓君卿噫嘻後千百年兮庶斯義之不泯

視我刻文

吳郡唐君合葬墓誌銘

吾郡以孝謹世其家者曰唐氏其先出自荆南宋叅知政事質肅公介四世而子孫渡江僑居吳是謂授書郎裕文公自裕文下十有七世聚升諱映奎則君之父也由聚升而上累世修儒術聚升早孤能以科舉業教其二子而君居長君諱景錢字時若別字容齋與其弟默齋相友愛偕君之子克勲三人者皆諸生今年春克勲

衰服跼門來謁默齋尤助之請曰吾兄之乞銘先墓也將以圖不朽今者吾兄又亡矣悉數知交微先生孰宜銘余遜謝不獲乃據堯勲自為狀序而銘之序曰君初治經為應舉學自以往代名賢後無以光耀前人之為乃益攻苦於所習其制藝頗為里中宿儒所稱許既再試鎖院被放而又遭母喪會明鼎移吳郡初定而湖寇大作老幼爭避匿君不可其父勸之走君號頓匍匐顧謂弟曰父往不可莫之侍也母殯不可莫之守也行矣

我必死於此無何寇至投以刃不中中庭柱及碎於木
寇執其罇不能擊愕然阻乃舍之去禮人子居喪殯必
用車車必有紼所以備火災戒不虞也其祭也謂之越
紼而行事夫祭尚謂之越紼可以柩在堂而不守乎火
災尚備而況於兵乎古者三月葬無所用遭兵之禮然謹
而防之如此若唐君者斯可謂之知禮矣當是時部使
者徵令於吳中有司上富人籍以典織作而君之父貧
不中格年老矣名乃在選中私憂之不知所出君奮曰

朝廷自發金錢予服官特以勞使民戶苟吏不乾沒工
不惰窳而我出私財以彌縫其闕則事亦易辦耳於是
辭其父常以身繇部中賦事獻功寧勤弗怠如是者五
六年始遇恩詔以免等輩大抵破家矣而君不因君天
性精密既棄其經生言則彊本節用大修其先業間出
於廢舉以相濟太公得以擊鮮奏酒佚樂而終君蚤作
夜興攻苦喫淡具酒食以會里黨推貧財以恤親知嘗
以默齋性簡易不甚治生產曰一家之中有無必共幸

處羸餘而可以弗吾告乎平居不苟言笑從昆弟親戚
飲則歡怡竟日愛其子教督之為延經師禮事之惟謹
其為人如此君元配黃孺人事舅姑以孝治家以勤知
詩書備婦德生子而年不永繼室以鄢氏今在養君疾
革而勅其子於喪葬所以處二母者得禮之中焉君沒
康熙七年秋距其生乙卯也年五十有四黃孺人同年
生先於君三十年卒一子即堯勲黃孺人出也娶鄭太
學泰裕君之女君女二長許字於華為進士扶翮公之

子次尚幼克勲以庚戌閏二月之九日合葬君夫婦於
友字圩之舊阡從遺命弗他卜也克勲尚未免君之喪
而其於母也生襁褓而見背故哭踊加哀葬之日行道
聞而悲之余雖未獲識君而默齋之來速銘曰口述君
之警教語笑若可得其髣髴非其生平相愛不及此嗚
呼觀君於兄弟父子之間則躬行孝謹亦可得而推矣
法當銘銘曰

有宋直臣曰維子方溯彼初授政最平江南渡建炎詔

求其後道斷不達除官未授載觀家傳迺遷此邦譜則
備矣史應失詳孝謹傳家儒生奇節苦由弗離格千金
鐵長憂兵火少事詩書用其萬一力田廢居枵軸其休
徵令以息小試治家有治有則何有何無相調相救維
兄及弟自親逮舊保有令德質諸先公胡不中壽有子
亢宗山墮水旋若堂若斧同穴茲邱爰告終古

太學張君季繁墓誌銘

張君諱介祉字季繁吳之長洲人曾大父建旌大父元

善兩世皆諸生父宗文有六子其四出元配龔氏君其
季也甫十五而孤養寡母以孝恭事伯兄惟謹仲兄有
子而沒叔天且無後君所以撫孤姪調發嫂甚備友愛
兩弟無間言年三十始入太學歸而大治先人之丘隴
母亡合而祔之送車致百乘里人以為榮中年教諸子
以發名成業晚乃自營一坏於湖山之間召所親置飲
登高望震澤喟然歎曰吾起孤僮竊不意自立而今將
老於此死不恨矣君長身豐下恢啁善談笑余衰憊始

識君君嘗期余以山梅大放時過其冢舍作信宿留余
逡巡不果遽聞君以病沒吾之子請以墓中之石累余
余不忍辭也君天性善治生居家好置重堂複屋收陂
渠卽閤之利雖累積纖微以漸致贏餘實用既饒間出
於濶達變化以自衛處通都之中瞻宗族賤里閭交諸
侯結賓客雍容而修豪長者之行語曰人富而禮義附
君之謂也當明季嘗捐困粟以大償貧民之不能漕者
所全濟甚衆在順治初年關吏以軍興法除馳道用君

ॐ नमो भगवते वासुदेवाय

先是君之起家也穀騰踊催比亦不至於甚苛其後也緩者亟貴者賤公私兩被詘而君優裕自如聞一令下則必變其術以相撓拄嘗告於衆曰古設田以養人今設人以養田吾取百畝為之率儲三十金以預滋其潤即田不害矣是言也策未有善於此者也然惟君乃能行之余輒思其故居之產率上腴又能起廬落給牛種以勸耕其輸於官也不待取諸耕而後足每先期趨令雖有里胥邑猾失所挾持以索無名之錢逮夫租登場而

君高其廩庾嘗候時而擇利初不緣縣官之緩急為棄
取此三者中家以下所共知也而妄興效君則不能然
後知田非不足困君君之貲與其術自不至為田所困
有司者猥欲以人人趣辦如君舉而槩之不亦惑乎周
官之首曰本富漢法之善曰重農今誠能準古制以大
寬民租徐擇其孝弟力田者錄之以官著在令甲庶幾
吳民知勸彊力而急公上不獨君一家已也余於誌君
墓舉之為斯世告焉君娶陳氏而賢有五子以諸生祖

訓為長次起鵬艾震維同母弟也先後入太學庶出夢
麟者最幼君有四女孫七人孫女十三人君諸子進止
儒雅文采皆可觀具入太學者仲與季且駸駸嚮用中
外清整所婚嫁皆名族君生己酉六月之三日卒庚戌
十月之十三日遺言以踰月葬禮也諸子遵而行之墓
在彈山之麓具區之涓去鄧尉先隴不五里吳人之俗
歲於山中探梅信傾城出游張氏兩墓深淺皆真其勝
君之葬也余越疆而弔見墓門有垂垂欲發者其親串故

人酹酒花下而後去嗟乎古今論人之不同一曰勞生
一曰達生君之自壯逮老其生也可以謂之勞矣營生
塋作終制若是乎高人曠士之所為何哉余讀喪禮乎
思子之言曰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惟君之生計
足喪具備早營高燥而勅其子以氣絕便歛訖便葬
皆出自生平精彊心計之餘習豈追慕昔賢之佚事而
為之者乎然君於書傳頗能涉獵其大略與人交撫掌
歡謔坦易無它腸此亦於道為近未可見其搢搢然役

役然謂與古之放達者無一端之合也余自笑足以知
君可以銘銘曰

有墮者山有瀾者水歲直降婁月躔星紀彼墓大夫指
說妙理早寧體魄後必大起主人康強笑而聊唯爾言
果微予不畏死噫嘻古有輕人不資之軀以自驗其術
者乎吾知君之即安於此也請以俟而攷諸筮史

梅村集卷三十五

蔣母陳安人墓誌銘

吾年家子嘗熟孝廉蔣君伊狀其母陳安人之內行踏門來告曰往者吾父亡也兄佶圖謁銘於先生而未敢者有母在不忍以遽葬也今母亡矣佶又不天而前死者三月先是母屬疾以其哭吾父也吾兄弟朝夕祈有間以盡一日之養不幸重遭少壯者之喪吾母哭子因以追痛先君心腸摧裂遽至於大故嗚呼吾兄已矣孤子何以追終天之罰而下報母兄乎今者先君之銘有待而願誌吾母庶幾致哀吾父而慰兄佶於地下也敢

以請余曰子之先府君與吾同舉於有司者三十年吾友也子之兄弟有敦盤之好於同人不遺我老而俾狎主其事亦吾友也古者朋友之妻之喪則經而弔之朋友之母之喪則為位哭之吾於蔣氏之禮有二焉其何忍辭按狀安人姓陳氏嘗熟之唐墅里人其先有為侍御史者子孫世儒家父念虞公也念虞娶於程生安人甫在抱而養於叔敬虞以朱孺人為之母撫育有恩故安人始終事二母如一年十八歸於蔣是為贈禮部主事

抱奇公之冢婦而丁丑進士歷南海建安二令陞儀制
司南陔公諱榮之元配蔣固鉅族世由科第陟顯官獨
抱奇公困鎖院久不遇偕濮太君長食貧安人既饋而
棗栗暇脩衿纓綦屨不惜解瑱脫簪以營之躬機杼忘
寢興所以佐夫若子於讀者惟謹其貴也奉其姑之官
黽勉在公簡飭中外具有禮法濮太君沒於南海方奉
將輿車在塗而又奔贈君凶問比入閩將報政而甲申
大變天地崩圻則又得之建安官舍中凡南陔指拄家

國山哀盡禮安人之贊襄居多自余初得舉識南陔於
無錫舟中其成進士也余亦官京師中間仕宦參錯垂
老始相見於江湖握手興歎入門而庭宇灑掃鈴柝肅
然主人設雞黍之饗穀核酒醴中豐儉之宜終宴僕御
無陝隃嘻笑者吾以此知嫂夫人之賢也南海壯縣也
海虞於吾郡好以服飾居處相誇尚里閭中獨推蔣氏
有素風一官嶺表垂橐而歸家門無珠玉纂組之華子
弟無田園車馬之奉論者以為此固吏治賢也微內助

無以成之南陔又言於余曰吾建安間亂時軍興旁午使者促迫坐即舍中山氓洶洶束手無以應吾婦盡捐橐中裝以代輸杉稅閭之人至今猶言之余尤歎安人審常變識大體不獨稱廉令婦也安人四子已出者三中子個早歲大沒膝下唯三男三女嘗歲時宴集幼穉盈前指長子顧而言曰若等少長富貴惟佶兒之生也乃父為貧諸生吾母子日夕同辛苦因相與縷陳之而泣嗟乎兵興以來如南陔之優游晚節在同籍之中不易

見矣微聞家居幾為宵人所中倖而得全其沒也亦不勝暄涼之感故安人哭其夫若子為之加哀然則世之不如南陔與不如安人之母子者可勝道哉安人卒戊申也距其生癸卯六十有六後於南陔之卒者四年故孝廉之名成也安人所及見今孝廉方遠至而諸孫嶄然露頭角若安人者可以無憾為之銘曰
嗚呼古有合葬而為兩銘者其穴同其窆之月日又同維淑媛之高風宜垂令問於無窮故從而為之辭以相隨

夫子於幽宮

梅村集卷三十六

孫母金孺人墓誌銘

余嘗登虞山筍將而南見有城佳哉面勢爽塏左岡右阜拱伏碁置中為馬鬣封焉土赭而不槩木榮而方遂簷堂三楹中唐置甃墉周以完詢之余門人孫孝維藩所以葬生母也前數武巨石斗辟下瞰百仞有介邱隆起乎椒霜樹相錯如繡曰吾谷乃孫氏之世阡而茲山

適攬其有凡湖山丙舍之勝專之於孫氏矣孝維晨過
我跽而謝曰夫子幸謁先孺人隴以不及從為戾某渴
葬吾母懸紼之石未有刻辭敢請余曰諾按狀孺人金
氏常熟人其承事方伯公也贊女君黃夫人羞鬻於舅
中大夫進止有禮退而齒同列鉛澤不華箴管必飭酒
漿是潔中悅以時從宦粵邸而生子粵東多珠璣翡翠
象犀荃葛孺人不以私其橐方伯公疾孝維甫羈貫嘗
抱著膝方伯念困劣不能自還哀此兒尤小撫之泣下

孺人淚承睫銜悽用好言相寬不以孺子未立增其戀
戀心方伯捐館舍冢嗣司李君持門戶遇異母弟有恩
紀孝維修弟道甚恭友愛無間閨門雍睦由兩母氏之
教焉孝維就外傳孺人訓以儉德庀家政僮御象息
中外爭多其賢及病泣語孝維曰自汝君母黃夫人沒
吾屬助邁者三人其有子而貴禮有從而致隆者也無
子者不祔吾幸育汝願得身先驅螻蟻以下報黃夫人
於地下俾知孺子有成惟汝大墓兆域未定吾瞑汝當

規尋丈亟崩孝維涕洟受命余惟禮古不合葬孔子曰
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季武子曰周公蓋
祔先是方伯公已營高敞於山之陰以形家言改卜而
孝維承母意不及俟先君於窀穸乃距祖所里而近貞
龜維食葬前之一夕孝維夢孺人趨而來曰某所有文
杏焉可以馨香吾骨矣且而詢諸負土者則其處在宋
元日故嘗植杏萬株為維摩講舍之西辟垣而宮以杏
顏之今墟矣人猶有識者嗟乎孺人之靈其妥斯土也

筮襲於夢異哉孝維卅歲從余游實受命於其母雖無
闕門之語而長御傳道以孺子在幼惟長者扶而植之
其誼諉甚至閱二十年余已成蓬暮而孝維雅自樹立
克襄大事可謂無負於母氏也已用徇其請而為之銘

銘曰

湖水連兮楓葉丹凌風去兮乘雲還植文杏兮棲鳴鸞
子千億兮仙根蟠刻茲石兮永不刊

亡女權厝誌

嗚呼此我之仲女而陳之介婦卒也以難故斂於屋之
小寢無主哭父撫之始受含乃卽其地為菽宮俾朱書
甌以識月日曰女生於京師在震而母郁淑人以哭下
殤子遘疾彌月而瀕於殆其產也萬無母子俱全理屬
有天幸無害竊心喜雖女絕憐愛之知星家曰是其長
必貴十有一歲而郁淑人卒蹣跚如成人祖父母手加
鞠育婉孌得意旨知詩書工箴管遇姊妹以恩待上下
有禮法陳海寧大姓也今相國初在翰林與余同官其

生子女也又同歲相國之父中丞公以請婚年十八始
禮成歸於相國子孝廉容永字直方時相國守司農卿
而直方北闈得舉施衿之夕以高門勉之既饋而翁姑
交賀曰此賢婦也司農再相未一歲用言者謫居瀋陽
取最少子從其二在南獨留直方京師以絕塞遠饋衣
藥通音問居中為調護余時以疾遭總麻慘戚戚不樂
直方虛左卻迎以歸相國疽發背舍中兒多南下直方
孱然膏粱少年也從一醫一童子出關踔千里絕跡無

人地以省父余與之立馬門外女泣而送之已而相國
召入京為宿衛視舊人在諸子法當從會余丁嗣母喪
女執手訣曰兒從夫長作京師人矣父老病無意復出
兒非有事不得還江南因慟哭嗚呼孰知其夫死江南
欲長作京師人何可得哉當相國再以他事下請室家
人咸被繫直方在外舍未就執得以其身變服省視塗
炭奔走見者殆不復識女盡心欣助具糝饘參消息寄
帑主費所以措柱萬端勞不見恤或反以受譙讓無怨

色獄旬月而後獻全家徙遼左用流人法不得為前日
比獨子婦不在遣中相國命將幼穉歸寓書余曰吾子
女不少患難苦辛惟有容兒夫婦耳嗟乎陳氏家方隆
盛時子弟厚自封殖卽難作而室中裝為在南者分持
去相國母夫人於武林聞之曰四郎無私財若妻子何
女歸舟中舉一男名之曰環志環名也抵家坐空舍中
支一鼎以爨手脫傳璣珥市棗栗以上太母曰兒貧不
能與伯叔妣比也直方右目眇於律廢疾者贖女時省

余東滄聞之喜曰吾為貴家婦以有此苦若骨肉幸以完當僦居父舍傍紡臬作活也未幾海警急京江陷北信不至州人一日數驚女積憂勞久病咯血返而就醫郡城余憐其無依父子常相守二女甥四五歲頗慧黠長者教之禮佛祈直方早歸女凝視長吁曰汝久不還矣余訝問故曰吾舅姑已行若止一子以贖論易耳今株送者盡室在南安坐無行色部檄屢不前事且有變變則禍重至渠何以獨免乎居兩月果有後命女病已

憊聞之憂且悸嘔血數升遂以是卒當中丞初以婚請
余難之曰物禁大盛陳氏世顯貴庸我耦乎其言二十
五年而大驗女生於丁丑七月二十八日卒前庚子五
月六日卒前二十四日而直方在京師與諸兄弟竟同
遣云余曰陳氏之歸未有日其權厝也於法不當銘然
不可以無識也變為招魂之詞以哀之曰

木葉山兮雨冥冥蘆管吹兮悲風慘慄之中人伊巖關
之巖薛兮虎豹以狺冰雪皚皚兮恨黑水之無津問華

表之奚歸兮鶴告余以不聞生與死其終弗見兮噫乎
寥廓於重雲越有岑兮江有澣魂歸來兮從汝母奠椒
漿兮漬茲土依佛火兮救諸苦

梅村集卷三十七

靈隱具德和尚塔銘

自佛法入中夏以漸被江南宋元以來浙河東西分立
五山十刹而靈隱實居其最是能致有道浮屠如無著喜永明
壽明教嵩雪竇顯大慧杲十有數公遐哉其不易及也已

本朝御錄之初我具德大和尚用臨濟宗旨教行
正法眼藏而靈隱乃熾然而復興其既也遷席於
雙徑順世於天寧而道價攸崇靈骨是妥始終
於此山為不朽若是乎我佛如來因緣付囑應身普現
不可得而思議者噫嘻詎偶然哉於是嗣法弟子晦山
顯件繫梵行郵書屬其友吳偉業曰子固辱與吾師游
者也塔有刻文非子不足傳信石已具敢請偉業旣遜
謝弗獲則伏而思曰夫像法之有盛衰猶生相之有起

滅也興復則重來懸記坐脫則末後證明皆所以開導
有情表彰正覺今以和尚之功用莊嚴遷化殊特烏可
不標舉大端庸昭示於來禩乎且偉業稱同學於晦山
者四十年矣猶記晦山初經薙染和尚結制於玉峯之
海藏惟時緇素大集偉業隨衆禮足開誘殷勤自慚鈍
根無以追隨叅學今者竊有餘幸獲以世諦文字效奉
揚於萬一晦山之師猶吾師也其何敢辭謹按師諱宏
禮號其德生於紹興山陰之張氏世稱著姓明隆慶辛

未狀元陽和先生元忭其族也從祖父徙會城好與黃
冠者游有紫陽洞蘇道者教以息養方頗本於天台小
止觀止觀為智者大師所修梵僧謂與首楞嚴相合今
大師拜經石具在師因讀是經而發正信遂投普陀寶
花菴靜長老下髮出家昔李叟過流沙而為浮屠阿難
登雪山而度仙衆師之卽仙證佛又從教入禪母乃類
是乎三峯漢月藏禪師則其所從記蒞授以臨濟一宗
者也臨濟在明初法運中微漢公出而直追從來相承

之密印自謂得心於高峯得法於覺範得妙用於金粟
悟和尚而其終始加護者則在覺範之綱宗綱宗者全
提五家宗旨而於臨濟則一句分明之中有元有要照
用權實料簡回互賓主歷然漢公所以尊奉源流又不
得已而至於辨難其一念總不出乎此師聞乃亟往而
從焉當其時漢公開法於安隱兵師於座下首參本來
面目偶窺鏡見影被同參驀背一推猛然有省然未敢
以為有得也自以生逢明師聞至道苟不於向上一著

關振穿通將何以發明宏道之苦心而擔荷大法凡歷
三峯元墓者數年晝夜服勞飽衆力叩一旦橫榔栗下
坡陀放眼虛空忽悟自家活計而臨濟全機大用當前
畢現矣師面貌清稜口機迅利在函丈之前豎義嶽嶽
不下而漢公輒痛加錐劄故逆折之於疇人之中嘗以
機語不契納履而去最後迺許為鐵骨禪而謂吾宗必
興於是子蓋其師弟機緣如此三峯沒同學潭吉忍公
著五宗教於安隱而已病師贊助之力居多書成而闡

揚綱宗三峯道法始曉然於天下雖與當時辨難三峯者持論不無異同要其大旨不過曰吾道應如是也昔巖頭以德山不知末後句仰山謂翠巖不知祖師禪師友兄弟相資教益在世法為鬪諍佛法則酬唱而已師何心焉於是師歸隱雲門山中御史大夫念臺劉公為方外交請師出世於會稽之廣孝寺久之居杭之安隱顯寧已而去之江北其開期天長則慶雲高郵則地藏維揚則天寧而杭之佛日靈隱徑山又還自江北主焉

者也先後十日坐道場惟天寧靈隱為大天寧學侶奔
湊師偈所云五千衲子下揚州者也靈隱能起二百年
之廢大殿火重新之以億萬計王公大人施者至集殿
材之長與其圍產大山深谷中非人力所致若有天龍
鬼神相之以畢出吁亦異哉殿成鉅麗甲天下峯巒澗
壑次第布置又斥其餘力以葺杭之諸寺而徑山頻以
興復請師乃招晦山於黃梅四祖取靈隱付之住徑山
未一歲再往天寧其未之天寧也若似乎息機投老報

齡將近者既至預刻時日為齋期齋前一日搭衣禮佛
夜過半談笑如平時五鼓易新衣呼侍者隨我上方去
頽足一下端坐逝焉世壽六十七僧臘四十三丁未十
月之十九日也最師之生平有奮迅之力有溫和之智
有真實了義有無礙辨才故能上以承當佛祖下以調
伏諸方而鍛鍊學人尤推為莫及蓋佛法自馬祖以後
大慧以前正令接物皆顯大機大用三峯始修舉行之
而師極變化於莫測在大乘法器舉不能越其範圍卽

淺學初機望崖思退者尋當悔而適返師嘗以語晦山
曰綱宗者人能講我能用先師當日鉗錘晚年始獲其
益此卽我三峯家法也嗟乎今人以分別覺路者曰知
解建立行業者曰有為師之講求宗旨分條析理而未
嘗落言詮入窠臼得諸性相平等雖有千差萬別總歸
一源故能破除心意識以超脫生死不可謂之知解也
師願力廣大攝受經營能以無著心應一切物視飛樓
湧殿食輪萬指與夫草舍單丁了無以異功德克就躡

展去之不可謂之有為也若師者天所以撐拄末法為
道而生者哉得法弟子巨渤恒初主天寧先其師示寂
次戒顯卽晦山今補位於靈隱者也次剖玉璞紫蓋衡
三目淵若相有穆文晉今主吾鄉之法輪衲華通則為
吾鄉人相繼付囑者共六十七人當靈龕東歸徑山有
以為請諸弟子念師二十年拈据大功托於此山且枚
筮之亦惟靈隱為吉故用戊申八月二十六日入塔緇
素畢會咸嘆為允晦山之來速銘也曰師初至山有二

騰猿呈異而殿功創手一鏹下得文喜故塔跡示後身
人符昔夢此二者狀失之略不可以不書嗚呼法席有
盛衰而大道偕此山無終極和尚在長寂光中與從上
諸祖相印證固無假於斯文迺百世而下摩挲其日月
而攷較其行履并吾與晦山世出世之交亦得附佛法
以垂永久則此碑之作又烏可以弗詳乎為之銘曰
靈鷲何年來玲瓏入佛智幸遭威音喝故得不飛去龍
湫日噴薄徹骨松風寒清冷長不竭我心如此泉小悟

攬鏡光大悟擔拄杖覲面更轉有有相叅無相乃立三
元要乃著五綱宗千聖縱復出此理固不同建瓴決懸
河辨才信無礙不現文字身而得大自在白椎告四衆
佛法無容情手持吹毛劔把定迷途津驀頭緊一按搥
胸連令說老宿有擒縱徒侶鮮敗闕願以清淨心而作
廣大事於一彈指間攝受俄孔熾公侯諸宰執都護大
將軍索駝載法施解放鞬中鷹香花結慈雲鐘魚答天
籟婦孺布金錢屠沽請法戒檀栢三十圍絕壑封雲烟越

妖聞鬼語將以供諸天八龍騁威神夜半雷雨送涌水
巉巖齊耶許刀不用觚稜截虹霓丹腹蒸雲霞變現兜
率宮週滿恒河沙祝釐鞏不圖皈依發正信白象捧金
輪青蓮演佛乘功成已不有道在我且行泊然入滅度
便是娑羅林是謂大堅忍是謂正知覺世幻等微塵去
住總不著能以義句叅不落識想故能以行業求不貪
利養故門庭饒拔濟機用垂森嚴馬駒踏四海優鉢開
千年燈燈鎮相續如如永不壞若論無盡身充滿於法

界顧惟有情衆俯仰於茲山拳石本灌莽冷泉空潺湲
念以何因緣成此功德聚靈骨於焉藏理在不思議日
色起滄海潮聲來浙江吉祥殊勝地寂滅光明幢我為
作此銘刻諸無縫塔曠劫長不磨炯炯元要法

梅村集卷三十八

湯節母趙氏傳

節母趙姓河南睢州人其先許昌徙也世為望族年十
八歸同邑文學湯君諱祖契字孝先其子今為國史院

檢討諱斌則以孺人之節義聞於朝者也湯於睢陽亦
望姓始祖以武功爵世授衛指揮僉事自孝先以上三
世用儒術聞矣孝先之父曰疊齋居家有禮法孺人醮
而廟見疊齋喜曰此必為賢婦興吾家疊齋嘗大病孺
人調七箸奉湯藥偕孝先侍疾者四十日疊齋疾少間
見其孫立於旁手摩顙頂淚泣然承睫曰吾子孝新婦
賢殆將有後其在此子乎吾老不及見矣疊齋歿舍斂
以時具孺人皆先事縫紉附身附棺應手立辨親黨相

顧而驚微孺人不能以喪也歲大祲家益以貧落傅璣
之飾嚮既盡則蠶績繼之堂上饘飩脩澹弗缺於供私
則噍黎藿食糠覈勿使姑聞篝燈機杼課子女以夜讀
燭不至則誦古書俾聞而記之略上口乃止蓋孺人少
習孝經列女傳識其大義居常以訓飭子女欲親見諸
躬行故其事舅姑服勞無倦臨患難志意較然不挫所
守誠天性然也河南方亂旱蝗不止孺人憂之為長女
營嫁檢討未應婚也則又為營婚慨然謂孝先曰吾一

子一女志願畢矣世事至此如姑年老何或問以身謀則笑勿應明年賊大至睢陽旁邑皆陷孺人閑定如平時戒左右莫驚吾姑也先是檢討讀書北恒山之麓事急馳歸守陴者勿納則循城而號之孺人曰來則俱死無益不可令湯氏無後戒勿復入城既破孝先負其母竄蘆茨中僅而後免孺人召集家人從容慷慨自以累世高門今日義無全理且以姑老不得終事為恨解衣帶自縊不絕再投於井皆井也家人縋而出之賊尋至環以

白刃孺人大罵賊刃交於脅嘆血不撓及旬而斂尸僵
如生今建祠於故居之東知州事者春秋祭祀不絕云
吳偉業曰節義之起也豈不以讀書知禮義哉婦人女
子倉皇偏仄勇於一決抑亦計無復之耳觀節母處危
亂之中不以身累其夫不以死憂其親非其學問志行
深有得於孝經女史能從容如是耶黃河潰決孺人之
殞再沒於水論者謂天道太酷嗟乎梁園之側洛水之
旁其為高墳巨碣者何限終委蔓草而號狐狸今節母

之英靈昭爽翱翔乎星辰日月之際又何有於衣裳形
魄之坏土而獨令其平生行事載之圖牒傳之丹青俾知
者播為奇聞異蹟則世教有裨而於孺人讀書知禮之
志亦可以無憾余故謹次所聞俾采風者識所考焉

汪處士傳

汪處士鳳齡字儀卿別字思穎其先出唐越國公華之
後越國數十傳為時楊公世居徽之唐模村當趙宋之
季時楊以孝聞由唐模徙巖鎮是為巖鎮汪氏時楊有

十子其第四子允亮又十餘傳而得君君生而姿貌穎異目睛爛爛燭人始在髫髻不苟嬉弄凝重如成人六歲出就外傳彊記雜誦大有過於凡兒之所習操管為文衮衮不能自休時師避席畏之曰非某所能教也既長試有司輒不利或有勸之者曰丈夫拔足阡陌之中乘堅驅良足以為豪耳儒者博而寡效勞而無功是安用此咕嗶者為君慨然歎息曰吾新安非徽國文公父母之邦乎今紫陽書院先聖之微言諸儒之解詁具在

奈何而不悅學乎且吾汪氏仕而顯賈而贏者世有其人矣苟富貴埋滅不稱何如吾為一卷師而以免園終老也聞者胎盼以去久之徽有大中丞方公者聘請高行為弟子師里塾之士自銜嚮者以十數方公獨以望實細推擇曰必汪先生於是潔館舍具書幣以迎致之命其子若弟修北面之禮鄉人聚觀詫指曰吾今日始知學之為益矣君為人性至孝再刲股以療其親疾居喪哀毀幾致滅性御史張公慎學行部至新安州郡上其

事命大書孝行者棹楔以旌之邑宰聘飲于鄉復加崇
獎君嘗謂人曰世謂儒者有名無情不足乎緩急此腐
生孤陋者所為非所以槩吾道也夫君子先人後己重
義輕利詎肯於死生然諾有二其心哉當明之末造新
安穀嘆人饑君推其資計賑贍里閭人有急難叩門傾
囊倒庋應之惟恐不足甚至舉倍稱之息為人解對後
雖掉臂負之弗恤也新安之俗好以纖介自言鄰比漚
麻之爭兄弟原田之訟經年所不能決君出一言為之

平處退而皆服居嘗引諸生讐問經義有暇則東阡西陌親友過從數舉長者之言提耳訓告其有懷詐面謾輒質責譙讓俾無所容性高整雖妻子不見有燕惰之色居處服飾務惇儉樸以為時世先里人伏臘置酒三爵之後以嚴見憚少長無敢載號載呶者咸相謂曰汪君在坐使人不樂不見又從而思之其取重若此初越國公以九子散居六邑其著者曰宛山邑南曰桃溪萬安曰登原大畝西門潛口黃坡無慮數十大族君皆能

條舉枚數分其所自出而於巖鎮則婚必告喪必賻祭
享必會修收族之道焉有八子多以孝謹起家篤修行
誼君教之曰陶朱公之傳不云乎年衰老而聽子孫吾
以隱居廢治生諸子有志於四方甚善但能禮義自將
不媿於儒術吾願足矣君生於萬厯癸巳年正月初五
日卒于康熙丁未年臘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五八
子者秉乾秉中秉和秉厚秉星秉亮秉光秉貞皆克遵
遺訓而秉乾僑寓吾州故知君言行為詳君敢宮在其

邑之南山其誌碣將以俟諸啓奠故不備載

舊史氏吳偉業曰黠歛居萬山中風氣完密世稱多篤厚長者當前朝成弘之時篁墩程先生好論次其鄉人之可傳者以告世如孝義汪處士思義汪義士中和此兩君者苟以入獨行傳則良史所必採焉今思穎汪君先後一揆何汪氏之多賢哉往余在京師知方中丞護巖關其門下多文武智計之士迺為子弟擇師得汪君由此觀之即汪君可知矣

梅村集卷三十九

柳敬亭贊

頤而立默而澤視若營似有得文士舌武夫色為僉楚
為諧給醜而婉者其貌佞而中者其德初即之也如驚
驟去之也如失人以為此柳可愛而吾笑為麻中之直
斯真天下之辨士而諸侯之上客也歟

湯子遺書卷二

旌表節孝疏

切念表揚節孝以風世勵俗甚盛典也惟是臣屬地方
幅員遼濶其間窮鄉僻壤潛德幽貞而有司各官咸有
錢穀刑名之責經營簿書日不暇給一時耳目難周採
訪不逮甚至俗以為無關考成往往視為緩務或家道
充裕節非甚苦而諳於條例輒能依限上聞至於單寒
之家避遠之地備極艱苦志節可動鬼神而淹抑無聞

者實多有之臣奉命一載以化民成俗為無通飭所屬
司道有司細加諮訪毋遺側陋其中或有與例未符及
年歲過期者不得不細加駁查茲據布政使開報節列
最著孝行堪稱者二十七名口經臣覆勘無異今逐一
臚列為我

皇上陳之

烈婦徐氏係長洲縣庠生徐德女許配青蒲縣生員趙
焯為妻焯於康熙二十二年四月薨徐完婚匝月歸里

於閏六月二十五日病亡訃聞氏即別母登舟往拜翁姑撫夫屍號慟哽咽氣絕救之得甦繼於別室自經復為人解救翁姑知其必死朝夕防護之後以母病告歸託疾卧牀絕食五日於康熙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身死該臣看得徐氏結褵分鏡一朝願相從於地下矢志靡移表大義於人間貞魂不泯奕禩之節名永著聖朝之錫典宜加

烈婦謝氏徐州民謝惺然之女適民趙體義為妻康熙

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于歸夫家敬奉翁姑居家勤儉
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初八日夫故悲泣不食死而復甦
誓必以身殉夫因有遺孕隱忍以待後生子復亡志益
決念翁及夫兩柩未葬死有遺憾遂盡出簪珥服物與
伯兄卜送二柩於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十九日歸宅氏
即於是夜投繯自盡時年二十六歲該臣看得謝氏稟
性堅貞素懷義烈初念遺腹之猶在思成撫孤之仁繼
傷嗣續之無存卒遂捐軀之志從容畢葬無憾生前慷

慨投繯垂名身後宜加

旌典用勵頽風

節婦錢氏蘇州府太倉州人順治八年二月間適民盛
芳為妻至順治九年正月初三日伊夫病故時氏二十
歲夫患病篤躬侍湯藥悲泣誓不欲生夫亡痛棺厝淺
土捐奩築塋復遵翁遺命力撫五歲幼叔成立婚娶於
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身故存年五十一歲守
節三十二年該臣看得錢氏勵操克堅守貞能苦居孀

幃者三紀永矢靡他之心撫弱叔於五齡不負舅氏之命徽音既著

旌典宜先

節婦顧氏蘇州府太倉人明崇禎十三年二月初八日

適民人王公度為妻順治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夫故時氏年二十五歲當兵燹之餘城鄉惶惑氏以二子託翁姑竄匿獨守夫棺誓以身殉幸得保全翁姑年老紡績奉養迨姑病歿拮据喪禮凡衣衾棺槨至卜地營葬措

置得宜復教子讀書每夜非三鼓不寢雖隆冬酷暑氏必伴以機杼長子迪啟青年力學方期食報不謂遽歿存孫男二人氏又撫之讀書今已成童計守節三十九年現年六十四歲當即駁查遲延情由續據回稱因本婦居住鄉僻不求人知而鄉民未諳事例舉報遲延等情該臣看得顧氏性比清霜心同皎日辛勤淙瀝怡顏奉事翁姑黽勉熊丸茹蘖教成弱息真節久符於定例恩綸宜表其門閭

節婦文氏蘇州府長沙縣人明天啟五年三月初七日
適民莊炤為妻崇禎四年十月十四日夫故時氏年二
十四歲遺孤二大者莊白甫五歲小者尚在襁褓復殤
亡舅姑夫三柩未葬氏罄資舉殯拮据成禮貧窮無依
祖姑勸之改節氏立志不從截髮為誓教子從師脩脯
悉出女紅荒亂困苦備極顛連於康熙八年二月二十
八日身故守節三十九年存年六十二歲當即駁查遲
延情由續據回稱本婦以守節為婦道之常不欲以此

得名伊子勉遵母命且遠遊覓食不遑歸里以致無由
申報等情該臣看得文氏矢節青年完貞白首罄資舉
莢孀閨備極艱辛截髮撫孤沒世不求名譽心摧哀鴈
血盡啼鵲允宜

表揚以光彤管

節婦潘氏蘇州府崑山縣人明萬曆二十九年八月十
六日適顧晉瑛為妻至萬曆四十年十二月初一日夫
故時氏二十七歲一女甫八歲氏勵志自守孝事舅姑

奉養不怠舅姑相繼病歿經營後事殫力安葬孀守六載始得嗣子方襁褓氏撫如已出保護備至辛勤教誨克繼書香氏康熙七年正月十一日身故計守節五十七年存年八十三歲當即駁查遲延情由續據回稱潘氏歿後伊子久館都門親隣未悉其守貞歲月因循未舉等情該臣看得潘氏鐵石為心冰霜為操青年喪偶白首全貞曾無嗣續之依克盡舅姑之養率能撫存襁褓以繼宗祧亟宜

旌揚用彰苦節

節婦潘氏蘇州府崑山縣人明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適民方修緒為妻至順治三年六月十三日夫故時氏年二十歲夫亡姑老家徒四壁氏勤女紅以奉甘旨而自食粗糲又嘗割股肉以療姑病姑病尋愈教子若孫以義方閭里推重計守節四十年現年五十九歲該臣看得潘氏貞志不移幽芳獨茂孝思默感病姑賴以延年慈訓曲成弱息由茲式穀茹荼既久砥節彌堅

亟請

褒揚以振末俗

節婦施氏蘇州府吳江縣人明萬歷四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適民人周廷修為妻即于四十七年夫故時氏年二十歲欲以身殉自縊伊父施學易勸諭以氏方懷妊殉夫不若立孤為重氏因毀粧茹素勉延性命後果生男撫養成立又氏翁與嫡姑早亡奉事繼姑高氏極盡孝養高氏素有痰火病症卧牀不起晨昏進膳親滌

使罷及高氏歿後勉力造壙合葬翁側伊母中年失明氏亦迎養終身因聞人言以舌砥去目障可以復明每晨砥母目夜必焚香祝天願減已壽求愈守節六十七年現年八十六歲當即駁查遲延情由續據回稱緣伊子遠館在外查核年歲未確屢經給扁獎勵未及請題等情該臣看得施氏貞節性成孝慈天植撫遺腹而箕裘不墜奉繼姑而甘旨必誠至於砥母目以復明減已算而益壽皆仁孝之至義洵閭閻之完人也允宜

旌表

節婦周氏蘇州府吳縣人明天啟五年十月初十日適生員殷佑寧為妻於崇禎八年七月十七日夫故時氏年二十九歲即斷髮毀容願從地下翁姑勸諭以有兩孤在遂遵命撫育以延宗嗣姑蔣氏膺痼疾氏侍奉湯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五十餘日凡遇凶荒之年氏以糟糠自咽減己饗殮供奉翁姑計守節五十一年現年七十九歲當即駁查遲延情由續據回稱先曾親族

欲為舉報因本婦以不能教子成名為愧堅稱從一而終婦道固然何以旌為遂僻處鄉偶以致遲於舉報等情該臣看得周氏茹荼蚤歲啣痛長年孝養舅姑救水承歡於甕牖保全似續柏舟永矢於重泉苦節傳芬旌揚無愧

節婦朱氏常州府武進縣人明崇禎十四年適民沈繼筠為妻伊夫出外經營於順治三年六月三十日身故異鄉時氏年二十四歲遺孤年方三歲氏提攜鞠育以

存沈氏之緒紡織度日計守節四十年現年六十三歲
當即駁查遲延情由續據回稱因本婦荒村僻處不求
人知更兼鄉愚不諳成例以致遲於舉報等情該臣看
得朱氏以單寒之嫠婦知從一之大綱四壁蕭然惟茹
荼蓼藐孤襁褓克殫辛勤俯仰賴于隻身節義存于側
陋允宜

旌表以闡幽貞

孝子郁聖揆蘇州府太倉州人自幼隨父讀書恪遵家

訓凡講及孝行詩文輒反覆討論偶見父有憂容則日不敢食夜不敢寢父患目疾腫上有花揆以舌舐眼每日數次而障霧悉退其母忽頭風延醫調治不痊夜半與妻吳氏焚香祝天願減夫婦之年以益親壽而母病即愈又伊父病篤百計醫禱嘗糞以卜病勢夜夜焚香願以身代父歿之日號慟昏絕者數次三日不進湯水三年守制飲食必依靈座寢苦枕塊刻不自安復殫力安葬祖宗與父母之柩棲伴廬墓者經年又繕密室以

父母真容每晨瞻拜極其誠敬迄今五十一歲猶如一日該臣看得郁聖揆孺慕性成孝思維則舌舐父目而父目重明額增母其而母疾旋愈嘗薰以卜病勢既竭力於生前守廬以伴親靈復致誠於歿後允為純孝宜

請

特旌

以止烈婦徐氏謝氏節婦錢氏等孝子郁聖揆等二十七名口或矢志從一而慷慨捐生或青年守節而白

完名或純孝性成而事親竭力實與定例相符均宜表
彰以光

大典至節婦內有年逾六十以上者臣俱逐一駁察據
稱各婦皆因孤苦寒微僻處山谷採訪難周無以表見
實係地隣人等未經公舉之故非屬地方官遲延不報
今察核既確並無可疑合並陳明除將事實冊結送部
察核外相應具

題伏乞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湯子遺書卷十

贈李映碧先生 三首

蚤年登朝著端笏拜彤闈抗疏表孤忠旭日麗黃
扉維時甘陵部南北勢相違正色兩不阿嶽嶽世
所希元祐盛名賢黨論多是非玄黃未息戰國是
將安歸惟有哲人在秉道還識幾石室留諫草夢
回尚依稀

魯國遺經火口傳賴伏生九十秦博士典謨亦已
明文獻巋靈光斗杓示景行著述藏名嶽大義何
崢嶸虎觀待鴻儒丹詔下江城老夫難趨走豈敢抗
弓旌抽書授使者卷軸滿巨籟白雲封巖谷時聞
鸞鳳聲

向歆嗣經學彪固續漢史世業重蘭臺千秋誰繼
美先生令子賢載筆石渠裏文藻曜朝華持論平
如水衆人驚未聞庭訓實爾爾余也哀朽姿追隨

愧迂鄙南望東海濱
丹霞明若綺願言從執鞭
厠身堂廡底恨無鴻鵠翼
翻飛平原里

途中苦雨

西風久雨苦淒迷
客子逢人問路蹊
遠浦暗雲藏古寺
斷橋平水接長堤
當車苦霧征衣濕
倚岸高懷獨鳥啼
歲暮可能歸舊隱
村鄰濁酒正堪攜

兼濟堂文集

別集類六

國朝

原刻兼濟堂文集序

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名世鉅人出而弘濟蒼生潤色鴻業然而長於政事者未必工於文章工於文章者未必優於理學求其兼備無遺者不數見也當西漢之隆蕭曹丙魏號為賢相然所長者止於政事無論理學即文章且無聞焉而司馬遷相如枚舉揚雄之流又徒以文章著稱而不及施於政事其於理學則亦未能窺其萬

一也所謂兼備無遺者求之古而不得今乃得之於柏鄉魏公公秉鴻駿魁傑之才遭逢

聖朝迴翔禁近

世祖章皇帝興起右文招延俊茂數舉

經筵命儒臣講論大義或時

巡游南苑應制賦詩文學侍從之臣無不懷藻情華對揚

休命而公實歸然為冠首其後歷諫垣躋憲府密勿論

思紀綱庶政封章數十上如請開日講頒孝經錄遺忠
闢異端諸疏皆闢天下國家大計蓋非

當寧知公之深不能盡用公之言以興致太平而非公
之才與公之學亦不能輔導以成至治

聖主良佐相得益彰於以調元贊化經國庇民千載一
時也

今上御極公以銓衡重望入居政府於時重熙累洽海
內晏安從容於黃扉綸閣之間得以留心述作博游才

藝而公又邃於闕閔濂洛之旨其學以性善為本以致
知為要所輯聖學知統錄及大全纂要學規彙編諸書
皆足闡繹微言紹明聖緒而以其餘閒作為詩歌則又
能籠挫萬物匠心獨妙至於悲鼎湖之莫逮痛子期之
云亡其忠孝氣節於君父朋友之間尤惓惓乎三致意
焉所謂理學文章政事公殆兼而有之蓋公之才與學
其積之也有本而出之也不窮今夫江湖之水灝茫潢
漾雖疏而為川注而為瀆而其源則一也公之蓄於中

者淳泓演迤雖試之於政見之於文而其本則一也公之弘致遠識固非若漢之輔相醇謹樸遯者可擬而亦豈僅如賦上林誇長楊者以翰墨為勲績詞賦為君子而已哉公為高邑趙忠毅公之甥忠毅與公俱主銓政世傳為美談然忠毅值黨議紛呶羣言謠詆之日枋用未久即罷去而公之功名在日月之旁究樞軸之任以視忠毅其所遇之幸不幸何如也公所著詩文甚多中州彭子士報謀之吳君伯其程君坦如楊君仲延撮其

尤要者鉅板以行蓋公之學與公之才其所以開物成務者雖不盡於此而於此亦足以見其大者焉故不揣而為之序戊申仲夏婁東吳偉業頓首謹序

兼濟堂文集卷七

重修曲陽縣志序

堪輿家言謂中國山脈自西域來為大幹龍者三蓋相沿襲久矣而余獨不然其說蓋五嶽上應五星猶人之五臟本於五行先有五嶽而後有海內羣山猶人先有

五臟而後有四肢百骸由內以生外未聞由外以生內者也故余嘗以為中國五嶽乃三千大千世界羣山之根本而恒嶽其尤尊者矣曲陽在真定固巖邑也嶽廟祀其來久矣古帝王豈不知渾源之恒山而乃建祀於此者良以大茂為恒山之正支自渾源州發脈由蜚狐嶺達曲陽巡狩所至北方之諸侯朝覲為便且不欲使車轍馬跡登陟夫深巖邃谷以重勞民力也是以廟祀之文載在碑記班班可考焉曲陽舊志荒畧不備且自

兵燹以來未加修輯邑侯峻度劉老父母以廣陵才子
胸有治譜來宰是邑百廢俱興政通人理攬形勢而嘆
曰此邑燕趙之心腹而齊晉之咽喉也天一生水蒼龍
資焉昂畢浮精達於角亢即其餘可例推矣雖其地民
風朴陋文教未振然陶唐氏之遺猶有存者志書殘闕
無以應稽考

朝廷以介効力有年榮及所親每檢手澤輒為興起會
縣宰李公復詢志事余於政事之暇博覽載籍兼攷前

輩諸老先生文集近日海內與里中諸君子篇什所及
暨荒草煙榛碑版所存向偶有遺漏者並搜採補入之
而民社一志考據典禮於嘉惠氓黎之意尤懇懇焉變
舊例之四卷分為十卷一手一心討論潤色數年功力
踵事增華不厭詳密匪敢自作聰明也牧斯土者撫是
編也著計燭照操刀製錦之讐吾知免夫而生於是邑
者企慕流風學道自淑君子愛人小人易使以相與有
成誰謂彈丸之里不比隆於可封之俗也若夫天時人

事日新而不已邑之可紀之良有司可紀之賢才與可紀之庶務亦方來而未艾則有望於後日之纂述者

兼濟堂文集卷二十

和寶坻杜純一相國

版泉南度近恒山却望彤庭豹尾班自是相如多臥病
非關白傅愛投閒當公綸綍憂勞日愧我雲霞縹緲間
此去杖藜尋藥餌何時洛做覲
天顏

和紀伯紫

鍾山醉老太平春
自與雲霞道氣親
三代尚存惟我輩
百年獨步見斯人
久居深巷絕華轍
恥向侯門蹋錦茵
高隱從來思濟世
慙慙屬我作良臣

咏錢礎日十峯草堂

梁溪亦是先賢地
萬古常留泰伯墳
書屋深藏南嶽氣
茅亭時遶太湖雲
百年阜帽狂歌慣
三世青箱竒字聞
邱壑烟霞絕外事
子孫相約共耕耘

贈平子遠為母祈詩

簇簇春花滿帝京
途窮誰復念書生
一肩行李煙雲色
雙劍飄零水情京兆
可能識賈島夷門
終是老侯羸
燕巢華屋知何處
欲向山田努力耕

送龔彥吉旋武進

星輅將發趨吾廬
聞道歸歟侍板輿
華國才宜游上苑
亢宗綬合佩金魚
任公臺上鄉思遠
泰伯城邊古木疎
旋軫若能相問訊
午橋莊畔有樵漁

別少司農嚴絮菴

楚江風度邈難儔
裕國今推第一流
自愛歌騷追宋玉
更知情妙似莊周
焚膏曾共棘闥硯
看月遙憐赤壁秋
此去叢臺頻悵望
滄浪好句寄滄洲

奉和爾和趙掌科

天垣左掖近承明
稷契常懷戒滿盈
午夜涕流太傅策
千家圖繪監門情
多君獻替心無已
愧我謀猷績未成
車過蘆溝頻竚望
遲遲周道野人迎

大行皇帝哀詩

升霞鸞舉逢人日御仗飄搖淡落暉
鵲觀前春色閉蓬萊苑內曉星稀
鴻猷奕奕歌承烈

遺詔煌煌教弼違夢覺尚疑登啟事
聽傳午夜漏聲微

其二

乾清宮殿闕宸旒百尺寒雲不流梧
野皇英竹有淚喬山弓劍水如秋
哀傳毳帳咸揮涕音到百蠻亦動愁

物色蒼涼增感慨
潺潺御水咽春溝

其三

春王憑玉歎彌留
豹尾龍旂一夕收
不惜憂勤成大業
每因水旱省徵求
廣搜文獻師三代
盡覽縹緗重九邱

原廟他年興郡國
神光應是照遐陬

上好學每讀書夜分不輟

其四

普天共受伊耆恩
獨有葵傾更向根
龍馬曾教試玉轡
樓船兼許侍文軒
旌旗掩映春風勁
彝鼎參差白日昏

北望薇垣雲漢渺幾回夜半哭聲吞

戊戌秋杪上嘗命介同內閣學士

及大司馬諸公皆得隨獵上所御金鞍黃轡馬賜騎仍命公一人導之每有顧問竟日而罷又丙申端午日設宴於瀛臺之樓船各令盡醉

其五

憶得天言在紫宮無偏無黨戒雷同五年憲長非朱博

十漸疏章愧鄭公金殿觚稜何突兀瀛臺玉樹自青葱

朝臣泣罷猶於邑趺坐龍媒御苑東

初授介到憲即命學士馬公傳至中和

殿面諭朕之用爾朕自知之非有他人為說慎勿隨人偏黨也

其六

聖武周陞南苑傍也同駉乘獵長楊雕弧猝發雙鴻落

元甲爭鳴萬馬良露飲金莖依翠幄炙承天饌美黃羊

可憐兩月無遊幸熊館春風遍野棠

上校射南苑
今介隨入園中見

黃羊突起射之應弦而倒
瑜之曰此物善走口外最多

其七

勝國園陵半草萊登臨暇日幾徘徊謚存莊烈芬青史
祀用牲牢走隸僮莫植冬青悲義士空憐雪窖發深哀

卓然盛德真難紀疇範何人答

聖裁

上憫明崇禎之死社稷也 命立豐碑謚莊烈又 命明諸帝皆照舊祭之

其八

問道空同鍊至精緒餘墨妙軼羣英
平吳不樂羊車戲
定粵思裁南詔兵
好惡生成皆廣大
賢愚黜陟自分明
即今

沖主垂裳日薄海瞻依頌治平

上精於性命之學儒書受周子太極圖且兼

覽二氏之旨平滇之後介與內閣臣馮公同見 上曰雲南既平朕喜干戈從此偃息也

題楊椒山為龔梅軒書梅卷

勁節當年死不移
梅軒磊落是心知
銀鈎鐵畫顏公法
疎影橫窓處士枝
淑問貽謀食舊德
高賢握手共清時
懷人涕泗悲遺卷
欲向丹青洒酒卮

贈谷席之歸里

曾近楓宸沐

聖恩時移事去跡
空存貌貅淮海風
烟日杖履鄩原伏
臘村鵲血有情依
舊國龍髯無地哭
遺魂明晨又逐江

鷗去共醉田間老瓦盆

學餘堂詩集卷三十三

冬夜大風得好月和耦長

風鳴長不寐寒月入簾深戰地關山淚
羈人午夜心流光明短榻清影憶園林
殘鬢看垂白無勞萬慮侵

學餘堂詩集卷三十五

元旦

元旦初逢在

帝鄉宵分不寐攬衣裳江關庾信思
千里歲月揚雄書

一牀送臘虛堂殘柏酒朝天瘦馬愧鷓鴣行怪來梅柳無
消息宮樹青焚盡雪霜

駕幸海子

三年計吏衣冠會萬國朝天鷓鴣行見說徵兵營細柳
還聞傳蹕獵長楊

臺輿曉拂燕山雪

帳殿宵深碣石霜楚蜀

王師猶未息應知父老望

垂裳

送陳公朗宮詹之山東藩使

侍從承

恩出建章驅車碣石近扶桑

璽書特簡東藩重劔佩猶餘

御苑香九服山川宗海岱千年詞賦誦靈光淋漓況有

龍蛇筆日觀峰頭勒幾行

學餘堂詩集卷三十八

聞龔宗伯病愈

尚書起色領朝班
劍履仍趨閭闔間
伏枕人傳生白髮
拂衣天未許青山

恩深藥物還沾

賜興緩詩篇小放閒
此日加餐相慰藉

九重應為動歡顏

予少孤失學十歲始入鄉塾
顧時時竊好為詩家世父
慮有妨舉業恒禁切之愚
山先生鄉先達以文章行誼

名海內一見亟稱賞引為忘年交有作輒以視予即于
役千里外緘封往復相可否如面談或質以所業一字
未安亦必攻摘其瑕循循善誘改而後已夫是以服習
先生者歷久而皆不忘者也性故矜慎文詞流布在人
口猶數數更易觀察金公長真酷好其詩以屬稿未定
為刻數卷而止先生歿三十年墓木且拱今通政棟亭
曹公追念舊游懼遺文之就湮也寓書於其孤舉學餘
全集授諸梓經始於丁亥五月又館其孫璵於金陵事

讐校戊子九月刻垂竣而予適至覆閱諸寫本默識向
時塗乙處窺先生用意之所存蓋不欲蹈時趨競俗艷
審音按節一澤於古而纏綿肫復之情往往流溢行墨
間後世讀其書彷彿其生平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
也歲戊午先生以鴻博徵改官翰林時通政公方弱冠
稱詩有寒山見遠人之句先生嘗吟諷不去口庸詎知
傳先生於身後者即疇昔嗟異之人而予顧偃蹇無聞
負垂髫國士之知僅以荒言掇末簡為足悲也戊子霜

降後一日同里梅庚撰于長干精舍

右先大父文集二十八卷古今體詩五十卷是為學餘
全集嗟乎非我棟亭曹公茲集終沈篋行其得易言流
傳耶先是觀察金公長真伯祖中丞公研山擬共版行
先大父皆力辭之蓋謙懷若谷精益求精不欲輕為殺
青宦游數十年清白自矢所在政績卓然迄無長物晚
年以博學宏詞奉

詔輦下纂修明史殫心瘁力寒暑無間越四載以疾卒

於官時琛甫十齡先君子忍淵府君哀毀骨立遂致不起琛兄弟孤露玲竈家叔父饑驅四出遺集藏弄者二十餘年私心負疚飲痛何極乃承我公念舊情摯懼斯集之就湮時向吾鄉梅雪坪先生深致惋惜客春屬秋浦曹恒齋內翰徵集於琛琛率弟琛奉書謁公真州公展卷循諷汎瀾被面力捐清俸授之開雕不以琛不肖命校勘字畫以董厥成嗟乎序予美之文於身後傳王嚴之集於既沒昔賢高義炳耀千春不圖今日重見我

公先大父地下戴明賜矣況為其後者耶外擬明史一
冊計五卷并他所纂述俱存以有待云戊子重九日孫
璫敬識

林蕙堂全集

別集類六

國朝

序

夫文章翰墨之傳也亦難矣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
文以爲之重而傳之然而文不極其工則不傳文不攬
其全則不傳作之於前而弗繼之於後則又不傳嗟嗟
文之傳固若是其難歟余同年友江都吳菴次先生詩
古文詞名海內者四十年其古詩近體浸浸乎直追晉
魏駕軼三唐矣而排儷聲調之作則六朝也唐宋也實

足以副之而名不虛少年落拓性豪邁不事檢束遨遊
徧天下故其爲文類多英爽清真典贍該博都歸爾雅
而佗條怨誹之奇埋鬱抑塞之什集不少見嗚呼非其
胸次磊落性情清曠而能如是乎宜其領袞羣流跌宕
騷苑也或曰蘭次之文長縑短幅沾丐詞壇風流文采
掩映一時可謂傳矣夫工則傳也固宜然數十年以來
縑緹散失墨瀋歇絕剩馥殘膏莫攬其全是其人傳而
文傳之而不全可乎余則重爲蘭次悲而轉爲蘭次喜

余與蘭次昔日同選中翰前後同典大郡而聲容聲咳
靡間晨夕固情最親而交最篤也乃令子彤本年弱冠
即氣宇岸然詩文清妙余昔見之撫其背曰子才可步
武王獻之今屬延陵矣或謂蘭次有子蘭次可以無集
也余曰蘭次有子乃蘭次之有集也歲己卯彤本來粵
謁余余念昔年與其尊人交好之厚忽焉塵世之隔愴
然傷之蘭次素懷忼慨好結納歷任清白故其家極貧
宦况蕭然青緗黃卷之外所遺無他物今彤本遠涉珠

江將謂其欲杖頭之助以恣遊覽之興乎形本則否否出袖中書數卷讀之則其先公之遺文也余竊怪之蘭次平日喜作文然不自收拾輒爲好事者持去余方惜其文之傳之不全而今之集傳而全焉喜而詢之始知形本竭數年之精神搜遺採逸求之殘編斷簡之間十得六七又以金往好事者之家購之抄錄成帙倫次巔末嗟乎撫羊令之遺碑而有不泣數行下者乎然余轉爲蘭次喜喜蘭次之有子也喜蘭次之子能成其集也閱

五月剗剗告竣余爲序之古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斯語其信然歟庚辰七月旣望會稽魯超序

林蕙堂全集卷七

送王蒼霞之白門序

花番廿四風傳何閣之梅酒費十千月冷隋橋之柳蒼霞王子始至廣陵剪燭論詩心傾翠傘揮毫題壁字滿紅亭不見古人城上長吁阮籍都無此客門中始得謝

安藉草為歡焚枯共樂既而江干雨雪皂帽思歸遂致
巷口斜陽烏衣問渡嗟乎頻年作客少陵長拜杜鵑瘴
海浮家清娛必隨司馬九州縱覽歆歔於古戰場中五
嶽逍遙低徊於昔人祠下文得江山之助書成月露之
奇其為留連自多曠達矣而獨寄懷六代浪跡三山問
幕府之遺墟心儀繫楫訪新亭之舊迹涕泗銜觴斯寄
託之懷不更深遠也哉清溪一曲何處鶯花夕照千家
都無燕子子之往矣歎故國之難歸我所思兮望美人

而不見

林蕙堂全集卷十四

蕪城歌送友人

蕪城十月霜飛早
游子相逢惜秋草
鏤管爭從月下吟
瑤觴競向花前倒
忽聞我友天際來
座中衆客歡如雷
共言意氣為君發
共言懷抱為君開
聞君半生不得志
讀盡奇書有奇事
萬里麻鞋訊故人
千金寶劍留深意
踏遍人間古戰場
掉頭不肯事侯王
彈琴獨看文君鬢

典酒頻銷陸賈裝幾年漂泊人難測憔悴蘭成歸未得
八月槎浮挂海潮六朝山愛斜陽色偶然乘興來觀濤
明月同尋廿四橋只有客憐詞客賦更無人聽玉人簫
竹西握手天將雪滿路西風打黃葉送君又上白門船
秋盡垂楊不堪折杜牧淒涼夢懶成狂歌一曲別離情
西園賓客皆雲散獨聽寒江暮雨聲

壽友人母太君八十

廣南臘月桃花開珠江才子擎玉杯手扶老母泣下拜

為兒潦倒應非才母聞高坐北堂上願兒德養非祿養
文章不得千載名富貴功名皆土壤自我箕箒來汝家
一生井臼耻繁華至今白首如昨日豈因半菽常咨嗟
我聞三閭為汝祖昔日懷沙在湘浦至今日月與爭光
人生何必榮圭組願兒且誦離騷經我當倚杖為汝聽
奇字一篇酒一醕大笑人間無此樂

林蕙堂全集卷十七

送家長庚奉使安南

又

堯庭曾記古南交前代無端度外拋
滇粵山川相錯襟
黎陳爭戰太紛淆

聖朝聲教通遐域使者光華出近郊
料得仁風揚萬里
定教秋瘴靜黃茅

追輓龔端毅宗伯

三年橐筆不成哀為感愁多向莫裁
八代文章開桂苑
九州賓客聚蘭臺
當年遇主偏辭寵此世何人更愛才

惆悵舊恩無處說夢中猶似到龍槐

又

披髮憑誰叫大荒南歸廣柳事堪傷空留魏國牀頭草
不種成都郭外桑望重為霖徒有忌心存向日自難忘
夜臺李白如相遇可是當時舊酒狂

又

離騷讀盡轉悲酸翻覆人間事萬端孝穆車裘皆典賣
彥升妻子竟饑寒半生進退逢時少一代安危死後看

從此焞天誰更補可憐吾道總艱難

又

妖夢誰從問楚邱玉魚符下古今愁三千禮樂心無忝
八百孤寒淚未收神合久知雙寶鈿金歸猶是舊金甌
西州門外青山在腸斷當年蠟屐遊

茗溪偶泊書白鶴寺

禪房幽寂偶經過小坐無如樂事多野客爭詩嘗匿紙
閒僧傍戶為聽歌滿牆斜日垂朱橘一院寒烟閉綠蘿

不合時宜真似此坐揮談麈漸消磨

又

長松古檜綠參差一縷茶烟共坐時
竟日得聞高士語半生嘗為美人癡
青觴北海堪留棹紅袖東山好看棋
幽事勝情俱不淺可堪殘柳尚垂絲

遊道場山贈天竺和尚

春來兩負舊烟霞玉版重參石徑斜
此夜不須拈柏子當年曾得見桃花
湯師對客詩偏好陶令休官酒量加

何日匡廬容結社青山白雪正無涯

余久有結廬山樓之志今遊茲山愛

其風景故
落句及之

附錄

聽翁自傳

聽翁出於延陵逸其名與字仕至二千石多惠政不畏
疆禦以忤上官投劾歸歸而貧甚不能自給長壻江子
辰六醵金築室於廣陵之南門曰天地間亭翁於是乎
有居癸亥遊粵東制府吳畱村贈以買山錢歸得粉妝

巷趙氏之廢圃而移居焉翁於是乎有園又以錢二百
緡得東陵田七十畝翁於是乎有田田種秫與豆僅足
供半歲食居以移後復爲他人所有園荒無樹木花竹
有索翁文與詩者多以樹木花竹爲潤筆費不數月而
成林因名之曰種字林翁於是偃仰其中春而花秋而
月偕內子江夏君以詩酒自適雖至屢空泊如也常曰
吾才不逮古人而冒忝方州性懶不能爲導引術而年
及古稀不事家人生產而萊妻伶妾無北門之謫諸兒

子不營利祿而皆拈弄筆墨粗能爲詩古文詞吾知造物之與我已爲過矣于是以修短衰健聽之天以利鈍榮辱聽之人以是非毀譽聽之千百世而後流行坎止吾何心焉故自號曰聽翁且翁常病目不能視得古今人佳詩文者輒令門生兒子輩誦而聽之有人善談稗官及黃老者則焚香以聽之有善談諧滑稽足以解頤及韶童妙伎調絲品竹者則浮大白以聽之鶯之嚀鶴之唳鳥之吟春而哢曉桐之雨松之濤竹之露啼而風

笑也則據繩牀凭烏皮儿以聽之聽于是止焉若乃臧
否人物譏談時政者翁則掩耳熟睡如弗聞矣翁性坦
率好賓客與人言無所隱有不如意者即怒罵然胸中
無畱滯焉喜作詩務言其性之所近不甚規模初盛諸
體格爲文章好作孝穆子山語見世之優孟歐蘇餽飭
班范者不屑爲也所作填詞小令兒童女子皆能習之
有毘陵閨秀日誦其把酒囑東風種出雙紅豆二語以
爲秦七黃九不能過也故又號紅豆詞人云

精華錄卷五

蓉江寄懷

芙蓉江上雨廉纖東望心知積翠巖共識文章千古事
直教仙佛一身兼夜聞寒雪擁蓬筵春惜濃花側帽簷
雨到江南不相見少微空何老人占

癸卯除夕得林翁茂之金陵書適讀石蒼歷代
詩選中載新安吳非熊萬曆甲辰同遊武
夷山詩計至今甲辰六十年感成一首附書

為答

文獻今誰在先生古道存
高眠數人代只侶閱朝昏
約我秦淮水新詩共討論
幔亭追往蹟下界已曾孫

精華錄卷八

秋夜

秋氣已沈沈閨中望遠心
星河十里雁風露萬家砧
隴水自鳴咽武溪多毒淫
併將思婦淚遙寄塞垣深

蟬

雙樹有鳴蜩孤情伴寂寥自緣飽風露不肯逐金貂
驛路關門雨斜陽浦岸潮年年行役處為爾幾魂消

精華錄卷九

贈蔣京少

靈潭名玉女窈窕富仙蹤蔣子讀書處雲嵐深幾重曾

過洞庭野長嘯祝融峯他日期相訪潭烟吟夜龍

張祐玉女

潭詩何常烟月
下一聽夜龍吟

寄靈轡

看山復臨水瀟灑坐禪身我愧龐居士師如竺道人打
包殘雪映歸寺藥苗春石澗新流滿相期淨六塵


堯峯文鈔卷二

附卦對圖解一

上經

乾  坤 


乾坤純陽
純陰對

屯 

屯蒙二陽四陰與需訟二

需 

陰四陽對合六陽六陰

師 

師比一陽五陰與小畜履

小畜 

一陰五陽對合六陽六陰

泰否

泰否三陽三陰自為對上經乾坤具則為泰否下經六子具則為漸歸妹

同人

同人大有五陽一陰與謙豫五陰一陽對合六陽六陰

謙豫

隨

隨三陽三陰與噬嗑賁三陽三陰對臨觀二陽四陰與无妄大畜二陰四陽對兩對各六陽六陰蓋卦對有正有反有互此互對也

臨觀

噬嗑

剝

剝復與下經夬姤對

无妄

頤

大過

頤二陽四陰與大過二陰四陽對合六陽六陰

坎離

坎二陽四陰與離二陰四陽對合六陽六陰

下經

咸恒

咸恒三陽三陰自為對又與上經乾坤遙對乾坤陰陽各六而咸恒止於三者人不能得天地

遯大壯

之全也遯大壯四陽二陰與晉明夷

晉明夷

四陰二陽對合六陽六陰

家人睽

家人睽四陽二陰與蹇解

蹇解

四陰二陽對合六陽六陰

損益

夬姤

夫姤與上經剝復遙對合之亦六陽六陰

萃 

損益三陽三陰與困井三陽三陰對萃升一

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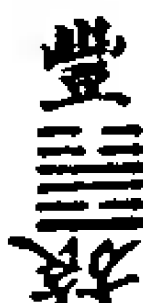
陽四陰與鼎革二陰四陽對亦各六陽六陰

革 

震 

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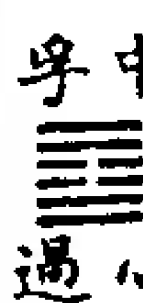
漸歸妹三陽三陰自為對又與上經泰否還對合之亦六陽六陰艮巽互坎離兌震亦互坎離此六子具也

豐 

巽 

震艮二陽四陰與兌巽二陰四陽對豐旅三陽三陰與節渙三陽三陰對兩對亦各六陽六陰

渙 

中孚 

中孚四陽二陰與小過四陰二陽對合六陽六陰

既濟 

既未濟三陽三陰自為對又與咸恒遇對合之亦六陽六陰夫惟坎離既濟然後能與乾坤合故聖人欲盡人道以法天地也

堯峯汪氏曰卦有正對有反對有互對有二卦之對有四卦之對如乾之於坤坎之於離之類兩卦正對也如屯之於蒙需之於訟之類兩卦反對也如屯蒙之於需訟師比之於小畜履之類四卦正對也隨蠱之於噬嗑賁臨觀之於无妄大畜之類四卦互對也上經乾坤陰陽各六則坎離亦六陰六陽應之下經咸恒陰陽各一

則既未濟亦三陰三陽應之聖人之序卦也神妙之極通乎造化者也

上經乾坤坎離下經咸恒既未濟上經泰否與下經之漸歸妹上經剝復與下經之夬姤皆遙對者也上經自乾坤凡陰陽各十八而後有泰否下經自咸恒凡陰陽亦各十八而後有夬姤上經自乾坤凡陽爻三十六而為剝復合老陽之數也下經自咸恒凡陰爻三十二而至漸歸妹合少陰之數也故泰否之於夬姤剝復之於

漸歸妹亦遙對也泰否者天地之交合也漸歸妹者男女之交合也故泰歸妹之六五其象皆曰帝乙歸妹泰傳曰天地交而萬物通歸妹傳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男女亦小天地也是以得為遙對也

正對互對之說是矣然則噬嗑賁之後何為乎間以剝復損益之後何為乎間以夬姤也曰噬嗑內卦震賁外卦艮此震艮將用事之漸也故先以坤母乾父統長少二男者繼之損內卦兌益外卦巽此兌巽將用事之漸

也故先以乾父坤母統長少二女者繼之此剝復无妄
大畜四卦夫婦萃升四卦所以相次也抑又聖人錯綜
序卦之微意也震艮巽兌相對其又間之以漸歸妹何
也曰此巽與艮交兌與震交者也陰陽不交則萬物不
興歸妹傳所云是也

上經屬陽復者陽生之卦也萬物之所由生也下經屬
陰姤者陰生之卦也萬物之所由成也萬物无陽則氣
不生无陰則形不成吾為此卦對圖然後知自有畫以

來陰陽奇偶未嘗有元對者也其不與為對者唯太極
乎所謂太極不離乎陰陽之中而亦不襍乎陰陽者是
也故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逮八卦
又生六十四卦而遂生生不窮焉皆太極為之也是以
唯太極無對

卦對圖解二

第一節

屯  二卦合三男 互卦坤

乾  坤 

需  二卦合三女 上下卦乾

乾坤相對坤輔乾者也坎離又輔乾坤者也離又輔坎者也坎用事離不用事為第一節

第二節

師  比  坤坎 一陽為主居二五 二卦互三男

小畜  履  巽乾 一陰為主居三四 二卦互三女

以前交坎无離 乾


泰 

天地之交合

以後交離无坎 坤

同人 

乾離 一陰為主居二五 二卦互三女

謙 

艮坤 一陽為主居三四 二卦互三男

泰否乾坤之交合也師比坤合坎同人大有乾合離相對小畜履乾合巽兌謙豫坤合艮震相對在泰否前後此乾坤交而旁生六子之象至是離用事為第二節

第三節

隨

巽艮
兌震

坎離前五

臨

巽坤
兌震

坎離前四

噬
嗑

艮震

坎離前三

剝

艮震
坤

坎離前三

无妄

艮震
乾

坎離前二

頤

巽艮
兌震

坎離前一

坎

乾坤之交正中

咸

巽艮
兌震

坎離後一

遯 ䷠ 壯大 震 艮 乾 坎離後二

晉 ䷢ 夷明 離 坤 坎離後三

家人 ䷤ 睽 兌 離 坎離後四

蹇 ䷦ 艮 坎 坎離後五

損 ䷨ 益 艮 兌 震 坎離後六

坎離乾坤之大用也坎離前十二卦坎離後亦十二卦

皆相對惟蹇解不以乾換坤而以坎此適子代父之義

至是震艮用事為第三節

第四節

夬

兌 巽 乾

萃

兌 巽 坤

困

兌 巽 坎


革

兌 巽 離

乾坤坎離合巽兌至是巽兌用事為第四節

第五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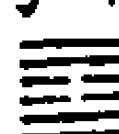
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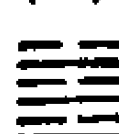
漸  妹歸 巽艮
兌震

豐  旅 艮離
震

巽  兌

渙  節 巽坎
兌

中  小過 巽艮
孚 兌震

既  坎 水火之交合
濟 離

震艮巽兌為主震艮之後繼之以漸歸妹豐旅四卦巽

兌之後繼之以渙節中孚小過四卦漸歸妹與中孚小過對豐旅與渙節對坎離乾坤之大用則以終焉為第五節

堯峯汪氏曰此錢氏象鈔元圖視諸家最勝予為分五節而襍取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學者詳翫此圖則聖人序卦之意元遺蘊矣錢氏又謂乾坤相綜為變化而泰否居中坎離相綜為變化而既未濟居終艮巽相綜為變化而損益居中震兌相綜為變化而咸恒居中皆可

由此圖推之也

卦對橫圖三

陽爻十八 陽爻十七 陽爻十七 陽爻十八 陽爻十九 陽爻十九

乾

泰

剝

咸

夬

旅

坤

同人

无妄

漸

萃

巽

屯

謙

頤

晉

困

渙

需

隨

大過

家人

革

中孚

師

臨

坎

蹇

震

小過

小畜 ䷈	噬嗑 ䷔	離 ䷄	損 ䷨	漸 ䷴	既濟 ䷾
陰爻十八	陰爻十九	陰爻十九	陰爻十八	陰爻十七	陰爻十七

卦對堅圖四

乾 ䷀	坤 ䷁	屯 ䷂	蒙 ䷃	需 ䷄	師 ䷆	小畜 ䷈
陽爻十八	陰爻十八	陽爻十八	陰爻十八	陽爻十八	陰爻十八	陽爻十八
否 ䷋	同人 ䷌	大有 ䷍	豫 ䷏	謙 ䷎	隨 ䷐	臨 ䷒
陽爻十七	陰爻十九	陽爻十七	陰爻十九	陽爻十七	陰爻十九	陽爻十七
剝 ䷖	無妄 ䷘	大畜 ䷙	頤 ䷚	過 ䷛	坎 ䷜	離 ䷄
陰爻十九	陽爻十七	陰爻十九	陽爻十七	陰爻十九	陽爻十七	陰爻十九
咸 ䷞	遯 ䷠	壯 ䷗	晉 ䷢	家人 ䷤	蹇 ䷦	損 ䷨
陽爻十八	陰爻十八	陽爻十八	陰爻十八	陽爻十八	陰爻十八	陽爻十八
夬 ䷪	萃 ䷬	升 ䷭	困 ䷮	革 ䷰	震 ䷲	漸 ䷴
陽爻十九	陰爻十七	陽爻十九	陰爻十七	陽爻十九	陰爻十七	陽爻十九

豐

旅

巽

中孚

小過

既濟
陽爻十九
陰爻十七

上經陽爻五十二陰爻五十六下經陰爻五十二陽爻五十六合之得二百一十六所以全乾六爻之策數也陽爻十八陰爻十八合之得三十六陽退而居十七陰進而居十九陽進而居十九陰退而居十七合之亦得三十六所以全乾一爻之策數也惟其有卦對在焉故曰三百八十四爻止成二百一十六爻以合乾策之數蓋易以乾為主坤輔乾者也六子又輔乾坤者也

翫橫圖則先儒所謂六十四卦如六爻翫豎圖則先儒所謂六十四卦如六大卦其義皆可見

十二辟卦陰陽進退圖

復

十一月

少陽

一陽二十八

共一百四十八策

五陰一百二十

臨

十二月

二陽五十六

共一百五十二策

四陰九十六

泰

正月

三陽八十四

共一百五十六策

三陰七十二

壯

二月

老陽

四陽一百四十四

共二百零八策

二陰六十四

夬

三月

五陽一百八十

共二百十二策

一陰三十二

乾 四月
巳

六陽二百十六策

姤 五月
午

少陰
老陽

一陰三十二
五陽一百八十

共二百十二策

遯 六月
未

二陰六十四
四陽一百四十四

共二百零八策

否 七月
申

三陰九十六
三陽一百零八

共二百零四策

觀 八月
酉

老陰
少陽

四陰九十六
二陽五十六

共一百五十二策

剝 九月
戌

五陰一百二十
一陽二十八

共一百四十八策

坤 十月
亥

六陰一百四十四策

堯峯文鈔卷二十四

送魏光祿歸蔚州序

宋鄒志完之在朝也嘗恐憂其母其母告之曰兒能報國吾顧何憂其友王回者亦曰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予讀史至此未嘗不歎古之為人臣者其家庭之所勸誡與朋友之所砥礪抑何嚴切如此也今光祿丞魏環極先生固士大夫所稱有道者也一旦上書於朝乞終養以歸若以媿當世之嗜仕不止者為先生計

則得矣然豈太夫人所望於先生者乎又豈士大夫所望於先生母子間者乎而竟毅然去不復顧何也予考先生立

朝始末蓋嘗由翰林出為諫官矣是時海內初定居職者未諳國俗率皆唯唯持祿以幸無事而先生獨抗論國家大計時時見諸施用其疏藁具傳於世士大夫家皆有之既而名日益盛忌者日益衆辟諸含沙伏弩乘間竊發先生幾蹈不測之禍顧與太夫人怡然安之若

命噫何其難也蓋其家庭之間能不媿志完母子者久矣由是言之使

人主所以倚仗先生者常如諫垣之時則先生方納忠陳力之不暇而何暇於歸先生雖欲歸太夫人亦不聽之歸也今不幸回翔於閒署名為稍稍通顯而實棄諸無所設施之地則其從容陳乞於

天子之前者豈得已哉今天下不可謂無事矣法嚴而吏蠹財匱而民飢度亦先生所日夜太息者也萬一

人主思得老成耆碩之儒與之共濟必且以尺書束帛
招致先生於里居吾不知為先生者其遂采菽酌水奉
太夫人以終其身乎抑承太夫人素志幡然還車而即
路乎古之君子進非軒冕之為榮而退非山林之為達
也從容去就惟道之安爾世之論者咸謂先生是行也
將有往而不返之思而予獨逆推先生之未然以為先
生固有道者必不如是之偏且矯也予不敏辱與先生
為友竊自附於王回之後故引志完故事而復為之說

以期望先生者如此

堯峰文鈔卷三十九

跋庚申外史

野史氏有言元代立法取人用士惟論根腳夫所謂根腳人者率皆生長貴富世家巨族者流也至於布衣疏逖雖有雄傑之器撥亂反正之才屏不得與聞國事於是以四海九州之大萬民之衆悉舉而付諸世家巨族飽食煖衣之徒使之坐廟廊據樞軸以相左右問之以

兵刑而不知問之以財賦而不知問之以獻可替否興
利除病而不知彼之所娛者聲色耳所婪者苞苴耳所
固戀而不忍一日舍者名位耳當此之時淫朋比德夫
已極矣而為之君者又益之以驕奢縱恣甚則君臣相
謔男女裸逐酗酒宣淫俾畫作夜雖受辛之惡蔑加於
此自時厥後威福賞罰之枋旁落倒置上之則艷妻嬖
虐主噐弄權於內次之則建牙把鉞之臣飛揚跋扈跳
刀走戟之寇咆哮陸梁於外天既怒矣人既怨矣夫安

得而不土崩瓦解哉考諸至正改元之始庚申帝非荒
淫不道者也蓋亦嘗復科舉以興賢能矣選儒臣歐陽
元等講五經四書譯貞觀政要以求治本矣享太廟耕
藉田禮服祀南郊以復舊章矣賜高年帛立常平倉蠲
天下田租命使宣撫十道以效恤民之政矣卒之臨御
既久積久生情積情生驕辟諸魚游於釜燕巢於幕而
恬然恃以為金湯磐石也安而忘危存而忘亡治而忘
亂一旦衆潰身竄為後世笑說者謂元亡於盜賊予謂

盜賊非能亡元也木蠹而後蟲生草腐而後螢出非盜賊之亡元元自亡也不然彼揭竿而為難者狐鳴鼠竄直速取屠戮耳豈能撼元之社稷而夷其宗廟哉此史凡二卷明初權以制氏所輯自元統己來佚事略具可與元史及輟耕錄兩書參觀予故錄其本云權名衡至正末隱居太行黃華山中其書一名大事記

堯峯文鈔卷四十八

春夜望月

客居如空山風物澹欲絕返照既已收餘靄旋明滅冷
冷水下泉了了松間雪相對寂無言禪心與初月

堯峯文鈔卷四十九

寄訊西山隱者

高士荷鋤處迢迢西澗中不知夜來雨藥苗生幾叢鳥
道挂斜照樵歌陵便風問君灌園下登眺復誰同

午亭文編卷四十七

吳梅村先生墓表

蘇州郡治西南三十里西山之麓有墳罩如者詩人吳梅村先生之墓也先生宦達矣行事卓卓著于官而以詩人表其墓者從先生志也先生諱偉業字駿公晚自號梅村五世祖凱前明永樂間舉孝廉官禮部主事年三十以養親乞歸遂不出世稱正孝先生高祖愈成化進士官河南參政並見吳中先賢傳世居崑山曾祖南

以善書授鴻臚祖議始還太倉父琨能文章祖父皆受先生封為中憲大夫先生少聰敏年十四能屬文里中張西銘先生以文章提唱後學四方走其門必投文為贄不當意即謝弗內有嘉定富人子竊先生塾中藁數十篇投西銘西銘讀之大驚後知為先生作固延至家同社數百人皆出先生下弱冠舉于鄉為崇禎辛未科會試第一人廷試第二授編修是時年二十三耳制辭云陸機詞賦早年獨步江東蘇軾文章一日喧傳天下

當時中朝士大夫皆以為不媿云崇禎中黨事尤熾東南諸君子繼東林之學者號曰復社西銘以東林之末響為復社先而先生西銘高弟也西銘既為復社主盟先生又與西銘同年舉進士故立朝之始遂已大為世指名當是時涪川張至發烏程黨也繼烏程而相剛愎過烏程先生始進即首劾涪川奏雖寢不行其黨皆側目頃之遷南京國子監司業時黃道周以事下獄先生遣監中生涂某賁表至京涂伏闕上疏申理道周黨人

當軸者以為先生指使將深文其獄以中先生會其人死乃已旋奉使河南封藩丙子典試湖廣當時號得士尋遷中允諭德丁嗣父艱服除會南中立君登朝一月歸

本朝初搜訪天下文章舊德溧陽海寧兩陳相國共力薦先生以秘書院侍讀徵轉國子祭酒尋丁嗣母憂歸於家時年四十五先生既無意于時年力尚強閉戶著書數千百言而尤以詩自鳴悲歌感激有不得於

中者悉寓于詩時先生居婁東以詩倡海內海內宗之稱吳中詩老余生稍晚不及見先生讀先生詩如受教焉先生令子給事中璟以詩世其家甲申余為薦于

朝遊余門與論詩相得也丙戌冬丁其生母朱安人艱將合葬泣而來請曰先人治命云吾詩雖不足以傳達而是中之寄託良苦後世讀吾詩而能知吾心則吾不死矣吾死以巾服殮吾性愛山水葬吾于靈巖鄧尉間

碣曰詩人吳梅村之墓足矣不者且不孝矐不忍違先志敢請一言以表之按先生生前明萬厯己酉以康熙辛亥卒年六十三元配郁氏先卒子三矐矐暄皆朱安人出女子九人朱安人以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七月二十六日卒與郁夫人皆祔葬于先生之墓是為表

午亭文編卷五十

今相國午亭先生前後刻所為集凡數易藁未嘗流布輒復更定戊寅冬佶初至京得及先生門嘗求所刻集

先生慎不出比乙酉信再入都先生始授信編輯又五年而藁始定而錄始成剞劂之工亦將竣矣先生命信叙簡末信何人敢贊一辭也既而先生復以書來云平生學術師法河津老而無成徒深嚮往先生之撝謙如此信又安敢不稱舉先生所以立言之本與其遭逢之盛以告世之讀先生文者蓋河津之學以復性為宗而文與詩皆雅健絕倫淵源最正斷為紫陽以後一人先生少刻苦以正學自命弱冠登巍科讀書中祕與海內

巨公鈍翁汪先生阮亭王先生者益鏃厲作為詩古文詞其標準一以河津為的迹其立朝公忠之大節行己廉慎之清修言必稱先詞自己出所謂貫文與道而一之者先生既無愧於河津矣其得

君之隆則自

今上龍飛中天日麗之際先生居館閣典文章值

當寧親政削平逆亂講求禮樂興起太平先生身依日月之光凡所為表章六經褒崇前聖敷澤羣生措安中

外者先生無不殫啟沃之誠厲翼為之職自班侍從及枋大政歷仕五十餘年其在細旃宸幄論思密勿之地者幾四十載遂以襄成今日邛隆之治蓋

皇上兼集古今治統道統之大成而先生在見知聞知之列所謂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者先生於癸未會試錄序中發其端倪敢於是編之成昌其說俾世之讀先生文者登山仰岱酌醴知源古今來文與道岐者先生貫而一之且為先生慶遭逢之隆鐘鳴谷應玉振金宣

古今來治與道分者先生亦貫而一之則謂紫陽之後
正學之統歸於河津先生直接其傳其所遇之隆則又
過之此固天下之公言非佶一人之私也鈍翁阮亭二
公佶曩所從受業其晚年之集皆佶所編錄而今者復
得為先生完此宿諾庶幾可解免於傳而不習之愆矣
然資質駑下修名不立終無以復於先生並無以報汪
王二公之知己也追念俯仰有餘愧焉敢因先生之命
叙其所以立言之指使世之趨正學術道統者有所歸

且有所法愈知明良之盛真千載一時也康熙戊子孟秋望後二日受業門人侯官林佶謹書

文編鏤版成先文正念豕魚或誤不肯輕以示人庚寅秋壯履既被譴鍵關自訟日對是編先文正因有較讐之命未卒業而見背嗣罹母王夫人李孺人之艱心志益大恍惚事遂中輟己亥長夏屏跡山村始得詳為緝閱僅就所知印正如千字淺陋之資荒疎日甚惟隳成命是懼金銀之誚寧能免耶壯履謹識

讀書齋偶存藁卷三

客中見月

每向愁邊見多於客裏親
雲疑淹送彩露欲洗幽塵
一澹能娛我三更轉近人
偶窺微缺處清淚忽沾巾

松桂堂全集卷六

楊似公侍御按浙有贈

聖明天子垂衣日特遣臺臣簪白筆
閩泉夫子伯起名
彈劾不避權公卿親承

玉旨下彤陛繡衣玄豸持斧行憶昔驅車指百粵
蠻烟瘴雨皆銷歇
蘭臺迴出蒼梧雲柏署高懸清海月
清海蒼梧千萬里
羈縻文字徒為爾
珠兒珠女至今存
唯說楊公真御史
迢遞東南十一州
左臨吳會右越甌
田島

猶多亡命客孫恩未作水仙游近聞禁旅來南國長驅
欲掃舟山賊橫海王師藉挽船石壕夜吏催供食秋秔
再熟久停耕春繭三眠旋罷織更有紛紛任俠徒茂陵
原氏陽陵朱株盤府寺作三窟凌忽長吏徒區區上書
投匭紛羅列能使夷齊蒙不潔睚眦相看意不平殺人
都市如管萌我聞漢時張文紀埋輪獨向都亭裏又聞
唐日顏真卿下車立見甘雨傾今公叱馭臨敝邑雨澤
霜威交沕滅封事還令天地驚詔書淨洗山川色吾

君端拱罷南巡宵旰時時塵

至尊漢廷八使同時出知是還朝第一人

松桂堂全集卷三十一

公少時喜為艷情之什興會所之跌宕風月揣摩
閨閣盡態極妍當使溫李失聲和韓却步登第日
即與新城先生無題倡和傳誦都門真一時風流
絕唱也蓋由公天才綺合文采葩流以六朝之金
粉洗一代之鉛華往往於空中設想作青琴玉女

之思少年藉以發抒才藻中年以後遂屏除綺語
勿為亦猶淵明生平味道何礙閒情一賦也所著
有金粟閨詞及才情別集兩卷凡雜於調笑者皆
附之於集中壻徐景穆謹識

松桂堂全集卷三十三

公於一草一木率多吟咏辭文旨遠其所寄託最
為遙深或因時感事或觸緒興懷非徒為賦物之
工而已也憶自庚辰長夏公方日取一花次第賦

之凡得詩六十餘首托始于西施夢既而至蝴蝶
花遂為擱筆末有為花為蝶知誰是此理終須問
漆園之句公其為南華之仙耶夫以夢始以夢終
殆將飄飄乎羽化而于去來有覺矣三復數過彌

增感悼

壻徐景穆謹識

曝書亭集卷三

東官客舍梁五過譚羅浮之勝時因道阻不得
游悵然有懷作詩三首

枉作名山約茲來不易逢雨捎千徑竹苔冷萬年松錦
鳥青丘下霞書石室封向來獨往地惆悵閔仙蹤

傳道朱明洞堪留白石樵鸞鳳曾可御蛇虎爲誰驕細
草香金澗寒雲束鐵橋梅花清夢斷彼美罷相要
勾漏來仙令神靈得鮑姑丹砂不死藥竹葉辟兵符白

日飛蝙蝠紅雲泣鷓鴣何能振衣去敢復計窮途

過朱十夜話

順德

梁佩蘭

黃木灣頭月扶胥渡口舟日方逾北至火已漸西流
過雨收紅豆連波狎白鷗夫君若煖草一見即忘憂
曝書亭集卷六

董子祠

漢日江都相荒祠舊水濱玉杯存俎豆青簡重天人
夕鳥窺園下秋花裛露新淒涼不遇賦千載一沾巾

題王宗伯文集後

海內文章伯周南太史公衣裳判白露門巷落青楓興
與烟霞會人今出處同白頭無籍在愁坐正書空

曝書亭集卷七

風懷二百韻

樂府傳西曲佳人自北方問年愁豕誤降日叶蛇祥巧
笑元名壽妍娥合喚嫦次三蔣侯妹第一漢宮嬌鐵撥
嫺諸調雲璈按八琅琴能師賀若字解辨凡將弱絮吟

偏敏蠶棧擘最强居連朱雀巷里是碧雞坊偶作新巢
燕何心敝笥魴連江馳羽檄盡室隱村舫綰髻辭高閣
推蓬倚峭檣蛾眉新出繭鶯舌漸抽簧慧比馮雙禮嬌
同左蕙芳歡悰翻震蕩密坐益徬徨板屋叢叢樹溪田
稜稜薑垂簾遮雁戶下榻礙蠶房疋鬼同時逐祆神各
自穰亂離無樂土漂轉又橫塘阜散千條莢紅飄一丈
舊重闌于盼盼虛牖李當當鳳子裙纖褶鴉頭髻淺幫
倦猶停午睡暇便踏春陽雨濕鞦韆索泥融碌碡場胃

絲梢蠟蝶拒斧折螳螂側徑循莎薦微行避麥薶浣紗
宜在石挑菜每登畎蘿蒿情方狎荏苒勢忽猖探丸搜
保社結侶竄茅簷廡改梁鴻賃機仍織女襄疎櫺安鏡
檻斜桐頓書倉路豈三橋阻屏還六扇僖弓弓聽點履
了了見縫裳夙擬韓童配新來卓女孀縞衣添綽約星
靨婉清揚芸帙恒留篋蘭膏慣射芒長筵分潑散複帳
捉迷藏匿貯芙蓉粉箕煎豆蔻湯消盤潛浴宓鄰壁暗
闕匡苑裏藉由鹿藩遣喻觸羊未因通叩叩祇自覺偃

偃孟里經三徙樊樓又一廂漸於牙尺近莫避竈觚煬
題筆銀鈎在當牕繡袂颺有時還邂逅何苦太周防令
節矜元夕珍亭溢看場鬧蛾爭入市響屧獨循廊棖觸
釵先溜簷昏燭未將徑思乘窘步梯已上初枕

大智度論譬如

綠梯從一初枕而上

莫綰同心結停斟冰齒漿月難中夜墮羅枉

北山張冰下人能語雲中雀待翔青綾催製被黃竹喚
成箱玉詫何年種珠看滿斛量綵幡搖婀娜漆管韻清
鏘白鵲來簫史斑駁駕陸郎徒然隨盡艦不分上華堂

紫葛牽駝架青泥濕馬柳杞杷攢瑣瑣柳蔭牂牁金
屋深如此璇宮思未央朝霞凝遠岫春渚得歸艎古渡
迎桃葉長堤送窈窕翠微晴厯厯綠漲遠汪汪日影中
峯塔潮音大士洋尋幽雖約伴過涉乃須印澹墨衫何
薄輕紈扇屢障心憐明艷絕目柰冶游狂纜解青絲紉
茵鋪白箴簷回波吟桡桡鳴櫓入菰蔣竹筍重重籜茶
牙段段槍甘菹翻舊譜活火試頭綱榼易傾鸚鵡裘拚
典驕驕曉醒消芳蔗寒具析餽餽已共吳船凭兼邀漢

珮纔瘦應憐骨出嫌勿避形相樓下兜衾卧闌邊拭淚
妝便思蛩負屨竊擬鳳求凰兩美誠難合單情不可詳
計程衝瘴癘回首限城隍紅豆憑誰寄瑤華黯自傷家
人卜歸妹行子夢高唐杜宇催歸數芻尼送喜忙同移
三畝宅並載五湖航院落虬簷月階流兔杵霜池清彫
菡萏垣古繚篴簫乍執摻摻手彌迴寸寸腸背人來冉
冉喚坐走佯佯齧臂盟言覆搖情漏刻長已教除寶釧
親為解明璫領愛蝱蟻滑肌嫌蜥蜴妨梅陰雖結子瓜

字尚含瓢捉搦非無曲溫柔信有鄉真成驚蛺蝶甘作
野鴛鴦暫別猶凝睇兼句遽病疴歷頭逢臘盡野外祝
年穰忽枉椒花頌來浮柏子觴亮因微觸會肯負好時
光鑪亟薰鳧藻卮須引鶴吭象梳收髮墮犀角鎮心恒
滅燄餘殘炮更衣挂短桁簪挑金了烏白轉木蒼根納
履毼氍毹底寧憐景歎旁綺袞容並覆皓腕或先攘暮暮
山行雨朝朝日照梁含嬌由半醉喚起或三商連理緣
枝葉于飛任頡頏頡頏燒燈看傀儡出隊舞跳跟但致千金

笑何妨百戲償偶然閒院落隨意發縑緗竹葉符教佩
留藤醬與嘗硯明鸛鵒眼香駝鷓鴣肪日以娑拖永時
乘嫵婉良本來通碧漢原不限紅牆天定從人欲兵傳
迫海疆為園依錦里相宅夾清漳奪織機中素看春石
上梁茗爐寒說餅芋火夜然糠唐突邀行酒勾留信裏
糧比肩吳下陸偷嫁汝南王畫舫連晨夕歌臺雜雨暘
旋娟能妙舞謇姐本名倡記曲由來擅催歸且未遑風
占花信改暑待露華漲蓄意教丸藥含辛為吮瘡賦情

憐宋玉經義問毛萇芍藥將離草
簾蕪贈遠香潮平江截葦亭古岸多樟
鏡水明於鏡湘湖曲似湘加餐稠疊
語濃墨十三行約指連環脫茸絛柏複
裝急如蟲近火躁甚蟹將糖理權迴青
翰驂駒驟玉環寧期共命鳥遽化逆毛
鷓寄恨遺卷髮題絨屬小臧憤奚殊蔡
琰悔嫁失王昌作事逢張角無成種董
節流年憎祿命美疢中膀肱手自調羹
臠衣還借衲襦口脂勻面罷眉語背人
剛力弱橫陳易行遲小膽忙留仙裙盡
皺墮馬鬣交鬟

不寐扉重闢巡簷戶暗塘風微翻蝙蝠燭至歇蛩螢霧
漸迷三里星仍隔五潢輕帆先下雪岐路誤投杭九日
登高閣崇朝舍上庠者回成偏側此去太愴惶亂水逾
浮玉連峯度枯蒼惡溪憎詘屈盤嶼苦低昂地軸何能
縮天台詎易望重過花貼勝相見紡停軒射雉須登隴
求魚別有枋芭籬六枳近練浦一舟盪烏白遮村屋青
蘋冒野湟洛靈潛拾翠蠶妾未登桑驟喜佳期定寧愁
下女當繇英經夜合珍木入宵炕

爾雅守宮槐
葉畫屏宵炕

啟牖冰

紗綠開奩粉拂黃話纔分款曲見乃道勝常即事憐聰
慧那教別慨慷竭來要漢艾塊獨泛沙棠送遠歌三疊
銷魂賦一章兜鞵投暗室卷箔指昏亢命續同功縷杯
餘九節菖截筒包益智消食餉檳榔膠合黏鸞鳥丸堅
抱蛭蛻歡難今夜足憂且暫時忘本擬成翁媼無端失
比伉儷邊惟有淚心上豈無益鍼管徐抽綫闌灰淺凍
幌毫尖渲畫筆肘後付香囊訣絕分溝水纏絲解佩璜
但思篙櫓折莫繫驕驄韉帷帳辭秦淑音塵感謝莊豈

無同宿鴈終類失羣鴈衛黥頻開匱秦衣忍用祥炕蒸
鄉夢短雪卷朔風零絕塞緣螭螭叢祠弔好蛇刀環歸
未得軌革兆難彰客乍來金鳳書猶報白狼百憂成結
輜一病在膏肓峽裏瑤姬遠風前少女殃款冬殊紫萸
厄閨等黃楊定苦遭謠詠憑誰解迭遇樵先為檀斫李
果代桃僵口似銜碑闕腸同割劍鋌返魂無術士團土
少媧皇翦紙招南國輸錢葬北邙春秋鷓鴣蟀換來往鶯
鳩搶油壁香車路紅心宿草岡崔徽風貌在蘇小墓門

荒側想營齋莫無聊檢筭筐方花餘莞弱文瓦失香姜
扇憾芳姿遺環悲柰女亡玉簫迷處所錦瑟最淒涼東
竹攢心曲棲塵眯眼眶轉添詞悵悵莫制淚浪浪幔卷
紉空疊鈴淋雨正缺情深繁主簿癡絕顧長康永逝文
悽戾冥通事渺茫感甄遺故物怕見合歡牀

曝書亭集卷十

奉酬相國馮夫子問病之作

月閨延秋序樽空病酒徒黃楊生易厄烏几凭逾孤夫

子勝龍樹奉錢資藥爐清風兼有作宛使蟄蟲蘇

曝書亭集卷十五

題王給事又旦過嶺詩集

邵陽王郎姸羣雅掖垣退食吟最工關西作者僂指數

比於二李

檢討因篤
明府念茲

誰趨雄昨年使車踰嶺表笙歌鹿

鳴聽乍終滿城象犀總不顧迎潮直渡東官東循州洞

天福地兩羅浮近與泉源通晴峯四百三十二一捧

出青蓮蓬砂牀泥融坐啞虎竹葉篆古書秋蟲千年鹿

跑草淺淺五色雀舞花濛濛盤游飯罷石樓去羣仙或
請銘新宮偕行況有魏昭士世倅留題肯使莓牆空此
鄉寶玉人所羨珠圓貝紫珊瑚紅王郎歸裝乏長物僅
束詩卷藏髹筒解船下瀧指湖口餘興復入匡山中僧
房五百恣登歷短筇輕屐隨樵童三條石梁貫員闕一
匹瀑布拖長虹王郎得句轉清越墨花漬壁磨鉛銅攜
來都亭曾幾日傳抄奚啻十數公要知能事久服習矢
人之矢弓人弓邇來詩格乖正始學宋體製嗤唐風江

西宗派各流別吾先無取黃涪翁比聞王郎意亦爾助
我張目振凡聾覽茲過嶺集百過豈有癥垢堪芟礱往
時魏昭士游越山行水汎酬和同自從判袂廣武北十
載夢寐懸江楓冲虛觀前斗壇在可有鄧獄留葛洪投
詩王郎并寄魏惜無萬里南飛鴻

曝書亭集卷十六

同梁大

佩蘭

過五羊觀

仙人騎五羊墮地化為石石今在琳觀仙人去無跡梁

生嗜古奇偶坐蔭松柏摩挲汴京碑不覺日西夕

觀有建中

靖國碑

嶺海將歸梁吉士

佩蘭

載酒邀同胡

景曾

陳恭

尹吳韋王

準

陳元基

梁無技

季煌

燕集五層樓

席上分賦得會字

飛樓壓高城人天納萬籟登臨信可娛矧與羣彦會吉
士澹蕩人偕行屏軒蓋論交半簪笠雜坐緩巾帶樽中
酒如泉海大魚作鱠款款話別悰迢迢念歸旆於焉感

昔游茲樓在晦靄凝思躡丹梯興發不可奈惟時建雄
藩自比夜郎大邸中鑿園池巧匠恣雕繪水亭擬舟梁
山木徙樅檜長姣羅美人管庫斂文貝因之設厲禁游
者必鉗鋏一閉金獸鐐廿年委榛蕪修蛇穴其中妖鳥
叫其外雖免劫火焚終遭颶風害人事戒滿盈天意惡
侈怵六師一以移漢將齊下瀨劉王舊花塢金粉盡淘
汰今來縱游觀足以動深嘅觴罷復凭闌遠目豁矇眊
祝融方司南尉陀臺占兌萬井鬱參差百谷互陽昧人

影數沙蟲林梢亞蓬艾我非雲中君何緣出塵壻少陵
有遺詩將老斯游最

嶺外歸舟雜詩十六首

青篛竹尾鳳毛織銀箸灘頭石角尖五里一瀧成十里
虛勞估客記郵籤

曝書亭集卷十七

趙贊善以新詩題扇見懷賦答

儲端鎖院各収身同是承明放逐臣遠憶音塵千里月

來尋鰕菜五湖春
閒教花底安棋局
笑比紅兒狎酒人
縱說卜居猶未定
幾曾憔悴等靈均

附
原作

益都
趙執信

江村水樹澹秋煙
不見幽人思悄然
往接簪裾三殿側
近聯蹤跡五湖前
老為鶯脰漁翁長
閒上鷗鷺足佔
客船各有彈文留
日下他時誰作舊
聞傳

竹垞在長安
著日下舊聞

曝書亭集卷十八

長慶寺噉荔支二首

長慶古僧寺獨公新道場重來疑夢寐六月轉清涼老

喻苦瓜苦

曩客廣州訪獨禪師於海幢寺餽進苦瓜予不食師言居士少年不耐苦也

渴思

香荔香七星空有井不用汲寒漿

壽山石歌

無諸城北山青嶺近郊一舍無楓杉中間韞石美如玉

南渡以後長封緘

方輿勝覽於福州土產首載壽山石

是誰巧搨蛙蚓窟

中田忽發蛟龍函剖之斑璘具五色他山之石皆卑凡

我昔南游翫塘市對此不覺潛吟歆是時楊老善雕琢

楊字玉璫紐壓羊馬磨麕麕兼金易置白藤笈不使花乳求

休攬今來賈索尚三倍未免瑕漬同梅黠其初產自稷
下里後乃深入芙蓉巖菁華已竭米未歇惜也大洞成
空嵌非無桃紅艾葉綠安得好手來鐫劖桂孫見之不
忍釋裹以黃葛白蕉衫伏波車中載薏苡徒令昧者生
譏讒況今關吏猛于虎江漲橋近須抽帆已忍輸錢為

頑石慎勿輕露條冰銜

近凡朝士過關者苛索必數倍

曝書亭集卷二十

酬洪昇

金臺酒坐擘紅箋
雲散星離又十年
海內詩家洪玉父
禁中樂府柳屯田
梧桐夜雨詞淒絕
薏苡明珠謗偶然
白髮相逢豈容易
津頭且纜下河船

水帶子歌為喬孝廉

崇烈賦

水帶子環外虛
其中九州以內制器不及此
得非來自日本東刮磨者
匠髹者工惟智創物變乃通
置之兩腋下絡頸雙青綬
中流踏浪如御風過涉不
愁滅頂凶勝

壺千金樽五石溺人一笑可以生我躬喬生手攜是物
訪我梅會里自言來自射陂水黃梅時雨水稽天覓社
湖流人罷市無朝無暮慮覆舟且喜今朝得到此挂之
駝鉤壁上懸與論往事增淒然初聞淮南減水埧開設
天子謂是一埧一口決俄而僉謀滋異同爾考直前奏
事真剴切迄今黃流泛濫軫

帝情鴈戶豈得安其生桃花春水縱不發河隄使者毋
遽誇平成吁嗟乎河伯不仁亦無害準備家家蓄水帶

雜詩二十首

含沙難匿影貝錦無停機一為讒言中聽者弗復疑我
欲指天陳畏見南有箕小雅七十四感彼青蠅詩

芳蘭生當門託根豈能久嘉禾徑寸苗拔萃讓良莠蛾
眉一入宮謠詠但言醜匪畏妒人工所憎二五耦

雕陵有飛鵲定巢上林枝不愁風雨漂寧慮矰繳施雄
鳩特佻巧側目從旁窺一朝逐鵲墮公然來居之搖頭
鼓翼鳴喚婦舖其兒身無鳳凰德飲啄鳳凰池非所據

而據終為百鳥嗤

先王設庠序專以明人倫校官為人師必先順乎親入
貲稱博士母也情所欣雖有祿三簋莫具膳蕪珍九品
流未入自詡為王臣板輿道豈遠忍自柅其輪彼心誠
泰然我見翻愴辛

東京厚風俗士行本學校必先親其親使民知則倣於
時重喪紀期功相答效至或自解官居憂立名教奈何
今之人母死不作孝舍爾苴經製有醜酒肉貌首邱死

者狐首山死者豹鮮民之不奔曷月掩泉窖誰哉生厲
階仕路巧騰蹕

曝書亭集卷二十三

雨

曉雨仍鳴瓦春陰未浴蠶乍看抽菜甲翻覺歛花蒼窮
鳥窺檐入枯魚得米泔化離愁雁戶泥滑市西南

即事二首

并序

入春菽麥未熟饑民載塗告于太守諗諸比鄰各率私

錢為粥以食餓者日萬餘人俄而謗書滿紙無由自白
乃有落瓜里民就食經月以農務告歸持辦香踵門稱
謝紀之以詩

惻隱人心共何期物論殊螳螂齊挾斧蕙茲乃成珠捷
捷謀宵雅申申詈左徒角張逢五六作事哂今吾
世事翻成覆人言偽亂真不圖落瓜里乃有翳桑人布
穀迎新雨收蠶及暮春要知升斗水也足潤鰥鱗

泊舟繡鴨灘再過草堂話舊以二詩見投賦荅

龍眠山下白鷗沙謝傳園林迹已賒興發詩題千丈壁
人傳畫殺滿川花白盦赤米前朝寺僧帽儒衣是處家
才子趨庭齊著作清門偕隱最堪誇

羅雀門閒地百弓抽帆且樣鴨闌東當塗書重嵇中散
左海經傳鄭小同雨過旗槍茶柵外月明歌板幔亭中
客游到處休都騎難道清詩不禦窮

四月八日效長慶體

今年孟夏行冬令夜尚南風曉北風露頂劇憐黃面佛

披裘仍作鹿皮翁榆錢柳絮愁飄損且喜餘花婪尾紅

曝書亭集卷四十四

跋綏寇紀畧

梅村吳先生以順治壬辰舍館嘉興之萬壽宮方輯綏
寇紀畧以三字標其目蓋倣蘇鶚杜陽編何光遠鑑誠
錄也一日澠池渡二曰車箱困三曰真寧恨四曰朱陽
潰五曰黑水橋六曰穀房變七曰開縣敗八曰汴渠壅
九曰通城擊十曰鹽亭誅十一曰九江哀十二曰虞淵

沈于時先生將著書以老矣越歲有迫之出山者遂補國子祭酒非其志也久之其鄉人發雕是編僅十二卷而止虞淵沈中下二卷未付棗木傳刻焉明史開局求天下野史有

旨勿論忌諱盡上史館于是先生足本出予抄入百六叢書歸田之歲為友人借失後十八年從吳興書估購之恍如目接先生之聲歎也綏寇之本末言人人殊先生聞之於朝雖不比見者之親切終勝草野傳聞庶幾

可資國史之采擇者與

曝書亭集卷四十五

兩朝從信錄書後

熹宗實錄成藏皇史宬相傳順治初大學士涿州馮銓復入內閣見天啟四年紀事毀已尤甚遂去其籍無完書論世者頗以兩朝從信錄是徵斯編為秀水諸生沈國元所纂乃二年春會試天下士哲皇帝以首科特簡二輔臣為總裁官隨州何公宗彥先太傅文恪公也國

元舍鄉先達不書書顧秉謙果足以傳信乎

曝書亭集卷五十三

大學士徐公述歸賦書後

大學士崑山徐公以宰輔領明史局監修其歸也載書累萬卷關吏橫索濡滯不前中途成述歸賦幾三千言叙川涂之紆曲陳往古之得失此司空表聖所云撫衆騷之遺恨者也猶記歲在壬戌

天子有事春蒐彝尊侍班

乾清門時鹵簿已集

闕下公率滿漢御史三十員進諫

天子溫言諭公方春省耕不出旬日回非游獵也公薨後彝尊曾舉以告公哲舅尚書尚書亦不知蓋公謂是舉職所當然未嘗以語尚書公之不自矜伐即此見矣杜甫詩云婁公不語宋公語公去三獨坐後語者誰耶

曝書亭集卷六十一

書牘銘

并序

予入史館以楷書手王綸自隨錄四方經進書綸善小
詞宜與陳其年見而擊節尋供事翰苑忌者潛請學士
牛鈕形之白簡遂罷予官歸田之後家無恒產聚書三
十櫝老矣不能徧讀也作銘曰

奪儂七品官寫我萬卷書或默或語熟智熟愚

答陸修撰問

長洲陸子問禮於小長蘆朱叟曰子於父母記有致喪
三年之文先儒說禮莫有援經以伸其旨者何與叟曰

子言之喪則致其哀記曰致哀所以能致喪祭曾子曰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子游曰喪
致乎哀而止荀子曰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所以為至痛
極也凡此皆以釋致喪也曰為君方喪杜氏之釋例以
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竟而奔修服於其國孔氏之疏
以為遣使來至非諸侯身至且疏曰方喪謂比方父喪
信然否敢問答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微子之問吾將
明以告子昔者帝堯殂落四海遏密八音舜帥天下諸

侯以為堯三年喪於時十有二牧咸在周之成王崩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御王冊命同瑁既收諸侯出廟門侯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其云執壤奠者以四方壤地所出而奠贄也報誥稱庶邦侯甸男衛者明匪獨畿內諸侯也故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蓋雖庶方小侯皆入天子之國為天王斬衰有別姓而哭詔大行人相其禮成周之制然也鄭游吉對士景伯曰靈王之喪吾先君簡

公在楚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
所無也晉人不能詰由此言之簡公若非在楚而使其
卿往難乎免於天吏之討矣秦昭襄之薨韓桓惠王衰
經入弔祠春秋彼於事大國之禮且然矧天子乎竊疑
方喪之名書云告爾四國多方詩云萬邦之方四方以
無拂殆取諸此非比方父喪之謂也陸子瞿然曰夫子
之言禮信而有徵肯堂敬聞命矣既退命昆田書之用
質言禮之君子

曝書亭集卷七十二

五經進士譚先生墓表

彝尊之姑之夫曰築巖先生姓譚氏諱貞良字元孩崇禎十五年以五經舉順天鄉試明年會試復以五經中式賜進士出身第一又明年李自成陷京師先生衣白者服奔南京除禮部精膳司主事又明年命典廣東鄉試至里門南京不守先生浮舟于泖達會稽由臨海抵福州以戊子七月卒于漳州之琯溪庚寅子吉璉扶櫬

歸貧不克葬甲辰十月次子瑄等始卜兆府城西北七里二生圩既葬題曰五經進士譚先生之墓先生嘗仕于朝爵通顯矣不書書五經進士譚氏之先自河南徙嘉興曾祖某不仕祖某封福建布政司叅議父昌言山東布政司叅政巡視登萊卒贈太僕寺卿先生以萬厯二十七年十一月生生而鬻髮及肩母嚴淑人呼曰長發兒十齡能徧誦五經先太傅文恪公異之許嫁以女孫即彝尊之姑也太僕公卒于濟南先生時在登州跣

奔五晝夜視斂舍既歸喪服除哀思不置太僕嘗知婺源縣事有惠政鑿山通往來行者民德之號譚公嶺先生乃步擔入婺源山止祠下攀庭中枯柏宛轉哀號淚漬其理柏復榮先生廣交游名聞一時家居每晨起誦經史晝或與客圍碁夜飲酒漏盡乃已見者疑先生嘗廢學不知其用力勤也及對策殿廷大臣以先生辭過激抑置後列思陵披覽良久曰此實學之士御書名次卷上蓋先生甫釋褐而國事已不可支矣嗚呼以先生

之才使遭逢前二十年經世之大文發為事業必有足
觀者天下事何遂不可為哉迨至危亡相尋始獲一第
流離飢渴竄跡虎蛟龍鯉之鄉銜恨以沒洵可哀已夫
人生不幸遭喪亂受全之體毀傷者何限先生百折不
回卒保其髮膚首領從君父於地下是則忠臣孝子之
用心真可以無憾也自先生沒後十一年而彝尊之姑
亦卒合葬于墓又三年始克伐石為表蓋自甲申以後
先生之大節東南隱居之士多能道之吾欲書其大者

而其大者不可得而書也吾欲書其小者而其小者又不足以盡先生其斯以表先生之墓而已矣悲夫

貞毅先生墓表

貞毅先生姓朱氏諱士稚字伯虎更字朗詣世居山陰怪山下其曰貞毅先生者門人之私謚也父某官雷州知府祖賡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懿曾祖某以文懿公官貴贈如其官先生少好游俠蓄聲伎食客百數所最善者一人曰張生宗

觀宗觀字朗屋善樂府歌詩以王伯之畧自許時號山陰二朗先生遭亂散千金結客坐繫獄論死宗觀號呼於所知斂重貲賄獄吏得不死既而論釋宗觀聞之大喜踴躍夜渡江馳見先生未至為盜所殺先生既免繫放蕩江湖間至歸安得好友二人其一自慈谿遷於歸安者也自是每出則三人俱至長洲交陳三島已交予里中交祁班孫于梅市後先凡六人往來吳越以詩古文相砥礪吳越之士翕然稱之歲己亥陳君以憂憤卒六人

者喪其一而先生亦歎息悲思遂病隔庚子冬疾亟自
歸安渡錢唐以是年十二月日卒于家年四十七二人
渡江經紀其喪視斂舍以辛丑二月葬于大禹陵西原
時送葬者百人子與祁子臨穴視其封慟哭而去先生
之季弟驊元及子錡以狀至歸安乞二人志其墓而二
人者皆不果也又明年壬寅六月朔二人坐慘法死祁
子亦株繫成極邊以去當予與五人定交意氣激揚自
謂百年如旦暮何期數歲之間零落殆盡陳君久不克

葬二人者并骸骨亡之慘更甚於宗觀獨先生之墓在
焉爾嗚呼死者委之烏鳶狐兔而不可問徙者遠處寒
苦不毛之地幸而僅存如予又以飢寒奔走於道路然
則人生相聚豈可常哉後之君子謁禹陵經先生之墓
弔焉覽予之文夫亦可泣然而悲矣乃書其辭寄先生
之子錡而表諸其墓

曝書亭集卷七十八

高士李君塔銘

高士李君者自上海來平湖割西宮道士之樓居焉以醫藥自給年七十病卒君先世曰尚袞曰中立皆舉進士尚袞未授官中立為大理寺右評事又有立武功與倭戰沒者建祠南匯城代為士族而與君游者多不知其門閥年二十間道走桂林名書仕版而與君游者終不知其官資君娶伍氏再娶殷氏鞠氏先後生子九人悉夭而羣從皆學官弟子與君游者或不知其有家室子姓於醫受業于季父中梓士材中梓撰方書一十七

部君補撰藥品化義醫學口訣脈訣彙辨痘疹全書四
部刊行之有延之治疾者數百里必往視疾愈不責報
或酬以金輒從西吳書估舟中買書不論美好由是積
書三十積繞卧榻折旋皆書也與君游者相對樓下不
知其儲書之富客過無分出處貴賤怡顏相接暇則坐
輕舟載花郭外藝庭前飲客酒必自遠致山肴海錯饌
必豐與君游者不知庖爨何地而君意所嚮何者為疎
密也歲在丁丑冬十有一月予至平湖則君已疾革視

之猶披衣起坐出平生所著諸書南吳舊話錄暨所
撰詩古文曰放鵬亭集并以付予且命弟子以所儲書
二千五百卷畀焉其餘散去平居玩好一瓢一笠一琴
一硯悉分贈友朋越二日終遺命弟子用浮屠法盛尸
于龕焚其骨瘞之塋後二年訪君葬所則近在東湖之
濱其友江某實治其藏焉弟子蔣某徐某請予銘以垂
之永久銘曰

君諱彥貞厥字我生後更延是

古文
夏字

爰適于野改字辰

山亦曰寒村被道士服栖琳觀之側汎汎松舟而泝而
游疾者熏灌或以解散有花有苗有甲有條步櫚兮逍
遙有經有子有文有史搖筆兮伸紙有肴有脍有藪有
魚留客兮康娛嗟君之窀穸兮忽自逃于釋兮嗟君之
去故土兮委恒幹于東湖兮或疑羽流或謂僧伽視我
銘辭其不朽邪

愚庵小集

別集類六

國朝

愚庵小集序

學者述古往往博極載籍而著作未遑然真能述者未
有不能作也長孺朱先生覃精訓詁之學所撰毛詩通
義尚書埤傳禹貢長箋諸書皆羽翼經傳有功儒先以
卷帙繁重未懸國門先梓子美義山二注海內已爭購
其書讀其書者無不樂見其詩文之盛乃先生則退然
不欲以詩文鳴東忝先生戚屬竊取其存笥藁讀之賦

則規撫騷選詩則驅駕三唐古文詞若序若記若書若
論辨若紀傳雜著莫不援經証史義精理愜乃矍然興
曰此先生訓詁之學所由總統流畧有功儒先而無弊
者乎信夫真能述者未有不能作也間嘗攜眎莒文汪
子汪子曰先生詩文于古人誰比東應之曰其文可方
宋王魯齋而詩則過之魯齋經解不襲尋常義疏超悟
出諸儒之上觀其詩疑書疑可以知其學問之根柢故
發為文章典實敦重粹然澤于大雅特魯齋篤意窮經

故其詩鮮可稱述而先生于少陵老人心慕手追咀英
漱潤宜其比興體制有遠勝之者雖然先生所處視魯
齋更難魯齋親受業於何北山上溯文公成公之傳下
迨金許柳黃吳宋諸公金華文統世世不絕同時交遊
推轂皆宋元間鉅公偉人也先生孤生奮起前不必有
所承後不必有所繼同時不必有所推輓獨以其貫穿
六籍折衷百氏者卓然楷柱於羣疑衆撼之日久之率
相與推服為儒宗可不謂難哉汪子權衡人物最矜慎

許可亦稱東言為然遂以述之於先生因請出其集問
世是集行海內必有共然東之說者先生經術之蘊其
亦可以盡表見於當代已乎時

康熙辛亥仲冬內姪甫里計東序

愚庵小集卷五

呈某先生

山堂半似野人家閒拾瑤芝遺鬢華玉佩罷來裁羽服
琅函鈔後飯胡麻丹房只許調霞杵逝景誰當挽日車

藥圃竹洲堪送老
休論猿鶴與蟲沙

贈蒼雪法師六十

空山半偈自安禪
榮可令誰與接肩
花下翻經龍解聽
林間放梵鶴初還
孤峰任拄穿雲杖
碧澗長流洗鉢泉
何事更求餐玉法
黃精滿地可忘年

九日遣興

搖落江楓玉露垂
秋光漸老舊東籬
貪將菊蕊供愁眼
畏向萸房理鬢絲
雲亂驛烟成杼軸
波橫峰影浸琉璃

寂寥門巷從無沒濁酒憑誰寫鬱伊

送友人適梁谿

望亭西去夕烽稠戰壘烏啼恨未休
草覆新阡行處淚花殘廢苑幾人遊
山泉帶雨供朝汲湖閣飛濤赴冥搜
覽古不嫌多感激遲君騷賦慰牢愁

樵水曰李從一蘇臺至望亭詩調極悽涼
含情自遠故不失正音吾于此詩亦云

登洞庭雨花臺作

極目重湖接水雲石欄晴倚辨波文
帆迴斷岸林端見

葉脫疎桐寺外聞翠靄拂巖中坐合朱霞散浦一峰分
前村指點山樵路何日攜家友鹿羣

同馮定遠夜話

學海人推大小馮君今才老更稱雄玉臺艷制親騷雅
石洞仙經禮碧空銍冷但知吟好句筇輕便欲御清風
湖南嘯咏真行樂細雨疎櫺聽未窮

贈孫子長

拂水蒼英嘆卷蓬談經林下有文中儒衣未廢珩璜佩

禮器猶存魯薛風雷迸
籀龍侵筆格雨連桐乳落書筒
谷音海錄傷心事好為烟巒守桂叢

介白曰三四典重五六
以寫景綴之便成風逸

送文初無殊諸公適越州兼呈祁氏昆仲

輕舸遠汎白蘋秋攬勝非同汗漫遊
水淨若耶遺遁跡山空宛委恣冥搜
稻花香滿樵風徑楓葉丹連剡曲舟
珠樹正看流翠影倡酬應在玉山頭

登莫釐峰

突兀憑空倚怒濤何年開鑿奠神鼇環洲水劃坤維斷
挿漢峰凌日御高天目石根通洞府海門雲物辨秋毫

勢連縹緲尤奇絕乘興還思放小舫

渡湖十里即縹緲峰東西對峙

無殊曰力雄調

響登臨傑作

紅豆

占盡南州色態奇湘筵曾唱石丞詞圓勻萬顆朱霞爛

的皪中天火樹垂香國分葩人少見

花數年始一開

丹樓合曜

鳥爭疑深宮正合供鸚鵡

杜詩香稻啄餘鸚鵡粒善本香稻作紅豆注云唐時宮中

以飼
鵝鴨

何事閒庭漫陸離

碧梧

青梧掩蔭讀書堂
百尺高枝引鳳凰
新翠欲浮紗幌碧
穠陰深罨寶爐香
涼侵象簟先秋覺
葉墜銀牀帶露光
但得東園承早旭
托根何異嶧山旁

愚菴小集卷七

箋注李義山詩集序

申酉之歲余讀義山集久欲為之序而未果適有友人

謂余曰玉溪生詩沈博絕麗王介甫稱為善學老杜惜從前未有為之注者元遺山云詩家總愛西崑好只恨無人作鄭箋子何不并成之以嘉惠來學余因繙閱新舊唐書本傳以及箋啟序狀諸文所載於英華文粹者反覆參考乃喟然嘆曰嗟乎義山蓋負才傲兀抑塞於鈞黨之禍而傳所云放利偷合詭薄無行者非其實也夫令狐綯之惡義山以其就王茂元鄭亞之辟也其惡茂元鄭亞以其為贊皇所善也贊皇入相薦自晉公助

流社稷史家之論每曲牛而直李茂元諸人皆一時翹楚絢安得以私恩之故牢籠義山使終身不為之用乎絢特以仇怨贊皇惡及其黨因并惡其黨贊皇之黨者非真有憾於義山也太牢與正士為讐絢父楚比太牢而深結李宗閔楊嗣復絢之繼父深險尤甚會昌中贊皇擢絢臺閣一旦失勢絢與不逞之徒竭力排陷之此其人可附離為死黨乎義山之就王鄭未必非擇木之智渙丘之公此而目為放利偷合詭薄無行則必將朋

比奸邪擅朝亂政如八閩十六子之所為而後謂之非
偷合非無行乎且吾觀其活獄弘農則忤廉察題詩九
日則忤政府於劉賁之斥則抱痛巫咸於乙卯之變則
銜冤晉石太和東討懷積骸成莽之悲党項興師有窮
兵禍胎之戒以至漢宮瑤池華清馬嵬諸作無非諷方
士為不經警色荒之覆國此其指事懷忠鬱紆激切直
可與子美相視而笑斷不得以放利偷合詭薄無行嗤
摘之者也或曰義山之詩半及閨闈讀者與玉臺香奩

例稱荆公以為善學老杜何居余曰男女之情通於君
臣朋友國風之螭首蛾眉雲髮瓠齒其詞甚褻聖人顧
有取焉離騷託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遂為
漢魏六朝樂府之祖古人之不得志於君臣朋友者往
往寄遙情於婉孌結深怨於蹇修以序其忠憤無聊纏
綿宕往之致唐至太和以後閹人暴橫黨禍蔓延義山
阮塞當塗沈淪記室其身危則顯言不可而曲言之其
思苦則莊語不可而謾語之莫若瑤臺瑤宇歌筵舞榭

之間言之可無罪而聞之足以動其梓州吟曰楚雨含情俱有託早已自下箋解矣吾故為之說曰義山之詩乃風人之緒音屈宋之遺響蓋得子美之深而變出之者也豈徒以徵事與博擷采妍華與飛卿柯古爭霸一時哉學者不察本末類以才人浪子目義山即愛其詩者亦不過以為帷房昵媒之辭而已此不能論世知人之故也余故博考時事推求至隱因箋成而發之以復於友人且以為世之讀義山集者告焉

顧寧人曰前幅深研黨案後幅極論風
騷乃裨益經史之文非徒義山知己

愚菴小集卷十二

舜崩蒼梧辨

世傳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二妃從征死于湘江故
洞庭有湘君祠其事見史記後世因名舜陵為永陵望
祠弗絕置守陵五戶而楚辭湘君湘夫人遂以娥皇女
英當之撰述之家遞相引述獨郭景純辨之云天帝二
女處江為神非堯之二女也因引禮記檀弓舜崩蒼梧

三妃未從為証此可破千古之疑矣惜蒼梧之說未能
深晰其妄考舜年百有十歲薦禹於天十有七年則禪

關

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南阪口
古鳴條陌一名鳴條岡今在解州安邑縣北二十里舜
都蒲阪去安邑甚近合以陟方之文舜於此必因省方
問俗而出祭義所謂舜勤民事而野死也舜禹之居攝
也征伐會同巡狩述職之事雖代天子行之而唐虞之

號未改天子猶翼翼然憂勤於上非若後世所稱太上
皇高拱深宮置民事於弗問也唐虞之制五載一巡狩
安知舜非因禹周巡四岳時出近郊廉問民隱而竟沒
於其地耶蓋古者天子車轍所至即可以陟方言之因
其沒不于深宮遂謂之野死書亦曰乃死以別于殂落
之文而必非死于蒼梧之野如秦博士漢諸儒所云也
再考竹書紀年舜三十二年命夏后總師陟方岳三十
三年夏后受命神宗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苗四十九

年帝居鳴條五十年陟汲書雖非正史而鳴條一語與孟子正合沈約注云鳴條有蒼梧山此雖圖誌不載然世代荒遠未敢斷其必無不妨存其說以相証者也客又曰舜死鳴條必葬于其地今平陽無舜陵而零陵有何居余曰上古樸畧天子之葬非有山陵之表識寢廟之崇嚴其跡既易墮滅若皇覽所載帝王冢墓其書成於秦漢之後自史記山海經零陵蒼梧之說興而傳聞多失其實矣且堯舜皆都平陽堯不聞以巡狩死而

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皇覽云堯冢在濟陰城陽穀林
即城陽也其地去蒲坂二千餘里此豈可信哉是故主
之以尚書決之以孟子而舜無死於南巡之事斷如矣
舜不死於南巡而記載所云舜溺湘江而死征三苗而
死與二妃之從征而死銜土有鳥耕墓有象洞庭之神
遊下雋之淚竹其妄皆不待辨而明矣

或以禹葬會稽証蒼梧之事不知禹雖薦益于天相
也非攝也巡狩大事禹固自尸之矣安得以之例舜
耶

愚菴小集卷十三

書元裕之集後

人臣身仕兩姓猶女子再醮當從後夫節制于先夫之事憫默不言可也有婦於此亦既奉樂匹侍巾櫛於他人之室矣後悔其非所也肆加之以詬詈而喋喋於先夫之淑且美焉則國人之賤之也滋甚吾讀裕之集而深有感也裕之舉金興定中進士歷官左司員外郎陷汴京圍城中痛憤作詩抒其忠義不啻杜子美之於祿

山思明也及金亡遂不仕隱居秀容之繫舟山時往來
巖實萬戶所詩文無一語指斥者裕之於元不可謂再
醮女然既足踐其土口茹其毛即無詢詈之理非獨免
咎亦誼當然也乃今之再醮者吾異焉訕辭詆語曾不
少避且日號於衆曰安得與吾先夫子同穴乎或又並
先後夫之姓氏合為一人若欲掩其失身之事以誑國
人者斯又蔡文姬李易安之所不屑非徒諄也其愚亦
甚矣哉

文端集卷十二

讀明史書湯襄武傳後

立功既不易居功亦良難我讀勝國史慷慨起辛酸
勲臣盡殖醢豈獨悲彭韓微軀經百戰體積金創痍雖有
刀鋸威頻施非所安獨有東甌王天年亦苟完老被恩
賚渥遠脫羅網寬胡藍恣鉤黨災患不能干砥節矢恭
慎用以保歲寒

文端集卷十七

奉輓座師編修大興王公

落落都無晚近情
讀書味道此平生
前朝鉤黨留名士
舊學傳薪見老成
意氣激昂談往事
兒曹睥睨視諸卿
傷心沒齒清貧老
齷齪歌殘涕泗橫

文端集卷二十

題汪鈍菴詩冊後

掉頭揮手入烟霞
獨向堯峯老歲華
榮祿百年俱是客
湖山十畝豈無家
野禽自怯長楊樹
幽蝶偏耽小圃花

況對茱萸舊時節東籬消息久天涯

文端集卷二十三

偶詠

僊籍藏名客田間識字農近來詩格壯日日對髯龍

文端集卷二十八

重九日大風驟寒

木落天空節序催鄉園濁酒此登臺苦思丹嶽當樓出
剩對黃花繞坐開宮樹葉飛騎馬入石橋風緊換裘迴

高秋兒女團圞日且把霜螯共綠醅

大內觀字畫六軸

文端集卷三十二

初夏

手培蕙草綠芊絲花蒂含珠劇可憐欲令微風領香氣

移來簾影小窗前

文端集卷四十一

山東通志序代

自我

國家戡定以來典禮修明文教蔚起海內蒸然胥嚮於
治

皇上御極之十有二年爰命郡國各以方輿為紀載編
輯成書以彰一代文治之盛越次年山東通志告竣當
事者命序于予予雖不敏以梓里故其何敢辭夫東省
為古鄒魯青齊之地岱宗峙於區域東海洋洋稱巨浸
焉泗淮經其南大河帶其西淄川濟水之滌洄蒙羽瑯

瑯之鬱秀其為名山大澤者不可勝數土宇都邑則周公太公之所封也聲明文物則孔子孟子之教澤所積漸而涵濡者也故雖僻處海隅周秦以來聞人碩士往往後先焜耀於史冊之間且東南保障於神京為最切北與畿輔壤相錯德化聲教所被視它省為尤先漕輓所經千餘里則又國儲之要衝也故其山河之包絡城郭之經緯錢穀之數形勢之宜自古以來聖賢忠孝節義之士足以風世

者皆不可不臚列而條貫之以成一書適者州縣奉
令甲皆各有專志茲特匯六郡為通志若干卷山川城
郭人物風俗田賦之消長建置之沿革數千里提封無
不犁然畢備豈特表東海之風紀方域之盛而已哉將
以上佐

聖天子乙夜之覽備太史采風之書以為一代文獻且
令後之撫是編者觀海岱之高深溯洙泗之風教覽古
賢人君子之烈脩詩書禮樂之遺以維挽習俗使之返

朴還醇俾無媿於齊魯孔孟之鄉亦於是乎在矣敢拜
手而序于簡端

西河集卷七

擬北郊配位尊西向議

康熙二十四年太常卿疏奏現行事典中方澤

壇位北向而

三祖配位仍以東設西向為一配近南西設

東向為二配近南又東設西向為三配近北

于是從壇四位五嶽五鎮以次分設亦始于

西向而訖于東向是穆昭左右不無未安奉

旨下議時翰林院掌院已有專議某以為仍

行舊事不宜更

易擬議如左

某議二郊之祭未知其宜分與宜合也且未知其配之者宜分配宜合配也三代無定徵矣漢至成帝始立二

郊而天與后土分祀之至光武則孟春合祀二至分祀
顧其配之分則祖與妣也晉則南北皆合祀而配之者
仍分祖妣南北朝因之獨唐至高宗始以高祖太宗竝
配園丘而武后增高宗焉開寶以後合二祀而罷三配
逮宋淳化間又復以宣祖太祖行竝配禮而仁宗親郊
復增真宗則仍設三配然旋設旋罷至明初立天地壇
合祀天地而仁宗以二祖竝配延至嘉靖又罷之乃復
立北郊行分祀禮是分祀合祀與迭配竝配皆有成據

此皆現行事典無可議也獨是配位之向古無明文雖方丘北向南享答陰亦僅見之宋之政和明之嘉靖二朝而今業因之惟配向無考宋配東向明配西向迄無成說今祇既北向則以常情論自當配位先左以西設東向為一配東設西向為二配而今首東向而次西向則太常之請似亦應有特是太常所奏專主昭穆恐未必然夫昭穆非他以一廟祖位言之則位本東向于是以北左之配位為昭南右之配位為穆其曰昭穆者以

所向幽明而分列左右原未嘗曰昭必先于穆右不尊于左也故以一廟而推之七廟則昭穆左右即已不倫如必先明後幽尊左却右則穆考不宜先武王昊天不宜稱右享矣但配位所設必視神向郊配東設以南向言之也今祇既北向則配位之尊當先西設西者北向之左也今配仍東設而西向似乎北向與南向改設而配仍失改解之者曰禮坐尚左東設者正左坐也則又不然夫東坐之左以位左左之也惟室位南故東左西

右易而向北則西為左矣明堂之制北曰元堂而其所謂左个者則西房也今有車于此主者居左驂者居右夫所云居左者居車之東也以南御言之也儻轉而北御則初之為車東者今為車西主人當下車而揖驂乘矣或曰非也凡北向之配必尚左而必東向者以言乎位也若以義亦必西設而東向然而不謂之尚左而謂之尚右何以言之西方者右方也而其義則為秋為陰為義為刑故天道秉陽而吉事尚左地道秉陰而凶事

尚右祇之北向正地道也配之西設正地道之尚右也
故尚右既定不惟南向者以西為右即北向者亦以西
為右不觀鄉飲酒義乎曰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然而疏
之者曰北面設尊元酒在左謂在酒尊之西也所以設
玄酒在西者以地道尊右貴其質素夫尊之北面正猶
祇之北向也乃以玄酒在西而謂之在左則以位言之
也此無定之左也然而以在左之酒而謂之為尚右則
以義言之也義則右必在西此有定之右也位本無定

而方與義則有定故祇位北向則配之者必西設東向
凡以言乎尚右也則又不然嘗觀饗禮矣饗禮所設有
曰左胸而右肱者有曰左轂而右馘者夫左右者東西
也其分東西則以陰與陽燥與濕也然而又曰右肱右
馘以便右食向使東陽西陰東燥西濕方義有定則南
向之饋肱馘在西北向之饋肱馘亦在西夫以南北異
筵而其中所設東皆胸馘西皆肱馘既已可怪且于右
設而便右食者在賓則然而在主則當用東手而食西

昧大遠不便其于尚右便食之義何有故玄酒之設雖曰北向而其為鄉飲而主席者仍在南向故曰左為設尊言之也而曰尚右曰在西者則仍為南向之席設言之故賓爵居左介爵居右在堂室南向則東為左西為右在東序西向則南為左北為右方從位轉而義亦隨之是以陰陽無定義方位無定形今夫南北之分陰陽猶東西之分陰陽也南之為陽北之為陰夫人而知之也乃以地道之山水觀之山南曰陽山北曰陰其名與

其義無不一定而以言乎水則水北曰陽水南曰陰夫
即一山水而陰陽之不定如此必曰東方為陽天道秉
陽而吉事尚左西方為陰地道秉陰而凶事尚右皆一
定而不可易也則有一凶事尚右者于此昔孔子以姊
之喪拱而尚右而二三子皆尚右斯時孔子與二三子
不竝立也以師弟之禮推之則必孔子南向而二三子
皆北向然而皆尚右矣然而起視之而孔子之尚右者
手在西二三子之尚右者則手在東當是時將以一定

之右而使二三子之為東手者皆易而西乎抑否乎此
拘墟之見也然則奈何曰此地道尚右也夫天道尚左
先左後右地道尚右先右後左夫人而知之也周禮小
宗伯建國神位以尊右而右社神考工記匠人營國亦
以尊右而右社位亦夫人而明之也今以尊陰之故而
立北郊又復以尊祇之故而定北向則東為祇右因而
東設祇以右配因而尚右誰曰不可故曰祇之南設而
北向者尚右也以配位言之也惟配位東設則南祇為

右此猶衛地本在東而百泉之從西北來者曰在左淇水之從西南來者曰在右也此北向之右也配之東設而西向者亦尚右也以祗位言之也惟祗位南設則東配為右此猶社稷皆北向而太稷之孫于社者位在西太社之尊于稷者位在東也此東設之右也皆尚右也故地道尚右

西河集卷十七

寄張岱乞藏史書

居故鄉時少但及壯歲即亡名走四方從未經樞衣得
一登君子之堂快讀異書每中夜起憶輒成恨事今吾
鄉老成漸若晨星而一代文獻如先生者猶幸得履修
容享耆齒護此石紐則夫天之厚屬先生者原有在矣
夫名山之藏本待其人久闕不發必成物怪方今

聖主右文慨念前史開館修輯已幸多日乃薦辟再三
究無實濟翰音鼓妖于今可見向聞先生著作之餘歷
紀三百年事蹟饒有卷帙即監國一時亦多筆札頃館

中諸君俱以啓禎二朝記誌缺略史成本未備而涿州相公家以崇禎一十七年邸報全抄送館編輯名為實錄實則畧一漏萬全無把鼻項總裁啟奏許以明末懷宗本記得附福王魯王唐王桂王諸記于其末而搜之書庫西南建號有馮再來少司寇滇黔諸記稍備考索至魯國隆武始終闕然今總裁竟以是紀分屬某班旋令起草此正惇典殷獻之時也不揣鄙陋欲懇先生門下慨發所著彙付姜京兆宅抄錄寄

館以成史書夫漢書藍本肇于叔皮然而遠勝他書者以史官分嚴慮有得失反不若茂才閉戶之閨而公也若夫歐陽五代成于私著然而宋直用之而迫不及他史者以匹士疎陋三家言事萬不若史局之審而核博而通也今以先生之學力媲美茂才然且家有賜書遠過歐九其苦心撰著原不欲藏之井中而一旦移入史乘傳之其人將先生忼慷亮節必不欲入仕而寧窮年矻矻以究竟此一編者發皇暢茂

致有今日此固有明之祖宗臣庶靈爽在天所幾經
保而護之式而憑之者也仲尼云賢者識其大者向使
仲尼復生亦當嘖嘖稱獻賢矣若其中事實不容湮沒
應將

本朝文德武功一一詳載乃足信今傳後也且史成呈
進當詳列諸書所自不敢蔑沫況此書既付過史館則
此後正可示人無庸再閱尤為朗快書到即乞啟鑰確
付京兆宅抄付悚惕不具

西河集卷三十二

畫人傳序

予過龍江見櫟下先生值先生作畫人傳畫人或存或亡凡百年以內為先生所及見者率記其梗概詳簡任意一若傳以阿堵譬畫人之寫生然今相距七八年畫人存者若梅村浮廬一輩又相繼亡去而先生亦逝矣方先生未逝時忽据所為文付之樵蘓既而悔之雪客承先生遺志重輯先生集而是傳稍闕且有虛臚其名

者予再過龍江訪雪客于逍遙之舊堂得重讀是傳而
命予以序夫烟雲木石非一定之情蟲獸禽魚悉冥頑
所示然而含黃把炭衣解盤礴極天下賁命之氣選蠕
之狀悉見之毫端而形于肘下何則其生然也先生以
寫生之筆使畫人各有以意其生猶憶先生傳老蓮既
已徵事及予復就予考晰以辨其實令片言所至畢睹
其毛髮而後已今予集亦傳蓮而當時報先生書具在
也夫先生之嘯枯發匿何如哉乃先生已逝而親見先

生寫生者終不得寫先生生如先生之寫畫人則其撫遺文而泣然者耶

許君生日序

晉高陽許詢以魏中領軍後自甘放逸即司徒辟掾皆不潔就當其時所與齊名者孫子荆也子荆以文著玄度何難出所有與之並駕而乃茹華歆英徒然以都講相問訊哉志各有所向而不時同也山陰王子懷稱其鄉許君為玄度後玄度寓于邑而時徘徊于會稽王所

且好與支王輩論辨名理故其宅在蕭而其遺裔嘗見
之南塘上下之間乃子懷道君高蹈孤處林下厭與物
接掃密室啟牖燭蕭蕭蒨蒨往不習二氏家說而逍遙閒
澹一似重有避者然而相其才力讀書談道豈不足與
當世賢豪比長絜大而甘心寂處夫亦其志有難言者
與今君年七十鄉人咸製幃為壽而屬予以文予曰予
之不能為玄度勢也然而願為玄度者志也予志在玄
度而不能為玄度君能為玄度而又有不必為子荆之

志夫天下有寧為子荆而斷斷不潔于今之所為者豈
少也哉君不為子荆然則天下之不足當君之為者亦
已多也予久居北幹嘗求當日之所為北幹園者俯仰
跼蹐庶幾見蕭條遺跡而君以南塘數武當之子居南
塘予居北幹君母以玄度自視而以子荆者視予則幾
矣子懷又言君名溢于鄉鄉人將推君舉鄉飲酒禮為
鄉表率夫三老五更自三代以後厥有常尊且縣官揚
解立伺饗啐與州府辟召者本自有異第吾聞許掾出

都時與劉尹數語聽者謂其無隱心而以我臧臧當君
憲乞天下有執爵而受教者乎其果巢由之言之不同
于稷卨與

西河集卷三十四

蒼崖詩序

國風以方異而自文武宣平以迄于陳靈則又以時異時
有正變而方無正變然而四始六義之說無與焉予幼時
頗喜為異人之詩既而華亭陳先生司李吾郡則嘗以二

雅正變之說為之論辨以為正可為而變不可為而及其
既也則翕然而羣歸于正者且三十年今其變又伊始矣
朝廷崇儒右文徵天下稽古好學之士與之揚扆然且
試其文而示以式以為時之所尚者端在乎是宜乎詩
與文之一歸于正而乃羣然倡和彼此牴牾且遯而之
于變者推其故大抵皆惑于一時浮游之說揚宋而抑
明進韓盧而却李杜而其間才智之士方有先人而導
揚者其說有三一則厭常而喜新也一則好矯異以騁

絕俗也一則有歉乎其正之不足庶幾于變而有餘也
蒼崖姜生善為詩然未嘗為詩也必以正惟不
為詩故常無所厭而必以正則不必絕俗以明矯異而
獨是風雅之資本乎性成既不怯乎正而亦未嘗不足
以盡變嘗曰夔鼓明磬雅箭頌竹其製雖平而能精其
數則合神人而和物變不必金槽鐵撥王笙張缶之過
為新聲而珍膳積食但取和滋則鴨肝能芳鵝脰可羣
也又何必膾鮮于西海臠黿于江東而後謂之為阿衡

之煎易牙之饗蓋至常之極至變生焉是以正為變而非以變為變也是以正變為無與于四始與六義也是何其與華亭之說相似也蒼崖與杜陵將先生游杜陵者華亭人也

西河集卷四十三

張宏軒文集序

雲間才士每多于三吳而其所最上而最名者二人徐西崖湯賓門也然而二人者皆游于宏軒之門然則宏

軒之為文可知矣在昔崇禎之末主持文教者首推雲

間自雲山錢氏之說起而陋者襲之

案奇於此論乃駁錢謙益之失與尊信錢

謙益之謬故存而不削

言詩于宋則渭南宛陵言文于明則潛溪震

川宏川不惑于時人所趨譬之春秋代謝燠寒相爭而

備四時之氣者歷冬毛夏莞而不為之易何則題駢善

渾不能變秋秋之音烏階易生無與于九九之數也當

予游上海時讀西崖賓門之文已嘆其難及顧未嘗讀

宏軒之文也然嘗登宏軒之堂見其家庭雍穆能合族

以禮而里門式序用相表率終未聞以逢時不偶早年
解組露難平之色日與林下諸賢締方外善士稱情往
來有類乎泉明之居潯陽白傳之歸履道者予嘗推雲
間多豪賢而以宏軒當人倫第一夫豈或過乃間與倡
和驚才絕麗下筆若流水雖至行不得而掩如是也今
予游長安每愧竊廁中祕日給筆札方恨無漢庭司馬
可與言高文典用之事而宏軒不忘故舊越千里而寓
以詩與文也予乃為伍校而參訂之深嘆宏軒生黃門

內史主持文教之後而又接畛吳門親與錢氏宗伯抗手

論議

案奇齡此條亦深詆錢謙益之語足以示戒故亦不削

乃連脫濁淖皜然自抒

其可見其不惑于所趨若此則又嘆宏軒素心顯晦若一

雖踰時越陌而其為相惜款款猶一堂也夫善居時者忘

燠寒善與人者忘旦暮文亦猶是矣予向曾序西崖詩在

長安則又為賓門序西山游記而今復讀宏軒詩而序以

是也以為雲間之文所可主持文教者猶庶乎其可見焉

西河集卷五十一

盛元白詩序

越自康樂侯以五字作六朝之倡而三唐以來遂寥寥

焉今海內宗虞山教

案此條詆錢謙益之謬與信謙益之失故不刪

于南渡推放

翁于明推天池生雖皆張越軍而三唐之步乃却而不前
少時與木汀徐緘梅市祁班孫白魚潭張杉南城沈九
允范姜十七廷梧作五七字會思一破夙習庶得間出
于三唐六朝之間以雪吾越人掩抑之氣而班孫戍塞
允范死于官張姜與徐皆相繼亡去所藏遺集曾不得

與務觀爭先何況康樂今則嚮絕者又三十年矣元白
以經生之業從事八比偶然吟咏即能做古今雜體自
蘇李五字燕歌七言以及漢魏長短句無不就其題以
賦其事鉛槧之隙卷袞成焉夫以予垂老之年江郎才
盡又當此文章響絕之際入空谷者聽足音而喜即稍
稍表見亦足以慰我願望而况元白之日嚮乎上駸駸
乎有超世遺俗之概豈非快事方今讀書人少海內可
指者並無幾人而且草野疏嗇好為囁嚅一當

朝廟大文輒相顧昭矐而不敢近加之經學晦蝕六藝
凋喪即禮樂名法春秋易象猶且錮蔽乎時俗而訛舛
相承莫或訂正是豈無豪傑間興一舉而盡規于道者
元白有志自當從之而進求焉毋徒以五字七言為斯
世指名其亦可也

沈方舟詩集序

世鮮實學取其易簡者而為詩而為詩又鮮實學取其
尤易簡者而為今人之詩是以今人為詩者數倍疇昔

而愈多而愈形其不足非謂卷帙踈而篇什寡也蓋詩書之氣減矣往者予來杭州每與陸君景宜丁君藥園主客論詩其時持論太峻尚墨守嘉隆間人不讀唐以後書之說既而時局大變陰襲虞山宗伯之指

案此條亦詆錢

謙益之失與信錢謙益之謬故不刪

而陽飾之以元和長慶之體曰吾唐

人也何使有學者為之則涪江眉山亦各有時熙寧元豐何遽不即如元和長慶而苟曰詩有別腸非關學問則不如墨守八代之為愈矣予遲暮還里以醫痺來杭

而故交凋喪景宣已行遁而藥園先我而逝四顧無復
可論詩者而方舟繼起為胥山詩社之長稟風酌雅以
領袖羣彥予每見其詩雖不能測其所學何等而祇覺
諷詠之餘不必言盡于此而意殫于彼未嘗矯為卒搶
之音而詞音容衍不饒薄以為深不務坦暴而能自形
其所得此其中有物焉方舟席京兆世學其太夫人與
其內君皆有詩集傳人間先代遺書家人共讀此非今
人為詩者可比方也夫必讀詩而後可為詩則學箕者

必以算學表者必以裘俗士之拘墟也然而任所讀書而皆有以得乎詩則飼蠶以桑而能嘔絲食南方之獸以丹砂而能唾黃金而噴紫鏐通儒之善用也吾亦第觀其所嘔與所唾者而其所食者可知矣蔣靜山陳亦昭者方舟之讀書友也其附以詩比之元之附白涪江之附眉山而靜山明倪亦昭豪碣而多靚色各有所到因序方舟詩而并及之

西河集卷五十五

兩浙行省石公從祀杭州名宦錄序

自古名臣奉使必以民間報功覘所建之節故周公作
邑先簡從王之臣記其功之尊顯著而定為元祀謂之
功宗暨其後禮廢而樂公之社與巴郡之廟聽其私祀
于里巷而官家之典無與焉逮夫郡縣立學而報功之
祀與鄉先生之可祭社者一舉而歸之學宮春秋傳所
云觀于學校而可以知執政之善否概謂是也然而能
幾此者鮮矣三韓石公由從

龍起家其先忠勇公一等伯爵兼太保公襲授佐
領進之為尚書正郎既已奉使作山東觀察并提
刑江南久矣乃忽改江浙都轉運鹽使司轉兩浙
行省當是時予承乏史館歷聞其治行而未之悉
也及予請急歸而公已開府江夏移鎮滇池進兩廣
都督儀同且以勤王事殉于官矣此在元勲陟降宜
上配廟社以紀膚功即所在報饗亦應專有祠祀而獨
是兩浙民懷在轉運行省時實有成績因仿古祭法法

施勞國之典上諸臺使諸臺使下其事祀於兩浙首府
杭州之學宮禮也夫鹽法至今日壞矣牢盆燔水本配
商課而今貯之為私販之用官紙日積悉商人補闕而
公力挽之使官販得行且夫行省大藩也以參知副相
經理販籍當甌越用兵之後十一州歛獲半入荊棘而
又且行營初撤其芻茭竹木軍需與供億未嘗屏絕甚
至戶口逃亡以民版而隸尺籍者所在莫辨而公以贍
幹之材復饒明察兵民既不溷而舖餉徐施垣堵漸復

即其時衝嚴水留但捐俸以賑而飢不為害此非實具
卹名之烈不至此予聞公守襄樊時能親督甲冑越嶮
阻以發戎莽而至其啟幕兩粵開疆百蠻則一征徭蛋
再搗黎歧而連陽之役則竟以全師深入瘴洞歷寒暑
不去其勞也如此然則公之所在享祀比之漢王堂之
祀巴東宋張忠定之祀西蜀應復有過而學宮置主抑
亦功宗之嚆矢耳矣公之猶子刺史公適守杭州其家
有治譜而吾浙之世被其澤者又復目覩新政而心懷

舊績不禁其思之長而呼之遠也因于籲請之餘復序其事隨諸賢後

西河集卷七十六

明吏科都給事中章公傳

公正宸會稽人字羽侯崇禎四年進士改庶吉士以鄉會試俱冠經有名體仁私招之不往出為禮科給事中王應熊與田戚畹通降中旨入閣不由廷推廷臣莫敢言正宸疏諫曰豈有枚卜下傳奉者在皇上出此必謂

特用易感恩却衆議則衆絕窺伺顧天下未有不順人情而可以有濟者也夫應熊亦唯非人情不可用夫狗情與順情名同而實異振作與操作事近而用殊今廷臣縱乏人奈何使傲狠之夫贊平成之治哉帝大怒詔獄鎮撫曰新進妄言耳無他肺腸正宸仰面曰新進直言則有之未妄也時詞臣馬世奇為解于應熊應熊遽離坐擲茗椀去會科臣莊釐獻等力疏救革職既而應熊敗起戶科先是正宸未起時賊犯鳳陽陵應熊以曲

庇鳳撫為帝所怒廷臣遽有薦正宸者體仁抑之至是起廢體仁囑吏部條上百餘員不及正宸帝曰中何以無正宸名親筆取一十二人而乙名其間當是時體仁務刻深結曹王諸內侍毛舉苛細至軍國大事概置不問科道官箝嘿每諛曰聖朝無闕正宸竝以此責望輔臣甫復官拜疏瀝謝痛言左右茸闡宰執上下皆惜身家保祿位與內侍相關通名為線索其言不可問帝親標其疏付閣票旨令通行嚴飭而于是閣臣內官皆切

齒值襄陽告警遂克襄藩冊封使事竣復命是年體仁
出閣去引國觀自代而楊嗣昌通中人會熒惑入心火
藥局災嗣昌託妖祥搖輒中宮引漢立馬后為言而科
臣何楷駁之謂心為明堂前后星皆太子之屬恐奸人
借此為東朝危正宸大不平乃上疏直劾閣臣以為火
于五德為禮禮者別宜而從地臣象也臣失職則禮教
不修禮教不修則致災今臣之無禮于君也夫陛下未
嘗以沽名市德疑大臣也而大臣以揭救鄭三俊等則

先為是言以嘗陛下是無禮也史莖被劾而曰時局夫在唐虞為唐虞之時在桀紂為桀紂之時今帝何如主而偶不遂意而動稱曰時是又無禮也在官無私營以計處之張璠芳徑欲借城工以復銓職藉非陳啓新早為叅白則天下疑考功大法可金錢賣也是又無禮也磨勘試卷該科職掌今閣臣即舊科臣也有批抹而無糾叅是骫法也骫法亦無禮也古今災異疊見僉人無狀竟謂善言不可退星猶揮戈不可却日而甚者即欲借端

媒蘖妄有指斥其為無禮孰大乎是諸正宸所劾皆直指嗣昌國觀而帝方嚮意嗣昌因諭曰輔臣不必苛求然終聽其言西廠者累朝弊政也屢革屢設崇禎中中官專權伺臣下長短羅織收捕公卿以下仰鼻息倖苟免所刺舉無論枉直皆糜爛京師無屬子弟竄身籍末白靴帶刀攫市井相與邀求金錢每一指大符下畿輔州縣無不滅門者正宸憤然曰弊有大于此者乎急具疏上帝覽疏心動以紅勒西廠字付閣票旨而閣臣范

復粹擬正宸不合帝發閣改擬仍擬如舊帝不得已仍
令發改而密召大璫戒之語稍稍聞外乃始改票着廠
監回奏罷廠于是外所倚籍廠焰者一夕散時正宸已
再遷禮科左給事中正宸生伉儷不苟言笑雙眉隱起
如着霜雪所至鮮詘意屢蹈不測賴上維持而閣臣中
官其窺伺者日益至正宸鄉試主考為閣臣姚明恭其
未入閣時囑正宸因緣其鄉人長吏部者而正宸却之
明恭援時昌以入而主之者國觀嗣昌明恭皆修憾正

宸會以他事奪正宸級及國觀敗明恭亦乞去故輔周
延儒家居則正宸會試主考也時議起延儒正宸曰不
聞處為遠志乎延儒聞大憾會吏科都給事中缺羣推
正宸正宸嘗謂臣職當隨在盡力其視太倉銀庫及催
趨漕務帝喜其辦事已復原級而是時方督餉江南事
未竣命下力辭之不許乃遂掌吏科而延儒適入十五
年元日上朝賀畢宣閣臣延儒上殿東嚮長揖稱先生
曰先生其輔朕朕將端冕以求之正宸聞之遂歡呼入

頌聖德且責延儒以報稱累數千言帝深加嘆賞稱漢
子而延儒見疏大驚曰是劾我也嘗過正宸執其手嘆
曰朝廷事大家可為何必執意見以與物忤正宸悚然
曰正宸亦唯視為大家事故不敢徇以私耳延儒色變
既而欲復舊輔馮銓以冠帶銓延儒姻家也正宸復爭
之延儒大怒曰吾固無師生已矣而欲我無姻親耶會
推閣員延儒迎上意欲驟用修撰魏藻德而難其議召
對中左門語不合延儒譖上謂正宸與尚書李日宣等

把持赦卜罪不赦次日復召對平臺賜酒食帝服青袍
率皇太子皇子左右侍羣臣各奏名叩頭起立帝大呼
正宸及尚書李日宣左都御史房可壯侍郎宋玫大理
卿張三謨河南道御史張瑄至前大詔曰赦卜重典也
而把持之何耶立叱駕前衛士捽頭褫衣冠縛出午門
候處分夜一鼓緹騎傳呼送法司拷訊而中官修憾者捕
家奴橐餽為訶察獄情切責法司于是闔扉局鑄白日
倍急或曰非帝意閣臣實為之或曰上意有所屬而壓

于清議不得伸故發憤為此顧意秘不得而知也既而具奏擬杖贖申旨加正宸日宣暄遣成正宸乃編管均州十七年三月太常吳麟徵以掌科內遷薦正宸自代命甫下而京師陷正宸同左都劉宗周縗經哭杭州責浙撫黃鳴俊起兵勤王而以丁艱歸廬墓凡一年大哭三日別墓髡其首為僧去不知所終

西河集卷七十九

誥封奉政大夫家鶴舫君傳

家鶴舫君諱際可字會侯予兄弟行也寒家出姬姓自平邱尚書廬江安陽令後凡散處兩浙者代有名臣而君系浙西族其曾祖諱一瓚為天官尚書郎專祠里門而君繼之少小負文章名暨長登順治戊戌進士而名且噪甚故事舉文三年一改製名曰時製前此主其製者為鄞之史立庵少宗伯君本房師也及君出其門而名與之埒從來師弟子不並名而君獨破例比之漢扶風之與東海不嫌抵抗然且三年改試帖而製獨不改

元光三策力持風尚者越三十年乃君以二甲謁選例得京朝官且據文有名應拔之館人而

世祖章皇帝重吏治謂諸進士多年少應試以吏因授君河南彰德府推官官制推官雖府倅而實尊于府舊時外臺設巡按侍御史為

鑒與代巡推官者代巡之前驅也雖名署司刑而糾察官吏翦進豪猾甫攬轡而人憚之會歸德防將倚家世勲戚恣其貪淫搜民間財帛婦女雖事發而莫敢治君庭訊問尚強口

刺刺且曰君書生齒齏尚未挾而敢噬我乎君笑曰吾惟不
噬人以甘此齏也雖然汝將自噬汝臍矣乃鞠若干日必欲
厭其心以使之無辭遍搜被害之實可按者列狀而詰
之每詰無所辭下杖籤一籤凡十餘下獄成遂棄市治
有曲尚信為連奇才所殺事涉可疑讞者為所昧幾倪
首板而君執不可會再鞠雷雨大作君覘其有異仰天
曰假死有冤者請壞吾庭樹而儀門大槐應聲而折大
雨如瀉平地淹數尺曰何如曰夫何辭伏辜至于哀矜

惻怛以疑讞而得平反且百十計也

皇上改元之明年河南舉鄉試君分房校士主考重君名必以君房所首薦名冉覲祖者定為解省第一人既而艱歸已補黔之黎平府而推官之缺奉裁官制推官與知縣雖分上下司而品格相等凡進士試仕者自京朝官外例以推知合一格因補陝西城固縣知縣君曰課農而作士子之責也邑自兵燹後民多散而之四方戶版空虛君悉招徠之特田苦磽确境有滑河五河堰

設防濬水可灌田五萬餘畝自前朝慶厯後不修者近
百年矣君就地起工役畚土捷竹力恢諸舊址而餉饁
不足必多方減賦以給之凡閱若干月而工始成然且
擴官廨以課諸生前此試科久響絕今登賢書者若干
人歲大旱君禱湧泉洞名龍湫者其禱法神巫呼雲畢
取案銅餅擲于水以餅墜復出為神應之驗然而罕驗
者時餅已墜水遲久不應君將拜辭去甫下拜而餅忽
湧出泛出浮浮然父老爭捧之下山而雨乃立沛山有

虎災鄉樟為折尾虎所啣其子振第縋虎尾已奪父屍
乃歸而告之于官君為捕虎文移城隍神翼日選強弩
入山則果殺二虎其一負創走死深谷中其一舁過市
而振第視之則折尾虎也君感神如此會上計所司知
君名各有所薦而復以外艱改補河南祥符縣縣附省
會多按件新例以郡倅輪番審理謂之值李河撫佟公
聞君作司刑有名遂以通省各部件總歸祥符君既已
勞勩戴星出入者無虛日乃復以供養大兵州縣倉皇

無所措且兵無紀律縣甫下營即有以淫掠告者君立
白主帥請寘之法而主帥難之曰世無兵甫集而苛小
故者君曰不然此兵所集地非汎地乃就養地也集汎
地而兵不戢猶謂之縱若以就養地而兵甫集而即縱
之直謂之變變豈小故將軍可謂不知律矣主者愕然
遽寘淫掠者於法而縣境始安會

上開制科君以文名在薦中總憲魏公環極見君名曰
是人來不愧制科矣特君過退避其時赴試者滿長安

市而君不入城僦居蘆溝即其舊座主高陽相公日開
閣禮試士而君不一謁及試

太和殿已拔取上卷而終置之君曰制科者為館閣地也吾
向釋褐時例得京朝官而且失之望館閣乎且以韓愈為文尚
不能一登制科吾何憾焉乃還祥符會銜岸銜決邑之常
家寨適當首衝北河使者議築長堤以遏之日役萬餘
人君曰此崇伯絲障水法也河決如排山而能障之乎
以萬姓筋力而棄之無用可惜且予相舊堤似無壞理

使惡其拂己揭之總河君復力持之既而河果決他所
堤無恙中州多遊棍迤西朱仙鎮邑巨集也其棍名市
虎有王丙者勾引諸旂員佔諸牙貨物立名總牙以網
市而攬百利為估商患自臺使以下皆是其所請而君
獨否且條舉利害陳臺使前至旂丁市虎合起諍譟而
堅不為動事遂寢中丞董公舉卓異為中州第一奉
旨行取賜朝服一襲以示鼓勵賜服之典自此始乃邑
丞以私怨訐君士民舉幡訟君寃雖邑丞已寘法而君

則拂衣矣歸集同志為詩古文詞且遍游名山以為文章之助遇有公事則興利剔弊不廢齒頰而未嘗以私謁長吏貯車篋一刺因講學日久四方從游者履滿戶外皆有以應之雖君當治政忼慨直前若不可一世而至于藝文揚扝獨謙以自下且皇皇以汲引後學為已任嘗于高會中獎引時流不啻若口出遇論辯得失即在座末亦必使之盡其說其說苟善雖語訖亦必引伸之使在座者共聞之而後已康熙二十二年浙撫王公

修兩浙通志聘君為志館總裁而嚴州府志則知府任公聘君專修之所著春秋五傳考異十二卷松臯文集十卷安序堂文鈔三十卷松臯詩選二卷拾餘詩稿四卷浣雪詞鈔二卷黔遊日記一卷先是君去官以後二子士儀士儲皆以文章世其家己對策

天安門各授試吏當士儀宰寶坻時君親赴寶坻觀其所為及士儀陞甘州丞士儲宰扶風君西行亦如之至是士儲以卓異陞冀州牧而二子純孝相期請部例乞一子終養

而君遽沮之曰謂我不能就潘輿養耶遂赴冀州署無疾而卒得年七十六初君父太素公前明庚午擬元值季世未仕君官止百里而二子為監郡司馬為侯牧或比之太邱三世以漸加進然而公慚卿卿慚長世遂襲傳之以為名言

家史氏曰予長于君者十年而杭州稚黃氏又長于予世嘗為語云浙上三毛東南文豪今長幼皆先我逝而予乃獨存然存亦何幾矣予聞訃哭于廟復遣兒遠宗

迎喪于杭之北關二子請予作家傳予何辭乃拭泪而略叙其始末如右

西河集卷一百

二友銘

昔庾信為梁觀寧侯作思舊銘未嘗置幽也予友來君徐君皆于予入豫州年先後下地來君門下士來學徐君子誼同時請予為銘予思二君雖未藏然亦無能琢石標美于隧古有不穿土而歸用誌者因述其行略為

之銘云

君來蕃字成夫邑人來氏族甲地大君鄙其軒冕獨居
貧空敝衣縷裂所儲圖史外惟餅盎十餘實米鹽紵絮
于其中每出行書衣筆褰手自持抱至有掛兩肘累累
敝以博袖儼五石瓠者遇故人當意拱揖避道左語不
當意去嘗授書江園中與其徒沈君傳君名江園二子
者夜秉燭藉廣氈箕坐縱談古今興喪得失及漢魏以
來理學藝文人物徹三晝夜及遇軒冕與不當意或相

過或邂逅廣坐端視絨嘿雖終日不出一語問之間亦不對以故值君者多卜君語嘿以示臧否至為語云言勿言視來蕃益重之焉君夙穎十歲出試輒冠軍甲申以後棄去舉業為詩古文詞始以博大自喜既好為瑰奇倜儻之語既有力追先秦間文崇尚奧衍然終不能餒所著行世有北沙集藏于家以別字北沙也幼精六書能作古文魚籀大小篆及隸八分不輕為人寫人亦竟不勾寫之嘗作故明二畿賦其文雄博詰聲抵轢前

古初不示人及示人人以口跲厭讀之既知為君作則
益置去勿讀有好古博雅者見之稱曰此馬季長之賦
也君好立名節每道東漢人物人有以東漢人物擬君
君喜少游于劉戡山先生之門先生曰子袁夏甫也吾
初以子為狂者今知子獯者也子有所不為君事父孝
父困于諸生老得心疾君備飾甘脆父怒必蹴棄之甲
申以後彊君出試以不能祿養箠楚幾死時戡山先生
自南都還講學于家君問曰有子于此貧不能養父而

父責子以不擇之食如之何先生曰子不聞樂羊妻子
語乎自傷居貧使食他肉其姑感焉二親之不諒子者
之辜也且夫厲人燭其子而畏類已也天下亦安有仁
父而責子以非是焉者子言盃矣君聞之悔瘠不食乃
作反栢舟詩以自明蓋反其母也不諒之辭云全邑毛
姓與君善嘗與君赴東江大會浙以東數郡皆在坐朝
士若蔣學士胡侍御徐行人輩皆至君緘嘿就坐時學
士方主文兩浙君以不試抗坐酒行樂作絲竹幼眇君

聆之稱善頽然假寐鼾齁徐發及醒竟去姜侍御會早
郡人士為志學社姓與君往君敝衣揖讓與人士款款
道故既就坐祭酒則已亡矣姓出游豫州君卒來學曰
卒之歲大雪君憶姓遠游覆笠登香鑪峰四顧蒼茫吟
所製山陰張杉徐緘臨安陸圻江都韓亶華亭蔣平
階吳江顧有孝同邑徐芳聲毛姓八君詠詩慟哭乃歸
江園傳孝廉門下士也君授書江園時故友陳清家下
浦每相憶約同日過輒坐語中途之柳間至是君死孝

庶經其地作柳下詞以哀之比招魂焉

予與徐君伯調先後出游者若干年丙子秋遇于撫州
崇仁之東明寺君既徙去為予止三日臨別約日為我
寄詩吾當寄以序越數月子離崇仁憶之寄以詩而君
亦寄序從泰和來譽予過古人不敵當且中或過磬軒
冕中士念與之面論一定其文而不可得也已酉秋予
赴豫州而君以次年若月日卒于家正寢嗚呼哀哉君
諱絨家山陰之木汀又家梅市初擅舉子文為雲門五

子之一既以詩古文爭長海內海內人皆知君名方是時郡詩文自靖慶後沿趨不振而君力反之歸于正君出游所至飾厨傳爭相為歡四方請教日益幅輳而君以蹇傲未能委曲隨世俛仰且韋布軒冕相形轉驕每見之詩文以寓忼慨以故人多媚之間有困者宣城施少參君子儒也其詩文為今人所推少參獨重君雖少參所為詩文不下于君而視君如不及嘗欲得君歡心凡君意所欲且曲致之君每責以所不堪輒應雖微

念少參軒冕士睨之而交故久也自少參為都官郎歷
任監司所至必迎君君亦竟往他人者襲習之而少參
重君無二色他人重君者雖多皆不及也君好鍊冲舉
餐氣啜液嘗自厭毛髮不潔作游仙詩以自喻及與金
山人游則盡得其呼喻旋轉之法蕭鍊師者長年人也
從衡嶽來止梅市君既家梅市與證之大信嘗與君坐
自喉鼻以下若海潮汐瀕洞有聲其骨節搖振珊珊
然予在豫州得施少參書告君死次日即有人自山陰

來者曰君將之長安神氣煩懣急歸而癰發于尻創瘡不堪其氣綿綿然從尾閭來谷神浮游亦既愈而竅肉呀呬精力潰敗竟死君初為祁中丞公愛重使二子從學故邀君家梅市至是中丞已殉國其兄孝廉弟司法猶在也與永訣曰讀書種子絕矣君自著讀書說九經周易程傳本義尚書蔡傳詩集註春秋左氏公羊穀梁胡傳禮記纂註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共二千八百四十七葉史資治通鑑胡三省註葉氏前編續集

元通鑑合國語韋注戰國策正文史記小司馬註漢書
顏師古註甲子會記共一萬七千七百九十八葉以一
年力計之除吉凶慶弔祭祠伏臘外可得三百日每日
以半治經限三葉以半治史限二十葉閱三年訖功其
勤如此然尤富聞見雖口吃不善辯而傍通曲引歷歷
穿貫叩之無不鳴與人語纖屑不略語過輒記憶每見
之行文以滋辨論然要歸于正而已嘗與常熟某公為論
文書某公曰少為舉子偕李長蘅公車見僕為文嘆曰

予他日者為李王輩流已矣僕曰李王而外有文章乎
長蘅為言唐宋大家與俗學異而略指所以為之心動
近與練川諸宿素游得聞歸熙甫之緒言與近代剽賊
雇賃之病臨川湯若士寄語相商曰本朝勿漫視宋景
濂也於是始覃精妍思學唐宋大家為文以及金元元
裕之虞伯生諸家非敢矜創以譁世也君覆書曰長者
教思敢忘佩誦但歷引長蘅若士之言以窺撫秦漢為
俗學不如奉唐宋大家為質的則不然夫學無古今真

與質而已學史漢者正如孔廟奏古樂琴瑟祝敔僅得
形模故難為耳若夫學大家則古樂之遽變者也三百
漢魏樂府而降如近世清商梨園等曲雖去古已遠其
窮情極態亦復感動頑愚故可為實則彼以古而難追
此以今而易襲未可謂易為者為古而難為者反非古
也夫真能為史漢者莫如大家然大家之文不類史漢
真能為大家者莫如先生然先生之文不類大家此無
他真者內有餘故不求類質者內不足故求類也若夫

景濂熙甫之文鄉者亦嘗略觀之今因先生之言復從
南昌人家借得學士集反覆覽觀竊以為惟聖人之文
能兼德行言語之盛下此即國策史記詘于譚理濂洛
關閩不善行墨今景濂思起而兼之取理于程朱而挾
詞于遷固憫然自以為古之作者莫已若也而不知其
去古者正復坐此今其集具在凡文少理蔽稍撫前古
猶卓然可觀若明明言理則皆卑蘊熟爛老生學究振
筆有餘由此觀之二者之不能合併也決矣景濂之不

及古人明矣遂欲縣此為質的使後學咸宗焉緘不能
無少惑也且夫長蘅若士之言亦安足据也君詩十卷
文六卷已刻名歲星堂集其未刻者藏于家君與蕭山
來蕃善蕃鄙軒冕每見輒引去君思以抑之使重已故
反激昂軒冕間與蕃異子誼有文章比之孝穆乃合為
銘銘曰

湛淪乎文嶇嶇乎時惟二子之以思

西河集卷一百十八

史館興輟錄

史館在前朝東廠地入門無廳事祇大堂三間闢門東南隅而衡通其中四面皆球樓明櫺如牖然牖下周環作土炕與門相接其廊房雖多然傾圯不修葺祇收掌司錄等官及錄史監生居之史官五日一到館領題歸寓不過值館日繳文而已但

本朝原無史館諸史館亦並無纂修事茲專為纂修明史而設祇其儀注有不可考者自

上開制科以予輩五十人充明史館官其到任日監修總裁與諸史官只一揖監修總裁負北牖南面鋪簟登土炕坐諸史官以次登炕接總裁南面東西環坐東環者轉而西面至門止西環者轉而東面又轉而北面亦至門止全無比肩抗顏之嫌其收掌司錄皆中書主事並不上堂參揖而監修係滿漢中堂凡侍立者皆內閣中書多進士出身與諸史官亦並不一肅手即供事官點茶數巡自監修總裁諸史官外亦並不一及甚至查

檢史書則侍立中書執鑰啟金龍大櫃取書列長筵繡
閱其一時相形如此是以當事重舉纂修主事并纂修
監生以清其局而主事監生亦仍居廊房未嘗上堂乃
復薦諸舊同館官若干人並充纂修則一體升降有何
分別然其題已闕分不得另闕而萬厯以後題未經分
者則以

本朝鼎盛之蹟前代未詳載陰相推諉應俟五十人中
有出館者則接受其題而數年之間即有告歸者有死

者有充試差者有出使外國者有作督學院使者且有
破格內陞京堂并外轉藩臬及州府者自康熙己未至
辛未在館者不過一二人餘或陞侍郎或轉閤學或改
通政使全不與史事而舊同館官亦俱闌散向之爭進
者今亦告退不惟史不得成即史館亦枵然無或至者
在五十人多處士難進易退且又老邁十餘年間不祿
者已三十人矣第不知同館多人並不限數何以一任
其興輟若此時汪東川以司成艱歸于廬次偶道及因

錄之某日錄

西教入中國錄

西教者大西洋國十字架耶蘓教也耶蘓以設教為仇者所殺釘其首足兩手于十字架間遂以此名其徒利馬竇于明萬厯間由廣東入中國漸入留都高論驚人且出其所製自鳴鐘千里鏡諸器示人則大驚號為西儒留都禮部遂咨送北京太宗伯馮琦亟稱之乃言大統厯有差作修厯局以居之既而建天主堂于宣武門

內設耶蘇及聖母像于堂耶蘇手執渾天儀聖母手抱
一兒即耶蘇也其曰天主者謂耶蘇能主天事也嗣後
外州縣亦多設天主堂予浙舊有堂在錢唐門內今毀
矣利馬竇卒于萬曆三十八年奉旨以陪臣禮葬阜城
門外

西河集卷一百三十七

擬連廟詞

司唱一人司笙笛琵琶三
人先演吹彈畢司唱者云
已過亂離日難禁老病身

堪憐小女兒不嫁奉雙親試問看官每你道這四句
詩說在那里只因孟子上說得好男女居室人之大
倫又言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
家所以古禮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若遇此
期者每年到二月間艷陽天氣天桃穠李開發的時
候把民間男女叫他齊會郊外不須媒妁自行婚配
即有私奔亦不禁止可知自婚自嫁在古人原有此
禮倘若依禮而行又有父母之命便出門求嫁未為

不可但女子從人一生大節比之士君子之出身自媒自銜終隣自賤所以舊來有木蘭河利哥不肯賣嫁的故事流傳人間今試連試搬演與在坐一看那時大金天會年間有個里頗夫婦是小木蘭河人氏老年無子單留下一個女兒名喚利哥生來一十八歲未經許人這小木蘭河有個風俗凡是大戶人家都則從幼下定的到男大女長先把女婿贅在屋裏然後娶去若窮家下戶沒人下定女兒到十六歲後

把自己家世庚年技藝容色捏就一個小曲兒把女
兒梳裹的俏沿路唱著有中意的聽憑收取這叫做
賣嫁故事里頗不合也將這事要利哥做利哥不肯
情願奉侍雙親到老不嫁可憐這小小兒女有此志
節正是幾番濁浪相推去惟有清泉不共流說話間
你看里頗夫婦與利哥三人早上來也
扮里頗夫婦
拄杖利哥扶
侍上分立雜演
吹彈單司唱云里頗開口便向老婆說老婆兒我日
來思想我和你年老無子祇生此女無人下定如何

是好我家雖不當做下賤人戶爭奈窮的來沒下梢

了女兒利向我想這樁事也是沒奈只得依這故事

做著你偌多年紀手指搓搓過去終不然養在家麼

那女兒就雙膝跪下掉下幾點泪來做掩說道父親

母親俱已年老況且時常有病則孩兒外又沒個親

人伏侍怎下得說起這勾當來那婆子便道哎哟不

是這等說作頓你早嫁得人我還有個靠你時節你

若十分固執我兩口兒擔饑耐冷倘不濟事教我做

鬼也是放你不下可憐利哥伏地而起上指天下指
地中指木蘭河說道上有皇天下有厚土中有此河
我利哥一生惟願代牛耕田代鴉拔草代驢馬馱荳
穀代貓犬守房戶奉養父親母親决不教二親寒冷
饑餓兒有志節矢不賣嫁倘有彊者請赴此河

做照
演科

于是利哥跪下里頗慌忙將利哥扶起一手來撫摩
他背說道我的兒你且耐心我已領畧你意思了但
言雖如此惟恐事到彼間終非了局我且漸漸把家

世庚年粗說與你你且記者

家名自在州世住逍遙塢門前清水是小木蘭河也

囉吹合

完顏開國來天會隨元轉兒家生世有九九時年也

囉彈合婆兒道兒也論技藝阿

箏彈馬哈絲曲學阿林調機中白氎看織出花梢也

囉吹合容色呵

眉從遠岫添髻夾飛絲攏身材度褶恰四尺裁縫也

囉彈合利哥道爹媽也

何須嗇嗇歌不用頻頻訓孩兒不孝願長奉雙親也

囉吹彈合你看他三人語言已畢連廟將盡請攬笙笛

助我俚詞離又吹彈扮者各盤
旋照演科司唱云那里頗唱詞呵

仙呂憶王孫則為我哀年夫婦病郎當因此上苦勤你
年少家生赴路傍常言道早歲婚姻日月長比似我鎮
老去沒斟量恰裁見朝陽又夕陽那利哥呵

么又何必東隣催作嫁衣裳草也有黃時菜也有黃誰

言道樂府曾歌新嫁娘我則怕沿路去唱連廂這一曲
春風總斷腸下

司唱

云 看官每不厭絮煩趁此連廂未散請再演一齣
海不放偷的故事正好與利哥不賣嫁做一個對照

題目又且其詞嚴正聽之可以移風易俗有裨名教

看官近前請列位吹彈一曲聽我道者

吹彈畢
司唱云

何謂

放偷那論語上說得好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偷者薄
也大凡民間澆漓之事處處皆有原不止偷盜一節

只因小人無賴取非我有近于薄道是以偶然攘竊
便叫做偷但此是禁絕不放鬆的無奈先王立法也
有弛禁的時節假如田夫野女不許頑耍到得臘月
迎腊也許他頑耍一日少年聚會不許飲酒到得正
月賜酺也許他飲酒一日古人云禁在十日放在一
朝所以渤海向北有個風俗平日禁偷極嚴至每年
元夕各許里巷放偷一日以為戲樂那時中國沒個
一統皇帝祇遼金與宋兩邦對峙不成世界上下依

違便順成風俗反改正月十五日為十六日勒做功
令偷者無罪只有那磨而不磷涅而不淄的君子我
不偷人也不許人偷所謂衆人皆醉我獨醒衆人皆
濁我獨清又所謂大地狂瀾一夫砥柱這等孤介却
到頭來也受那不偷的利益並不喫虧因此流傳其
事做一個千秋不蔑的話靶正是君子落得做君子
小人枉做了小人你道君子是誰當日遼亡之後有
個耶律斫石原是遼太祖八世上的庶孫曾在遼朝

做過殿前佐吏都奴古官兵敗降金改名耶律忽朮
又奉旨改姓木葉敕他做東京留守守渤海寨子可
憐他為官清正大興教化不許放偷舊來風俗到此
一變只是隻身做官並無妻小為因他舊妻五骨倫
氏賢能有才亂兵相失不忍再娶時常顧影以為嘆
息但是有一樁大事先前忽朮之兄名喚耶律大石
當金主太宗之時曾竄到起兒漫里私號做西遼皇
帝太宗進討則是大伏今大石已死其子佺竄暗集

流亡漸漸夸大正當金主第三世皇統六年思發兵
勦叛猶恐挫衄已曾打發使人前去通諭又怕負固
不伏因此敕西北路招討司監統渤海譯史擦八立
召耶律忽朮先把他姓兒復了又復他舊時的官職
密使還遼通個誠實趣令其兄子歸命來朝且暗令
擦八就中便宜行事可使則使不可使則陽為餞行
陰當除害已有旨了只看擦八此番如何行事便見
下落你看招討司衙門洞開連發三砲忽然閃出一

個奶奶上來

做吹彈扮五骨倫氏
領祇從上司唱云

你道這奶奶是誰

這就是招討司譯史擦八的夫人叫做五骨倫氏因

此日是正月一十五日擦八已先期奉檄親到黑水

府中燒飯兒去那東路番語凡是祭先祖便叫做燒

飯但此一去呵須得十六日晚上裁可回衙這西遼

使人已早早檄召去了尅期宣付當在十五堂叅十

七郊餞不得已就叫這五骨倫氏如旨發落頃刻間

耶律忽斡冉冉前來

扮耶律忽斡領
祇從上司唱云

自忖道我耶律

忽確自遘亡之後降金到今改姓木葉又將我都奴
古官改授作東京留守現守著渤海寨子只因亡妻
散失無家無眷以此人喚單車赴渤海做單身赴渤
海且喜到任以來地方安靖第不知何事要我到招
討司監統衙門祇聆分付則明日是個放偷日子我
是禁偷有名的留守剛走入放偷地面恰也不安這
還不在話下則我一路行來自是生平好苦也請列
位吹彈略助我唱者

做吹彈扮者照
演科司唱者唱

仙呂八聲甘州嘆亡臣畏罪似孤子懷讒去婦蒙譴這
些些姜韭望園中何處根苗但對鏡生憎故婦容縱解
髮誰憐孤子髮終日向天涯沒個停泊

混江龍雖則這東京奉詔好教我潺潺兩眼望西遼那
里是灰牛重駕說甚麼白馬歸蹕可擦的金水乘渠流
木葉忽慘的銅駝帶雨泣螭螭想當初莽迢迢徒開示
九重深到如今驟淒其枉做下千年調單撇得南樓杳
渺又何曾北顧悲號

雙調清江引鎮日個守寨子間觀東海濤為甚的又教
我遠上西招討則我這少為秦媵臣不爭差老並商陵
嘯今日里呵一聽你女監司恁發落

那時到得轅門疾忙通報一徑的進去俯首跪下

做報

引入伏料
司唱云

那奶奶便道你是東京留守木葉忽倫麼

那忽倫道下官就是但不知上人有何分付奶奶道

你起來自說話說

做起打照面
料司唱云

又不知是何緣故那

兩人一見都驀地呀的一驚道何處見來為甚的好

生面善兩下疑惑只忽礪敬謹不敢擡看那奶奶頻
頻竊視隱隱懷猜言語之間十分斷續看官每聽者
這一回是五骨倫旦兒賓白忽礪末泥主唱請撓笙
笛助我俚詞那時奶奶開口便說你渤海可好麼那
忽礪道

仙呂瑞鶴仙告監司不錯念渤海本千里藩封其間有
大姓奸豪車轍滿荒郊若不是就下因高從容勸導前
人有云渤海三人當一虎等閒間三人一獻這留守孤

身向誰託奶奶說這也罷了你可知西遼事麼那忽礪驚的撲地一跳道下官渤海周遭全不知那答西遼

憶帝京祇教我雁口橫將箭尾捎怎說著奶奶也你本是明見秋毫常言道百里不通謀況萬里迢迢安從知道奶奶說官裏有旨已將你留守都除却了忽道為甚的無端兒見削我這裏從頭費評度他召微軀走這遭莫是難草還須淨剪毛想當初家國總傾亡到今朝說甚麼官職除却

奶說除了留守要復你舊職依舊做遼的都奴古官
忽道

油葫蘆險被娘行僕倖倒世不見北帳行官做恁轉調
嘆先朝奴古棄如昨奶便說不特復你舊職還要復你
的舊姓哩忽道豈有此事則我個山禽久不共丹雞叫
兀的不牛羊空盼上天駒阜遼世祖八世孫獨下官不
肖又誰望千年祖姓重聯絡奶說俺這裏有用你處忽
道則問的有甚明教

奶說近有報來說西遼佢簞招集流亡十分無禮俺
官家要遣兵進勦特憐他僻小已單遣個使者竟往
招降只因中間沒個信人故此要你到西遼去道俺
德意倘得你與佢簞稱降納貢省的起動兵甲也是
俺朝廷美意因此復你舊姓并你官職你須小心受
命去者忽道却原來為這事呵

天下樂則道為甚地行營遠見招虛柙磕睡裏擲亂爻
誰知是箭頭作書方射聊比虞廷來有苗勝周王召奭

鬚也只是憐弱恤小

么他那裏大海汪汪一小漂西遼徒自驕全不想當車
矢蜨枉臂勞揣游絲當節旄派蟻蟲籍伍曹只落的伏
低做小

寄生草謝明聖恕細么堪憐他天涯骨肉都無靠全不
比湟間寇賊終難料因此上當年兄弟更相告急修成
招來一紙上京書又何辭間關千里涼州道

么我且辭監統返寨幽只聽得晚來乾鵲花前噪暫收

起星飛火鶻天邊報抵多少歸湖一鷁烟中棹儘由他
巾羅綰住鳳凰衫我則是刀環解下羊頭鞘

么可知我承恩日即在這勘亂朝你看清平海國誰偷
盜真個普天日月無私照則索閒尋故舊安居釣暢愁
人百年彈指霎時過到今朝五陵歸去非年少

則我暗想這奶奶呵

么他眉頻鎖語暗挑縱花檐遮却于闐帽便營門改作
番姑廟却緣何這規模都似俺亡妻貌早難道韋家再

世玉簫容好認做陳宮半面菱花照

只見那忽礪自言自語的踟躕了半晌則索辭去忽做

辭出回顧下五目送虛下雜吹彈五又上做照演料祇從出又下司唱云你道這奶奶既

下又上徘徊眷戀重遣從人再行宣喚却是什麼緣

故事本一串話分兩頭只因當日遼亡之時亂兵失

散那五骨倫氏已早為擦八所得裙刀自刺百般救

轉只得做了夫婦那時官廳會面已差了一十餘年

光景又且舊名砮石今名忽礪姓既懸殊名又不合

所以兩下懷嫌眼睜睜相對不敢承認正所謂餅師
雖在前息媯仍不語及到得辭去轉生懊惱總是耶
律大石兄弟縱或羣從至親面龐相似不便冒實難
道問不得一個砢石下落以此入而復出打發祇從
復請忽礪到明日早牌相見正是回頭不記分離處
蹉面難忘去後人只明日相見又恰遇著這放偷日
子此其間又有因由俟其自言便知分曉你看轉眼
間就有一班偷兒掩上來也

扮攜礪末照
演上司唱

雙調山丹花只這吉貝罽思襪布綢金鐵鏐醬酪油

誰敢瞅今朝恰撞著個正月一十六俺每大家都好

偷也偷哎哟偷也偷

吹合下扮攜砌
末照演上司唱

么只這雞犬羊豚驢馬牛泥市簞柴骨輶瞅也羞今

朝恰撞著個正月一十六俺每大家都好偷也偷哎

哟偷也偷

彈合下扮攜鬼合
眾照演上司唱

么只這李伴哥兒王阿留女秃鶯孩打油沒處收今

朝恰撞著個正月一十六俺每大家都好偷也偷哎

啣偷也偷

吹彈合下
司唱云

且喜奶奶也來了

五領祇從
上司唱云

那

奶奶千思萬想鬧了一夜大石忽確總是兄弟自當
知砢石下落且言詞舉止萬千相類定非偶然豈可
當面蹉過昨已遣從人傳他去了只今日是放偷日
子若不是我夫便罷果然若是且教他權應故事暫
做偷人借此恢諧再成夫婦這都是俺連廂家舊來
本色正所謂事傳蒙叟多虛幻文到相如更滑稽看
官每聽著這又是末泥賓白五骨倫且兒主唱請列

位吹彈助我者

雙調五供養非是我好打匹敢行怪但當場總是優俳
且說些聚散事盡掃却是非堦則我那微時劍幼時簪
死時裙帶祇不過百年姻眷陡費人一夜裁畫

新水令當日個河橋兵變陣雲霧霎時間廂軍都敗只
見荒郊狐兔走暢好是大海浪濤迴則這骨都都鼓角
相催把一個好夫妻拆散在兵戈內

么恰做了潭潭帥府幕中才痛蕭郎此時安在想十年

來夢裏相逢猶眷戀怎昨宵呵這庭階對面也是轉疑猜往常道眼前不見是天涯却元來見時還在天涯外

你看忽礪早到也

忽上司唱云

那忽礪一路行來百般疑

慮道既經分付緣何又叫我說些甚話莫不其中另

有更變總是錠鍋隨分轉死活且由他到得衙門即

時傳進

做入跪起又打照面科司唱云

奶道我重請你來別無說話

攪箏琶則你那銀潢派都是些玉殿材單問你羣從多

人誰個是耶律砮石

忽背科又轉跪科司唱云

那忽背道這聲息不

好也復轉跪下云下官並不曉得耶律斡石奶道快起
來不是這等說我這一問呵止不過因瓜尋瓠蔓早難
道倚樹索根菱你休猜則這瞰見那張緒當年柳拂堦
不由人不轉問多才

我看你這模樣畢竟是我那耶律斡石

么我則將你做薜蘿採忽道慚愧則下官便是奶道却

原來果是我丈夫也

各做悲
科司唱

你看這臺堦下果是薜蘿

排忽道慚愧下官不敢奶道你原是我丈夫有何嫌畏

請近前來者

做欲前又止
科司唱云

忽道請奶奶尊重

做退後
科司唱

奶

道苦呵這遷次須不比新舊相推却為何乍逢時也頓

覺笑啼都改祇從每靠後啣每且藉地坐者

祇從下忍
五坐科司

唱

你單車渤海來誰共你守那東京官寨忽道自奶奶

別後下官也並不另娶妻室奶道原來不爭他寡鵲啣

雌口未開也只為羽翼多乖

喬牌兒生拆做碧落黃泉溟海涯又誰知這答兒便相
遇在仙山外則可憐這一回呵兩人對坐輾轉傷懷雖

道歡逢終非良會却是為何只因那時節妝牘雖無婦
羅敷自有夫縱然已認王昌終是難收龐氏暫時留戀
到底分張所謂今日眼前人明朝陌頭客以此兩眼睜
睜一心黯黯只得將這放偷日子做個題目道當時沿
例原許偷人借姮娥竊藥之情逞崔氏盜綃之技乘此
機宜重完匹配所謂反經行權因失就得雖不是見彈
思鴉也當個傍釣施餌事奈忽論方正堅執不從那婦
人也費盡唇舌儘說道大禹保衣仲尼微服古聖先王

皆有此事況逢場作戲都是寓言即此連廂何須固僻
那忽礪只是不肯看官每聽者你看奶奶相勸則這喬
牌兒一曲尚未了也道苦也痛蕭郎此會終難再渡索
牛這一霎

么做了個井底銀瓶石上釵起故婦有機絲在我勸你
則依此做者管教你破鏡重圓斷膠還續却不是好忽
道這個斷使不得下官不慣作賊奶道休也你這鼓盆
的便偶然肱筮也曾何礙却不道偷妻不是賊

么你只曉顏叔鰥居不坐懷却不道買臣故婦也將車
載忽道我正禁偷人焉能作偷事奶道羞也且慢說蕭
何事成蕭何敗却不道解鈴是繫鈴客

忽道招討尊前豈敢如此奶道

月上海棠明知是征行招討開牙在你須是留守分司
遵例來忽道這是什麼例奶道古人也曾偷寶釵玉釧
大弓鞋這故事于今不改忽道如此行事却不你我俱
有未便奶道祇不過你是偷人客我權做一回賊錢本

色

忽道我如今使遼也是個奉使的人了奶道

中呂亂柳葉你須是都奴古又不曾受他征西金印虎
頭牌問此例誰註定奉使的便當破格忽道若執法呵
豈不是罪奶道但尋常親故多開解料舊時夫婦也沒
個天兒般害便做道不該須罪責從重呵撲沙袋

雙調小喜人心若從輕杖一百忽道他要依例取贖也
無如彼何奶道休誇他失物人漫藏金帛便取贖也須

預備些饑餒脯醢則我那霎時就道他怎尋索忽道他
強奪你回來只怕也留你不下奶道這條例上明云婦
女願留者聽我則抵死的願留官解若果見逼呵看當
日裙刀還在早難道重上這楚王臺況我這一死猶晚
比似我那一朝開茸茸被亂軍殘害也省得相會後再
分拆

忽道你抵死願留只我也抵死不從的奶道咳夫也
你果然抵死不從也索罷了

做悲科各掩
而科司唱云只是明日

呵

殿前歡使車迴官亭候吏總相催緣何又供帳青門外
縱柳色朝來早難道西出陽關酒一桮我則怕繞朝鞭
早填却蘆河汭兀的不渡關旌暗藏著追鋒在萬一個
前途阻礙又何如此地徘徊

我聞官裏有旨明日餞送你西郊便宜行事此中好
歹全未可定你須小心在意者忽道這也只索由他
奶道你則一逕早行不須候餞

么曉烟開早辭了苑西遼后舊粧臺聽轆轤木上銀牀
背便駕起斑駁管萬里關山一日迴則我個東西烏鬼
空相待恰做了千秋木石填滄海早知道見時無奈倒
不如不見為佳

各掩面科
下司唱

收尾看來朝走馬西郊外做一個灞上先回若要知吉
凶此際怎安排且待我唱畢連廂便明白

則忽礪去後那譯史擦八疾忙回府便向五骨倫奶
奶問個打發使遼的下落不料這奶奶一五一十將

昨來彼我情形到此際盡行說破那擦八又千聲萬
讚不惟不嫌他兩意相牽反且敬重他獨行不苟却
又為何只因那五骨倫呵在當時亂離之際勉強相
從衣袂雖除裙刀未解那忽礪自降金以來又且為
人方正三年渤海刻意禁偷一室蕭條全然不娶在
居官有明明建節之奇即律已亦並無冥冥墮行之
失所謂形端表正實在名歸既已經加禮在人何可
使獨為君子因此毅然將五骨倫夫人送還忽礪完

彼夫婦不特祖餞渭橋車無藏甲抑且人歸合浦市
有還珠借四牡之行驂託雙鵝之歸翼雖不比蘇卿

別婦上河梁也做箇姜女隨夫走水滸道言未了忽

碇早上

忽上司
唱云

俺耶律忽碇昨與俺五骨倫妻子分

別他說明朝餞送恐有不測不如早離却上京急向
前走因此一逕行來且喜這天色尚未明亮只彈指
間那五壁廂已到了三汊河也這一回未泥忽碇且
兒五骨奶奶互相賓主請列位吹彈助我唱者

做吹
彈科

忽照演

科司唱

越調鬪鶻鶻莽莽的到了三汊路迢迢不知個上下趁
著這不騰騰曉霧昏花打著足各刺刺西風瘦馬恰一
似寒蓬雁轉磨檣做的個混海龍添上甲我且緣絕幕
度大江過幾多遠塞殘山只在這一時半霎

紫花兒序別個錦爛爛當春紅嬈廝間著碧舞舞遍
地青蕪偏我這白漫漫滿目黃沙且漫說燕脂有塞最
傷心婦女無花況漸遠故宮衙望內殿長春一道斜兀

的不南樓直下彷彿見牛欄舊府橫傍著龍首新牖
小桃紅起著這西飛負日出林鴉看關山如昨年少雄
心總甘罷却無端的又奔走天涯痛他時誰到山陵下
朝雲暮霞春耕秋稼麥飯在誰家

則我想昨日呵

紫花兒序我本是行踟躕東京留守和你那坐巍巍招
討中閫却各也悶厭厭板障天涯雖然是合離有數並
非敢上下侵雜嗟呀誰知道陌路相逢是舊家須不比

彈箏桑下却緣何做了回江上吹烟塞外飛花

調笑令叫咱漫嘔啞道戲婦秋胡也不甚差爭奈這浣
衣人不復把羊皮掛空認得王昌足下只憐他隻箭難
投兩鞦韆不由人不泪下巴巴

中吕三台印我且扶下馬

做下馬
科司唱

暫寧捺這是什麼所

在我記起來了想當初這答恰彷彿開交加正上京避
夏做呼糜放鶻這淺汊且鋪氈結柵那險峽撲冬冬擊
扁鼓驚鶻使金鉏宰鴨

越調麻郎兒嘆人情轉崐崙
搭念世事嚼蜂蠟喜的俺已
到的這裏承謝他機謀用煞
事把俺江心來旋打

內喊科做

驚科司唱

拙魯速驀地裏馬嘶人喊
開誼譁我這裏順風悄悄聽

沈罷莫不是餞送的兵甲
把俺來追拏諕的來一地岑

岑脚麻辣且上馬

做上馬科

那軟不刺馬兒如盤卦却不道

事到頭來總不怕

內喊科

司唱云

你看這聲息漸近了也

么聽聽聽近處叫叮叮看看看到處疾加加茸茸海

沸也山拔騰騰騰馬扇也人雜搖搖搖搭旆招坡琅琅

琅掣劍離匣齊齊齊將雁行排下匝匝匝見魚鱗次亞

都都都發一聲斷山摧塌蓬蓬蓬前軍進發

扮擦八同
五骨倫領

衆上司
唱云

只見那譚史擦八同五骨倫奶奶領著些人馬

早起上也那奶奶一見便說道來來來哥哥我與你好

打話忽道你來此做怎麼奶道

中呂三台印這是譚史擦八和那等知雜你問我此來

怎麼却不道久慕你賢達是我來傳言足下你且停了
鞭抽了鎗下了這馬料你那籠鶻甕蟹也沒處跣是不
是聽我一言許不許請君鑒察

做各下
馬科

忽道下官該有一拜只奉使在身不敢行禮

那擦八道則我餞送的也該有一拜今倉皇之際我

等且祇揖了者

各揖
科

奶道請各位坐下尚有話說

各
坐

照演
科

忽道今日來此全不像餞送我的模樣莫非其

中又別有甚事故麼奶道放心

南昌古竹馬原只是餓行人牽來車轄並不曾趕程途
便起勞兵甲只為西遼事藉伊打撈因此上急匝匝一
地抄雜全不思這使遼的誰誰氏家總今朝全無尺寸
想當初明有根芽是他在木葉山頭大賀沙中明
堂堂宗臣貴閣早難道便如他曠野亡殺斫地胡拏但
我這番來又別有一回綠牕閒話道蹤跡你行踏似原
憲居官曾參守寡恰纔的又做了個不猜嫌的坐懷柳
下似這等白壁黃金方敬共不暇到如今又剛遇著這

相如駟馬來歛單車

越調看花回正好借折柳餞皇華權做了個送親的問
關車牽儘饒你翼散文鴛目分雙鯉少不得到頭來也
手把連枷怎忍的眼面前生拆做一犁兩耨因此上把
我那豐城相失舊鑊卸一時間便延津劍合

么我做了回風裏絮你却也似浪中莖誰承望鑊魚開
雙簧再納假若是當日兵戈霎時失散便一地蹴踏到
今來何處覓金釵鈿合你則把天津錦石載浮楂問甚

麼瓜田李下

忽道原來如此這等却承謝了待我拜了這恩官者
擦八道這個豈敢只你那賢達當世罕有我只拜你
個君子人者奶道且將餞行酒權做個嘉會筵席請
三人同拜了者

做同拜科各坐地
遞酒科司唱云

這一回連廂賓主

一齊俱徹請吹彈助我合唱此詞

寨兒令且開酒榼送杯竿帽檐齊插長十八吹上舞胡
笳賽明君馬背琵琶唱一曲松亭行慢舊宮花嘆人世

紛離有的是聚散離合離時節似塞外平蕪春散馬聚
時節恍關前深樹晚歸鴉呀且起莫騰奮

做起科盤旋

照演科司唱

么這壁廂將百兩逐那壁廂有二星掛合做了出使夫
人乘錦車把鵬翅齊插起羊角初發誰言道馬蹄不渡
破陀沙則你這橫草不踏盜泉不喝當日阿敬你個百
鍊真金難再假今日阿方顯得重圓明月有誰遮呀歸
去好撐達下同

尾似花飛幾點隨風下恰聽我把連廂唱罷只為這不放偷的忽確成就了那能送行的擦八

西河集卷一百三十八

婆羅門變曲

有序

唐開元中西涼節度楊敬述進婆羅門曲即霓裳羽衣也毛甡游河朔與客共擬此曲不知是何調及緡按乃知是商調曲乃不知二第三章雜角調矣欲更以他題非擬意也仍係此曲不欲飾疎或曰宜更名婆

羅門變曲

漢家旌旆繞漁陽
驃騎將軍出朔方
但過燕然山後路
莫教長遇左賢王

二

蕭關烽火徹神京
塞上乘秋正用兵
將軍已過黃花戍
河內還屯細柳營

三

車騎新從吐谷渾
寶刀如雪照烏孫
男兒自矢穿金峽

邊將何須入玉門

和建康宮詞五首

朝天宮閣敞芙蓉五馬浮江駐六龍每至三元稱壽後
宮前尚聽景陽鐘

二

六代宮城古建康青溪流水遶宮牆登城一望靈和殿
無數長條掛綠楊

三

三臺鐘鼓望中徂綵仗長環碧草鋪鳳閣只連芳樂苑
龍舸還尋玄武湖

四

蓬萊金闕負江濤萬戶千門壓海鰲東方日出紅輪近
北顧天臨紫極高

五

龍蟠虎踞舊山河八百離宮閉碧羅越客不知顏廢盡
春風二月冶城過

入破

燕支萬騎獵交河
白白銀環紅錦韉
賭得生擒都尉去
雕弓一射兩摩挲

排遍

輕裝袴褶駕青驎
獨上龍堆夜告神
歲歲奪將飲馬窟
今年亡却射雕人

西河集卷一百五十五

奉贈吳金吾七十初度

霖曰吳元素先生為吳大司馬冢孫傳襲錦衣

朱榴花發紅藕香鳴珂舊第薰風涼彤庭遺老俯崧嶽
絳綬始知麟綬長殿前夙昔重環衛天子親臣執金貴
鳳轂嘗憑伏下符鶚冠時埽關頭彗鉤陳肅肅位望尊
六閑八舍如雲屯虎官爪士盡竒傑當街食艾愁王孫
天心日月正陽午久指山河誓鐘鼓內府丹書螭首新
滿牀赤帝貂蟬古悠悠時事不可期角巾徑自還烏衣
琬弓既抱玉髯墮空留珠靶長相隨清江藏龍霧藏豹
七十年來並漁釣隱吏誰傳紫氣來避秦剛值桃花笑

蓬萊高閣近東海
揄舞揚觴進蘭茝
自憐顯晦年歲殊
真見桑田變滄海
君家世胄不可當
東京楊鄧西京張
弟兄三戟喜重見
蘭臺御史翊衛郎
況兼膝下有令嗣
交友四海多文章
君不見君家司馬
事神廟坐畧西戎
靜邊徼市馬輸來
老上金探刀博得
賢王鞘紅山墩前
錦靴窄忠順三娘
款關譯燕支萬騎
齊解降毳幙千年
少顏色先生七十
真古稀高勲世世
留常旂祇今司馬
邊頭月猶照尊前
舊錦衣

西河集卷一百五十六

同王徵士聽楊太常彈琴篇

并序

毛甦未識楊太常亦未聽太常彈琴江西王徵士每稱太常通明音律尤善彈琴崇禎十六年用軍功轉為太常官使令正樂嘗曰五聲亡角民乃流散耳所攜有二賜琴一為唐開元年供奉樂器祕保勿彈時取他琴操數章或出涕徵士有詩十篇和曰同也

遠公曰和

亦稱同如盧照隣同紀明府孤雁王維同崔傳答賢弟張說逢同蔡起居偃松篇崔泰之同日知光祿弟

冬日述懷類可見時以沈佺期逢同
杜審言過嶺解作同過之同甚誤

成連入海不復返人間尚有雍門周呼天搶地抱焦木
一鼓再彈雙泪流晉侯清徵召祿禰楊氏宮亡失行在
五音升降得喪殊何事民流角聲敗蕭郎左衛本戎伍
能定明堂五行舞誰憐故器抱殷遺遽使新聲寫淇浦
開元供奉燒尾琴內中賜比雙南琛梨園既散海青死
但留篋底空沉吟當年大袞駕象輅尚對皇城鼓瑤素
鼎湖龍去竟不還自抱烏號哭晨暮毛姓家畜潞國絃

蛛絲網匝今多年欲貽太常共搏拊天涯修阻思茫然
流水高山殊罕見莫遣風流使中斷他日相逢袁孝尼
願得先傳廣陵散

西河集卷一百五十七

彭城行送倪大之煌之徐州

彭城介芒山中有歌風臺倪子將往游又值秋雁來嘹
嘹秋雁不可數遠過雍門度河澣漢帝宮前未敢行豐
人醉後猶能舞粉榆舊社客隱淪嗟君本是聊城人計

然竒祕願興越魯連浩氣能逃秦河流馬頰下難返遂
去銅駝赴徐苑卜宅長留伍相祠同行尚與韓王飯先
人殺賊苦未封藍田射獵曾稱雄王孫負薪久寂寞猶
堪破產周蒙茸吳鉤渙渙可截蜺手把芙蓉散冰雪況
有新詩似少陵長趨短豔俱神絕子居淮河頭我居浙
水渙相思不相見唧唧兩無已相思千載秋樹生今來
見汝淮陰城娑羅百尺風雨掣射陂千頃波濤驚午橋
把殘且脫幘夜堂秉燭來吹笙朝昏相對啓羅幕一草

亭前覆寥廓時見墻頭薜荔紅幾陣風吹似花落

霖曰倪所

寓名一草亭前有薜荔墻見濟南張孔繡記

青芻滿皂衣滿籬聞君欲作彭城

行我持一樽勸君飲當前況有王劉生

時劉漢中王宏昌在坐

劉

生本任俠王子未仙去芒山日蕭條豐沛不可住君行

豐沛我欲還與君期過東朐山大風歌罷黃雲暗記取

千秋徐泗間

西河集卷一百六十四

送吳農祥徐林鴻二徵君南歸戲效宋人體詩

兼示王二內史徐二布衣

由來徵士仿劉漢雖經制策無去畱唐宋以還較文賦
大科異常區其尤

國家貢舉三十載未有博異入計郵

天子下詔舉文學外責大郡中列侯忽當選引及亭左
魚龍鵠雀紛啾啾不才捧檄固辭謝徵車強載豈自由
同時得謁丞相府王吳兩徐世莫侔念我宿好頗相愛
十日五日登酒樓秋蒲冬菜及春韭爛醉倒坐驢馬頭

豈知聚散各有數孟夏

殿試當螭蚪尚書給札大官饌雜席簾陛稱博搜諸子
落筆似颺發吳徐六論尤最優丞相執卷三嘆息已置
祕閣第一流予值臂瘍縮秋蚓斥落不敢仰與儔黃封
既進徵

御鑒倏移後乘加前矛臨折

帝命索名下猶執數卷爭獻投何期屢獻總不得遂令
殿後成懸疣韓愈三削名豈惡蘓轍四等文更適獨有

迂疎陳彥古進退不識汗面羞春風初斷夏雲熱長安
塵土如蒸煇沿街呼賣紅芍藥傍檐齊插黃石榴江南
四月下雀雨道左一望成鼠憂况逢二子欲還里執手
相對雙泪漉我有草堂在東郭垂老亦欲居優游久別
但使猿鶴怨還歸不厭花木稠豈可據地久淹此駕言
受事濫纂修潞河百里掛帆去慷慨不得同方舟猶幸
將歸王內史適與徐仲行且休丈夫偃蹇就遲暮得失
間出如水漚此行莫怨得復失天下豈有猿臂侯文章

千載自難沫世事百變何所求
臨岐對酒且復酌看君
腰下雙吳鉤

何胤藏書詠

王修畜經數百卷張華載文三十車
自從舉士不好學
人間無復藏書家廬江萬軸比冊府
時藉松黃較魚魯
日映籤頭五色紋風颺篋下雙垂組
從來善後慎所遺
籊金有盡還周飢我今枵腹願早計
莫笑借書無一鴟

西河集卷一百七十七

為屈生悼亡 并序

羅浮屈生者初造姓絕意婚宦游於方表暨登華峰
題詩百韻關中李大生見而奇之代州將軍侯君有
甥女王國色粧錢百萬邀為贅壻山陰張杉游嶺南
遇生博羅請叙踪蹟則王已病故且云吾乃失鳥獸
儼顧逝者傾國致足可悼蕭山毛姓吾昔好為我賦
詩初張杉於臨汾遇生贈生詩云攜將華嶽驚人句
博取秦城絕代顏夙感其辭爰取秦字覽者謂能增

伉儷之重焉

傾城名士本相親
況有蓮花入賦新
寶篋未開瑤瑟怨
瓦棺先葬鬱金人
湘靈不斷終歸楚
蕭史原來又去秦
近者果然難再得
總教無泪也傷神

問日者

三十潘郎頗自疑
獵冠相對問何其
迢迢雲漢通天晚
朗朗星辰出地遲
世遠庖犧休畫卦
生逢磨蝎為張箕
何因同把靈根草
不數卿著數士著

曉發懷大聲

嘈嘈海雁盡南征
歲暮他鄉接浙行
遠岫冬寒凝雪白
空江日出照冰明
刊章未到東萊郡
吹笛難歸下相城
千載共推排難士
至今誰似魯先生

即事

用姜紫環
太翁韻

車歸剛及役車休
傍瀨潛行為避讐
雪後一投橫坂寺
月明三上望江樓
迎春草長寒蕪外
近臘人爭野渡頭
不道十年還故里
依然賣餅在安邱

陳檢討四六卷十二

贈陸翼王序

粵以在己之年

品中記鄭康成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己既寤以識合歲知命當終識

云歲在龍蛇賢人歎俄而果卒漸罹不辰之痛普天瓦解列鎮風靡

傳樂上書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嬴羊盡作俘囚藥卻胥班氓隸

顧之祭屈原文嬴羊邁紛注嬴秦姓羊楚姓左傳晉叔向曰藥卻胥原降在皂隸并見前序註

庚開

府傷心之賦五福無徵馮曲陽自序之文三靈獲譴

信庚

傷心賦序余五福無徵三靈有譴注洪範云九五福斯

時也江上孤軍已摧韋粲

侯景圍臺城青塘之戰 韋粲死焉見梁武帝紀 郢中

三敗尚有包胥

闕閭克郢申包胥入秦乞師見春秋傳

落落戈船雨暗吳

江之棹

已見前卷吳天章詩集序註

蕭蕭戰艦煙迷歌浦之帆

松江

海縣有黃浦和歌浦相傳春申君黃歇所鑿

惟我鰲城獨推上谷

吳郡嘉定縣南門

外有鰲城古蹟上谷補註 醪酒而談登陴以誓

見前

袁本初子弟俱

願相從

袁紹傳紹字本初太尉袁安之後初平元年衆推盟主愛士養名賓客皆傾心折節莫不爭赴

其庭建安六年卒術其從子也 庾元規賓從皆能自效

見歸田序

三日哭於

都城六軍盟於別館

通鑑後主劉禪以羅憲將兵守永安及成都敗得禪手教憲率所統

兵臨于都亭三日庚信哀當年夏馥曾聞姻婭之親漢書

夏馥字子治隱身修行時名八顧為曹節等所憚遂與張儉范滂數百人並入黨中馥乃為治家傭後儉等皆

出同郡太守濮陽潛使人以車迎馥馥匿不就三返乃得馥此日黃瓊亦有門徒之

誼黃瓊字瓊字世英香之子也永建中公車徵瓊李固以書遺之拜議郎歷太尉世說徐孺子嘗事江夏黃

瓊瓊沒曾塋無資共為犄角相與藩維左傳譬如捕鹿齊磨鏡具自隨

犄之林注角者當其然而烏頭未白見觀河水難清得

序仲空埋地下之愁怨序不救天公之醉見觀痛龐涓之

箭盡兩曜無光孫臏傳孫子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涓乃逐之孫子度其至

馬陵伏兵萬弩夾史記項籍道俱發涓乃自刎悲項籍之途窮三川流血字羽世說

王肅應聲為悲彭城詩曰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地理通釋秦置三川郡今河南府地

鄜州地理志華池水黑水洛水為三川韋昭曰河洛伊為三川揚子法言白起長平之戰川谷流人之血一

門爭死三尺無歸詳松陵啟貌爾諸孤行焉將及左傳晉獻公使荀息

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貌諸孤辱在大夫時翼王陸氏自稱擊筑之傭見

奕謬作賣珠之客見素伯序重關夜半私出田文孟嘗君有

客能狗盜者取所獻秦王狐曰裘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囚釋孟嘗君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鷄鳴出客

客能為鷄鳴而鷄盡鳴遂發傳出秦追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復壁三年深藏張儉

後漢書張儉字元節嘗劾中常侍候覽不執覽怒詎以黨事儉遁去望門投止人至破家相容東萊李薦藏之

又亡匿魯國孔褒間關亡命猶授孝經涕泣避仇每傳家後黨禁解乃還

論語亡命避仇見素伯序邵原別傳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于

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齊朝文士半知袁粲之孫見琅

孝經論論并見園次序並詳俊晉室諸卿漸錄趙衰之後武從姬氏蓄于公宮

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馬江成季趙衰宣孟趙盾武趙

也翔子將謂少孤不死庶幾亡者復生詎意遺珠賦唐書

狄仁傑為吏誣訐問立本名又成破鏡府見樂王規玉折

時事可知詳俊徐悱蘭摧天心已矣

見閨秀序梁書徐悱字敬業勉之子

也幼聰敏仕晉安內史早卒語林毛伯成負其才氣嘗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數父榮翼王悼初

心之已負悲宿諾之無成恨矣沾膺潛焉承睫見井叔序於

是鑿坏而遁玩志山泉帶索而遊肆情風月見天章序臺孝

威棲逸息意區中見孝威序阮孝緒逍遙遊思域外高士傳

字士宗屏居一室任昉嘆曰其室則通其人甚遠妙為鄱陽王妃王嘗命駕訪鑿垣而遁風規彌邵

儒雅絕多遂復採錄遺文搜揚絕學參六經之同異辨

百氏之源流樂此寧疲倦言終老光武紀帝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曰我自樂

此不為疲也毛詩瞻言嗟乎照隣失意居惟病梨見竹

蕭綜去國歌成落葉

北魏紀蕭綜字世譙梁武帝第二子封豫章王普同四年為都督南

兖州刺史鎮彭城奔魏歷司徒太尉尚書陽公主在魏不得志嘗作悲落葉詩以申其志有云悲落葉日翻下

重弔棠梨而無館臨酸棗而無臺

漢書注師古曰棠梨宮在甘泉苑垣外漢

武置晉孫楚集辨工臺賦序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兩故臺訪諸故老云韓王聽政觀也庾信卜園賦有棠

梨而無館足湘水三閭假餐英而遺志

史記屈原三閭大夫也雖於朝

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

潯陽五柳

見海聊採秀以

據懷

見天策序而都賦願賓據懷舊之蓄念

仙人餌以

長生潔士因以玩物

列仙傳康風子服甘菊
花栢實散得仙朱孺子服
菊草垂雲昇天

自名菊隱誌遇也

蓮洋詩鈔卷三

賦謝寇偉人

街北提壺夜更闌上馬時紅粧知送客白練少留詩
雞乳過春草鶯啼入夏枝玉鈎山下路還肯寄烏絲

西陂類稿卷六

三賢咏

蘇門徵君孫鍾元先生

吾道有攸屬徵君儒者宗椒山共里閑少多烈士風孝
廉舉弱冠懷抱凌蒼穹傾身救楊左高義等華嵩更
入賢相幕談笑籌兵戎晚值滄桑變俛首簡冊中蘇門
山水窟誅茅寄遐蹤生徒環講席一代開羣蒙百泉闡
妙旨濂洛淵源同豈學鸞鳳嘯聊以卧雲峰屢徵不一

起魯齋有愧容伊余景行切千里思扶筇雖托弟子列
恨未接猶龍雲霄拜短扎薄劣荷陶鎔迄今二十載太
行仰龍從朱絃失遺調嘆息撫焦桐作詩明嚮往滔滔
水流東

青原藥地大師

無公絕世人變化不可測當其直玉堂文采照京國良
譙招清流頗好傾城色如何過江後頓斂搏風翼僧衣
製水田鬚禿面鰲黑閉關高座時杖履余初識新編讀

炮莊創論豁胸臆妙畫逼雲林不自人間得旋摘澗邊

蔬殷勤授余食裁書寄侯羸中情殊惻惻

時托余致書朝宗

別來二紀餘悵望曷有極遙聞住青原愈盡頭陀職種
藥手如龜優入清淨域滅跡向巖嵐風高邈難即始知
學無生端借英雄力

易堂魏叔子徵君

從來巖穴士未必工文章叔子著作手李杜同光茫翠
微高千仞其上開易堂提攜好兄弟彭躬丘邦與相羊

隻字落人間金石韻鏗鏘不知老將至馳驟翰墨場前
年奉

明詔史館待子長使者登門請卧不下匡牀身如九苞
鳳天外恣翱翔余時客章貢薰葭咏蒼蒼竭來子猷擢
忽過崆峒旁為我留十日周旋罄壺觴晨昏晰疑義子
弟羅成行老筆一揮洒卷軸俄盈箱謂此矍鑠翁晚節
樂未央何期別數月大鏞聲消藏迢迢五千里浹不到
山岡空餘不朽業諷讀悽以傷我名辱遺草藤蔓附圭

璋

西陂類稿卷八

寄悔人

河曲重遊暮雨時都亭雲樹倍相思
掀髯大似緣坡竹
古寺青燈獨咏詩

雪園感舊詩

有序

往余鄉有雪園社即江南之復社也
改革後先輩彫喪余從賈子靜子三徐子恭士
邇黃來玉復修

紅燈綠酒枯韻分題頗極友朋倡和之樂見者謂
尚有前輩風流歲月奄忽諸子先後俱歸泉壤
而余以薄宦日益淹倒亦頽然將老矣慨想故
人潛然出涕爰為雪園感舊詩以代招魂之賦云
爾

賈靜子

世亂奇士生調高衆人訝賈生不羈才名豈長沙亞年
少賦雪園文彩凌鮑謝洒落萬斛泉珊瑚為筆架講院

聚羣英君實冠同舍

太守鄭公三俊重修范文正公書院招諸名士讀書其中君每試必

冠廿載落魄餘奎宿恒遭罵上書請修史言大而非詐

時危任轉蓬南渡傳聲價雄藩開幕府書記特相籍雙

刀展兒嬉

時有雙刀賈生之日

當筵或舞蔗壯志竟摧殘驂留不

一駕疎狂類正平幸未死江夏歲晚返舊邱渦河親耕

稼究心二氏中草衣還布帕欽寄笑侯嬴作書屢彈射

風期自翛然肯寄人籬下君本余父交藝苑欣邀迓小

友尋忘形曹鄴附五霸遡園

君別業

數追陪倡和無少暇

策略用世心清言佐杯筭

君有策略
清言諸書

進道迨老年故態

一朝却信乎侯生云羊質善變化易箒曾目睹從容謝
驚怕如此干雲姿寧教腐鼠嚇所嗟似續無上塚誰觴
炙感舊起悲吟臨風淚傾瀉

徐恭士

恭士恭而傲矯矯雲間鶴斯人忽九泉書來心驚愕痛
哭念平生音塵恍如昨精悍眉宇留骨相何磊落難兄
曰霖蒼聲名等李郭之子稍後起旗鼓相參錯文筆追

臨川構思必精鑿書法鍾張流人號古釵脚作詩屢易
稿清新吐糟粕早篤二吳交晚赴六子約朝宗推畏友
篇什勞刪削一字數推敲諫官謝謇諤維酒雅無量雄
談侑康爵立身迴巉巖對客展戲謔我徒科名艱獨君
薦一鶚世稱真孝廉自顧亦不忤遊梁計與陳甫草其年地
主皆君託歸然魯靈光峻望比廬霍老偕余季游余弟介子
共耽林泉樂人事莽推遷一旦舟移壑余失聯牀歡君
有掛劍作懷友疾莫瘳平臺頓埋玉叶老成盡彫傷風

騷嘆寂寞天涯賦大招屋梁月華白

叶

徐邇黃

高士推南州邇黃其苗裔絃誦甕牖中行潔色頗厲惟
操三寸管清芬播蘭蕙弱齡為諸生揣摩工應制遠攀

陳羅旗近接劉張袂

千之伊人

顧盼取卿相勲猷將策勵賦

命何轍軻終身艱一第吾黨得應求鶴洲共談藝晚好
性命言濂洛託深契教授聚生徒白板門恒閉窮年手
抄書字如蟻蝨細埋頭向簡編顛落氣彌銳執鞭蘇門

翁謂孫微君高蹤信堪繼方幸文獻留哲人倏棄世遺編伯

倫搜符山同學中丞涕浩傳經賴侯芭謂田梁紫我菴詎云替

君有我菴語錄遠道未撫棺幾載悲思繫秋風忽愴懷寥天聞

鶴唳

徐來玉

雪園諸君子高曠慕晉人侯賈千載士恒遭鄉里嗔懿
哉來玉氏儒雅殊彬彬胸中少鱗甲選言務去陳豐頤
表微艷貌樸情彌真揖讓有恒度邂逅歎飲醇惟從良

讌會論文昂其肩
恭士愛小阮相對如嘉賓
君時已白首左右奉幅巾
六逸皆淡宕與結烟霞隣
隨牒官上蔡鄭虔乃等倫
一甌卧未穩還歸南湖濱
長嘯尋舊好吾自安吾貧
首丘願良遂鵬鳥來承塵
無兒感伯道著作空千春
雍門有深慟況此金玉身
何日磨鏡去孤墳披荆榛
作詩效八哀淚灑通潞津

新秋雨後悔人書來將偕諸公為河曲精舍之遊
賦此奉遲用兒至七夕後一日同悔人京邸小飲

以立秋日為韻三首

一雨驅炎蒸門館涼颼入烏几發鑑光鳳味翻墨汁懷
人時悵而起向寥天立惟顛洵絕倫何日手同執慶豐
牖流飛淙潺幽響急留取官焙香澄碧同君汲曰余總
勞勞猶堪馬鞭指

連宵有歸夢西村歌飯牛曉來坐茅宇高槐影修修雲
物蕭以淡沖衿宜新秋故人枉芳訊將訂河曲遊芟梁
足野趣雙林風颼颼願從梵唄罷摘藻偕英流瓶鉢借

老衲還買鴨脰舟

愛尋荒寂區自笑林丘質
偃仰千載心惜此半簷日
洩洩父子間矢口談聲律
蓮社有勝招矯首忘盥櫛
夙耽文酒歡如啗仲殊
蜜閒房留妙香
想象開書帙籬落綴
豆花斜日鳴蟋蟀

附
原詩三首

曉來官閣清荷風
扇秋入白袷迎新涼
瓦甌啜茗汁
懷人面西岑空堦
聊佇立我馬已夙
芻吟鞭喜早執

去去達都亭驛路蟬響急素心東浦翁掀髯呼晨汲
開門見我來槐陰一高揖

僧舍環積水壞壁行蝸牛槐花漸簌簌竹枝亦修修

趺坐共茶話所言各千秋余吟新齋句

時讀悔人新齋唱和詩

君訂河曲游

悔人訂與樂亭石虹為河曲詩會

微雲卷日夕過雨風

颼颼披衿一仰望大火驚西流何當賦歸去放鶴尋輕舟

陳子

仲

南國彥矯矯鸞鶴質哲人結同歡投贈

無虛日晚攜一卷來過余談聲律七夕有短章字句

妙比櫛蔬筍分僧廚佐酒甘如蜜夜深風物清露下
霑書帙握手送客歸屋角鳴蟋蟀

秋日戲為疊韻

廊旁蒼簷香石隙碧柏坼陰森歌吟心容憤亦易釋

題王翬畫

疎林開徑曲遠岫對村孤粉本余曾見浮嵐暖翠圖

題董文敏仙巖圖

獅子林推倪迂叟青弁圖誇王叔明文敏仙巖禿筆畫

何妨異代聯鑣行

送送曹實菴之官新安十首

舍人佐郡去江鄉山水登臨志許償
薄宦蹉跎成白首
曹唐端不異馮唐

健筆如君鼎可扛一麾南國咏澄江
秋風驛路青衫去
好看參天石筍砭

文章宿老困西清曲巷柴門歲月更
多少故人留史局
獨驅羸馬出承明

寫意開心十四年都亭咫尺悵風烟相思更繫南雲望
白嶽黃山落日邊

當年十子重京華舊雨晨星幾嘆嗟勝事只今忘不得
寒宵聯句鼓三槌

鬪茶祭墨元同癖却喜夫君愜素懷他時相憶如相寄
玄璧龍團色色佳

砂泉香潔自淙淙浴罷還尋萬仞峰千歲老猿何處覓
月明多掛授龍松

陳蕃兵後守新安

謂陳憲之

勸撫哀鴻莫破顏今日贈言仍

此志誰云司馬是閒官

雙江奉使君懷我歛浦之官我送君何時會合還題句

醉墨從教寫練裙

想像河橋酒慢青離歌低唱耐人聽前途一事堪怡悅

南海新篇索阮亭

時阮亭少詹適自南海返命

秋日過南溪寺恭步先文康原韻

先人開府地重此課桑麻野寺疎鐘在長河落照斜巡

檐容和句灑淚罷呼茶依舊門前柳西風繫釣槎

題王黃湄都諫過嶺集即用集中惶恐灘寄悔人

韻

黃門千載人詩骨太華聳獨操三寸管藝苑闢荒茸于

後遊嶺嶠雙江接余踵鷓鴣增旅懷況復聞秋蜚贛石

虎牙撐偏關驚湍涌三板怕危灘即境堪惶恐羨君賦

停雲岸幘旌旄擁奇思鉅腎肝刻畫松毛毚

陰熾松毛
毚黃湄句

縱橫其誰敵所向鏟坡壠牛腰傳卷軸心折手還拱周

旋愧宮邾願以敦盤奉雲霄鵬鷃姿斯事乃餘勇

西陂類稿卷十一

奉懷徐侯齋先生時得先生畫芝蘭圖

吳閭幽絕是華山高士何年此閉關造訪旌麾空悵望

湯潛庵曾過訪不遇

逃名巖穴愈孱顏月泉吟處仍霞外海嶽圖

成落世間乍喜芝蘭一披拂清風千里欲追攀

讀鵞池生集

悲秋宋玉幽懷深蕭蕭雙鬢猶苦吟美人香草自寄託

空山巨壑時登臨孤踪誰伴方竹杖古調獨撫焦桐琴
惟留詩卷在天地憂然老鶴雲中音

題李長蘅蒼巖古木二首

蒼巖古木寫蕭疎名士風流託興餘題字幾行心折甚

知音誰似董尚書

文敏

紙上煙嵐若可餐董源老筆共巔峴怪他丘壑如相識

在昔忘歸

潁州
康名

得飽者

數月來聞江鈍翁王勤中惲正叔劉山蔚相繼謝

世灑淚賦此

遠道頻傳薤露歌人琴此日奈愁何
宋中耆舊傷心盡吳下風流逝水多
塵篋祇憐餘翰墨荒墳欲拜阻闕河
黃昏鈴閣題詩處忍見空梁夜月過

漫嗟再用西厓韻

漫嗟霜鬢入秋強且聽童兒誦穀梁
無賴戎葵紛上砌斬新斑竹欲過牆
鷗情鶴思天涯客筆格茶鐺露下牀
缺月漸升江介白一聲畫角助蒼涼

贈羅飯牛

老去飯牛子圖成破墨山襟期自丘壑揮灑到荆關寄
迹蓼洲上時遊廬阜閒煙波相對處羨爾似鷗閒

喜錢介維見過

秋日秋屏接鹿牕

介維別號

賢眉也作鹿門龐江湖又得冲

襟合歲月真驚過鳥雙壁出豹囊聲瑟瑟

時以歲星見貽

樽開

樺燭影幢幢看山尋寺中承事

王丈成有中丞不解了公事到處看山復尋寺

句從此題詩獨爾降

秋日示介維四首

莫漫江頭問撒師天涯會合且題詩
北蘭修竹東湖月
恰好新涼欲到時

西陂類稿卷十七

觀桃花扇傳奇漫題六絕句

侯朝宗
李姬事

中原公子說侯生
文筆曾高復社名
今日梨園譜遺事
何妨兒女有深情

南渡真成傀儡場
一時黨禍劇披猖
翩翩高致堪摹寫

僥倖千秋是李香

氣壓寧南惟個儻書投光祿雜詠憑空撰出桃花扇
一段風流也自佳

泪作桃花寄怨孤天涯把扇幾長吁不知壯悔高堂下
入骨相思悔得無

陳

定吳

尾名士鎮周旋狎客追歡向酒邊

柳敬亭

蘇崑生何意

塵揚東海日江南留得李龜年

丁繼之

新詞不讓長生殿幽韻全分玉茗堂泉下故人呼欲出

旗亭樽酒一霑裳

西坡類稿卷二十四

榆溪詩鈔序

余鄉侯朝宗與南州徐巨源皆以名家子擅文章之譽其才調同其風流倜儻終身不遇亦略相同獨巨源不得其死且子孫式微遺稿散失堪為痛惜余來南州三載始訪得其孫於別邑為之娶而卹其家從諸生朱子容重饒子炳搜其遺集之僅存者文則自陳伯璣所刻

榆溪集外寥寥無幾詩雖淘汰間有未淨而取材博用意遠不規規於漢魏唐宋諸家而每能入其堂廡爰同兒至摘錄授梓附榆溪文集以傳庶與朝宗同不朽云朝宗文海內無間言論詩不能無遺憾茲集出朝宗當為之避舍矣

西江詩社宗派圖錄序

余嘗以西江詩派論課士於豫章文率昧題旨鮮當意者張吏部扶長以致政家居耄年好學遍覽羣籍撫拾

遺事錄其有關於呂居仁宗派圖者人各立一小傳且推原作圖之意編次成帙名曰西江詩社宗派圖錄俾後學得以觀覽甚盛舉也聞之余友劉山蔚之言曰詩有統有派統猶水行於地匯於歸墟而總為天一之所生非支流別汊所得偏據以為名至於四瀆百川之既分分而湔湔而邈其所由出然後稱派以別之派者蓋一流之餘也居仁之名山谷殆以一流小之非尊之也而自附于一流抑又自小之甚矣學者誠即扶長此錄

以洞然于西江詩派所自出知其學之有本不同汙瀆
更引申於山蔚之論而有得於風雅之大源則幾矣試
質之扶長以為何如

堯峰文鈔序

吳門汪鈍翁先生未卒前數月手所刻前後類稿重加
汰存彙為詩十卷文四十卷題曰堯峰文鈔刻未成而
歿堯峰先生所隱居也後三年刻成其孤某請予序予
既卒業為掩卷紮歎者久之韓愈氏有言聖人之道學

焉而各得性之所近吳言偃氏學於洙泗首聖門文學之科至今二千餘年論者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蓋子游文學之傳在是又其地襟江匯湖其山川秀麗融結盤礴之氣往往泄之爲人文故求文章於吳譬求珠於滄溟求玉於元圃也遠未敢稱引前明三百年號稱文章大家僅十餘輩耳十餘輩中又首稱荆川震川兩先生皆吳人也予謏聞樸學老未聞道于文章家所謂根柢之大小淺深波瀾之廣陋結構之工拙不知鈍翁視

兩先生何居要以代興兩先生之後爲

本朝一大家如歐蘇曾之在宋虞集黃潛柳貫諸君之在元則海內學士大夫皆以爲然非予私言也先生通籍三十餘年浮沈郎署請告者十七年最後官翰林與修明史入史館僅六十日遽以疾乞歸閉門空山不妄交一人其難進易退違俗孤介之跡較兩先生亦同乎不也而談者顧往往謂文士不矜細行豈其然哉憶先生官曹郎與新城王阮亭吾鄉梁曰緝交最善予亦得

交先生每促膝深卮以詩文相切劘甚樂也未幾各散去宦輟岐途忽忽不復合并歲戊辰予行省江南先生暱就予署中尊酒論文略如京邸時臨別序予所爲綿津詩集別年餘而死而今予乃序其遺文也追思疇昔遊從談笑恍恍如昨日事蓋俯仰二十年間予三人者幸無恙而先生之墓宿草矣悲夫予所爲低徊縈歎不知涕之落也曰緝常評先生文源流派別出於南渡諸家而先生自評亦以爲吾文從廬陵入非從廬陵出論

之當矣予何容更贅獨幸謗劣如予得挂名簡末有餘榮焉故不辭而序之且以質之阮亭曰緝兩先生也

改亭集序

改亭集者亡友計君甫草所爲古文辭也君以能文章蚤負盛名交遊皆海內知名士順治丙申客遊中州過予邑交徐恭士恭士予石友也予亦因以定交明年君舉於京兆後四年江南奏銷案起結黥籍遂絕意仕宦而君家故貧母老勢不能不餬口於外故自京師北走

宣雲南歷洛漳邢魏東之濟兗所至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故宗伯王文貞公與今相國宛平公父子間尤器重君常欲薦君會今上舉博學鴻詞科天下材藝之士皆徵詣

闕而君不幸先一年歿矣此知君者所以爲之絮歔涕洟而惜君之不遇也憶予交君時甫逾弱冠君與恭士長於予皆十年以上君一見盛相推許且曰異日功名嚴鄭公李贊皇流輩也予愕不敢應爲面發赤而心怦怦者久之其後予起家郡倅歷曹郎俛仰二十餘年乃遭逢

聖天子特達之知誤被拔擢自畿輔觀察不數年遂把節旄再移重鎮自顧充位竊祿碌碌無所豎立負媿我友每追憶曩語予之面發赤而心怦怦者蓋日益甚也因而屈指君之歿且將廿年恭士歿亦四五年而予亦已衰老矣今官君之鄉序君遺集其能無車過腹痛之感也夫君常謁吾鄉湯潛菴講程朱之學又從長洲汪鈍菴講歐曾之學故論有原本其文醇正和雅已足自不朽於世無待予言故第追述疇昔知己戲笑之語以識予

媿云君名東甫草其字吳江人子默好學攻文章能世其家

井梧集序

予生平好與海內賢人君子遊揚抗風雅更倡迭和集中所載雙江西山漫堂諸什雖不及漢上題襟松陵集之百一而素心酬倡一往情深頗為名流所稱述青門邵子湘與予交最久自黃州迄今逾三十年中間乍見忽別贈答之作寥寥壬申秋予自江右移節吳會子湘偶見過即為設榻使院小滄浪以詩為課余簿領薇纒

吟情不屬子湘每興發掀擲高倡袞袞數百言語必驚
人予讀之如故疾逢蝦蟹輒走筆屬和其開拓胸次陶
寫性情依然雙江漫堂吟嘯時也子湘詩格高氣厚得
唐人三昧間闢入宋人要是佳絕予為之避舍者屢矣
子湘梓其三年來近作附予倡和詩如干首通為二卷
用少陵清秋幕府句名曰井梧集屬予點次竟因題數
語卷端識予快且識予愧

盤尾集序

憶予髫時侍先丈康公京邸即喜從老輩諸先生遊逾壯官京師益得交海內名士大夫予最心折者得二人論文則鈇翁汪先生論詩則阮亭王先生其後宦遊四方三十年所見日廣交名士大夫日益衆而予所心折者終無逾兩先生乃歎天地雖大生才實難前代號稱文章大家代率不過數人有以也壬申秋予量移吳閫會鈇翁已前歿予為叙其遺集行之阮亭以書抵予曰吾論交當不後汪吾所為蠶尾集詩二卷文八卷幸以

鋟之槩且為我叙予發篋讀之系晝夜卒業則喟然
曰予交王先生三十年僅大服其詩耳今乃更服其
文予固陋不足以盡王先生槩如是已先生詩久已
重于天下知言者謂其為詩波瀾愈闊格律愈精變化
愈極其致又引元氏序浣花語以為是詩家之總萃其
說當已先生論文大較原本經史斟酌唐宋不屑為世
之貌似廬陵者而碑版叙事之文尤勝予以謂先生在
本朝卓然為一大家如東坡山谷之在宋遺山道園之

在元後世亦必以予為知言非阿好也先是先生之詩有正續二刻皆以漁洋名其集茲集又以蠶尾名予嘗登元墓望太湖諸峰山僧指似所謂漁洋山者離立七十二峰間其名勝不足當兩洞庭而蠶尾山在兗鄆之境小洞庭之中所稱遙望湖中數螺隱見似又出漁洋下乃自先生名之二山遂與太湖之莫釐縹緲東魯龜蒙鳧繹諸峰隱然爭欽崋崑崙於天壤地顧不以人重與予又聞魯直常游潛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勝乃自

號山谷老人晚年過涪即又號涪翁先生名集之意倘類是與

顧俠君金焦草序

才士與名山每有神契或相望而不能遊或遊而無名篇以發之猶之乎不遊丁丑秋顧子俠君有金焦之遊扁舟泛大江窮探巖壑吟嘯之聲與山籟江濤相應答歸而視予以遊草清幽蒼莽兼宋元諸家之長想見俠君褰衣天畔命酒高歌其風流在靈運太白間也蓋人

與山兩不負矣憶己酉春予與家荔裳同遊金山得句
云楚天雙過鳥吳苑一秋毫又遊焦山有驚濤天外轉
殘月夜深來之句頗為荔裳阮亭所賞在苒三十年矣
此後屢過之而題詠寥寥手挾君此編不禁神往

韋菴咏物詩序

今年春中恭遇

翠華南巡予以守土吏迎

鑾北首涉江逾淮往來凡三閱月命兒子至守舍得與

邵子湘馮山公共數晨夕二君皆予友也官齋蕭寂相
倡和為咏物詩約不拈韻不拘體各鬯才思亦不屑屑
作體物語予返署得寓目焉大槩子湘之詩如老將橫
稍所當披靡山公如石裂天驚迴非恒境兒子輒不自
量踰蹕其間亦自斐然乃付之廁氏是正大方固是老
人癖喜譽兒亦欣小子獲陪二妙云爾詩繫之韋菴者
何識其地也

贈邵子湘六十序

嘗瀏覽漢唐以來文章巨公以人傳文易以文傳人難
其人挺然自拔與日月爭光即單詞剩句遑遑膾炙人
口而布衣韋帶之士欲操三寸不律與之爭名千古良
非易易雖然顧其人之文何如耳其人苟好學深思能
入作者堂奧則光芒萬丈又孰得而掩之蓋文傳人亦
傳矣予交布衣能文章三人一為同里侯朝宗一為寧
都魏叔子一為毘陵邵子湘詳見予所作子湘文集序
中年來過予使院下榻小滄浪之韋巷見其于文章一

道鏤心鉢腎幾於左拍班馬右揖韓歐乃時時嗟美人
之遲暮悵修名之不立其意若悒悒不自得者予語之
曰子傳矣傳且大過侯魏二子朝宗天才超軼卒時年
僅三十七耳叔子所著不愧大家之目今亦化為黃土
唯子如魯靈光巋然獨存所撰青門前後稿業已孤行
視二子不啻過之又二子皆不長于詩子詩氣格高妙
得唐宋諸大家三昧老而好學未見其止後更數十百
年必有誦子之文因以慕子之人者子其可自慰已夫

子湘頗意得掀髯笑曰信如公言某之傳也必矣某今年六十敢援震川例乞一言以為老人光華予曰諾乃次第前語書以贈之

石臼集序

石臼集者明末詩人高淳邢先生孟貞嘗居石臼湖上因以名其集先生博學高才不可一世生遘陽九之運明社屋矣晚覩此離艱于衣食凡有所觸于中翫憐無聊嘯歌傷懷則一於詩焉發之昔謝康樂擬鄴中諸詩

謂陳孔璋書記士故言喪亂為多夫身遭喪亂即王徐
應劉皆當言之獨孔璋乎然觀蕭氏文選錄鄴中詩頗
多而孔璋書箋兩檄外無聞焉當由其文言不韻或音
多唯殺故逸之耳乃知孔璋以詩累喪亂非以喪亂累
其詩也蓋貴池劉城有是言予嘗賞之云爾今讀先生
詩淒清悲壯山峙雲涌多溫厚之遺無怨誹之失具體
少陵而出入韋孟錢劉以發其菁華才兼衆體誠名家
也王隱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

才而廣信亦云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若夫先生志潔行芳皜然塵垢之外幾與楚騷爭烈矣先生歿已五十年詩益大重于世今高淳進士王君孚兒子至同年也與先生有葭莩親謀刊其集乃因至而請序于予夫序先生詩者多矣予復何能益一辭顧于其以石臼名集有慨焉先生無炊索米饑走四方卒齋志歿譬諸石臼受舂者也今湖水清漣而無所用泌之洋洋可樂飢耶抑古來地名石臼者非一後漢郡國志常山國

南行唐有石臼谷然章帝紀建初三年夏四月己巳罷
常山呼沱石臼河漕詩不云乎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此
一石臼也時而河者時而谷固知陵谷有變而名不可
磨滅也區區高淳帶水間出一詩人以光昭斯土則文
章之所留遺又豈有窮也與是集向多雜亂予稍加料
揀錄其作于勝國者為前集九卷入
本朝者為後集七卷云

香祖筆記序

說部叢書昉於漢魏盛於唐宋以來夫識大識小皆載
文武之道雖聖人猶學之士君子著書立說豈偶然哉
大抵人品高師法古興會佳兼是三者其立言必雅馴
足以信今而傳後他若稗史野乘撫拾浮誕不經之言
用以誇示三家村農及五都市兒已耳大雅捧腹吾無
取焉阮亭王先生今世之古人也與予交素心莫逆垂
四十年自其同官長安日公退之暇輒見其著書自娛
殆無虛日聲詩古文而外間隨筆為劄記要必貫串經

史表章文獻即一名一物異日可垂典故備法戒者迺
錄之否則略而弗書比年有池北偶談居易錄皇華紀
聞諸書次第行世近又輯癸未迄甲申兩年筆記屬校
訂為序予受西字業或辨駁議論得失或闡發名物源
流或直書時事或旁及怪異率皆精簡而不浮如噉蜜
者中邊皆甜致有餘味又如捉松枝麈尾作魏晉清言吐
納風流雖起王何諸子於今日無以相難也洵可謂閎
覽博物君子矣往予閱益都孫文定公顏山雜記服其

簡核次則德州田少司寇黔記亦有思致二公與阮亭
皆齊產然平心品題終當讓此尤勝筆記共八卷香祖
乃其軒名義取室有叢蘭也空谷不言無人自芳政可
想見其人品耳若夫師法古興會佳直阮亭之緒餘也
夫

鐵廬外集卷二

邵子觀物吟箋註

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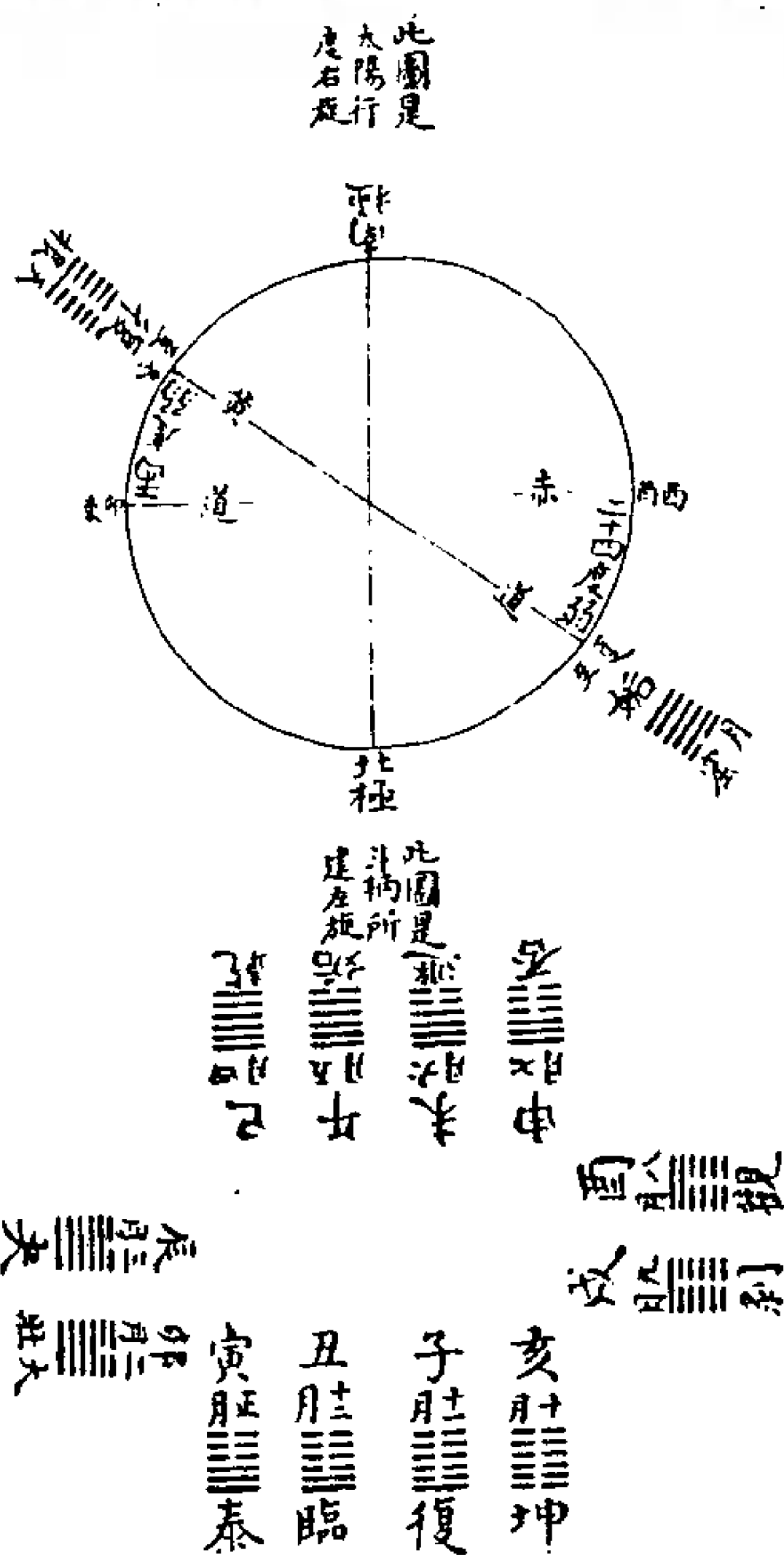
耳目聰明男子身鴻鈞賦與不為貧因探月窟方知
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窺月窟地逢雷處見
天根天根月窟間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天地陽氣聚於日陽之消長因日之遠近也冬至一陽
生為復卦其時日在赤道南二十四度弱與天會天地
之心合日光射天地之心而為生物之本黃鍾九寸之

管接著陽氣散灰飛去至十二月日漸北而二陽生正月三陽至四月六陽而為純乾是日近於中國之人也至五月夏至日在赤道北二十四度弱一陰生為姤卦自是而後日行漸南六月二陰生至十月六陰而為純坤十一月而日復與天會可見天地有陽氣而无陰氣陽消即是陰人心有善而无惡善亡即為惡陰盛而陽自生惡極而善不滅以天地止有陽而人心止有善故探月窟而知物躡天根而識人也其學易之要只在慎

獨一念之善為天根而擴充之一念不善為月窟而遏絕之中和致天地位萬物育三十六宮都是春也不但陽盛而生物即陰盛而微陽亦生物者天地之心而陽者天地生物之本也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陽生物陰從陽而生物以天地有陽而无陰陰亦從陽而有也試看日光射處則明不射處則暗月星皆无光受日之光為光也三十六宮者六十四卦除乾坤坎離中孚頤大過小過八卦不翻餘五十六卦一卦翻

兩卦為二十八卦共三十六卦都是春者皆陽氣流行於其中為天地生物之本也春生夏長固為生秋斂冬藏生意內足為次年生物之本可見人物皆生生不已也邵子工夫純熟故能閒吾輩做工夫只要勤勤勤不已自能閒也具圖於左



此圖天人合一乃湯世調梅定九兩先生心法之傳也桐城方明善公子廷尉大鎮公孫中丞孔昭曾孫學士以智元孫田伯位伯素伯有懷及南豐湯惕菴建昌揭子宣諸先生皆如是說凡我同人須熟玩焉

鐵廬集附錄

上張葯齋學憲乞獎潘師

庚戌八月

許重炎

呈為奇孝奇窮懇恩垂覆事生業師潘錫疇庠名天成生於溧陽長於宜興籍於安慶歿於江寧十三歲而千里尋

親三年得遇十九歲而行遊養志負販讀書閱天下奇聞
壯觀以激發其志氣拜天下偉人傑士以開拓其心胸二
十九而托跡名邦無書不讀三十八而觀光上國所抱略
酬壯負搏雲羊角之材老懷戢翼滄江之志鵲衣百結有上
蔡擅拳裸袖之風藿食三餐具南陽萬里長風之概孜孜後
學春深慈母之襟侃侃高談雷動百虫之戶何期命途多舛
時會不齊勞苦空餓積數十年而未已困衡拂亂歷七十載
以摩寧藐焉客死金陵遺孤十歲慘矣拋棺野外暴骨數年

蠶妾背棄柴門非烟火之家弱弟流離孺子無餬乞之地生
無一肉死無一簞父無半席子無半飽斃斃在疚行路酸心
生誼切師生情同骨肉自憐涸轍無計撫孤遠痛荒邱何時
掩骼徘徊四望展轉百思慕子瞻乞葬之遺風望忠獻
仁恩之下逮恭惟憲天大宗師一德永繩千秋在抱
眼前春意曲江之風度可懷天下苦人子厚之民胞如
見聞張府堂聯有云但覺眼前
春意滿須知天下苦人多風行南國澤潤江濱伏
乞下採芻蕘不遺葑菲訪之輿論考衡竒孝之踪被以

洪恩解免奇窮之戚開忱瘞旅設法封邱歸復先塋無
作異鄉之鬼埋藏窀穸免為姑嘬之屍庶令俠骨剛腸
不至含冤地下白楊衰草可無淚血墳前補造化之缺
陷豁庸人為善不報之疑矜螻蟻之抒誠動儒人報生
以死之誼事有關於風教情實切於瞻依生無任哀痛
迫切之至

再上張學憲

癸丑十月

許重炎

呈為師恩未報再叩天仁事生師潘錫疇寄籍安慶客

死金陵孤子無依遺棺暴露己酉秋試生率十二歲孤
免訪求遺柩至江寧聚寶門外惠應寺側見其磚泥盡
卸薄棺不及三寸生以資斧不給孤掌難鳴未能經營
掩蓋生痛英雄之骨飽狐狸而飼鳶鳥乃於雍正八年
八月二日具奇孝奇窮事上叩憲轅蒙念故友之誼空
問遺孤遺柩惻然傷懷歲試方竣生病歸家托荆溪廩
生張江永於發落時面稟又蒙追悼故交許以案臨江
寧試事告成之日設法埋塋生感激之至惟有焚香禱

頌而已不料憲天錄遺未畢典試浙江去年生丁內艱
不獲赴省哭臨師柩竊料遺骸久露難以保全今復四
閱雪霜不容緩酌生以羸軀抱病數年昔喪老母今亡
兄嫂憂患相仍知計日索誠恐人命脆薄日月如梭下
事業師十載教育之恩上負憲天念舊禮賢之德屏藏
懔息灑泣無從恭惟憲天太宗師再任江蘇循行南
國螻蟻仰首蘭蕙傾心生以闔門守制舊病未痊不得
匍匐輶下拜托廩生周維楨哀告憲天如蒙大沛仁恩

賜之公文行移江寧溧陽以禮津遣返塋溧陽強埠祖塋之側立碑旌表不至侵掘於獸棄擲於人稍酬其幼年千里尋親之痛此憲天生死骨肉之恩生與孤兒當效銜環結草之報者也生負痛銜哀欲效包胥庭牆之哭遍叩當世之有力者念業師一生苦節百歲剛腸非仁者之粟不備烝嘗非豪傑之門不輕控告是用北望翹首三沐三薰不避斧鉞之誅敢瀆仁慈之聽惟憲天哀而念之

乙卯秋試過雨花臺南哭拜潘師墓下

許重炎

十載深恩苦未酬蕭蕭木脫大江流生期韓范甦筑獨

死伴方黃泣冠讐

師幼遭豪家陷害骨肉離散

千里尋親凝碧血百

年求志駕孤舟可憐孺子渾無力辜負圮橋一片愁

是年四月二十五日師柩入土葬之者徐鼎玉也

附記

石城吳先生撫孤記

辛酉五月

許重炎

先業師潘孝子鐵廬先生早有家難年十三走千里尋

訪其父母三年迎歸負販養親以迄於歿走桐城客方
有懷先生所盡讀所藏書為學弟子退老金陵以卒遺
孤十歲轉徙三年石城吳先生止而撫之先生名九思
字官心世居石城清涼山下童年即以琴名天下得心
疾凡十年疾竟愈於琴琴以是益工王公大人爭延致
之潘師居金陵二十年貴遊子弟請業者踵相接應之
席不暇煖卒之日棺衾無所措吳先生典衣具棺哭而
殯之諸貴遊弗問也先生與潘師為世外交師久負江

南重望吳先生面攻其過師唯唯謹師既卒蠶妾背
桑門無烟火同懷弟慙拙無資生策吳先生挽孤兒手
語之曰是吾事也孤之叔父兩手攫之去曰我在是奚
為仰食於人挈之至安慶依其螟蛉之姊姊氏不恤自
安慶躑躅千里至吾邑炎與同門宗右人張岷南暨家
阮衡選傳食之既而懼教養之不兼至乃送之鍾元亮
先生所而後返於石城鍾先生名以嚴漂陽隱君子也有
奇節避地躬耕吾邑山中素與潘師不相識戊申臘盡

炎詣草廬中懇之曰撫孤事千古為難况吾師者非常人也睜睜一脉在此矣非豪傑莫可當此者鍾先生憐而許之課耕樵說忠孝勉以大義方將有所望於孤也孤不樂山居迫欲向金陵去鍾先生不能止遂付炎送之金陵己酉秋試岷山與余挾孤以行謁吳先生先生喜甚命余作一紙如券契狀明白托孤於先生余請其故先生笑曰懼其慙叔之再攫而去也余拜岷南亦拜先生喟然曰此古人誼也君等焉得專之且吾所以留

此子者亦欲與潘先生諸舊遊共之耳方今人心重寐
擇利為趨我等豈能逃一癡字然世無癡者日月安得
有明吾與諸君子勉之矣既先生之門卒未有能過而
問者先是孤兒轉徙安慶時體無完布頭染惡瘡腥穢
不可嚮邇夜嘗遺矢不自愛惜吳先生教令其家人恩
養如子乙卯秋試炎往視之則頽然潔白偉丈夫矣炎
感而泣請先生夫人出拜之先生命夫人出曰是可見
也夫人固辭之自己酉歲迄於今先生獨撫之十有餘

載先生居虎踞關側林泉之美景物之華灑灑如畫登
石頭城一望長江蜿蜒如帶鍾山左顧牛首右蟠良辰
獨遊無所告語輒歸閉門與琴為寢食趙翁岱青工醫
亦有恩於孤者孟翁晉生素業銅日肩其橐籥以遊於
市與吾師為舊鄰余攜孤至舊居鄰之老幼輒攜其手
問所從來孟翁尤喜極而悲拜手謝余問余何為挈之
至此余告以孤意翁慨然曰此地無人久矣君何索古
誼於市井耶君攜去甚善否者余老人當任之余曰是

何敢翁曰君無輕我我賤工實出山東孟夫子後君豈
謂我不能哉既而吳先生固留之翁歎曰此間尚有人
也屆時節走十數里候吳先生與孤而去潘師遺柩久
露荒郊炎上書當道與吾師為舊交者再請而再諾之
卒不顧吳先生謀之故人徐君鼎玉徐君獨墓之徐君
故嘗賈於金陵之市者也師之弟杳無音耗蓋亦不復
能攫孤兒去矣炎不肖無以酬師地下感先生高義久
而弗諉伏望當代碩儒作為詩歌以紀其事庶令後之

學者有所興感乾隆六年夏五月既望荆溪許重炎述
六年辛酉七月二十四日炎因省試赴石城謁吳先
生乃知潘孤久已物故己未年八月十五日藁葬清涼
山而吾師之嗣遂斬矣嗚呼天道無知一至此耶抑
氣數缺陷不足傷傑士之心耶憑弔千古惻從中來
西望長江與天無際吾師雖死猶不死也

附記

告墓文

有序

吾師既已無嗣炎與師墓遠隔幾四百里掃祭無人

何以能保此墓也勉為立石題曰潘孝子鐵廬先生之墓旁係數行曰先生諱某字某原籍溧陽寄籍安慶府庠生生於順治甲午卒於雍正丁未友人吳官心徐鼎玉葬之門人許重炎立石

乾隆六年歲次辛酉秋八月五日門人許重炎敢昭告於鐵廬夫子之墓曰嗚呼先生乃至於此孝可回天學能志古盡瘁以死勤勞無補欲惠澤乎一世之窮民乃不免為若敖之悲苦嗚呼已矣無為為善矣筑筑客死

渺渺荒邱孺子殤亡誰與為愁江流黯慘山鬼號啼我
獨非人能勿依依敬立貞珉表此墓門俾天下後世有
心胸者慷慨憑弔乎孤墳我雖異體可作憑棲此心炯
炯師命依稀魂魄追隨尺寸勿離師生父子自古如斯
一杯捧承千古在茲嗟彼孺子未有恩勤我疚於中我
涕零零師其提攜以偕來無使我負痛於幽明靈如有
知徬徨左右附我以東行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尚饗

祭潘師鐵廬友兄賀在天暨潘孤開業

辛酉除夜
此後每年

三祭用

此祝文

於維先生經人生未有之窮暨千古不磨之志開拓規模瀟灑胸次以天下有人為命脉而不必以己之所生者為嗣故天之待之也亦超乎人世之悲愉極千秋之

曠致嗟吾友兄

丹陽人
另有傳

勇於改過誠於事親樂善慕義

炳炳麟麟將保抱於潘孤乃自嗟乎伯道客死無依神
啼鬼嘯痛我生之不辰還碩果於大造重炎父子情結
雲天誼同骨肉奉師友於與堂會千古之歌哭惟浩氣

之不渝乃如臨而如告當茲

清明
中元
除夜

聊以自將黍稷非馨

明德惟香率彼孺子蹇雲駕鶴以翱翔以妥以侑庶如

在其洋洋尚饗

上呈漂邑侯吳公懇為潘師入誌

癸亥九月十四日

呈為叩發幽光雪深恩表事生業師潘錫疇庠名天成
實係黃塢潘氏自幼漂落荆溪讐家計害年方一十三
歲脫身虎穴千里尋親三年得遇百方乞假迎親以歸
負販養親懷書路讀三十八歲由望江縣籍以七藝受

知於學憲許公時庵撥入安慶府庠自後遊學江湖不
到荆溪者二十年生父常舉潘師奇孝博學目為千古
人豪恨生不得親炙生年二十餘歲潘師忽自金陵到
荆溪生奉父命拜托門下親聆緒論開發至性折衷羣
儒天文律數輿圖水利無弗淹通鈔錄論斷二十一史
數百餘卷奈師不能久駐百日師恩半生山仰大哭而
別生應試金陵遇大江南北諸名人多蒙指授目為鉅
儒不幸雍正五年客死金陵遺孤十歲並無房族戚里

為之經紀凡所著述散亡已盡止存一不能自立之弟
攜此貌孤負走荆溪生等負痛心喪百方撫育二十二
歲竟以天歿生辛酉科試勉為立石墓道然而螢草未
微何由發覆螻蟻匍匐敢遂驚天恭遇大恩師老夫
子播武城之弦風聞下邑續邱明之筆輝映重泉秉電
情而定褒揚採月旦以成信史九原可作百世馨香生
慕義前呈直抒幽隱念潘某畢世客遊漂邑雖無可據
之迹然而幼年乞食尋親之痛既可驚風雨而泣鬼神

晚年貫穿經史之功亦可砥中流而撥重霧今乃抱伯
道之慘使人疑天道之無知伏望下採芻蕘不遺葑菲
使得要神明之鑒參黼黻之班或列孝弟之科或備儒
林之選補造化之缺陷豁庸人為善不報之疑矜一介
之抒誠動儒人報生以死之誼是風教之所以益隆德
仁之所以無既也激切上呈

吳公名學濂字遜周江西瑞州高安人 十五日批
云潘錫疇先生本縣所素知今據其宜興門人許生

重災具呈前來覈傳登誌可也

撫孤記

瞿源洙

許子少來既以其先師潘孝子傳相屬閱數年復手持
撫孤紀一帙示余且曰潘師以高才碩學退老金陵其
門下得其緒餘以獲雋春秋榜者累累相望於是貴遊
子弟鮮衣怒馬踵門而請業者日不暇給而吾師獨與
石城吳先生善先生名九思字官心世居虎踞關下敦
潔明敏無他好樂獨愛鼓琴年十三即工是技至忘寢

食因以琴得病如狂如醉者十年而揮弦撫桐不少輟
曰吾將以琴死既而病竟以琴愈由是琴益工每獨登
清涼山頂對鍾阜而踞大江滾滾濃陰落照中輒鼓一
再行而返又或終日閉戶操弦驟作聲入空山遊者聞
聲而求之則蓬扉老屋間恍惚洞天春曉有叩扉請謁
者先生不屑也其視豪貴子不啻若涕唾而獨與吾師
為方外交師之卒也家四壁立先生典衣具棺哭而殯
之遺孤開業甫十齡煢煢孑立先生將為撫育計而其

慙叔挈之往安慶寄食於其螟蛉姊姊以奴畜之孤不自得輒轉至宜興余與同門友宗右人張岷南家阮衡選傳食之而山人鍾元亮先生憮然曰東食西宿未見有成者吾未識潘先生然素高其義盍以孤授我吾卵抱而九轉之必有以報命余與岷南諸兄遂挈孤詣其草廬拜而授之山人出則樵入則讀朝噓暮吸將大有望於孤而孤常土思欲返金陵山人不能止余亦以為吾師門下多貴遊子可依倚也已酉秋遂偕孤往金陵

舊居榛蕪塞巷不可復識而鄰人見孤至老幼駢集皆
歎息有泣下者孟翁字晉生以冶銅為業日肩其橐籥
以鬻於市歸見孤即弛擔抱置於懷涕泗交下曰吾不
意復見子子何往而今能復來耶孤指余語以故翁即
起立拱手至地謝曰潘公門下士尚有君等耶因詢善
後計余以前意語之翁歎息曰此地無人久矣雖然吾
賤工也不可輕量天下士盍試之余遂挈孤言別翁執
手刺刺不休曰潘公盛德吾等舊鄰至今思之不忘君

今往倘不如意可復至余家余雖賤工然山東孟夫子
後也無鄙夷我余唯唯率孤謁諸豪貴或見或不見皆
淡然視之若棄余憶孟翁語甚悔已而過石城遇吳先
生先生一見喜甚即挽余坐琴室中而挈孤入內謁其
夫人夫人亦喜甚余觀其琴書滿案四壁皆古圖畫及
名公巨卿贈答詩歌庭除前花石楚楚而潘孤體無完
布頭又染惡瘡腥穢不可近以為人地皆不相宜而先
生慷慨語曰潘公之卒也余即欲撫是孤為知己報不

意若叔攫之以去杳無音問余怛怛不寧者數歲矣今
幸得藉手以酬夙心此吾分內事也子奚疑焉因命余
作一紙如券契狀收執袖中曰余撫孤不終有如此券
異日若叔再至恐有煩言余亦得執券而麾之余喜極
再拜再跪以謝曰先生古道交真豪傑士也吾師之後
必昌吾已於先生一人卜之遂反命於孟翁翁亦喜曰
此間尚有人也走十數里候吳先生與潘孤而去乙卯
秋余復謁先生於家潘孤衣冠出迎頽然潔白偉丈夫

矣備述先生與其夫人恩養狀滌穢去垢顧復如已子
余感極而泣先生為余拂琴彈圮橋進履一曲而別蓋
先生嘗以圯上老人視潘師不惜躬親僕妾之役故盡
心於其遺孤有如此者高山流水余非知音然竊有以
窺先生之高寄矣余不肖無以酬師於地下感先生大
義久而不諼今歲應試金陵將復進謁焉欲廣徵詩文
彰大先生之德且以為贅見之儀若其無辭又曰潘師
遺柩久露荒郊余上書當道與吾師為舊好者再請而

再諾之卒不顧吳先生謀之徐君鼎玉徐君獨葬之徐君故嘗賈於金陵之市者也先生撫孤十有餘載計其年當已自能成立而諸故人之德不可忘也亦當附書以示之余謂吳先生雅量高致如見魯連李白令人不敢談鄙吝事而孟翁徐君亦義氣塞胸皆當於古人中求之今世紬褲子終日持籌握算不屑為絲髮無益之費面交背負視為得計而不知賤工賈豎睥睨而姍笑於其旁者蓋十八九矣余未獲從潘孝子遊異日過金

陵當謁吳先生清涼山下冀其操琴泉石間為箕山秋
月之響庶幾滌我心曲不為孟翁所誚遂書此以答少
來并繫以詩將藉為先容也

琴歌寄贈

古器古音須古心古人可作方通神
峩然高望九原出刺舟蓬島非天真
不見石城吳季子荒巖老屋旁無鄰
萬籟俱寂琴聲起鳥語出林松隔水
江流潺潺入襟袖山色蒼蒼連案几
有時浙瀝風吹沙孤鴻映月霜滿葭

忽訝融融律乍轉氣候還如桃始華朝雉夜烏滿林藪
造化惟吾翻覆手若不高懸萬古心希音澹泊亦何有
先生守道良足師宿諾如山不可遺人間自賞蕭思話
地下偏傷鍾子期揮弦遂令山皆響一心炯炯窺軒羲
昔遊素愛清涼下蒼崖四合溪連舍花底飛觥宿霧開
筠陰拂石迴湍瀉即今老病已堪羞杖屨猶能林樾遊
欲訪瑤琴過幽室卧聽松風萬壑秋

湛園集卷三

蘭溪縣重建尊經閣記

蘭溪縣學之有尊經閣建于明嘉靖間舊矣因遭兵燹浸圯不治經籍散失士子無所于考則古學愈以荒廢亦其宜也嘉善陳君震萬教諭於邑之二年始請於署篆前御史張侯及其縉紳先生邑弟子員相度舊址合資鳩工謀重建之經始於康熙二十六年之五月比七閱月而竣事戶牖廊廡丹堊煥如儲經之數十有三旁列

予史百家規制整密視昔改觀落成之日適總制王公
莅任三衢駐節城外而學院王公已較士在蘭監司郡
守丞以下同時翕集瞻望咨嗟皆以為文教之復興於
是乎兆今年戊辰春陳君就試北上謂是役也宜有記
以告羣學者而固請於余余雖無文不可以無辭
以塞我友之意也昔者夫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曰吾志
在春秋學易可以無大過當是時未有以經名也至六
經十二經之說見於莊子而漢儒記禮始著經解之篇

班氏傳儒林亦有所謂經學者聖人之教人在於躬行
日習而已自經學之說盛於是專門大師競樹類類角
立門戶一經說至百餘萬言至於高赤兩傳互為攻守
嗤尚書為朴學詆左氏為浮夸由其說而得勝則師弟
援引通顯立致其說絀而身亦隨廢矣班氏曰利祿之
途然也以先王所欲躬行日習以帥其學士之教而變
為利祿之途經學之說使然也故鄭氏夾漈曰秦人焚
書而書存漢人傳經而經亡非虛言矣自後武帝用公

孫弘議課通一藝者補文學掌故缺元帝制能通一經者皆復唐宋以還科學盛以至於後士子應舉自四子書外各占一經含糊剽竊以投主司之好已耳其視他經皆格格而不相入譬如疆畔之不可踰越雖於昔所謂經者亦愈趨之而失之愈遠矣此人才卑汙而風俗之不能無怪也若夫先王之教所以使人躬行日習而不可厭者非徒求善夫一經而遂已也其終身為學之序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成童舞勺二十而冠始

學禮三十博學無方遜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
慮其分年而授之學則自一年離經辨志以後有二年
五年七年之視由小成以至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
反而謂之大成其分時而教於樂正則春夏以禮樂秋
冬以詩書蓋詩書禮樂之教相須而為用也如陰陽之
迭運於四時而無一之可間如律呂之分播為八音而
無一之可缺也其内外交養本末兼事為次第得力有
先後不可誣也及其教之成則身心意知得其理而可

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其施之天下則人才陶淑而化民成俗矣此六經相為終始之效也或曰如此則大學正之教何以不及易春秋乎春秋未經孔子筆削而易理精微非可言說也故韓宣子至魯始得觀易象春秋明非他國所得有矣然而春秋記事書之例也學至於知類通達北方窮理而及於大成則易之精微將不言而自喻矣是詩書禮樂其術雖四而猶之六也究之六經止一心也古人治經以養心故缺其一經則其本末內

外之不備養之為無其具而才憂其不成後世以經視經則雖專通一經而已足名其家上應功令之求而有餘矣而其實不免於俗學之淺陋此金谿陸子所以有六經注脚之言而朱子亦曰經之於理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其說皆病夫俗學之淺陋欲學者反求之心而不徒溺於口耳記誦而已也然而陸子之說卒不能以無疵者其為之無次第得力無先後故也蓋但知窮經而不知內反之於心以求其實得于己者謂之俗學

知反之於心矣其非有讀書窮理之功以驗夫此心之
雅正而自陷于茫昧不可知之地者謂之異學陸子之
非以求異也而其流弊足以至此既及于此則何以矯
正夫俗學之淺陋哉若知夫二者之弊而其餘尊經也
思過半矣蘭溪自仁山倡教守朱子之學於一再傳之
後其士子皆朴茂而好修而又得賢師儒以為之帥而
導之嚮方吾滋幸經尊而道明而人才之易成風俗之
易變以復於古不難也閣在敬一亭後三面皆臨山朝

嵐暮烟浮列几案而西瞰城市鱗次萬家皆可以供學者息遊之助襄其事者為訓導曹君洪然董役者諸生某某陳君字紫馭方以文行有聲于時其成此宜不苟云

與馮元公書

今後作書及相呼可直舉字不必曰老曰翁蓋古者既冠成人而有字以表其德夫子作春秋凡賢卿大夫則字之而不名所示予也終春秋書字者僅十二人弟子

無有以字稱者稱閔子騫是直述時人之辭當時其父
母昆弟謂之孝矣而時人亦同稱之曰孝哉閔子騫此
所謂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也若其他則固無有是
稱矣至如子貢以弟稱其師子思以孫稱其祖皆曰仲
尼屈原朕皇考曰伯庸班孟堅叙傳謂父彪曰叔皮袁
種蓋之兄子直稱叔蓋曰絲明字是其所最貴者是弟
子子孫之所宜得稱者也漢書匡衡傳匡鼎來張晏註
以是衡字引衡書匡鼎白為証顏氏謂衡與人書不宜

自稱其表德仍訓籍為當義字者君子不敢以之自稱
師不以稱其弟而孔子作書稱其卿大夫之賢者以為
與然猶不多見焉子貢以稱其師子思以稱其祖袁種
以稱其叔父屈原班固書以稱其父唯君則不敢生而
稱耳今則不然凡今之俗以直字之為輕而易其字之
下一字為老為翁雖乳臭之童稱老於父兄之前則恬
而受之與臺皂隸之有聲馭者大庭廣眾之中稱缺

古歡堂集卷六

送丁雁水赴贛南

寒食時節春晝長
春風行客遙相望
布颿天濶四千里
旌旗十隊臨江鄉
章水貢水抱山郭
鬱孤臺古風蒼涼
竹雞雨叫青牛峽
蠻花霧開紅佛桑
放衙讀書老解事
下筆風雨千夫強
頭銜需次快持節
冬曹巖疎眠且僵
金篦刮眸看楊柳
沿城二月柔脂黃
莫笑齊僮太迂濶
為君鸛舞來拍張

古歡堂集卷八

丁給諫來公枉過草堂述懷五首

野巷無過客巾車此夕停
雀喧花嶼午門埽水衣局旌
旆千重路風流一使星
坐深為久別積雨上寒廳

泥融粘屐齒梅老妥瓠鬚
我乍辭燕趙君來自越吳
蛾眉關新豔驤裊取長途
可怪金門客幽尋到酒徒

宣室今何召為郎蚤挂冠
世情已爛熟吾道總艱難
燕卜春巢定鳩呼社雨寒
衛河深幾尺只合守漁竿

自是才終鈍非關刃發硎髮今三五白柳自短長青雀
桁捶何意流波忌獨醒牀頭堆數卷乾死讀書螢
新築菟裘穩科頭日灌園婢慵能補屋兒小解應門短
睡枯藤下澆書怪石根狂來敲柳癭妙理濁醪存

泛湖

葦路層層入巖花面面飛鸛翎梳水葉蝶粉上蓮衣小
港船如笠垂楊雨一圍揚舠向前渚欲覓舊漁磯

北渚亭

山光映衣帶北渚枕清波惆悵此亭古風流今若何野
桃與修竹窈窕覆庭柯獨坐日將夕但聞啼鳥過

古歡堂集卷三十九

神武祠碑

署東園有神武祠祠漢前將軍壯繆侯關公一崇褒祀
封武安王明萬厯庚子郭公青螺所建也墀半畝殿兩
楹馬亭在其左鐵鼎一上有銘小篆漫漶莫可辨而刻
楔立石則三之一石言祠之之由平播形於夢中英靈

紀於射圃心日可埒尼父爵號不用曹表是也一石刻
像龍從豫州雁行諸葛逸孟起之倫褫老瞞之魄是也
下載全傳用蜀書本文而系之論斷揭達旦之亮節灑
臨沮之涕淚悲天人恨呂陸也一石辨壯繆之訛名與實
爽不宜橫加惡謚借意不借義以繆為穆合乎布德執
義之旨彰公道慰忠魂也且也裂石有歌金來有頌青
螺之所以祠神武者至矣予從而攷之祠之建也平播
以後事耳當夫青螺受命討夜郎離西昌之日夢王示

賊平期逾年會楚蜀師不五月悉如夢言豈非王之呵
護黔疆而勉之以削平禍亂乎抑亦青螺平生為人心
與神通故寤寐相告語而有以樹茲偉勲也夫世之祠
王者多矣即窮陬委巷婦人孺子皆知尊而事之然此
曰漢壽亭侯彼曰壯繆非失之誣則失之褻耳青螺之
用心於此獨有以辨其是非而正其聲稱者刪曹氏之
爵封而存前將軍之號痛壯繆之非美名而指其壯穆
之實德吾知王與青螺神明契合於數百載之上下而

非惟平播之入夢已也噫區區一祠何足答靈爽而青螺工為文章乃以文章追崇之夫文章者士君子讀書明大義將以為千秋之定論也故三石歸然於廟貌之下反覆流連闡揚贊誦俾後之人有所觀感而興起焉此則青螺之志也歟而況乎撫黔垂十年多惠政正直仁恕屢立戰功又不止于文章乎易曰聰明睿智神武不殺取以名祠其大意可概見矣予才地不及青螺遠甚而事神唯謹願以私淑於郭公云

附郭子章壯繆辨

予讀蜀志先主時惟法正謚後主時諸葛亮蔣琬費
禕亦見謚陳祗恃寵夏侯霸遠來亦復得謚於是追
謚龐士元靖侯關雲長壯繆侯張翼德桓侯馬孟起
威侯黃漢升剛侯趙子龍順平侯時論以為榮夫靖
桓威剛順平皆美謚也謚法名與實爽曰繆雲長出
四子上豈宜橫加惡名考之字義繆眉救切戾也紕
繆也即名與實爽之謂也讀作去聲繆莫六切謚也

繆之為繆借音不借義通作穆穆敬也美也厚也清也漢書作敷通作繆謚法布德執義曰穆注故穆也中情見貌曰穆注性公露也周穆王秦穆公史記周紀稱穆秦紀又稱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秦紀稱繆公任好尚書注秦誓又稱穆公孟子稱魯繆公史記魯世家稱繆公顯氏族大全繆姓或讀作穆則繆與穆故通稱也公報効孟德執義甚固心皎如日中情甚露大行既立宜受大名而豈名與實爽之繆乎

夫周穆猶有八駿之疑秦穆猶有三良之疑魯穆猶有不用賢之疑謚穆可謚繆亦可公之穆無纖毫可疑者而惡得疑為繆也世之祀公者皆曰漢壽亭侯不知此曹所表非公意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拜關某為前將軍假節鉞後主十年追謚壯繆侯則前將軍者公之終官而壯穆公之易名不書先主之拜而書曹之表失其實矣子章祠公於黔之東園題曰漢前將軍壯穆侯關公之神庶幾公生前之

官身後之謚兩得之矣

論曰青螺之辨當矣予以為猶有可議者繆與穆確有二義一美一惡必不可以通稱也禮記大傳序以昭繆似可通用矣猶之漢書毫與豪僖與釐共與恭類可通用古人語言文字之間不妨各持一說也謚法所關最重設使當日謚曰壯穆今日遂改穆為繆而通之可乎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乃通曰繆繆文王後之學者其有從之乎繆字之義一曰名與實爽一曰武功不成皆

非美謚或者追謚之時後主繼位十年餘矣黃皓專政
顛倒錯亂善善惡惡尚有公論存乎誰作俑者而為此
謚以相加也即云通用周穆王秦繆公魯繆公或可以
通矣而公謚斷不可以用繆今日即強為之解而通之
終非所以表彰盛德吾未見其可也豈惟此也不謚武
謚莊而謚壯又非也壯者勇之謂耳公之大節凜然威
名震世此豈一壯所可殫今日通繆為穆將來亦可通
壯為莊否乎合二字觀之以為追謚時作俑者之罪出

於小人刻忌之手無疑矣是安得為正其誼伸其義以
訓夫天下後世也乎而青螺何未辨及此蓋已疎也

敬業堂詩集卷十三

胥門晚發

月落日未升天星明一箇舟人貪早起客子便晨卧忽
聞水氣腥知有漁榔過

香屑集

別集類六 國朝

原序

香屑集古今諸體分類為若干卷合九百餘首俱集唐
冠以自序偶體文一篇亦集唐及五季人文句成之每
句各注出處宮允唐堂先生少壯時所為自以此集為
可傳代凡我同人得寓目者無不驚嘆惛伏以為自古
未有之盛製其必傳於後無疑也今海昌陳太史刻之
則又以眎愚昧無知如余者而許系一辭得挂名氏卷

中余之驚嘆惴伏以為鬼運神翰思議俱絕者奚啻諸
同人即又何以為之辭乎無已則以意度之夫人之讀
斯集者必將曰發乎情止乎義好色而不淫者國風之
旨也思美人兮不見思公子兮不言推諸君父朋友之
際嘯歌傷懷睽離而不忍疏者楚騷之意也至若耽蛾
眉則頗忘飢渴眄羅襪迺幾役夢魂傾彼國城胡然天
帝曩賢所云空中語耳是作者之大都也何傷於道何
害於教哉若是者夫人能知之而言之可無贅耳矣抑

聞之先生於後也懲玩物之喪志輟勿復為夫以先生之學與年俱進礪磨淬厲欣嗜日以忘才識日以藏德業日以光則誠無間然矣若以語今世之人曰是綺語之尤也雕蟲小技壯夫之所恥也則竊以為不然夫立德立功立言之三者世未有一念偶及之者也彼非無志所志維何貨利而已爾凝冰焦火千狀萬端痿痺之疾中於心腑人之死生我何有焉猶且飾為禮法廉正之談性命粹嫚之說用蓋其私而厚其毒所謂以詩禮

發冢者則背其志為之也故夫世之人在心為志惟恐其不喪也假令稍知玩物亦容有豸乎所玩之物雖蒲博酒食猶賢乎爾至欲以療痿痺不仁沈痼不可為之大病則先生斯集豈非萬金良藥哉物之就槁者噓之使生意復回人之必死者收召魂魄使歸其宅而乃庶幾有起色矣夫言豈一端而已有宋大儒之言儉邪借之以殺人者無過是物也吾故曰先生之自道則然以語世人則遠於事情者之類也先生之請予一言也且

曰吾兩人皆老矣留斯集於人世波蕩後生心寔慊焉
君如書作序之年月前之又前之壹似三四十時所見
而為者噫先生坊世之苦心不一而足如是竊以為是
亦無庸昔和凝作為艷詩既貴嫁名韓致堯以先生之
高致視魯公幾如也豈其屑意於此今韓集中香奩詩
具存為凝為偃蓋不足辨觀其窮極閨房之趣香生九
竅美動七情非虛言矣青史所載致堯一生志節耿日
月而貫金石者亦曾以之而少貶否也先生何慊焉試

以此語復於先生其亦為之一解頤也哉同學弟焦表

熹序

詩話 八則

香屑者黃子偶集唐人句為詩或五言或六言七言綺羅脂粉故曰香割綴瑣碎故曰屑也往見韓偓香奩詩間遊戲集句次其題韻三十餘首既又拓為他題輒自嗟曰平生嘔心撚髭為詩古文詞金享帚玉抵鵲雕鏤爛然人以為詭癡符耳是不足傳諒不若斯之可永也

莊周言大音不入於里耳折楊皇琴則嗑然而笑宋玉
言歌郢中者曰下里巴人則屬而和者數千人斯之為
折楊下里也夫是以或永也遂別標一集而字之

香屑集係己卯歲以前所作黃子屢應鄉試連輒斥卯
秋背瘍不應舉窮愁外侮百感紛至則每用艷體為集
句寓美人芳草之言以寫憂而寄思積而計之約有千
首各體俱備分類成帙前代集句唯莆田陳山人言
諸體俱佳餘子無全璧或一首中用一人二三句則隘

或雜用唐宋元明人句則濫或以一句對此句復移對彼句則複香屑千首中句無重出每一首中人無疊見其波及五代闌入詩餘者皆沿全唐詩例為之

集句詩惟繫姓名恐有點竅以屬對襲訛以成章者甚或杜撰詩句以冒唐人刻本流傳誣妄尤甚黃子是集句繫人人繫題使撰者不欺讀者有考且唐人詩題迥絕後人皆有矩矱可師法故備註其下俱考諸專集今得新刻全唐詩備矣其有一刻某人者從吾所知其有

一作某字者從吾所用

黃子僻居華亭之陶宅藜藿柱選唯一二同學過從集
唐詩句秘不示人既稍稍出之同學謂盡集唐人文句
為駢體自序并其首黃子欣然搢思選辭數日而無所
就則廢然曰是愚我也十里步障非遊絲可織五丈阿
房詎散木可搢耶乃久之忽然湊泊得三千餘言以示
同學自謂庶幾致光之序香奩人謂笑過孝穆之序玉
臺也今以冠於集之首

集句詩多絕句次則律而古詩絕少明人陳言有放歌
用鄭少白韻七古一首轉接殊佳元人張雨有集太白
句酬僧淨月雜言一首楊維禎跋云如冶城銅像捧額
珠蓮座於長干也可寶可玩太白見之當曰吾錦千萬
機衣被天下詩人烏得割截如此子其慎取之哉其賞
嘆如此顧詩中茅氏訣蘇耽鶴談玄等句皆自道不切
僧唯遠公句耳若香奩體為古詩彌難于集矣黃子各
撰五七言古以備厥體惜不遇老鐵一評也耳食者幸

勿與世之集唐而聚茂之

黃子見名流多集杜句然不近艷體乃戲集數十首為一卷亦必通首無複題通卷無複句既成而曼吟之宛若少陵野老伸眉吮毫而出之者閒情不玷高風梅花未損相業此老當亦無怪於掃捨也至通集中則重出三十許句緣是最後所集不及與前一例耳或謂黃子方肆力於古人之學以立言乃效棘猴楮葉之所為且詹詹用奩體何卑也則應之曰張籍諫韓子

好為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以為歡撓氣害性有累
令德而韓子謂此吾所以為戲耳雖聖人亦有戲予集
唐人句當作如是觀朱子廢小序而註鄭衛詩皆為男
女相悅之作然小序已言桑中刺奔溱洧刺亂聖人皆
存之至如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其
新孔嘉其舊如之何甘與子同夢迨及公子同歸等語
所謂發於情也予用香奩體當作如是觀
或謂詩句嫚褻背於大雅以戒黃子則對之曰辭非已

出也綺語泥犁唐人當之矣然則擗割補衲而妄穿以
意如誅意何曰固云戲也不過偃師之技耳立剖散倡
者可也唯程子言玩物喪志蘇子言可寓意於物不可
留意於物斯其用物也宏矣遂戒不復作而是集止於
此康熙四十六年丁亥歲小雪日

果堂集卷十二

憶弟

晨鐘來遠寺皓月度寒軒
思爾愁無數相逢未一言

金陵懷古

金陵王氣鬱千秋濠上龍興此帝邱
每憶六朝成割據忽看四海輯共球
江山拱抱真天造城闕巖嵒足廟謀
怪煞英靈來往路風微燕子上皇州

青棠

一樹青棠暈曉霞客牕相對漫矜誇乍舒旋卷生羅葉
半白能紅彩綫花燭念只宜頻汎酒合歡其奈久離家
風清月皎中宵靜不斷幽香到枕斜

秋日呈靈臯先生

不奈秋寒乍中人暖風噓拂坐生春品評自到丹青地
車馬都勞侍從臣壯歲儒衣愁削跡今朝彩筆喜通神
浩歌京邑誰知己惟有宗工許卜鄰

客舍

日過九十路三千回首高堂劇我憐
扶杖看花思異地對牀聽雨說遙天
炎蒸退後身初健煙水拋來夢尚牽
客況悠悠虛負米漫將加飯祝長年

寄何在之

城南幽院絕浮囂長夏相攜慰寂寥
月下碧蘿常對酒風前清簟幾吹簫
別來腹笥君從曬書到心旌我更搖
願得中秋仍此聚好添佳句度良宵

八月十四夜何在之過旅舍同玩月

皓月將圓動旅愁
相期朋好遠相投
盃中汎影頻移席
樹外團光更倚樓
應有冰霜凝地潤
竟無河漢湧星流
陰晴莫定來宵事
達曙聯吟戀此游

秋夜夢第三弟夏津旅舍

相思猶喜夢魂閒
忽到郇城接爾顏
握手西風臨古渡
開尊明月話青山
微抽離緒蕉猶綠
倍動秋懷菊旋斑
林外驚聞車馬度
醒來獨自淚潺湲

送席中書鼇下第假歸

結交餘一紀過從四三年到處多嘉會今來對別筵不
須傷杏雨誰為惜驪淵折柳應吹笛行盃合用船龍岡
曾並轡鶴市記隨肩爛醉丹楓地狂吟白雪天舊游方
集此高興且追前明發辭西掖言歸路幾千

賦得紅藥當階翻

物序標初夏雕欄花正開蕊輕餘冶態莖弱起重臺汗
粉蜂應怯粧華蝶欲猜香侵寶鼎篆影拂玉階苔籠霧
酣難解迎風舞乍迴侍臣工染翰佳句更誰裁

雨花臺

說法人何在荒臺草映沙香風吹不住天上自飛花

松棚三章

松棚當午結日滿不流光豈必陰雲覆方生一室涼
亦有清聲起清香次第隨叢枝已作宇猶自引涼颼
本性應仍在何枝不色青蔭人端賴汝膏雨願常零

題出塞圖

朔風吹雪盡漫漫翠被沙場擁玉鞍縱使陰山隔千里

一鞭飛度那知寒

[General Information]

□□=□□□□□□□□□□ □□·□□□

□□=

□□=9 1 6

SS□=0

□□□□=

□ □
□ □
□ □
□ □